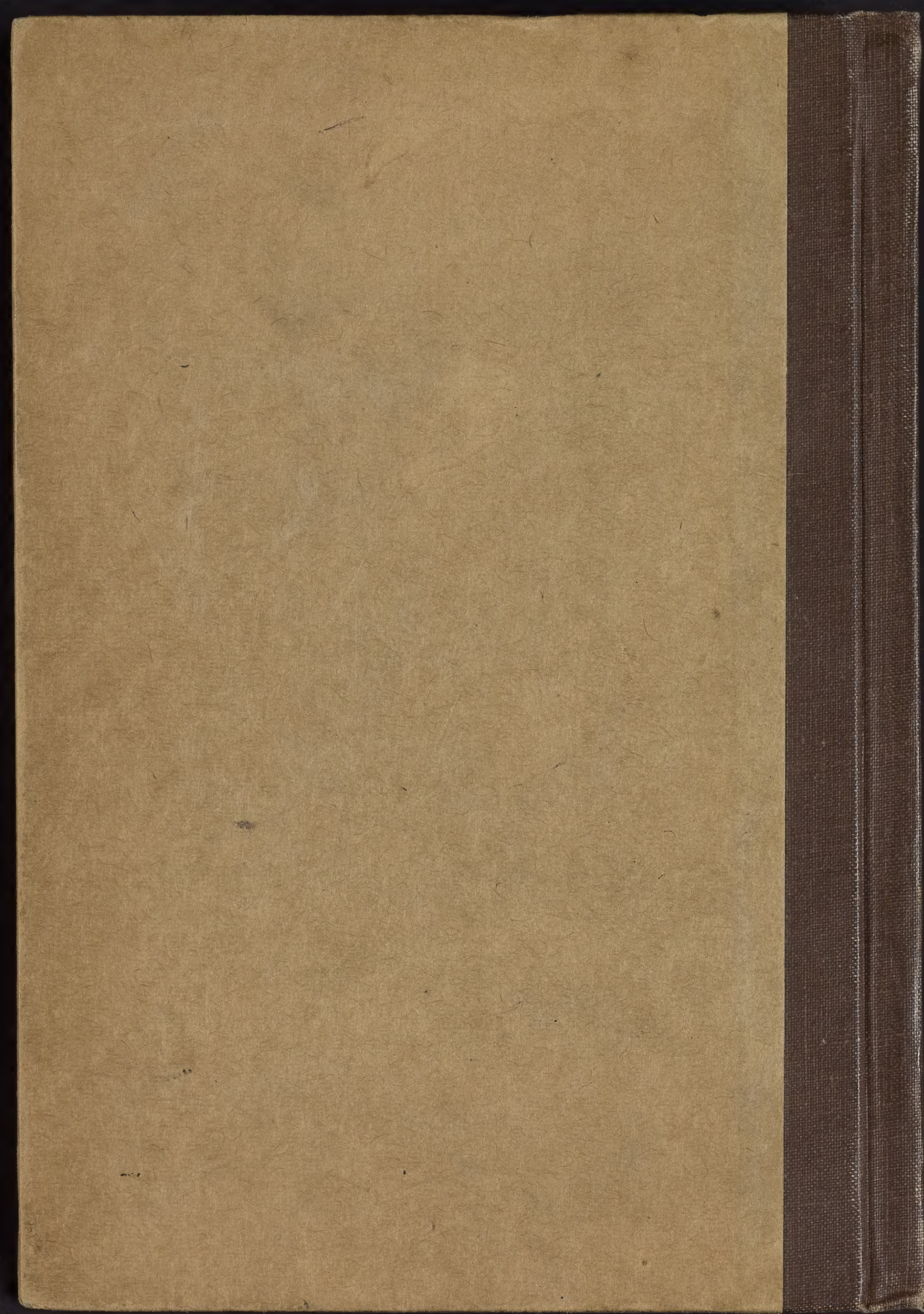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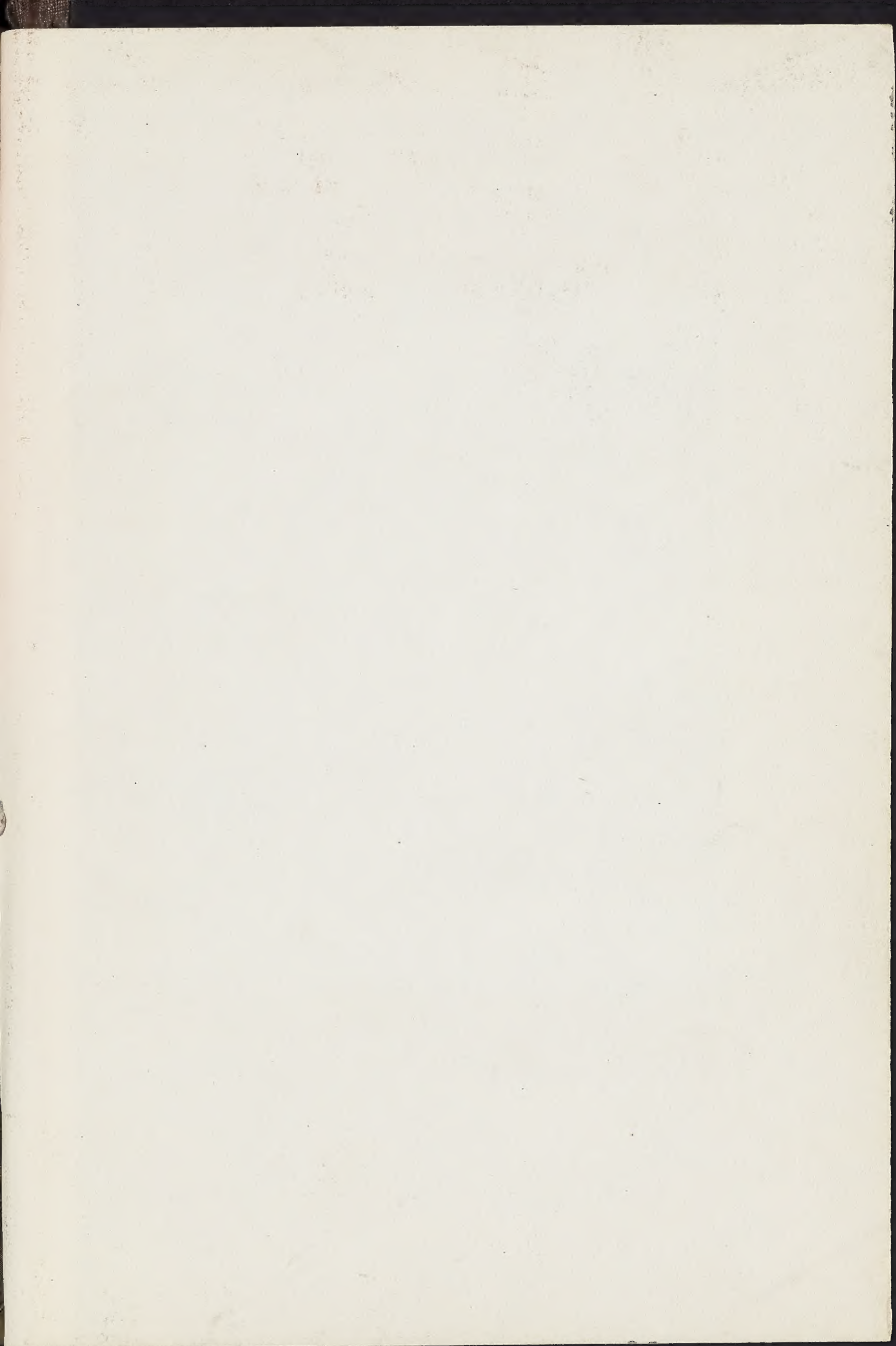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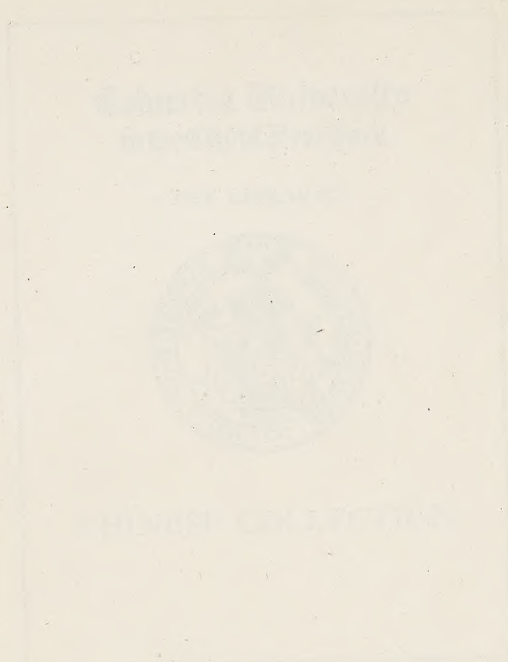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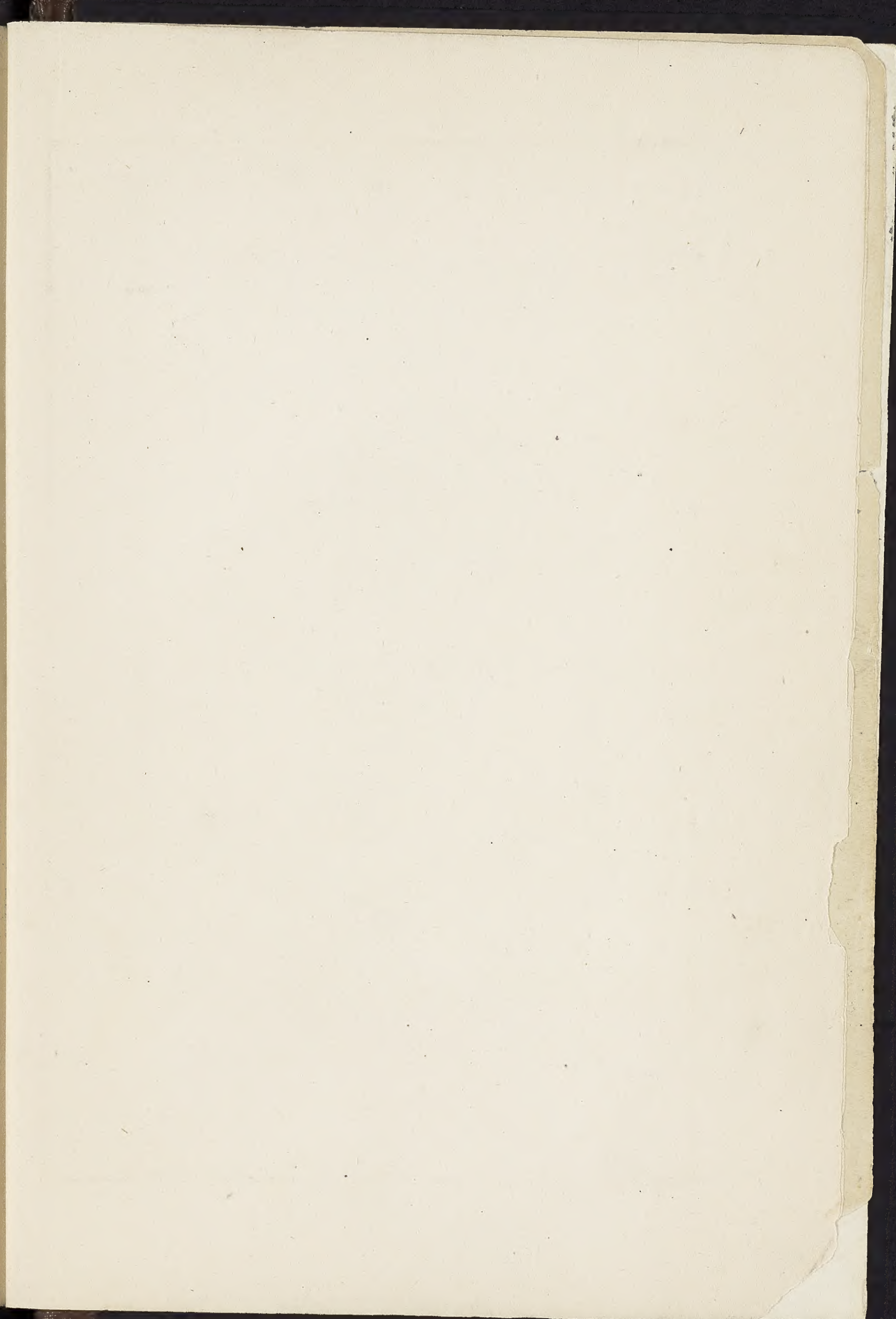




學生救國運動


SIGILLVM · COLLEGII · COLVMBIAE · NOVI · EBORACI
IN LVMINE TVO VIDEBIMVS LVMEN
I·PET·II·I·2





救國叢書第五種

救國文選第二集

學生救國運動

巴黎救國出版社印行

序言

在日寇策動下之華北漢奸『自治』運動，因南京政府之迎助與承順，至去年歲末而益呈急轉直下之勢，我北方五省，岌岌可危，痛於東北淪喪，華北行將繼之之北平學生，為愛國天良所驅使，奮然而起，「一二一九」「一二一六」兩大學生救國運動，熱烈悲壯，發揚我中華民族之正氣，奮發我全國之人心，與漢奸以迎頭之痛擊，不旬日間而津滬粵漢及全國各地學生羣起響應。我愛國學生羣衆，一方提

出「停止內戰，討伐叛逆」，「全國團結，一致對外」諸中心口號，號召國人督責南京國民黨當局實行民意，一方復深入城鄉各地，組織民衆，且進而力謀各黨派，各階級，各團體，各職業，各人士之一致聯合，以促進我國抗日救國神聖事業之開展。此種偉大的救國運動事變，不但使我國民自國難以來所進行之救國事業走向更高階段，且爲此日益發展的救國事業指出更具體的發展途逕——如停止內戰等。——因此，當學生救國運動一發端之後，全國各救國團體與愛國人士，即不斷的有贊助與同情之表示。如馬相伯，章太炎諸先生之主張，如中華蘇

維埃主席毛澤東先生之談話，如十九路軍將領全國總工會及上海總工會等之通電，如上海九十三同業公會及國民黨西南元老蕭佛成等之表示，皆其著者。故此次之學生救國運動實在我國民族革命史上佔有極重要之一頁。此次我學生界之救國運動，雖疊遭漢奸日寇之殘酷迫害，然運動意義之發展至今日益深入，其半年以來種種運動之經驗與成就，不特應爲我民族寶貴之史料，且應爲我各界救國同胞所應參考與利用之敎訓。本社有鑒於此，特將自學生運動發動以來，各方各種文件，彙刊成册，以供披覽。惟是國內版禁綦嚴，郵局檢查尤極苛厲，本社遠在

海外，所能收到之國內文件自屬有限，深望本書出版以後，海內外同胞能代爲收集惠寄，俾能於再版時補入，則不獨同人之厚幸也。

巴黎救國出版社

目錄

一　舉國一致反對「華北自治」

一、教育界

II 各方之救國主張

III　轟轟烈烈之學生救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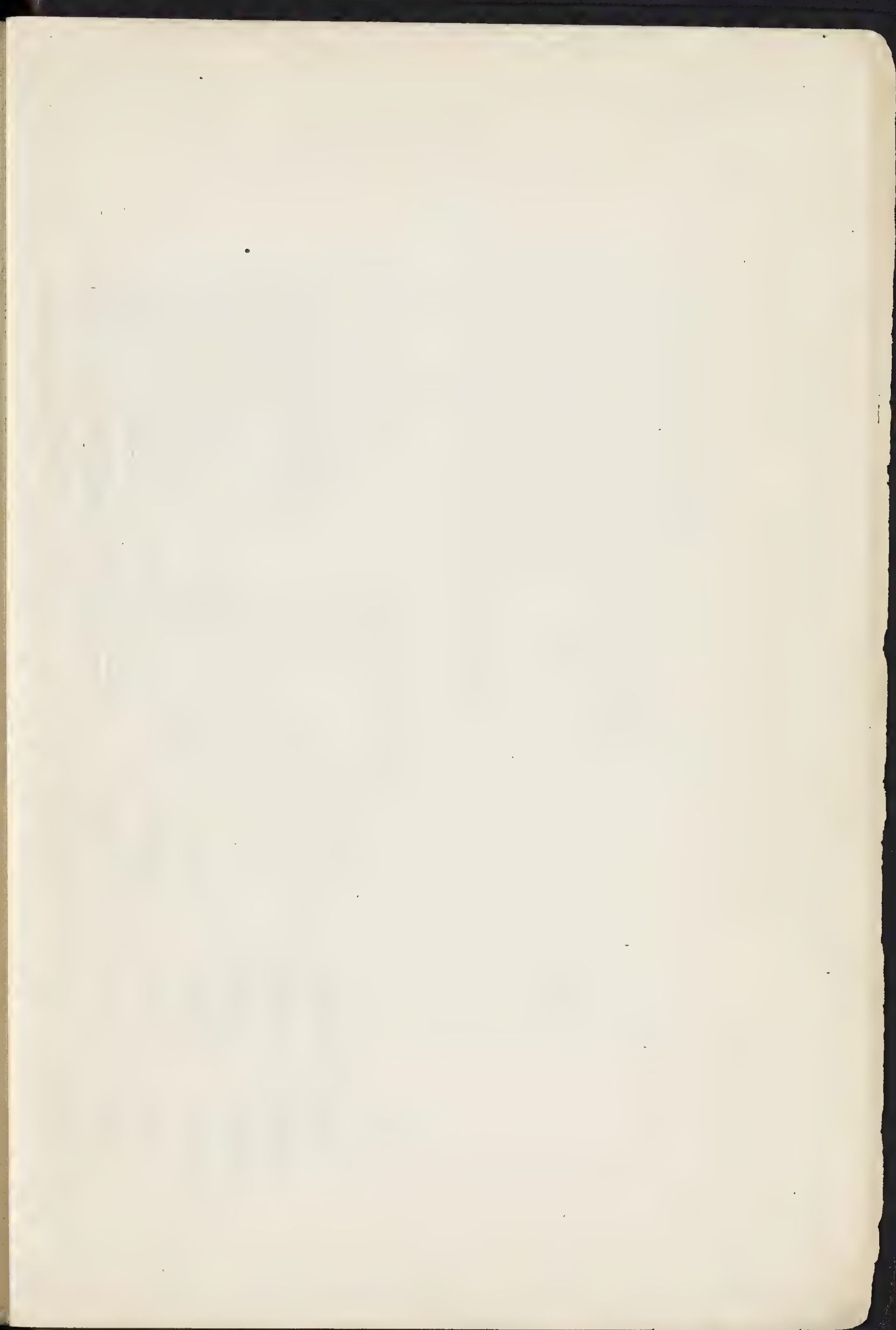
IV　學生救國文件

V 舉國一致擁護學生救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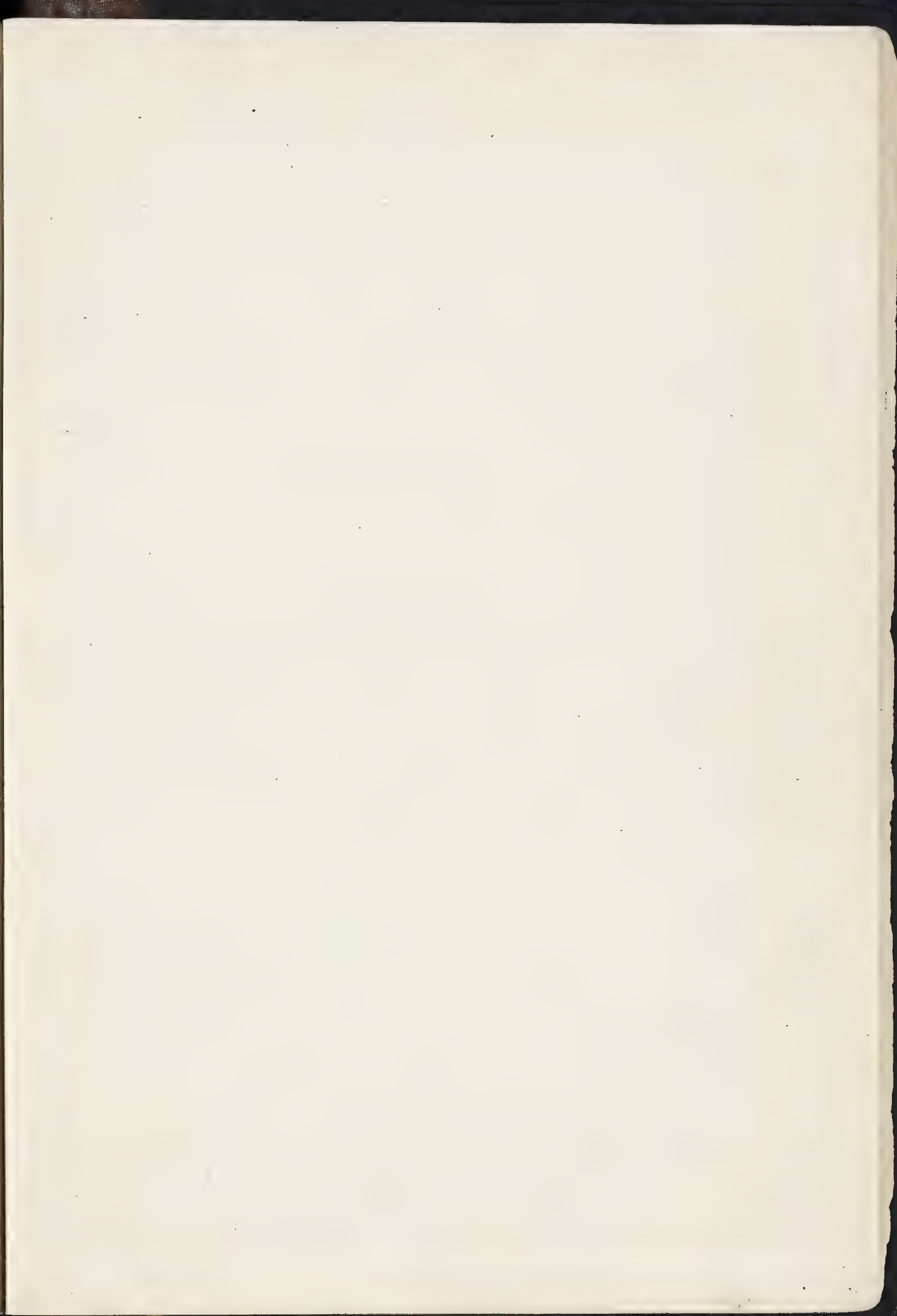
VI 華僑響應國內學運之文電

VII 關於學生救國運動之論文

21



學生救國運動攝影









上　學生在前門外對民衆演講情形
中　學生奪取水龍向軍警回擊情形
下　北大學生遊行時之激昂情緒





左　北大學生被阻前門外之叩關情形

上　清華學生遊行情形

下　天津學生示威遊行情形







上　廣西梧州學生示威情形

中　武昌學生示威情形

下　廣州學生示威情形







上　上海復旦學生入京請願在列車上情形

中　武漢學生代表大會宣誓一致出動作救亡運動

下　南京學生請願情形

左　漢奸捕捉學生情形

右　軍警砍打平大學生情形

下　「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狠毒」









慰勞會中展覽之血衣，為此次請願之悲慘結果



燕大陳蘭滋

匯文郭丕烈

女一中[illegible]宏

匯文段鉄[illegible]

I 舉國一致反對「華北自治」

一、教育界

平津教育界宣言和通電

（一）宣言：

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 天津北平國立學校全體教職員二千六百餘人，堅決反對此種運動，同時並深信華北全體民衆，均一致反對此種運動。中華民國爲吾人祖先數千年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產，中華民族爲我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所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以全力向政府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並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

（二）通電：

（銜略）今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同人等堅決

反對，並發表宣言，喚起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務懇迅卽設法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

平教育界徐誦明 袁同禮 李蒸 陶孟和 蔣夢麟 劉運籌 梅貽琦 劉廷芳 陸志韋 吳文藻 胡適 查良釗 張熙若 周炳琳 蔣廷黻 傅斯年等致南京電

（銜略）近日平津報紙載有文電，公然宣稱華北有要求自治或自決之輿情，殊足混亂觀聽。吾輩親見親聞，除街頭偶有少數受人僱用之姦人發傳單揑造民意之外，各界民衆毫無脫離中央另圖自治之意，望政府及國人勿受矇蔽，尤盼中央及平津河北當局，消除亂源，用全力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平大學教授顧頡剛等通電

近日河北時局緊急，僞變騷然，殷逆稱變於冀東，奸徒蠢動於平津，國家命脈，危在旦夕，推究事變之起，要由政情複雜，外患乘之，不肖之徒，遂敢籍機煽惑，假自治之僞名，肇裂國之巨禍。今幸何部長北來鎮攝，爲挽危局，政府當茲時會，應請下最大決心，整頓邊陲，首宜清理內部，統一事權，國家用人旣有主權，

應請毅然自主，力排外來影響，同時充實國防，守衞疆土，任何犧牲，皆當準備。至如冀東叛亂，政府空令查辦，無補實際，請責成商主席，宋司令，實力緝拿，務獲正法，以重主權，而寒賊膽。並請嚴令地方當局，不得箝制輿論，濫禁新聞，俾眞實之民意得伸，僞造之自治自破。上列諸論，繫國安危，迫切陳詞，伏乞施行。

冀教育界聯合會通電

冀教育界聯合會電南京及各省政府謂：國危至此，詎堪再事泄沓，所望政府須完整行政領土大計，以解倒懸人心，並請華北各省市長官，盡力團結守土之責，嚴拿奸細叛國之徒。凡我民衆，更當各秉天良，督促政府，迅以全力捍衞國土，保障主權，幸勿被人利用，妄發破壞統一謬論，自絕國人。

南京各大學教職員于登等「對華北問題宣言」

南京各大學教職員于登等一百八十四人，十二月九日發表「對華北問題宣言」云：中華民國整個領土與主權，絕對不容分裂破壞，倘任何部分假借民意，製造所

謂自治運動，或其他妨害統一之組織，皆足以危害國家命脈。我政府處境艱難，爲國人所共諒，然際此存亡關頭，尤宜博諮衆議，秉忠藎謀國之初衷，對於任何足以危及我最後生命線之無理要求，一律嚴予拒絕，更不可有遷就之協定或諒解，以作繭自縛，同人等誓本此主張，爲我政府後盾，謹此宣言。

滬滬滬滬大學教聯會宣言

滬大學教聯會十二月六日發表宣言云：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外患之逼迫，與年俱增，民族之生命，日趨危岌，但人心未死，復興之日可期，努力建設，多難適足興邦，所以最近黨國領袖之大團結，內外政策之新決定，此正吾國民族救亡圖存辛苦奮鬥之具體表徵，全國上下，正宜本此精神，同心協力，以保國土，以禦外侮，則庶乎國家可以轉危爲安，民族得有平等自由之一日也。乃殷逆汝耕之輩，靦顏無恥，甘作傀儡，竟敢背叛國家，僞造組織，假名施行自治，實屬割地獻人，凡有血氣之人，無不切齒痛恨，稍具羞惡之心，當知此爲大逆。乃自殷逆叛變以來，猶有一班失意政客，無業流氓，且同流合污，鼓動於華北各地，眼看吾人始祖發源之地，歷代文化薈萃之區，行將被一班喪心病狂之輩，拱手而送他人，此而可

忍，孰不可忍。吾人爲民族前途計，爲國家文化計，爲華北人民生命財產計，惟有一致聲討，以求中國國土之完整，中央政權之統一，謹此宣言。

滬滬滬滬中校教聯會暨八十餘中學宣言

在這國難嚴重的期間，我們自不能不深切認識自身的責任，埋頭去幹學術救國的工作，但在埋頭苦幹之中，却也不能不希望政府於此際能以最大的努力，挽回被宰割的命運，我們以爲如果不能阻止有背景的華北的分離運動，則在最近的將來，干涉內政的魔手，必然會從華北逐出中國的主權，用極高的速度進行華北的殖民地化而作爲征服全中國的張本，所以華北問題，就是整個中國的問題，華北的存亡，也就是中國的存亡。我們現在所望於政府者，是用最堅决的態度，最有效的手段，消弭華北的分離運動，我們反對無限度的退讓，反對抱薪救火的行逕，並深信倘政府爲保障主權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而爲壯烈的犧牲，則四萬萬餘人民每一個人都願供獻其所有的一切，來作政府的後盾，這四萬萬餘衆的生命財產縱令都犧牲在爭取民族生存上面，也不會後悔，我們現在正上着「最後的一課」，但我們却企望着光榮日子的降臨，並敢聲明，在政府要國民禦侮爭存的時候，我們能立在最前的一

線，不辭流血到最後的一滴，謹此宣言。

滬滬滬滬市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致南京電

（銜略）殷逆汝耕，託名自治，竊據冀東，罔惜犧牲，甘作傀儡，凡有血氣，憤慨同深，務請政府早遏亂萌。

廣州中山大學全體教職員通電

（銜略）　自九一八以來，東北四省，淪陷未復，而敵復以重兵迫我平津，以詭計促成漢奸之叛變，勢非併吞華北以及于全國不止，國難至此，一髮千鈞，凡有血氣，莫不痛憤。夫保全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實我中華民族最神聖之義務，際茲存亡絕續之交，舉國上下，應一致奮起，以抗敵人，而救危亡，一面督催政府派兵，誅鋤漢奸，掃蕩一切類似傀儡之組織，一面實行全國總動員，對敵作殊死之抗戰，凡我同胞，應以赤血與敵搏，縱令全國沉淪，亦在所不惜。同人等悲憤塡膺，忍無可忍，願爲民前鋒，作最光榮之犧牲。

二 商界

滬市商會

（一）致北方將領電

（銜略）國勢積弱，時局萬緊，非統一無以圖存，非鎭定無以救亡，公等爲中樞倚畀，民族仰賴，伏祈厲節巖疆，完成北門鎖鑰，維持領土完整，萬世瞻仰，在此一舉。

（二）致南京電

（銜略）竊以冀北昔爲首都，今爲嶽疆，如非梟獍之徒，無幸災分裂之舉。伏祈政府嚴正處置，全力應付，庶禹域倖全，陰謀勿逞。

九十三同業公會宣言

上海紙業米號業糖業紗業絲廠業金業棉布業旅業書業綢緞業電機絲織業五金業

木業麵粉廠業竹業切麵業彈花業牛羊業洋傘業鮮猪販賣業鮮猪宰作業醃臘業餅乾糖菓業印鐵製罐業綢緞印花業眼鏡業鐘錶業國貨橡膠業針織業精練業押店業華洋雜貨業化裝品業電器業錫箔業運貨汽車業牛羊生皮業皮毛油骨業草席業西顏料業機器染織業呢械業地貨熱水瓶製造業酒菜館業鞋皮釘楦業樹柴業黃砂軋石業冷汽機冰業蛋業花業鮮肉業華商洋燭業華商碱業麵包業國產顏料雜貨業梁燒業紗布號業旱煙業鮮猪行業熟貨業冰鮮魚行業磁業筆墨業花粉業油漆木器業草呢帽紹酒業履業南貨業柴炭業蔴筍業鹹魚業漁輪業雞鴨行業油蔴業桂圓業汽水果汁業呢絨工廠業海味雜貨業營造廠業成衣業打鐵業土布業絡蔴業煙葉業木材業漆業時裝業洋裝業茶業國藥業等九十三同業公會於十二月十七日發表擁護領土完整宣言如下：

吾工商業自經九一八暨一二八之變，衰敗之勢，日甚一日，兵火浩刼，既斷傷其元氣，經濟侵略，復斬絕其生機，侵蝕海外市場之不足，則益以強佔國內市場，輸入商品之不足，則益以就地設廠製造，網張六面，誅求千端，以吾工商業基礎之薄弱，上乏國力之保護，外有強敵之環攻，敗亡之咎，敢謂不在本身？歷史上後進國產業之發達，未有不恃國權之扶掖者，吾人當痛定思痛之餘，深知非鞏固國權，萬不足以言商業之復興，而積四年餘國難之經驗，隱忍決無幸理，是非既具見事

實，救亡寧復有他途！吾商界一二八淞滬之役，踴躍輸將，救國未敢後人，現值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一霎，惟望政府速下最後最大之心，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吾人一息尙存，誓必以更大之努力，爲政府後援。

中華工業總聯合會致南京電

（銜略）近年以來，我中國所處之地位，外受強力壓迫，內有奸人騷擾，有時竟不惜犧牲國民榮譽，求媚外人，甘作傀儡，喪心病狂，莫此爲甚，乃者往昔之慘痛未解，冀東之變患又來，斯誠國家大難當前，凡我人民，均應一致擁護國權，而不能絲毫有所卸責者也。職會查讀鈞府院會明令對于最近冀東自治問題，已採緊急步驟，但事變之處理，貴速而不宜遲，稍一猶豫，深慮另生枝節。矧冀東爲華北門戶，其市場尤爲東南諸省生產生命之所維繫，萬一領土分裂，不惟東南局面受其牽動，而國家稅賦國內經濟，亦將因此發生問題，旣往事實，堪爲殷鑒，謹乞鈞府院會卽日令知何辦事處長官迅卽赴任外，並請分別明令當地將領，負責討逆，以安大局而固疆圉。

江西全省商業聯合會、南昌市商會、總工會致南京電

（銜略）中原板蕩，國社飄搖，乃殷逆汝耕身膺重寄，不圖靖難固疆，竟而乘時稱叛，凡有血氣，無不髮指，伏乞明令討伐，以遏亂源，而固吾圉。

漢口各業四十五工團致南京電

（銜略）慨自東北淪陷，我舉國上下，宵旰經營，臥薪嘗胆，忍辱含羞，力圖振拔之時，乃有殷逆汝耕，竟甘自絕人類，利用機會，稱亂冀東，沐禽獸之衣冠，起傀儡之場合，擅僭名號，破壞國家領土完整。噩耗傳來，悲憤塡胸，伏望我政府，迅張撻伐，立擒叛逆，以伸國威，而懲奸邪，我漢市四十五工團，三十萬工衆，誓盡血誠擁護。

三　工界

滬總工會致南京電二則

（銜略）報載殷逆汝耕，假借民意，陰謀叛亂，竟於有日在通縣成立所謂僞冀省防共自治委員會，公然宣佈獨立，並發表荒謬宣言，喪心病狂，於斯已極，消息傳來，憤慨同深，當茲全國統一精誠團結之時，寧容彼醜竊據割裂，危及全局，爲此電請鈞會（院長）迅卽派遣勁旅，明令撻伐，滅此朝食，以絕亂萌而固疆圉。

滬總工會再電請南京尅日討伐叛逆電云：（銜略）自殷逆汝耕，僭稱自治，踞竊冀東，背叛國家，破壞統一以來，全國民衆，痛國亡之無日，咸悲憤而塡膺，政府當局，爲維護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抱破釜沈舟之決心，乃下令將殷逆汝耕免職拿辦，消息傳來，感奮曷極。 乃迄今時逾兼旬，未見政府一兵一卒之發，任令殷逆飛揚跋扈，逍遙自得，用是任邱亂民，迺繼起騷擾，華北自治，仍醞釀不絕，丁茲國家危殆，已至最後一息之際，對此賣國殃民之巨憝，猶因循姑息，不予立卽撲滅，則綱紀何在， 國法焉存 ，而鈞府免職拿辦之皇皇命令，將何以自解？職會同人，不忍見大陸之沈淪，不甘爲亡國之奴隸，敢掬赤誠，披瀝瀆陳。伏乞鈞府尅日派遣勁旅，以張撻伐，滅此朝食，保我國土，職會誓當率全滬八十萬工友，爲政府作後盾。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委員朱學範，常務委員周學湘，李夢南，葉翔皋，邱虛白、龍沛雲、同叩塞印入

兩路工會(鐵道部直轄京滬、杭甬鉄路工會)

(一) 致南京電

(銜略) 報載殷逆汝耕，僞造民意，受人利用，陰謀叛逆，竟于有日在通縣成立「冀省防共自治委員會」，公然宣佈獨立，背叛國家，破壞領土，喪心病狂，于此已極，消息所播，同深憤慨。 値玆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寧容宵小竊據分割，危害全國？爲特電請明令討伐，遏絕亂萌，固我疆圉，奠定國是。

(二) 致華北各將領電

(銜略) 殷逆汝耕，背叛國家，竟于有日在通縣成立「冀省防共自治委員會」。破壞領土，僭稱獨立，全國民衆，羣起申討。我公忠誠衞國，坐鎭華北，中樞倚畀，民族仰賴，務望當機立斷，翦除反側，保疆圉于完整，使陰謀以勿逞，全局安危，在此一舉。 兩路工會叩儉

全國郵務總工會致商震電

(銜略) 頃讀庚電，無任感奮，溯華北事變以來，奸宄迭出，吾公折衝國際，舉足重輕，乃能嚼然操守，是知國雖弱，紀綱猶在，政局日非，民氣尙存，尙望體念政府委曲求全之苦心，追循蘇武持節北海之偉志，再接再厲，爲國家爭最後

之生存，敝會謹代表全國三萬餘郵工，誓爲後盾。

中國海員團體救國聯合會宣言

（上略）今者殷逆汝耕，公然叛變，自絕國人。自古援引外力，未有不自覆宗邦者，回紇韃靼之禍，史册昭昭，可爲殷鑑，若再姑息優容，則浪人可以製造民意，漢奸居然待爲上賓，假經濟提携之名，行傾銷侵略之實，陰謀百出，舉國騷然。此次北平學生，目擊心傷，奮起救國，竟遭軍警之屠殺，全國學生，風起響應，呼號奔走，請願遊行。但華北仍屬危如壘卵，侵略益覺加緊步趨，本會所屬各海員團體，在此屈辱情形之下，所受之損失與痛苦，已不堪言。如北方公司之均瀕破產，失業人數之與日俱增，船員之航行東北者，倍受虐待，國未破而家已無，人未亡而心先死，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値此危難時期，均以爲非全國民衆，一致團結奮起，不足以求民族之生存出路，尤望政府領導全國民衆，共圖挽救危局。茲經大會議决，向全國民衆及政府提出下列主張：（一）反對名存實亡之華北自治，以保全領土主權之絕對完整，並討伐援引外力甘心叛國之殷逆汝耕；（二）公開中日外交，明白宣示已訂之協定；（三）保護愛國運動，釋放被捕學生與市民及嚴懲禍首；（四）開放人民集會結社及言論之自由，取消新聞檢查。

四 農界

滬市農會電

（銜略）全會甫經告成，朝野精誠團結，一德一心，共謀國是之際，竟有殷逆汝耕篡竊冀東，假名自治，以擾亂彊陲之安定，破壞領土之完整，喪心病狂，孰甚于此，環懇政府早日决策，迅速戡除，以弭亂源，而固彊圉。

江甯縣農會教育會婦女會等團體致南京電

（經縣黨部轉呈南京）

（上略）頃據本縣各人民團體先後代電內稱，（中略）報載殷逆汝耕竟在華北灤薊區宣稱獨立，並于通州地方組織所謂「冀東防共委員會」，違反黨國，莫此爲甚。當此國家正在存亡之秋，凡我國人，勢必一心一德，共濟時難。今殷逆汝耕，喪心病狂，乘機搗亂，實屬罪不可逭。用特電陳遞轉政府明令討伐，以絕亂萌，（中略）等情。據此，查殷逆汝耕，備受國恩，圖報不及，今竟明目張胆，謀叛國家，罪大惡極，自絕人類。際此國家民族存亡，一髮千鈞，舉凡血氣之流，無不當以大義自持，堅忍支柱。據電申請明令討伐，實屬刻不容緩，除電復並分電一致聲討外，爲此轉呈鈞鑒，伏祈尅日施以有效之嚴厲裁制，以遏亂萌，而安社會。

五　武漢新聞界

（一）致南京電：

（銜略）國家不幸，禍亂迭乘，救亡圖存，匹夫有責，殷逆汝耕近忽倡亂冀東，寖及華北，勢將危及民族生存，凡屬血氣之倫，靡不悲憤欲絕。同人等以爲毒蛇在手，壯士斷腕，應請當機立斷，迅戡變亂，安定華北，以保主權，而固疆土。武漢新聞界全體同叩勘。

（二）電全國同業同胞文：

（銜略）國家不幸，變亂相尋，救亡圖存，匹夫有責。殷逆汝耕，以國家守土之官，敢行叛逆，倡亂冀東，寖及華北，勢將危及民族生存。同業等鑒於時迫勢急，本日集議電呈政府，當機立斷，迅戡變亂，安定華北，藉保主權而固疆土。並致電平津地方長官，迅速削平亂逆，勿稍顧忌，凡屬國民，同仇敵愾，誓爲後盾等情，當經全體一致通過在案，現在局勢日益嚴重，擬請貴同業一致主張，共期有濟，並希指導民衆，隨時防範漢奸活動，免致乘機擾亂，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武漢新聞界全體同叩勘。

南京學術團體聯合會

（一） 致宋哲元商震電

（銜略） 殷逆叛變，華北動搖，前曾電請討逆鋤奸，以慰國人，惟近日形勢，危機仍伏，割據陰謀，時有所聞，諸公職責所在，務請以全力保領土與主權之完整，萬勿使華北成立變相之自治組織，陷國家于萬刧不復之境。

（二） 通電全國

（銜略） 冀東獨立，華北危殆，殷逆汝耕，背叛黨國，自絕于人，凡有血氣，莫不痛恨，政府與地方當局，鼎力撑支，並將殷逆明令拿辦，對日提出嚴重抗議，法立義正，敵寇沮喪，然而敵氣未戢，逆焰尙張，日軍至今猶佔據交通要隘，越境飛行，扣留車輛，命令地方當局，爲所欲爲，主權領土，迭遭侵害，實亡名存，言之痛心。 所望我軍政當局，本保土衛民之責，行抗敵討逆之實，凡類似獨立之任何機關組織，均應加以嚴厲之制止，以免漢奸效尤，敵人滿意，本會同人，願與全國同胞一致奮起，誓爲後盾。

冀省戰區各縣旅平同鄉會及民衆代表聯合會宣言

（銜略） 自殷逆掌政以來，縱匪殃民，毒物蔓延，設賭立捐，事實昭著，舉目共睹，詎此尙未遂其竊據之野心，今更假借民意，託言自治，叛離國家。 然自明令拿辦後，殷逆仍盤據通縣，置若罔聞，反變本加厲，對冀東二十二縣接收後，勒索益甚，始則截留稅收，繼則加捐派款，爲滿足個人之私慾，不惜破壞國家統一，擾亂世界和平，喪心病狂，實自絕于人類，此應瀝陳者一也。 世界和平本以中國領土完整及行政統一爲進提，中國之安危，關係世界之全局，而冀東之離合，又關係中國之存亡，殷逆叛變，關係重大，全國同胞，幸勿以變只一隅，事屬地方視之，此應瀝陳之者二也。 據以上所述，殷逆甘冒不韙，已自陷于衆叛親離之形勢，我全國上下欲團結以臻統一，內而企求自存，外而圖致和平，必先殲滅殷逆，除其黨羽，此理明甚，此應瀝陳者三也。 立國之道，以明順逆，嚴賞罰，振紀

綱，正人心爲始端，冀東民衆與殷逆誓不共存，願與全國同胞共圖之。代表冀東四百萬民衆，謹此宣言。

河北旅滬同鄉會致南京電

（銜略）殷逆汝耕，以國家命官，倡言稱逆，實屬罪大惡極，應請迅即勦滅，以遏亂萌，而保國土。

全浙公會致殷汝耕電

（銜略）執事爲冀東行政專員，不能爲國家盡守土之責，假借自治，自絕于國，浙人同深憤慨，除經本日常務會議決，提請董事會開除會籍外，特此警告，倘果出于威脅，全非本意，應卽乘間南歸，表明心跡，在我浙人，或可見諒，否則執戈申討，敢後國人，執事其熟思之。

八 其他

西南各省國民對外協會總會通電

（銜略）自殷逆汝耕在冀東組織僞自治政府，日運用以漢攻漢之毒計，使一般失意軍人，無聊政客，互相勾結，在華北察東各地搗亂，同時敵人飛機大炮彈克車，又不斷入關佔據威脅，擴大範圍，人民日望政府出師討逆，以維領土主權之完整，豈料當局未加討伐，而叛逆遂猖獗，乃我政府反徇日之要求，明令組織類似自治之冀察政務委員會，使華北脫離我統治權，實行與日僞合作。電訊傳來，全國民衆，以辱國辱權，莫此爲甚，無不髮指眦裂，慷慨激昂，認爲奇恥。本會同人，至深憤慨。若不大張撻伐，取消所謂僞自治政府，則敵人得指呑拳，得尺進丈，平津主權，又將爲東北之續，非復我有，此而可忍，何異敗亡。爲今之計，惟有當機立斷，抱大決心，剋日興師削平叛亂，任何犧牲，在所弗顧，若再日言和平，籌議解決方案，竊恐議未決而金兵已渡河矣，前車之鑒，可爲寒心。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星星之火，勢成燎原，敢請立下討伐令，卽日動員，收復失地，還我金甌，全國同胞誓爲後盾。

滬市聯會

（一）致南京電

（銜略）：日機連日飛平示威，結隊翺翔，致造成與前年熱河劇變時情形相似，消息傳來，羣情憤駭。竊以平津爲我國領土，因受外強之壓迫，致有一般失意

政客，無恥流氓，同流合汚，竟背叛國家，僞造組織，假名自治，割地獻人，斯誠國家大難，急於目前，凡有血氣，莫不切齒痛恨。屬會忝爲滬市特區市民集團，在極端艱困痛苦之中，決當不辭任何犧牲，同聲討伐，以求國土之完整，謹電上陳，敬祈迅定大計，明令討逆，則國家可以轉危爲安，民族得有自由之日。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叩虞。

（二）致宋哲元電

（銜略）吾國爲獨立完整之國家，領土與主權，絕不容任何勢力之侵佔。我公喜峯口之役，察哈爾之戰，忠誠愛國，流芳萬世，自出長平津衛戍司令以來，因受環境之壓迫，乃冀東殷逆事變於前，華北局面復醞釀組織於後，消息傳來，令人髮指，各地民衆，因鑒國家存亡於俄頃，紛起示威，表示反對，具見民心之一班矣。我公處境之困難，可諒於國人，惟對於此種矯稱自治組織，爲虎作倀，應絕對予以拒絕，方不負國人之重託，絕不可因循誤國，遺臭於後世。特電希表明態度，以喁慰望。

（三）致商震電

（銜略）我公忠誠衞國，全國民衆，久所景仰。此次殷逆汝耕，在冀東僞造民意，組織自治，背叛國家，於斯已極。我公秉承政府命令，首先申討，消息所播，同聲欣慰。茲聞政府已任命我公出任河南省主席，萬望以國事爲重，尅日命駕，並請本原來救國之主張，對於任何僞組織，拒絕參加，鼓勵三軍，出師討伐，敝會忝爲滬市特區市民集團，不惜任何犧牲，决喚起全國各界一致聲援，以爲後盾，肅此電慰，尙祈堅持奮鬥。

滬地方協會致南京電

（銜略）：殷汝耕在冀東僭稱獨立，一隅之變，影響全局安危。當茲國難嚴重之際，豈容宵小媒孽其間？敬請政府對於叛逆份子，分別嚴正處分，使星火不致燎原，風聲播於鄰國，正義大伸，疆圉永固，上海市地方協會宥。

上海救國聯合會告全世界中國朋友書

（譯自英文稿）

在爭國家解放奮鬥中，我們中華國民號召全世界中國之友和我們團結一致。

中國只有兩條道路：讓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或起來做民族解放之革命鬥爭。

我們國已不國了，牠正遭逢着牠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　歷年來中國政府之對外唯一政策，即不抵抗主義和俯伏接受日本帝國主義之一切要求。

這個政策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佔據我國廣大的領土和強固的根據地去征服中國及其人民。　日本法西斯主義——即日本帝國主義最近之現形——對華之政策與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對亞比西尼亞之政策毫無二致。　爲本國窮困饑荒民衆所包圍，日本帝國主義想藉宰割中國人民去延長牠血的統治。　牠想獲奪我國之廣大富源以進行攻擊蘇聯的戰爭。　牠公開地，狂暴地準備着世界的新撕殺，公開地建議中國協助牠去做此罪惡。　牠希望有一個征服和屈伏的中國在新的大戰中做牠的後防。牠想用全世界工人、農人和知識份子的血去保全那個對人類大多數只有窮苦的制度。

我們中國人民誓死不在此罪惡中插足。我們不願見在煽惑的假僞的「國際合作親善」或「遠東和平」一套煙幕彈後把我國我民出賣給日帝國主義。　如此的「和平」簡直是陵夷與滅亡。我們不再屈伏於殘民以逞和對敵投降政策之下了。我們痛斥一切無恥之宣傳說中國沒有力量作解放爭戰。　即令這些烏烟瘴氣是眞實，我們

亦寧就死而不願做奴隸。 我們雖有許多弱點，但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將隨鬥爭而俱增。

中國民族解放之唯一出路，和我們中國人民所選擇的出路就是團結一切反對日帝國主義之力量，不分黨派，不問信仰，建立一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

我們要求中國一切由人民血汗所製成之武裝力量去抵抗日本之進攻。

我們要求立卽解散河北察哈爾之漢奸「自治」政府，與「冀東自治政府」。牠們是淸一色的漢奸構成之日本傀儡政府。

我們要求停止對日之秘密交涉；一切對外交涉應向人民公佈。

我們要求中國人民有組織與武裝之權利。我們要求恢復過去剝奪我們的公民自由，使我們得以在鬥爭中組織和教育人民。 我們要求捕拿監禁一切親日漢奸，釋放一切政治犯。

我們堅決反對殘殺北平愛國學生。

我們雖知我們的鬥爭是長期堅苦，但我們奮鬥不到最後勝利不止。 我們是一定要奏凱旋的。 現在工人、農人、學生和知識分子已竟很迅速地把民族解放鬥爭推動到全國了。 他們遇到內外的敵人，公開地或暗地破壞他們的工作。 日本要

求壓迫，中國政府就俯首聽命。

我們號召全世界中國之友，以及在萬惡日本法西斯蒂鐵蹄下之日本勞苦羣衆，來瞭解我們的鬥爭，給我們以援助，表示他們對我們團結一致的精神。

上海救國聯合會一九三六，一月一日

廣九路特黨部第十四代會

（一）通電

（上略）自殷逆汝耕，假借自治名義，竊據冀東叛變，甘爲日人傀儡，稱兵威脅華北，乃使幽燕半壁，名存實亡，大好山河，行將瓦解。政府雖嚴令拿辦，惟迄今未見執行，遂致舉國駭然，羣疑莫釋。伏讀廣東省執監委員會，廣州特別市執監委員會文電，敦促政府出師討逆救亡，保我領土完整，並盼將處置冀察辦法明白宣示等因。職會同人，謹電擁護，尚望全國各機關團體，聞風繼起，一致響應。

（二）宣言

頻歲中華民族多難，失地喪權，自九一八以還，已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比

者殷逆汝耕，僭稱自治，倡亂冀東，喪心病狂，甘爲國賊。考其背景所在，則又盡人皆知，遂使半壁幽燕，名存實滅。本路第十四次全路代表大會之召集，適在此風雨飄搖之時，吾人於檢查過去工作與决定將來黨務進行方策之餘，舉目時艱，又應如何奮發，以謀我領土之完整，國家之復興。竊非精誠團結，努力抵抗弗爲功也。觀夫意阿之戰，足證抵抗卽所以圖存，妥協卽所以召侮，是今日而欲求我民族之出路，唯有動員抵抗之一途，倘再有忍耐因循，强敵已入心腹，鐵騎將在冀察自治名義之下，蠶食以盡矣。吾人置身危境，日受熬煎，瞻望前路，緘默難安。伏願政府卽日出師討逆，消滅冀察自治組織，再進而收復失地，重整山河，庶奠黨國於磐石之固，拯吾民於水火之中，同人等除戮力同心，盡忠本職，以求路務之發展，完交通之重任外，更願受我革命先進之驅策，誓爲政府後盾。

粵黨部致南京電

（銜略）自殷逆汝耕，假借自治名義，竊據冀東叛變，政府雖嚴令拿辦，迄今未見執行，殊深焦慮。連日報載電訊，我方循日人之要求，設立類似自治之「察冀政務委員會」，並指定北洋軍閥餘孽及媚外叛國份子，加入爲該會委員。果如所傳，何

異大擴冀東之「自治組織」，使華北脫離我統治，而達與日「滿」合作之目的。年來華北局勢，在政府直接指揮之下，尙須受其威迫，若該會成立，不僅斷送華北之領土主權，且將令前日堅決不承認僞滿之國聯及各友邦失其同情，其爲禍害，何堪設想。且人之謀我，得寸進尺，無論如何讓步，斷不能滿足其慾壑，往事可爲明證。與其屈辱而亡，何如抱犧牲之決心，爲最後奮鬥，以告無罪於國人！竊盼我政府當機立斷，拒絕一切無理要求，一面出師討伐叛逆，以維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並將此次察冀辦法明白宣示，以釋羣疑，而慰民望。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執監委員會、廣州特別執監委員會文。

貴州各界民衆救國會致南京電

（銜略）　國難嚴重，外侮日深，敵人更利用漢奸，倡言自治，東北之失地未復，平津之國土已危，電訊傳來，羣情痛憤，裂眥北望，怒髮爲張，應請以最大決心，嚴辦國賊，確保領土之完整。

II 各方之救國主張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言

國難日亟，東北五省淪亡之後，華北四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之下了！「以土事敵，土不盡，敵不饜。」在這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負着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夠苟且偷安，而應該立刻奮起，站在民衆的前面而領導救國運動！華北教育界「最後一課」的決心，是值得讚佩的。華北青年熱烈的救國運動，尤其引起我們十二萬分的同情。因為華北事件的教訓，我們應該進一步的覺悟！與其到了敵人刀口放在我們的項頸的時候，再下最大的決心，毋寧早日奮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氣，爭取民族解放。

四年餘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對中國的侵略，決不是少數人的盲動和野心，而是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積重難返的經濟恐慌和赤字財政造成了牠積極侵略

的大陸政策。假如到了今日還有人想用妥協，提攜，親善，甚至遊說的方式，希求敵人的覺悟，那眞是與虎謀皮了！

爭取民族的解放，不單是中國人民的天經地義，而是任何被壓迫民族的天經地義。敵人的壓迫愈嚴重，中國人民對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儘量的組織民衆，一心一德的拿鐵和血與敵人作殊死戰，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這樣的一個神聖戰爭，世界上凡是有理性的人，都會給我們以深切的同情。一切苟且因循的政策，都只有分散民族陣線，使敵人逐步的消滅我們，因此，我們主張：

（一）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

（二）堅決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

（三）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這是整個的中國領土主權問題；

（四）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僞組織；

（五）要求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抗敵人的侵略；

（六）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

（七）要求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之自由；

（八）全國民衆立刻自動組織起來，採取有效的手段，貫徹我們的救國主張。

馬相伯　丁馨伯　丁廷標　王紀元　王淑明　王文清　王敬濤　王權之　王造時
王英生　王鑑賢　王德輝　王志莘　天　白　丑俠雲　白　薇　立　波　史毓琨
石西民　江恆源　江海風　江澣秋　朱　衣　朱公謹　朱定鈞　朱有猷　朱寶章
朱曼華　朱楚辛　朱羲胄　朱通九　朱光照　艾　蕪　伍蠡甫　阮有秋　呂思勉
呂一舟　呂鑑平　呂　驥　呂一峯　何清儒　何家槐　沈西苓　沈學鈞　沈家詒
沈麟玉　沈鈞儒　沈體蘭　沈起予　沈茲九　王馥泉　汪倜然　汪梧封　沙　汀
李鼎聲　李公僕　李炳煥　李　蘭　李宗文　李紹甫　杜君慧　杜君恕　杜佐周
杜綱百　余定義　但蔭蓀　武叔和　定育宣　吳秋山　吳劍嵐　吳景新　吳清友
吳澤炎　吳金衡　吳道存　吳羲之　吳遐齡　吳文棫　吳永剛　吳耀宗　金奎光
金則人　金　燄　金仲華　林猛公　林　娜　林仲達　林　偉　周伯棣　周仲棣
周肇基　周木齋　郎魯遜　邱宇清　邱韻鐸　俞鐘駱　范定九　范冷觀　胡紀常
胡芝英　胡繼純　胡詠騏　胡庭芳　胡漢武　姚壽康　姚惠泉　姚　璋　姚名達
荒　煤　施友文　施　超　施少明　姜解生　柳亞清　柳辰夫　唐　弢　馬宗蝠

倪若水 倪文宙 徐嗣同 徐雪寒 徐　步 徐懋庸 徐淵茗 徐壽娟 徐　揚

袁牧之 袁慶炎 殷鐘戊 殷佩斯 孫懷仁 孫克定 孫寒冰 孫師毅 孫祖基

章乃器 張友梅 張毓珊 張定夫 張　慧 張明養 張　諤 張舍我 張振鏞

張雪澄 張予若 張栗原 張健甫 張夢麟 張翰輔 張梓生 張　庚 張詩英

張仲實 梁心沐 莊潤德 康煥棟 陸子操 陸翔千 陸　詒 陶知行 陶紹淵

惲子遠 陳子展 陳丕士 陳維稷 陳振鷺 陳　煥 陳清金 陳高傭 陳瀾泉

陳垚如 陳楚雲 陳振夏 陳建之 陳友松 陳國瑲 郭一岑 郭挹清 庶　謙

曹禮吾 曹伯韓 曹聚仁 曹　亮 鄔治邱 戚叔咸 許鵬飛 許　復 許　傑

許幸之 婁立齋 崔萬秋 彭十嚴 彭文應 黃宇楨 黃覺民 黃士英 黃　冰

單毓華 溫源寧 溫　濤 馮仲足 韋維清 程紹德 寧伯青 曾作忠 楊學坤

楊東等 楊衛玉 楊蔭溥 楊鉢龍 葉作舟 愼微之 朱漢來 詹　摩 鄒韜奮

賈粟香 趙祖慰 廖茂如 壽毅成 鄭獨步 鄭振鐸 鄭應時 鄭君里 潘震亞

潘白山 潘子端 潘大逵 劉陸艮 劉恩訓 劉良模 劉範獻 劉聖旦 劉醒石

蔡正雅 蔡楚生 蔡致通 蔡承新 蔣維喬 鄧毅生 鄧輔漢 熊若蘭 錢亦石

錢基博 錢慰宗 錢歌川 錢俊瑞 駱清華 駱耕漢 駱傳華 諸懋孚 諸青來

麗尼　謝田　謝六逸　謝德風　戴平萬　薛暮橋　聶維弩　魏金枝　羅又玄
羅瓊　蕭逸山　譚俊　關露　嚴士夐　嚴韞石　嚴子嘉　嚴鍔聲　蘇虹
顧鑑深　顧仲彝　顧名　歐陽執無

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爲時局告國人書

暴敵若封豕長蛇，貪慾無饜；既佔據我東北四省，又毀我長城，攘我榆關，薦食我察東灤薊，控制我平津。近日冀東宣佈獨立，暴敵刼奪我華北五省之猙獰面目，昭然若揭。從此假借「防共自治」名義，敵騎可恣意飛越我黃河長江，以遂其席捲我全部河山，奴役我四萬萬民衆之野心。而以專政主宰國民命脈之政府，四年來竟違反民意，置領土主權於不顧，不惜屈膝乞和，苟安旦夕。橫逆之來，有加無已，亡國之禍，迫近眉睫，尙復舉全國之力從事內戰，於敵誠大有造，其奈國家民族何！須知對虎豹不能說仁義。敵我勢不兩立，親善提攜之結果，已使大好河山喪失半壁。爲今之計，非抵抗無以保衞華北，非抵抗無以收復失地，非抵抗無以救亡圖存，是宜警兄弟鬩牆之戒，立卽停止內戰，動員全國武裝力量對敵宣戰！動員全國民衆，武裝全國民衆，實行革命的民族戰爭。革命民族戰爭乃

中國獨立自由之唯一出路。以中國士兵之英勇，得民衆之擁護，勝利可操左劵。喜峯口之役，敵兵精銳，屢遭挫折，一二八之戰，自誇六小時可以佔領上海之強敵，不得不三易主師，爲天下笑。故爲發揮民族自衞力量計，宜立卽開放政權，解除黨禁，實現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廢止違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使民衆獲得眞正爭取民族解放之機會。對外更宜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博取國際上公道的援助。八年前收復漢潯租界時，吾民族已表現其偉大之魄力矣，今暴敵入我腹地，民衆積怨已深，尤當奮起自救，驅敵出境，粉碎一切桎梏，取消敵我間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協定，擴大革命事業，建樹我民族之眞正獨立，以與全人類共躋於自由平等之域！如計不出此、空言抵抗，而內戰如故，祕密交涉如故，壓迫民衆愛國運動如故，以復古思想摧殘民族生機如故，適足以加迅亡國滅種之慘劇。目今暴敵進逼愈急，華北已名存實亡，全國勢且隨之。同人等痛國難之日深，凜匹夫之有責，謹掬誠悃以告，願國人急起圖之！

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宣言

同胞們，兄弟們！

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組織「華北國」並向全中國進攻了，北方軍閥已實行出賣我北五省的領土和九千萬同胞，在南京政府方面雖然在對日問題上最近有很多爭論，但在實際上仍繼續不抵抗政策。

我們的整個祖國危險了！

我們的整個民族的命運已處在千鈞一髮之秋了！

當我四萬萬同胞的緊急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中央再一次鄭重號召：一切同胞們，一切愛國志士們，一切我國的軍隊：不分信仰，不分派別，團結抗日，一致救國！

還在今年八月一日『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已經向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同胞和軍隊具體提議說：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反日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現在是行動起來的時候了！

現在是我們全中國人團結一致起來救國的時候了！

只有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迅速團結起來一致行動，才能挽救我們的祖國。

中共中央再一次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渴望着與一切愛國同胞一起攜手救國。紅軍急切準備着要與一切愛國軍隊聯合起來共禦外侮。

趕快停止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之間的一切內鬨吧！

全中國同胞和中國軍隊趕快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救國吧！

中共中央提議：一切願意抗日的各黨派各軍隊各社會團體和各羣衆組織立刻開始談判共禦外侮的條件和方法。

中共中央提議：立刻召集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軍隊和各界團體選出的代表參加的全民救國大會，以便討論關於團結和動員全國同胞和全國軍隊一致對外的具體辦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中國人民的死敵！

全國同胞和全國軍隊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國紅軍宣言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楊軍長靖宇，第二軍王軍長德泰，第三軍趙軍長尙志，第四軍李軍長延祿，第五軍周軍長保中，第六軍謝軍長文東，東北義勇軍吳總司令義成，孔副司令憲榮並轉所屬各團營連及一切義勇軍遊擊隊抗日官兵戰士，香港陳先生銘樞，李先生濟琛，十九路軍蔡軍長廷楷，蔣總指揮光鼐並轉參加保衞上海一切官兵戰士，南京蔣總司令中正，廣東陳總司令濟棠，廣西李總司令宗仁，白總指揮崇禧，太原閻總司令錫山，泰山馮總司令玉祥，天津方將軍振武，孫將軍殿英，長安張副司令學良，于總指揮學忠，楊主任虎臣，長沙何主席健，宜昌陳主任誠，四川劉軍長湘，劉軍長文輝，鄧軍長錫侯，田軍長頌堯，楊軍長森，甘肅朱主席紹良，馬軍長鴻逵，青海馬鎭守使步芳，新疆盛督辦世才，黃浦軍校，中央軍校，保定軍校及全國各海陸空軍校同學們並轉全國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長官，全體士兵及全國各地商團民團團長團員弟兄們公鑒：古今外中最大的慘禍莫過於亡國，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當亡國奴。今日東北四千萬同胞在日寇蹂躪之下，財產被徵發，土地被沒收，武裝被繳除，糧食被搶奪，學校強行奴化，文化盡被摧

殘，少壯迫充軍役，婦女遭受姦淫，愛國志士固遭屠殺，安分居民亦被敵視。凡此一切，所有中國同胞，無分階級派系莫不受此慘痛。 亡國奴不如喪家狗，眞是今日東北同胞身受之實況。 現在形勢，這種命運又快臨到我全國同胞身上。 日寇不僅侵凌我北方各省，創立實際第二之『滿洲國』，而且深入長江閩粵。 最近日艦，闖入汕頭，集中漢口，非簡單之示威，乃繼續進攻我全國之步驟。 如果我國繼續不抵抗政策，任其橫行，則國破家亡之禍卽在目前。 保國衞民乃軍人天職，如果値吾人之身，而使我國民族罹此慘禍，則不僅自身災難無可倖免，而且成爲歷史的罪人。不久以前中國蘇維埃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對外應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應一致團結，並且提議號召全國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和黨派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集合一切願意保國衞民軍隊和武裝團結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以便動員我全國的力量（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實行神聖的抗日民族戰爭。 我們認爲此種主張，實爲目前救亡圖存的唯一的出路。 我們正式宣言，無論國防政府在何種方式之下成立，我們決定竭力擁護，無論抗日聯軍在何種形式之下組成，我們決定首先加入，而且願意與任何眞正抗日的軍隊親密合作，不論過去是否有過敵對作戰的行動，只要他們實行

抗日，我們馬上認爲是同仇之友軍，與他們作兄弟之攜手，進行抗日戰爭。我們進一步號召全國同胞激發愛國天良，拋棄一切內爭，一致團結，共同禦侮。在四萬萬同胞共起奮鬥之下，日寇雖強，决難久逞，而我中華民族猶有復蘇之望，事急勢迫，已無猶預之時，我們提議立卽由各方互派代表進行談判，並在最短期間內召集全國抗日軍人大會，决定組織抗日聯軍之具體方策。我全國軍人均爲中華民族之子孫，如不願祖國故鄉遭受異族之蹂躪，則應當番然覺悟，挺身而起，在抗日義旗之下，一致團結起來。迫切待命，望卽電覆。

中國紅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　副主席周恩來　王嘉祥　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　第二軍團軍團長賀龍　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　第四軍團軍團長徐向前　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　第六軍團軍團長蕭克　第八軍團軍團長周昆　第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　第十軍團軍團長劉英　暨全體指揮員　政治工作人員和戰鬥員同啓

東北抗日聯軍通電

南京林主席，四川毛主席，南京蔣總司令，中國紅軍朱總司令，廣東陳總司令，廣西李總司令，香港陳銘樞先生，李濟琛先生，宜昌陳行營主任，山西閻綏靖主任，

平津宋綏靖主任，東北軍張總司令，于指揮，前抗日聯軍方將軍振武，孫將軍殿英，西安楊主任，長沙何主席，重慶劉主席，西寧馬鎮守使，迪化盛督辦，甘肅朱主席，馬軍長鴻逵，十九路軍蔡軍長，前西北軍馮總司令，黃浦軍校，中央軍校，保定軍校，及全國各海陸空軍學校諸同學們，前東北義勇軍將領：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全國各省市縣政府，全國各軍師團營連排長並轉士兵兄弟們，全國各商會，農會，職工會，學生會，教職員聯合會，婦女會，律師公會及其他各法團．全國各報館通訊社並轉全國同胞們：

日寇亡我東北業已四年了，我東北四千萬同胞四年來飽嘗亡國痛苦．我國鐵路，礦山，銀行，土地，槍械，概被日寇沒收了，我國工商業被排斥，房屋遭燒燬，婦女被強姦，人民被屠殺逮捕，學校被封閉，眞正是說不盡的亡國痛苦．我們艱苦血戰業已四年，我們天天等關內出兵抗日，但至今尚未見出一兵發一卒．日寇現在又公開在我北五省組織所謂「華北國」，同時干涉我國一切內政外交，並積極準備佔領全中國！

諸公們！同胞們！當此中華祖國處在危險萬狀之中，諸公卽不救東北，難道也不自救嗎？如不速卽力求自救，眼看關內錦繡山河又將非我所有，而關內同胞

將又像我們一樣過亡國奴的生活了。

諸公們！同胞們！日寇亡我政策，乃「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我們爲着不中日寇陰謀詭計，我們爲着抗日救國，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統一，我們主張不分黨派，信仰，職業，籍貫等等之不同，一切抗日的中國人都聯合起來，去共同武裝抗日，從前在東北共產黨領導下的反日隊伍與非共產黨領導下的反日隊伍常常互相仇視過，甚至武裝衝突過，但是我們以後從事實上認清了：當此亡國滅種之秋，我們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中國軍隊不應該打中國軍隊，因此在最近一年來，我們互相聯合起來了，我們成立了抗日聯軍總指揮部，在牠領導之下，共同殺賊，於是昨日的仇人，今日變成抗日的戰友！因此我們各部隊抗日反滿的戰鬥力大大增加了。

我們最近接到中國共產黨與中華蘇維埃政府今年八月一日的「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議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並申明中國紅軍首先願參加抗日聯軍云云。

我們代表東北四千萬同胞和各地反日隊伍，向諸公們誠懇地要求：不論蔣總司令的軍隊也好，不論其他黨派的軍隊也好，不論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也好，不論過去

參加抗日戰爭的軍隊或未參加過的也好，互相打過戰的或沒有打過的也好，都應該不分黨派信仰籍貫等之不同，都應不記舊仇宿怨，都應以中華民族利益爲前提，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一致去武裝抗日，一致去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統一，一致去保護中華祖國領土完整。

我們代表東北四千萬同胞與各地抗日隊伍向諸公誠懇要求：馬上互派代表開始談判，共謀國防政府與全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之建立，抗日聯軍之編制，抗日聯軍軍費之籌劃等等事宜。

現在着派張健東爲駐關內總代表，與各方面談判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並將續派東北民衆與抗日隊伍代表向諸公請願，迅速出兵。

諸公們！　同胞們！　中華祖國處在危險之中！　日寇得寸進尺，正在準備新的進攻。　時機迫切，不容遲緩。　請速行動！　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回東北失地！

大中華民國萬歲！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軍長楊靖宇，第二軍軍長王德泰，第三軍軍長趙尙

志，第四軍軍長李延祿，第五軍軍長周保中，副軍長柴世榮，第六軍軍長謝文東，東北義勇軍總司令吳義成，副司令孔憲榮，湯原反日遊擊隊，海倫反日遊擊隊，東北抗日救國總會。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資本主義的世界，因其內在矛盾的發展，引起普遍的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到現在，已漸走入自掘的墳墓，但在牠最後呼吸尚未停止之前，還不得不作最後的掙扎。於是帝國主義掠奪國外市場，分割殖民地的戰爭，便無法避免，而帝國主義者為準備戰爭起見，更不得不盡量的剝削國內勞苦羣衆，及慘酷的壓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自九一八以來，瘋狂不斷的向中國進攻，強佔我東三省，炸燬我淞滬，攫取我熱河，實際又控制了我華北，現在更加緊侵入我華中華南及西北各省，其勢非吞併我全中國不止。

不僅如此，日本帝國主義還借了中日經濟提攜的假面具，強迫我減低關稅，承

認非法借款，讓與華北及全國經濟的優先權。於是我們的市場盡被牠掠奪，我們的金融，盡被牠操縱，我們的原料，盡被牠壟斷。結果是我們的農工商業盡被牠摧殘，我們全民族的生活，均陷入困苦悲慘之境。

猶以爲未足，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要干涉我教育行政，監視我學校課程，審查我書報雜誌，實行取締我一切抗日思想與言論，以圖根本消滅我民族意識，使我四萬萬的民衆，安心做牠的奴隸，以至於滅絕死亡。

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猙獰面目之下，不料昏聵的南京政府，因爲要維持私人的政權，竟不惜以全民族的利益作犧牲，所以始則不抵抗，依賴國聯，次則宣言長期抵抗，繼則託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終則認賊作父，公然倡言中日親善；其實自始至終是欺騙我全國民衆。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甘心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以致四年之內，斷送了八百萬方里的土地，三千餘萬的人民。現在更進而出賣華北，出賣全國，我四萬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無日不在南京政府的拍賣之中。

因爲南京政府要投降日本，以維持其漢奸政權，所以對內不惜毀滅一切抗日的勢力，壓迫一切抗日的運動，箝制一切抗日的思想，因此十九路軍一二八在上海抗戰，不但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援助，終且被消滅。在長城抗戰的軍隊，也因南京政

府的不發械彈援軍而至於失敗。 察哈爾的抗日同盟軍，以及福建的人民抗日政府，也因爲南京政府的壓迫，而相繼崩潰。 抗日的文字被扣留，被查禁；抗日的分子被逮捕，被誅戮。 於是賣國有功，救國有罪，降日者升官發財，抗日者格殺毋論，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以至民氣消沉，人心渙散，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損失，也是南京政府最大的罪惡。 再則，又因爲南京政府只知道投降帝國主義，以保持私人的政權，所以對內只有剷除異己，獨裁專制，橫征暴斂，肆意搜括，統治不到八年，發行十數萬萬的公債，增加了無數的苛捐雜稅，實行了鴉片公賣，挪用了治水及賑炎的經費，不但不用關稅保護國貨，反而保護洋貨。 於是民族工業陸續破產。 農村加速衰落，商業普遍蕭條，形成國民經濟的總崩潰，全國人民除了少數貪官污吏，因搜括而挾有數百千萬的家產，以供其窮奢極慾外，一般民衆，只是受着重重的剝削，過着非人的生活，日趨於飢餓死亡的道路之中，中產者逐漸破產，自由職業者的沒落，青年與工人的失業，士兵與下級公務員生活的困難，以及僑胞的被驅逐回國，無一不是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者狼狽爲奸的賜與。

因此，中國民衆在這種狀態下，只有自動團結，自動武裝。 各黨派分子，祇有以民族利益爲前提，捐除一切成見，站在民衆的最前線，發動全國民衆，與帝國

主義及其工具南京政府，作堅决不撓的鬥爭，中華民族，才有生存的出路。

中華民族革命戰爭，是中國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偉大聯合戰線。這具有歷史的意義的偉大戰爭，必須從抗日反蔣開始，在國際帝國主義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最大的仇敵，南京政府蔣介石汪精衛是中國最大的漢奸，我們必須根本剷除這兩大仇敵，才能完成中華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與反蔣，其中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我們目前必須集中我們一切的力量，來擔負這種任務。十九路軍過去在一二八孤軍作戰的成績，東北義勇軍至今繼續不斷的奮鬥，充分表明了我們民族革命勝利的把握，我們目前必須自信地，勇敢地，普遍地，發動我們英勇的民族革命戰爭，爲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而奮鬥。

本同盟基本政治主張

一、爭取民族獨立

二、樹立人民政權

本同盟目前行動綱領

一、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民族革命

二、策動全國海陸空軍武裝全國民衆對日作戰收復失地

三、推翻南京漢奸政權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
四、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沒收一切漢奸財產
五、聯合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六、凡同情及幫助中國抗日戰爭及嚴守中立的國家視之爲友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抗日戰爭者視之爲敵
七、剷除貪污土劣廢除苛捐雜稅
八、爭取人民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之絕對自由

中國青年黨爲最近華北事件宣言

吾人認自上月二十五日殷逆汝耕以冀東二十二縣宣告所謂自治以來，凡河北境內的一切不安與異動，皆爲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一貫的侵略方式，中外咸知，毫無疑義。

吾人的絕對擁護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誓死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中國之運動。

吾人認爲不問以任何藉口參與此項自治運動的漢奸，皆爲中華民國的叛徒，罪不容死。

吾人主張立卽以武力撲滅華北若干漢奸的叛逆行爲，不容稍有猶豫，雖發生任何嚴重之後果，亦不應有所顧惜！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抗日救國與全民統一戰線

陳紹禹（王明）

（一）武裝抗日——「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

今年一月一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蔣中正院長，在中央廣播無線電台講演，演題是「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題目的確擬得不錯，爲什麽？因爲我們四萬萬中國同胞，的確已經到了要實行自救救國的最後關頭了。從外患方面講，日寇侵凌，與日俱增，繼東北四省之後，現在的冀察兩省又名存實亡了，繼「滿洲國」之後，現在又發現了一個所謂「蒙古國」，山西，山東，綏遠各省，日夕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時刻有河山變色的危險。長江流域及珠江沿岸，無處沒有寇敵深入，無一處沒有被寇敵強佔的危險。我有五千年悠久文化歷史的祖國，瞬將完全變成殖

民地；我有四萬萬人口的優秀偉大民族，快要完全變成亡國奴！　從內憂方面講，工農勞苦界同胞，手胼足胝，勞苦終日，勞苦終歲，衣不暖，食不飽，成千累萬的飢寒而死；天真爛漫的學界青年，失學的失學，在學的痛苦不堪，畢業的等於失業；新聞界，言論界，教育界，著作界，沒有絲毫言論出版著作思想之自由；自由職業界，工商界，時刻遭受失業，破產，停業的痛苦；軍界同胞，痛恨內戰而不能即停，要求禦侮而不能如願。　全國各界同胞，無論在精神上在物質上，實已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這種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生死存亡關頭，誰還不起來救國，誰還不起來自救，誰便沒有資格，沒有面目作一個中國國民！　因此，中國國民今天需要立即起來救國自救，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然而國民如何才能自救救國呢？　這才是問題的真正中心和真正內容。可是，當真正講到問題的實質時，蔣中正不僅完全說的文不對題，而且完全是別有心肝，爲什麼？　因爲他所說的國民自救救國「之道」，簡直是使國民自誤誤國之道！蔣中正要中國國民怎樣救國自救呢？　說來說去，還是那麼兩套早已被廣大民衆所唾棄和鄙視的拿手好戲，即一爲實行「禮義廉恥」的所謂「新生活」，二爲空口說白話的所謂「經濟建設」。

不錯，中國人民已經過夠了這種非人的黑暗的和痛苦的舊生活，中國人民的確需要一個眞正合乎人性的，光明的幸福的「新生活」，但是，空講幾句孔二先生在幾千年以前所說過的「禮義廉恥」這幾個字，絕對不能給予中國人民任何新生活。如果只是祈禱式地背誦「大學」「論語」上的古董詞句，能夠供中國人民以「新生活」或「救國自救之道」的話，那麼，中國早已不會變成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中國人民早已脫離了中世紀式的黑暗的地獄式的生活了。為什麼？尊崇孔教，宣傳「禮義廉恥」等教條，不僅是中國歷代大多數皇帝官僚的拿手好戲，而且是曹錕，吳佩孚，段祺瑞等軍閥等異口同聲宣揚的『聖道』。如果眞能拿談經說道的方法來解決國計民生的話，那麼，我們相信；蔣老總遠趕不上吳秀才，寧國府遠不及孔家店。如果『對敵投降』謂之「禮」，「開門揖盜」謂之「義」，「賣國求榮」謂之「廉」，「自甘為奴」謂之「恥」，那麼，我們非常相信，中國人民絕不需要這種「禮義廉恥」；反之，如果「尊重民意」謂之禮，「精忠報國」謂之義，『不計個人利害』謂之知廉，「誓死驅逐外敵」謂之雪恥，那麼，請問蔣中正及國民黨一切軍政要人們淸夜撫心自問：有什麼人比你們更乖禮背義?! 有什麼人比你們更寡廉鮮恥?! 如果「新生活」的內容僅止於蔣中正等所理想和所需要的所

上是一種變相的奴化教育！

和傀儡國現在在東北大宣傳特宣傳的以「禮義廉恥」爲內容的所謂「王道」運動而已！　這種「新生活」運動是使國民永遠屈服於舊生活，這種「新生活」運動實際

謂「明禮義，知廉恥」，那麽，這種「新生活」運動的實質，不過等於日寇關東軍

不錯，中國人民的確已經深刻感覺到需要經濟建設。　然而經濟建設的最大前提，是要國家有政治上經濟上的完全主權，中國國家的半殖民地地位，使近幾十年來一切經濟建設的計劃，都流爲空談。「經濟建設」這幾個字，在中國並不是什麽新名詞，遠如康有爲，梁啓超，張之洞，李鴻章都大談過富國強兵之道的經濟建設；近如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也都高唱過所謂「經濟建設」，再近如國民黨建都南京以來，陳公博，顧孟餘，宋子文，孔祥熙等等，那一年不喊幾次「經濟建設」和規定幾次「經濟建設計劃」呢？　然而直到現在，經濟建設的眞正成績在那裏？　所謂經濟建設給予國民自救救國的功效又在那裏？　在現在中國狀況之下，我們用不着多舉別的政治上經濟上的障礙，來說明蔣中正的所謂「經濟建設」只是自欺欺人之談，卽舉一個實際問題來說明就夠了。　卽是：我們領土已經快要被倭寇佔領了一半，還有一半也快要被人佔領；如果國家亡了，請問蔣中正到

那裏去實行經濟建設呢?! 今天的所謂「滿洲國」的領土內允許你實行一下建設嗎?今天的所謂「蒙古國」的領土內允許你實行建設嗎? 今天的冀察兩省內允許你試行建設嗎? 如果最近將來全中國領土都變成了「滿洲國」,「蒙古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等等統治下的領土,試問我們中國國民到什麼地方去實行經濟建設呢?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家快要完全被人吞併和佔領了,在什麼地方去實行經濟建設呢?! 在國亡無日的今天情形之下,一個國家的最負責的軍政人員,空談經濟建設作為「國民救國自救之道」,這不僅是可憎的誤人之談,而且是可鄙的自欺之談!

中國國民今天需要的「自救救國之道」,既不是蔣中正所論的「新生活」運動,也不是蔣中正所論的「經濟建設」,而是堅決起來反對造成我國外患內憂的主要罪魁——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只有抗日,才能使中國人民脫離亡國奴的悲運而走上真正新生活的道路;只有抗日,才能使中國人民有建設自己的國民經濟的可能。 只有抗日,才能救國;只有抗日救國,才能自救。 因此,**武裝抗日是今天中國「國民自救救國的唯一要道」**!

(二) 全民統一戰線——實現抗日救國有效行動的唯一方法

抗日救國——這已經不只是中國人的呼號，而且已經是中國人的行動了。東北數十萬的抗日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等的長期艱苦血戰，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的淞滬抗日戰，吉鴻昌，方振武等的察哈爾抗日戰，中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英勇奮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的艱苦鬥爭，最近我全國青年學生反日怒潮的風起雲湧，全國工農軍商學各界同胞反日鬥爭的再接再厲，無一不表現抗日救國的思想和行動，已成爲我廣大民衆的同聲一致的要求。 但是，爲什麼直到今天，我們抗日救國的事業，不僅還未能得到應有的成功，而且簡直還不能制止日寇向前侵略的危險呢？ 這裏主要的原因，不僅是由於日寇和漢奸的內外夾攻，而且是由於一切抗日救國的勢力未能團結一致。 我國有四萬萬衆多的人口，有幾百萬正式的軍隊，有千餘萬民間的武裝，有能供給國防戰爭使用的無限的富源，有進退自如攻守便利的廣大領土；爲什麼我們不能抵抗蕞爾的東鄰倭寇呢？ 這絕不只是由於日寇的武力強過我們，也絕不只是漢奸國賊的伎倆勝過我們，而主要地還是由於我們全體民衆未能在抗日救國的共同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北美合衆國爲什麼能脫離英國的羈絆而取得國家獨立呢？ 意大利和德意志在十九世紀爲什麼能取得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呢？ 因爲當時他們的全體民衆結成了

堅強的共禦外侮的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爲什麼能打敗十四個外國的武裝進攻呢？ 因爲一萬萬六千萬的俄羅斯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起來了去共禦外侮，爲什麼亞比西利亞以一千二百萬居民的國家，能夠武裝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匪徒的武力襲擊已達半年以上呢？因爲亞國舉國同心的建立了反意的民族統一戰線。

如果我們四萬萬人的偉大民族能夠團結起來，如果我們的幾百萬軍隊能夠合作起來，如果我國的幾千萬健兒能夠武裝和動員起來，如果我國各黨派和各實力派能夠聯合起來，蕞爾日寇何足懼?! 小羣漢奸何足稱?! 如果我國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政治領導， 如果我國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軍事先鋒， 如果我國作到全國民衆總動員，全國民衆總武裝，全國財富總動員，一致抗日對賊，那麼，毫無疑問地，勝利必定屬於我們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最近半年多以來，才這樣大聲疾呼地向全體同胞呼籲說：各界同胞們！ 一切黨派們！ 一切軍隊們！ 不分信仰，不分派別團結抗日，一致救國！

也正因爲如此，現在每個中國熱血愛國的青年，已經深刻相信了：**全民統一戰**

線是實現抗日救國有效行動的唯一方法。

（三） 有兩條統一戰線，請問你加入那一條？

爲的對抗我們中國人民的全民的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日寇和漢奸殷汝耕等正在組織「反共的統一戰線」。因此，現在在中國正在形成着兩種統一戰線：一種是共產黨提出的反日統一戰線，另一種是日寇漢奸提出的反共統一戰線。反日是中國人民要做的事，反共是日寇漢奸要做的事。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無疑問地會走進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中國紅軍通電號召全國軍隊抗日大聯合，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十九路軍將領組織抗日軍，全國青年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風起雲湧，全國工農軍政商學許多團體和領袖最近對抗日討賊的一致呼聲，國外僑胞抗日救國的熱烈活動，東北抗日武裝戰士最近對全國各界號召一致救國的呼籲，——所有這一切，都是中國同胞反日統一戰線逐漸形成的具體象徵。同時殷賊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會」的成立，何賊海鳴的「冀南防共自治會」的發起，閻錫山大吹大擂地組織「防共自衛團」和提出「防共」「消共」的計劃，日寇在中國和在國際上製造「共同反共」的空氣，都是反共統一戰線的各方面表演。站在反日統一戰線方面的，是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站在「反共統一戰線」方面

的，是日寇及其漢奸走狗；營壘是越過越鮮明，旗幟是越過越明顯，或者參加抗日救國的事業，那你就要參加反日統一戰線，或者實行降日賣國的勾當，那你就要參加「反共統一戰線」，對於每個中國人，第三條出路是沒有的。

反日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出路，反共是反對中國人民的代表名詞，這一眞理，在現在比前此任何時候，都在事實上證實得無可爭議。在這種新的局面之下，鐵一般的事實，要求每個中國人，要求每一個中國黨派，要求每一個中國政府，要求每一個中國軍隊，要求每一個社會團體，要求每一個中國名流學者，迅速表現自己的眞面目，趕快選擇自己的營壘；誰還想作中國人，誰不願作漢奸亡國奴，誰就不能不表示對日寇漢奸「反共統一戰線」的反對態度。正因爲在這種全民要求抗日討賊的嚴重空氣逼迫之下，連國民黨的南京政府，也不能不開始在有些問題方面，表示出與日寇和漢奸異趣，國民黨五全大會宣言的十大政綱中沒有「剿共」或「反共」的要求列入，蔣介石的外交政策演講中已經再沒有「攘外必先安內」的說法，南京政府討伐「冀東防共自治會」罪魁殷汝耕等明令的頒佈，「汗血月刊」「社會新聞」等反共刊物上最近罕見公開反共的文字，所有這一切，不能不是南京政府爲自身生存計而多少畏懼民意的表示。南京政府這種言論上的變更，到底只是爲的

蒙蔽民意於一時？ 到底只是爲的目下不便高呼反共？ 或是眞正不願與日寇和殷賊等站在同一戰線？ 需要牠在最近將來的實際行動作答覆。 然而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卽不管南京政府的政策如何， 全國人民和全國軍隊一致抗日的願望和行動，一定與日俱增的；同時，全國人民和全國軍隊的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的威力愈大，則南京政府愈難於和愈不敢走上日寇殷賊等「反共統一戰線」方面去。

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必需爲抗日救國而統一。 現在各地青年同學已努力於各校、各地和全國學生救國會的統一組織的創立，這是非常値得注意和贊成的現象。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我們必需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國的統一組織，我們必需達到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的統一行動，我們必需做到使全國各種軍隊達到抗日救國的戰鬥統一。 我們要組織各界的統一救國會。 我們要召集全中國各界同胞的統一的救國大會。 我們要達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的目的！

我們要用抗日救國的全民統一戰線來對抗日寇漢奸使我亡國滅種的「反共統一戰線」。

擺在今天中國政治舞台上面的最大事變，就是正在形成着的這兩條統一戰線：

我們國民的抗日救國的全民統一戰線與使我們亡國滅種的日寇漢奸的反共統一戰線。對於每個中國人，我們有權問他：有兩條統一戰線，請問你加入那一條?!

蔡廷楷等對時局宣言

在地中海戰雲瀰漫，日本帝國主義正有利地積極實施對華宰割政策的今天，蔣介石將要抗日的呼聲，却驀然地由藍衣社總部廣播出來，反革命的爲虎作倀的官僚黨棍以及藍衣社的徒子徒孫們正在力竭聲嘶作有計劃的叫喊，報章且甚至有蔣介石調重兵入江浙佈置海防之閃爍記載，儼乎其然的蔣介石居然有勇氣掙斷「走狗鎖」的鎖鍊向主人反噬似的。

然而民衆們如果不健忘，當然可以記憶起來，自九一八以還，蔣介石類似這樣的叫號，已不知有多少次數，實際上暴露在全國民衆之前的，是殘殺抗日的革命民衆，摧殘抗日的革命軍隊，無恥的投降賣國。這一次的欺騙宣傳，無非是反革命的「好漢」準備更大的出賣的魔術罷了！

革命的同胞們！當心蔣介石之煙幕彈！

蔣介石爲什麼不能「抗日」？

一、從漢奸政權之本質上決定

蔣介石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是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劣紳的集團，自其成立之始，即命定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種政權之性質是決定其對帝國主義者之奴隸性與附屬性。其地位賴帝國主義爲保障，其利益與帝國主義者完全相同，他們反對中國民族革命乃是必然的事實。一二八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上海買辦資產階級公開地反對對日戰爭，而歷年以來，一班奸商私運日貨等等事實，都證明中國買辦階級之反動性；至於地主豪紳對於民族戰爭動員中一切經濟集中，糧食徵發等等政策，當然是預抱反對的態度的，因爲自私自利的私有觀念淹沒了民族意識。而民族戰爭過程中所引起的廣大的農民運動，尤使地主豪紳胆戰心驚。所以，蔣介石所代表之社會階層的意識反映，已經否定了他的抗日前途。這買辦地主豪紳的反動性奴隸性凝結成了「漢奸蔣介石」的骨肉，故甘願賣國喪權以延長其統治生命和鎮壓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

二、從目前之國際形勢上決定

蔣介石之政權性質已經否定了他抗日的可能性。如果眞要談抗日，那只有在歐美列強策動和指使之下才能進行一種依賴性的抗日，但是這種抗日，只是蔣介石

走狗主人更換的表現，即是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換成爲歐美列強的奴僕，這樣的戰爭，祇是以中國人的血肉爲歐美列強爭奪中國統治權，决沒有絲毫民族革命的意義，决不能解除中國民族的痛苦，决不能解脫帝國主義統治的鎖鍊。然而，在目前蔣介石連這樣依賴性的抗日的可能性都沒有。在九一八事變後，歐美列強還努力企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獨佔的時候，蔣介石爲了恐怕自己統治地位的動搖，革命勢力乘機爆發的緣故，尚投鼠忌器，以抗日爲幌子；到了現在，事過境遷，歐洲風雲緊張，日本在華的獨佔形勢已成，歐洲列強對遠東已轉取消極的態度的時候，蔣介石欲向歐美列強討取令箭抗日的時機已經完全過了的時候，說蔣介石抗日豈不是笑話嗎？（然而，正因有這種前提條件存在，所以，日本對蔣政策仍是二重性的運用，一方面維持蔣介石政權，另一方面限制蔣介石政權，最近且幫同散佈蔣介石抗日的流言以爲向蔣威脅，並在華北樹立「滿洲國」第二的口實。日本帝國主義之用心，無非要擺佈蔣介石使成爲日本帝國主義有「永久性」的走狗罷了。）

三、　過去蔣介石賣國降敵的鐵的事實决定

自民十六年以來，蔣介石一貫的賣國降日的歷史，造成了積重難返之勢，使蔣

介石現今沒有絲毫回頭的可能，當濟南慘案的時候，北伐軍將領多有背城一戰的要求，但經蔣介石嚴厲禁止，事後復撤懲與日軍衝突的將領。 以後下野赴日，和田中曾訂結一種密約，蔣介石之出賣投降在當時已奠定了基石，而在「九一八」事變時，復密令張學良不抵抗，在「一二八」十九路軍英勇的抗敵戰爭中，不許一兵一卒赴援，幸第五軍全體官兵聯名自動請纓，有不許抗日則將自由行動之表示，始克站在共同抗日的一條戰線。 同時於軍事委員會中一方面决議命令張學良出兵收復失地，援助義勇軍，並派大員前往執行命令，以裝作抗日的幌子，但實際上却私自派代表前往制止張學良接受命令，又復唆使劉峙於中央開一中全會於洛陽的時候，聲言抗日即損失中央軍，損失中央軍將不利於蔣氏政權。及汪精衞赴青養痾，亦曾對人言其不抗日之苦衷，乃係恐對日抗戰，即將中央軍損失，而不能繼續鎮壓革命羣衆，保持其漢奸政權。……因爲蔣介石心目中早已無國家民族之存在，而僅有其個人權利祿位値得他的留戀。 所以，自此以後，簽訂塘沽協定，斷送華北，消滅福建十九路軍及察綏抗日部隊，屠殺愛國民衆，忠實地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劊子手的任務，而至於「中日經濟提攜」，「中日親善」，都是反革命的「英雄」一貫的賣國程序。 現在竟然宣傳其能「抗日」，不是滑稽之至麼？

總之，從蔣介石的政權性質和目前的國際情勢及蔣介石過去賣國歷史，已經充分可以判定蔣介石決沒有抗日的可能，然而，爲什麼蔣要這樣的宣傳呢？

A，藉以緩和革命民衆之反南京政府反蔣介石的情緒

在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積極進行之下，將使國家淪亡，民族絕滅，民衆對於這種亡國的侵略，無疑義的會發生很大的波動，不但抗日運動會重新抬頭，而漢奸政府同時也有推翻的危險，因此蔣介石希望藉這樣的宣傳以圖和緩民衆的激昂情緒而蒙蔽淺見者流之意識。

B，藉以欺騙其部下以維持其領導地位

蔣介石是漢奸，蔣介石的部下，當然不盡是漢奸，從蔣介石在南昌對各將領訓話中，「再談抗日，定要嚴懲」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卽在蔣的高級將領中，也有不少主張抗日的，其餘中下級將官，當然更不待言，而蔣介石歷年以來，無限度的賣國行爲，自己也感到爲部下所不服，因此提出抗日的宣傳，以緩和部下的反感。

C，藉以獲得其漢奸領導權

日本帝國主義因爲蔣是有多重走狗性的前提條件，所以，對蔣政權發展加以種種的限制，最近華北漢奸政權的樹立，更是等於否認了蔣在華北的出賣權，因此蔣

特意做出這個姿態的宣傳，以便討價還價，鞏固其在華的漢奸領導權。

D，藉以應付各方反蔣勢力

在國民黨五全代會的前夜，各方反蔣派將以喪權辱國的問題對蔣詰責，如西南要求以齊電主張列入議題，且傳聞西南有準備與南京分離的趨勢。蔣氏以他人罪其不抗日，故特宣佈抗日之謠傳，故作抗日之姿態，企圖緩和反蔣派情感，掩天下之目而塞西南之口。

E，藉以掩護新的更大的出賣

日本帝國主義此次對蔣提出之重大條件，蔣介石當然不敢不承認，因此故意散放抗日空氣，希圖以虛僞的抗日姿態，掩護實際的賣國行爲，所以，蔣介石這種反常的宣傳，正是其新的賣國行爲之一種佈置。

民衆們！所謂「蔣介石抗日」實際便是如此。我們不要上他的當，我們不要對他存絲毫的幻想。蔣介石不會有抗日的可能。就是對日本軍隊開了槍，也是漢奸另一種的「間牒」作用。我們就可以相信他是「抗日」了嗎？

在中國革命現階段，抗日與倒蔣已成爲民族革命戰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抗日如不倒蔣，决不能收抗日的實效，同樣，倒蔣而不抗日，也决不能實際倒蔣。民

衆們！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是主人與走狗的關係，難道主人會眞心幫助他人來打倒自己的走狗麽？

未來的抗日戰爭，是民族革命的抗日戰爭，是廣大民族動員起來聯絡世界反帝國主義的一切力量的抗日戰爭！

我們高呼：

一，揭穿漢奸蔣介石的假面具！

二，粉碎藍衣社的一切欺騙宣傳！

三，民衆武裝自動起來！

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

五，我們以眞的抗日戰爭答覆假的抗日戰爭！

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七，中華民族革命成功萬歲！

李濟琛　陳銘樞　蔣光鼐　蔡廷楷

自「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雖然當局還持退讓政策，但國中的民衆尙發動「一二八」和熱察諸役的抗戰，和東北義勇軍數年來的苦戰。因此，牠（日本）對中國所下的侵略定義是：中國當局可侮，中國民族可畏。自然華北撤兵到現在，因爲中國政府可以輕輕的放棄偌大的華北，公開的接受自有亡國史以來未曾經見的許多條件，如通郵，通車，經濟合作，任意拘捕中國官吏，干涉中國官吏等，而中國民衆，因受政府有計劃的最高度的壓迫和防範，甚至於有排日言論行動者，輒以反叛論罪。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侵略者，已不見抗爭，對於辱國者，又未見誅革，於是牠（日本）對中國所下的侵略定義是：中國可亡了。這是因爲中國的民族性，被當局消滅淨盡的結果。目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積極進行亡中國的當頭。我們在這個非常而且極端嚴重的國難裏，有幾點要爲全國民衆告：

第一、因當局者過去的不抵抗，甚至爲維持一己的權利計，反而嚴厲的取締民衆自動的一切排日運動，替敵人張目，弄得民氣消沉，民衆對政府日形隔離，縱令聽到抗日的砲聲，民衆還不會相信政府眞是抗日的，充其量不過以爲又來一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吧了。日帝國主義者老早準備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到來。目前

極想乘歐美各帝國主義者正彼此開始衝突，蘇俄又正在努力本身的建設，都不能顧到遠東問題的時候。尤其是最近英國幫助中國「貨幣管理」將要成功之下，日本感受到當局多角外交的危險，便想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手段，先行單獨併吞中國，取得將來大戰上一切的便利，故現在暴日之對中國，已是到爽爽快快的併吞階段，決不是委委瑣瑣的協定時期。因為協定有幾次了，並且協定內規定的如通車，通郵，經濟合作，華北撤兵，取締排日等等，也逐步實行了，現在實行協定不夠了。

要成立華北華中等各種的直接支配政權，才算澈底而又爽快的併吞。我們是到了所謂「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事之以貨幣不得免焉，敵人所欲者吾土地也」的時候，我們是到了爭存亡生死的關頭的時候。換言之，現在仍不抵抗，只有滅亡了！所以現在南京當局準備抗日的呼聲，我們不必辨其眞僞。因為弱國的外交最後退步，是「肉袒牽羊」。當局這幾年之於暴日，已到了這步田地，再往後退，是亡國歷史裏再找不着前例。不過這樣的被迫然後抗日，在民衆看來，至少證明以前的不抵抗，太不爲大多數民衆設想，現在想抵抗，又太爲少數人的權利打算了。大好河山的喪失，可以不顧，個人政權的動搖，卽

起而爭，平心而論，這是南京當局事實上不能以自解的。照上述的形勢，暴日侵略戰爭的發動，已絕對不能幸免，只爭遲早時間而已。則南京當局抗日的動機，無論出於爲公，或出於爲私，我們可以不管，我們應特別注意的，在暴日侵略尖銳化之下，已萬無妥協之利可圖，萬一當局再覓取妥協的外交途徑，惟有多給暴日以攻城奪地的準備時間。我們要喊醒當局，再不要飲鴆止渴。

第二、我們是一貫的主張抗日，事實上曾給當局以最大表現，言論上，更曾貢獻當局以破釜沉舟的抗爭方法。而當局者一則曰：全國不統一，不能抗日；二則曰：軍備不充實，不能抗日；對於這種似是而非的見解，我們要分別加以辨正：

（一）我們以爲必先下抵抗的大决心，然後見統一的眞力量。因爲統一的眞力量，是由整個民族階層產生的，如果視統一的能與不能，定抵抗的可與不可，那是以果爲因的顚倒做作，難道永不統一，便永不抵抗嗎？現在當局者若眞有了抗日的决心，而實行全國民族的總動員，視全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爲每一民族單位的總和，而非某一個實力者的私有物，則這總動員令所得的力量，是屬於全國民族的。卽是統一的眞力量。反之如當局者天天口談統一，但統一而僅僅注及於最少數的高官，忽視了大多數的羣衆的結果。這些擁有實力的高官，視國力

爲私產，各據一方，坐視危殆，就演成今日一兩個高官不抵抗，便強奸民意的說整個民族不抵抗的局面，就眞的抗日，也必失敗的。

（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備。我們承認是比次殖民地的中國完備得多。我們以某一路軍和日本的某一師團作飛機大炮的轟炸比賽，那當然是不夠的。但如果集中全國現有兵力來對付暴日，在戰爭原則上說，我們至少可支持相當的時日。如果我們能舉國一致，整個民族總動員的武裝起來，以綜合的一個全國力量，做散開的多面抗日戰爭，抱玉碎的决心，定長期抵抗的大計，以暴日的兵力財力，來支撐這個廣大長遠的戰局，我們敢斷定那時日本的環境，因戰事的延長，必影響到原料的缺乏，經濟的恐慌，和生產力的銳減，國內民族必引起劇烈的變動。尤其各帝國主義者在這拚命爭取殖民地和拚命爭奪商品傾銷市場的當中，對中國這一塊肥美的土地，决不肯讓日本帝國主義者獨佔的。則帝國主義者相互的利害衝突，必不能免。至少也不會幫助暴日的侵略。比方「一二八」僅短短四十天的支持，暴日的民族和國際的列強，都已大爲震驚和重視。然則我們現在有支持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準備。無論在軍事方面，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看來，暴日必呈現一個總崩潰。

觀上列兩點，可以知道抵抗才能救國。由整個民族集結而成的一種抵抗，才是救國的抵抗，然則我們要怎樣能使救國的抵抗有保障呢？我們不客氣的說，一方面要全國動員，向日帝國主義者反攻。一方面當局不要忘記了政權的基石是民羣，民衆武裝了，不惟抗日有了確實的把握，就是政權也得了眞正的鞏固。我們要知道如果政府不替民衆武裝起來，等到民衆自決的武裝抗日的一天，則當局者已成爲被暴日征服的俯首貼耳的廢物了。

所以我們的唯一希望：是全國上下在整個民族戰爭下，無條件的團結起來。惟欲得到眞正的團結，必要當局者澈底承認以往的錯誤。至誠的，以民衆抗日爲主體，以民衆動員爲壁壘，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現在決不是要算舊賬，更不是唱不負責的高調。國家民族已快要滅亡了，我們個人尙有何榮，更有何求，惟有預備犧牲一切，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挽救垂危的國運罷。

希望蔣介石抗日的同胞們，你們應該不應該把上頭所說的話去督責他？但是受他欺騙的國民黨五全大會開成了之後，而今華北自治政府又將在變相的出賣的條件之下而實現了！不抵抗和出賣的事實旣日日告訴你們，然則你們這種希望這種督責，豈不是落了空嗎？希望和督責旣已落空，然則目光光看着他弄亡國了，自

身便無責任嗎？同胞們！我們應該怎樣去盡着自身的責任，請再深省上說的意義。人人自求一個解答出來。

四年間的清算

章乃器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十一期——

在今天的報紙上，我們看到內蒙古又在敵人的指揮之下，宣佈「自治」了！我要我回憶「一二八」以來四年間的情況，我的血沸騰起來，我的氣焚燒起來！我要吶喊，要使士大夫階層中有心肝的人能激發一些天良，要使愛國的大衆更增加一點勇氣，要使無心肝無廉恥的賣國漢奸早點受民衆的裁判，要使中國民族在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能向光明的一角，殺出一條血路！我希望大衆生活的編者，把我這篇文字，一字不改的刊登出來；刀鋸斧鉞，我自己來担當！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今朝還要顧慮到個人的死活，那就不能算是人了！

我要大胆地淸算過去四年間的功罪得失；要使這血的經驗一點一滴毫無遺漏地表現在白紙上。我希望負責任的人們有勇氣立刻自己出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希望他們止於誤國，尤其希望他們由誤國而變為救國！倘使他們到今朝還要隱過飾

非，爲了要保存自己的歷史而不惜斷送民族的歷史，或者將錯就錯，甘爲敵人的虎倀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誤國，而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賣國了！ 這種人，只要中國民族的歷史一天不斷絕，民衆自然會起來誅伐他們的。

爲民族的利益着想，爲民族解放的前途打算，凡是愛國的人，都應該希望整個民族的力量，涓滴無遺地作爲自救自衛的藩屏。 國家危急到目下的地步，民衆所迫切希望的，是一種抗敵的力量；他們決不會再追究那種力量過去的一切。 只要政府立刻動員全部的力量去對付敵人，立刻停止一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民衆自然會一致起來擁護牠，一致很熱烈地參加救國抗敵的陣線。 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無條件地希望某一種勢力的消滅，才會在和敵人決死鬥的時候，作分裂自己陣線的愚妄工作。 這少數喪心病狂的人，民衆自然會用最嚴峻的手段去制裁他們的。 也只有祗顧自己的權利而忘記了民族前途的人，才會顧慮到自己勢力的可能消滅，而不惜苟且偷安以至於誤國賣國。 所以，清算的意義，是在認清我們的前途，而決不在追究過去的過失。

乾脆的說：我們並不是要推翻政府，然而十二分堅決地要求有一個抗敵救亡的政府！ 我們希望當局的人立刻負起這抗敵救亡的責任，而勿再顧慮自己的利害，

貽誤民族的前途；勿再以自殺手段消耗民族的力量。

* * *

敵人的目的，是不損一兵，不費一彈，征服全中國——假如牠要在征服中國的過程當中，犧牲很大的軍力，牠便不能負起更大的進攻蘇聯的任務；甚至要不能鎮壓國內的革命勢力。同時，假如牠在征服中國的時候，要以高度武器的力量毀滅過多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牠就不能達到奪取市場的目的：中國人民的購買力，便不能作爲牠和緩國內恐慌的用途，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也便不能供給牠進攻蘇聯的軍需。

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我在「一二八」的時候，就主張我們應該有一個「焦土政策」。事實上，不但歐美列強不能容忍中國化爲焦土，我們的敵人也不願中國化爲焦土。「只有不惜犧牲的决心，才能避免犧牲！」。這是我當時大聲疾呼地提出的。現在，是連胡適之先生都主張「焦土政策」了。然而，在那時候，他還是妥協陣線裏的有力分子，他還想做「文化城」裏的終身教授呢！是和非到現在是完全有事實的證明了。

敵人的毒計，主要的是以華滅華：牠的內容，第一，是使中國各地政權分裂；

第二，是使中國政府和民衆對立；第三，是使中國民衆渙散。

僞滿傀儡政權和中央政府的對抗，漢奸部隊的內侵，以至最近華北漢奸「自治」運動的發展，固然是使各地政權分裂的手段；就是淞滬和華北之役，一面孤軍苦戰，一面觥籌交錯，何嘗不是分裂政權手段的一種運用？好在牠的漢奸勢力，不但盤踞關外，而且也潛伏關內；使命各有不同，手段各極其巧妙，而結果是殊途同歸的。

在使政權和民族對立的工作上，敵人用外交官的辭令，用漢奸的陰謀，甚至用武人的威嚇，從使令各地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鉗制輿論入手。我們所最痛心的，就是許多負政治責任的人，也竟聽從敵人的意旨，把自己和民衆對立起來。甚至官吏公然教人民親敵：這是中外古今，除了李完用，鄭孝胥一流人物以外，沒有人會做的；這是自絕於人民的一條死路！

爲甚麼敵人要中國民衆渙散呢？因爲，只要中國人民有組織，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可能滅亡我們——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很和平的抵貨運動，就已經要使敵人發抖，使令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鉗制輿論的手段，一面固然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對立，而另一面也恰好足以消滅民衆組織，使民衆渙散得像一盤散沙！只有經過輿論的

喚起，在抗敵救亡情緒高漲的狀況之下，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自衛，才可能有廣大的眞正的民衆團結。此外什麼團防，保甲，自治……事實上都巳經變成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剝削人民的工具！同時，也只有在眞正的民衆組織受到壓迫的時候，漢奸隊伍才會假借「民衆」的名義，鬼魅現形：這種教訓，我們在華北不已經受得夠了嗎？

輿論是民族的神經系；牠溝通民衆的意志，指導民衆的行動。然而，在目前，我們所有的輿論是什麼？牠隔離民衆的意志，麻醉民衆的抗敵情緒；牠幫助敵人，去欺騙中國民衆。這種漢奸輿論的造成，是誰的責任呢？

敵人以華滅華的毒計，每一個項目都有人替牠嚴密的執行。假如這種亡國的政策，不立刻給牠一個澈底的糾正，我們便不可能相信當局是爲民族的前途打算。這不但民衆不能諒解，連統治階層內部也不能相互諒解，甚至父子、兄弟、夫婦中間恐怕也不容易諒解。

* * *

四年多的時間是過去了，我們所得的是什麼？我們所受的又是什麼？失地，是由三省變爲四省，以至目下的六省！在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擴充到九省！

國民經濟是由衰落到了目下的總破產！

在這四年間，我們所聽到的，是「準備」兩個字，準備的成績又是怎樣呢？

有人說：我們要待粵漢鉄路完成以後，接濟方面才有把握。事實是怎樣呢？粵漢鉄路的完成，為時尚遠，而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四路，先已經落入敵人的掌握之中了！敵人又已經決定在漢口設立特別海軍陸戰隊。恐怕粵漢鉄路完成之日，北首的終點漢口又在敵人的勢力之下了！

有人說：我們應該等待着，等到日蘇戰爭的爆發；我們不能搶先去作蘇聯抗敵的前衛。是的，我們應該顧全民族的利益，而不能傀儡般的犧牲了自己作別人的前鋒或者前衛。然而，事實上，一部分的中國人民——東北漢奸部隊——却已經做了敵人進攻蘇聯的前鋒了！敵人的目的，是想在「反共」的口號之下，用軍事聯盟的束縛，以更大的規模，驅使全中國人民，做進攻蘇聯的先鋒。我們主張中國人民必須立刻奮起抗敵，為的是要把自己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為的是要使全國人民，不至在敵人的驅使之下，作為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這並不是我們要搶先和敵人作戰，而事實上，是敵人的計劃，安排好先滅亡中國再進攻蘇聯。為了別人的利益，甚至為了敵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民族的力量和前途，那

是只有漢奸才會做的。

有人說：我們要在外交方面，得到歐美列強的同意，要牠們可能以經濟力量幫助我們，然後才可能對敵人作戰。是的，我們應該充分的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補充自己的力量。但是，爲了這種矛盾的運用和補充的取得，至少我們要能維持一個半殖民地形態下的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倘使我們的前途，是趨向敵人獨占形態下的完全殖民地化，歐美列強，誰又肯來投資補充我們的實力？更基本的，我們還得認識；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會希望中國能夠戰勝別一個帝國主義，以取得民族解放。這一層，我們在最近的報紙上，看到「英國不願阿比西尼亞戰勝意大利，而依然希望意大利能夠保持牠的威望」的消息，就可以完全明白。老實說：目下眞心希望中國能夠戰勝敵人的，只有蘇聯、土耳其和若干弱小國家，以及全世界的被壓迫大衆。我們要找國際的同情，只能在這一方面努力，而絕對不能對任何的帝國主義存着幻想。

*　*　*

不客氣的說：我們過去不但在外交上犯了極大的錯誤，在整個的國策上，也犯了極大的錯誤。過去四年間「準備」的成果，那裏去了呢？有人告訴我：是在

「安內」的工作上消耗淨盡了！　「剿匪」的代價，有人估計出來是每名八萬元！我們聽了，只有痛心，只有痛哭！

在四年前提出「安內攘外」問題的時候，我是極端主張非攘外無以安內的。然而結果，當局是走上「先安內而後攘外」的路線！　幾年來，在「前方軍事勦匪後方文化勦匪」的政策之下，殺戮了多少的勇敢有爲的英俊青年！　毀滅了多少的田園廬舍！　消耗了多少的槍械彈藥！　到了今日，外無以攘，內未得安。　「外力」積極「內侵」的結果，連安內的基本地帶「長江腹地」都受到敵人的威脅。這樣的下去，那怕不久就要到「無內可安」的末日！　想到這種種，我不能不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用自殺的手段傷耗民族的元氣！我要用整個的赤誠懇求你們：趕快掉轉頭來，救救青年，救救中國！

顯然的，「反共」的口號，目下已經成爲敵人和漢奸殷汝耕輩的騙人工具，這還值得大吹大擂嗎？　中國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槍口一齊向外，大家一齊聯合來抗戰自衛！　在停止內戰的前提之下，我們也承認，兩個交戰團體是免不了『爾詐我虞』的。　那樣，我們就應該選派民間的代表團，到「前方」去隔斷雙方的火線，監視雙方對於停戰條件的忠實履行。　我們要幫助雙方劃

分抗敵的防線，成爲一致對外的巨力。

非立刻停止自殺的內戰，決不足以言抗敵；非立刻組織民衆的力量，也決不足以言民族解放。假如政府眞有抗敵的決心，就應該馬上停止「勦匪」，同時准許人民做隔斷火線的工作；假如政府眞個想在短時期內完成抗敵的準備，就應該馬上開放民衆運動，撤消新聞封鎖，在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戰爭中，主要的準備便是民衆的組織，和人民抗敵情緒的喚起。摧殘民衆組織，壓迫抗敵言論，而還要高談準備，那不是自欺，便必然是欺人。說人民團結自救要使政府爲難，那更是漢奸的理論。政府即使還要和敵人往來，然而牠不應該而且沒有權力禁止人民作抗敵救國的運動。只有印度、朝鮮、以至埃及的政府，才會禁止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民衆的團結奮起，可以使敵人喪胆。在華北學生運動未開始以前，敵人可以自由拘捕殺戮中國人民。于學忠有數萬的大軍，不但不能保護人民，而且不能保護自己；河北省政府要受敵人的搜查，省政府衞隊要被敵軍解除武裝，加以掌頰、唾面、便溺滿身……的非人侮辱。在天津學生運動開始以後，一萬餘的羣衆衝向敵人的租界，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敵

人的對待，却只有緊關鐵門，備布鐵網，以阻止羣衆的前進；敵軍司令只好告誡他的兵士，勿槍傷一個中國的學生，以免引起中國大衆的憤怒。 到現在爲止，敵人再也不敢任意拘捕中國人民。 這些，都不是親敵官吏妥協外交的成果，而絕對的是民衆團結抗敵的成果。 親敵官吏所得到的，只有領土和主權的喪失，人民的橫被殺戮，以至漢奸隊伍「自治」運動的抬頭。

只有人民團結起來，只有民衆抗敵情緒的高漲，中國人民方可能有生命財產的保障，中國民族才可能取得解放：這個結論，還有人能加以反對嗎？

機械論者在這裏，也許要批評我們忽略了武器的作用。 我告訴他：我們决不會忽略武器的力量。 我們不但主張組織民衆，而且主張武裝民衆。 救國運動中英勇的學生和民衆，用血和肉和軍警的大刀肉搏：如果能把他武裝起來，那種力量的偉大，還會怕什麼敵人？ 我們是「反唯武器論者」，然而不是「反武器論者」。只有主張效法甘地以無抵抗主義失地誤國的軍閥、官僚，才可能有時做「反武器論者」，而有時變做「唯武器論者」！

我們要高喊：武裝抗日！ 民衆武裝！ 合力對外！

尤列通電

（銜略）昔者虜廷專政，民不聊生，諸先烈斷送幾許頭顱，流盡若干鮮血，民國始克成立。斯時列以當道諸君，多屬匡時碩彥，自能措國家於磐石，解民衆之倒懸，乃自告退，詎孫公逝世後，變亂頻仍，火熱水深，迄無寧歲，適與所期相反。邇來國事愈殆，岌岌將傾，言內政則離析分崩，言外交則喪權失地。蟲生於物腐，理有所必然，故東北則有傀儡政府起於前，而華北復有自治政府繼於後，喪地將及半，時間僅三年，敵方以預蓄之陰謀，推行無阻，勢必接二連三，於不久之將來，卽將我國整個土地蠶食無餘矣。今事機緊迫，當局絕無憤發之心，或則徒事清談，或則尙言親善，當時應付東北之失計姑置不言，卽此次華北之變，政府亦無具體辦法，僅求敵人諒解，成立一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實則名存實亡，當局之昏庸如此，敵人之猖獗又如彼，今後我國之存亡，惟視我同胞之團結如何耳。同胞乎！中華民國乃人民之國家，一切措施當以民意爲依歸，斷不能任令三五私人斷送國土。列甚望全國同胞，海外華僑，一致起來，督促政府，卽下决心，與敵週旋，列雖魯純，仍當本昔年革命之精神，以隨諸君之後，區區愚見，尙希鑒察，尤列拜啓，銑。

我們要求外交公開

胡　適

——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昨天大公報社論有一段說：

「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使一般國民隨時明瞭國家之眞正地位。按過去兩年，凡關外交，宣布極少，故經過及眞相如何，一般國民殊不能盡知。當局並無控制局勢之把握，而僅統制新聞，使國民閉塞耳目，此爲近年之一大錯誤。現在事態更緊，此後義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

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我不能贊同的只有「此後」兩個字。我以爲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佈。

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大公報社論也曾指出「以冀察論，局勢至此，乃六月河北事件之交涉種其總因」。若進一步說，六月的河北事件，又豈不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的華北停戰交涉「種其

總因」？既是「總因」，不但彼方的一切藉口在此，我方的應付方法都不能不受這些交涉經過的拘束或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麽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學者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

「九一八」以後，直到上海停戰的交涉，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上的交涉。二十一年三月的上海停戰協定是公開宣布的，協定的內容和範圍是確定的。自此以後，有下列各項重要的交涉，都不曾有過正式宣布的歷史與文件：

（一）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所謂「塘沽協定」）。

（二）二十四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的談判（即日本方面所稱「何應欽梅津協定」）。

（三）二十四年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

這三項交涉都不是正式外交官員辦的，又都是在一種受迫脅的非常狀態之下手忙脚亂的辦的，所以，據我們所知，這三次交涉的結果，都是範圍很不確定文字很不嚴密的。

這兩年之中，北方的種種糾紛都起源於這些文字不嚴密範圍不確定的交涉結

果。 塘沽協定的四條文字，我們雖然在報紙上非正式的看見過，但據後來通車通郵種種交涉看來，我們可以說，我們至今不曾知道塘沽協定的正確內容和範圍。就拿那已經在報紙上見過的四條文字來說，其中所謂「長城線」，所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都是最不嚴密的文字，種下了後來不少的惡因。 這是近兩年北方局勢的最大禍根，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正式宣布停戰協定的交涉記錄和協定正文嗎？

今年六月何應欽梅津的談判，中國政府方面至今沒有正式宣布。 但據外間的傳說，彼方認此爲一種協定，而我方始終不承認有何簽訂的協定或「諒解」；或者傳說此次談判的結果只是何應欽部長接受了五七項具體事項的要求，而別方傳說則謂具體事項之外還有三個附加的廣泛原則。 究竟彼方所謂「何梅協定」是一件什麼東西呢？ 是簽了字沒有呢？ 有什麼內容呢？ 內容的範圍有多大呢？ 在國際法上有何種拘束的效能呢？ 這些問題無一項不是極關重要的，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宣布嗎？

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也是我們全不明白的一件交涉。 據我方的報告，這裏並沒有喪權失地的條件；而據別方的傳說，又好像整個察哈爾，除了原來的宣化府

屬，都在六月下旬決定命運了！　究竟那一次的談判的經過和內容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們人民不也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告訴我們嗎？

當然，這兩年多的中日交涉不限於這三項。　如通車的交涉，如通郵的交涉，如長城戰區保安隊的交涉，如察東保安隊的交涉，以及其他我們全不知道的交涉，都應該在公開宣布之列。

這樣的外交文件與歷史的公開，總而言之，有種種大益處。　第一，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後」的外交有一個條文字句的根據。　外交的依據全在條文，條文的爭執全靠定本，所以正式的條約必須一字一句都不放鬆，又必須在最後聲明如有爭執均依某種文字爲定本。　如果外間的傳說可信，這兩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門外漢的急就章，字句可作各種解釋，範圍可伸可縮，甚至於無人能明白指定其所簽定有無條約的拘束力。　這簡直是一本爛賬，任憑強者佔便宜，而弱者竟不敢捧出賬簿來爭一點未曾簽送掉的權益！　公開宣布的第一功用正是翻出條文字句來，讓大家看看究竟以前喪失了多少權益，讓專家學者看看那些條文應該如何確定範圍，如何解釋文字，如何規定有效期間，如何挽救將來。

第二，公布交涉經過可以明定交涉者的責任。　在一個弱國裏向強敵辦外交，

當然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身當其衝的政治家，當然要準備爲國家犧牲自己，大之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小之也得準備犧牲一二十年的政治前途。三十年前，代表日本出席日俄和議的小村專使，歸國時幾乎不能見容於國民；他代表一個戰勝國，尚且如此，何況代表弱國的交涉者？然而只要來去分明，自竭其能力，終久會見諒於國人，追思於後世。羅文幹郭泰祺是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人，當時雖有毆傷郭泰祺之事，但國人至今對於羅郭沒有責難的話。近兩月之中，汪精衛院長被槍傷於南京，唐有壬次長遭慘死於上海，他們的愛國心本是無可疑的，他們的爲國事任勞任怨的精神也是將來史家一定原諒贊許的。但我們總疑心汪唐兩先生所以不蒙一部分人的諒解，至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兩年外交的不公開。文件不公佈，所以人民不知道究竟喪權辱國到了什麼地步。交涉經過詳情不公布，所以人民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當局處境如何困難。三人的傳說可以使賢母相信曾參殺人，何況全國人整年坐在悶葫蘆裏的猜疑呢？所以我們深切的希望政府明白此種不幸事件的教訓，毅然決然的把近年一切交涉的經過詳細發表出來，使全國人都明曉每次交涉的環境。折衝的詳情，屈辱的限度。疑心能生暗鬼，只有公開可以掃除黑暗的疑慮。公開過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原諒，公開「此後」的外交可以求得民

衆的後盾，也許還可以減輕外力的壓迫。一二個人担負不起的壓力，當然只有整個國家來共同担負。外交不公開，就是當局者願意單獨担負屈辱的責任。

二十四，十二，二十八。

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

田

——見救國時報第五期——

在抗日救國的客觀環境上需要全國一致的今日，在全國人民要求全國一致的今日，在好些以國事爲前提的政論家和政黨主張全國一致的今日，驀地有這樣一種聲浪最動人注意地觸上我們的聽官：『國民黨和共產黨又要合作了！』這種消息我們從國內各地友人的來信中，從海外各方的傳說中，從某些外國報紙的記載中都可見到；有人並且活龍活現地說：『蔣介石和紅軍間已經訂立了條約了。』

『國共合作』！這是怎樣一個令人興奮鼓舞的消息！想着在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六年間，由這兩大政黨的合作而昂然展開的那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新局面；想着當時全國工農軍政學商各界及一切有志青年，在這兩大政黨合作的旗幟下而發動的那如火如荼的反帝鬥爭；想着國共合作以後，馬上便統一了廣東（這是由國民黨內軍閥派別把持已久，而歷來未曾統一的地方），接着便開展了北伐，竟使得北方

各色賣國軍閥都成了風裏殘雲；想着由於在國共兩黨領導中的工農商學兵的反帝救國潮之洪漲，我們竟長驅直入地收復了漢口英租界，竟叱咤風雲地屈服了英帝國主義，竟光芒四射地震驚了整個世界；我們眞惘然於當年國共合作因國民黨之背叛而猝然中斷！我們眞惋惜於中華民族的獨立好夢被蔣介石汪精衛等打破得太快！看着眼前河山破碎，寇深國危的悲景，我們更不能自已地感覺到，十年往事，不堪回首！當然呵，在這同樣條件下聽到國共又將合作的消息，我們更會不能自已的感覺到這（國共合作）是國難中的最迫切的需要，這是我們全人民要求中最主要的要求，這是我國各黨派中最主要的聯合，這是使我們得免於做亡國奴的一種福音，這是我們抗日救國必致易於實現的保證。

然而，我們的希望和要求雖然是這樣，就國共兩黨本身來看，第二次國共合作究竟有沒有可能呢？

現在先說共產黨方面。

在去年八月一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所發的『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該黨曾這樣宣言：『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大家都應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

悟……。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說到團結一致的方法和方式，該黨又這樣提議：「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更進一步地懇切號召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　勇敢地：

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願意立刻與中國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衞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眞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　蘇維埃政府

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因爲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繼後該黨爲華北危急，再發『告全國民衆，各黨派及一切軍隊宣言』，申述同樣意旨，該黨紅軍將領更發致全國軍事領袖，東北抗日義勇軍領袖楊靖宇，李延祿等，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楷等，以及蔣（介石）陳（濟棠）張（學良）等全國軍官將領代電，再作願意一致抗日的直接呼籲。 這些都是共產黨願在共同抗日救國的基礎上與國民黨內一切願意抗日者合作的正式的，具體的提議。 然而，該黨願意團結一致的表示的深刻還不止此。 據前救國報第十五期所載共產黨首領王明氏『答反對反帝統一戰線者』一文，其中便有這樣的表示：『再如蔣介石及其謀士們說：「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準備和任何人及任何軍隊建立統一戰線，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都不願與我和我們的軍隊發生關係，因此我們不得不與紅軍作戰」。 我們回答說：這是誑話。 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已屢次宣言，表示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鬥協定去共同進行反日鬥爭，南京政府底軍隊當然也在內。 至於講到蔣介石個人，那麽，我們公開宣稱：雖然他作了無限賣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如果他眞正停止與紅軍作戰，並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僅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看了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物底這些連番地，確切的表示，我們不能不相信該黨確能以民族的需要和人民底要求爲前提而願意不問國民黨對於該黨一向來的殘殺，汚衊和圍攻，而願意和國民黨來合作抗日。

這樣，我們知道，爲抗日救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共產黨方面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在國民黨方面呢？

現在『國共兩黨又將合作』的消息許多都從南京方面傳出，似乎在南京內部眞有所醞釀似的。可是我們既沒有看見國民黨發過聯合他黨一致抗日的文件，也沒有看見國民黨領導人物作過聯合他黨一致抗日的公開表示；倒是國民黨仍舊在那裏『剿共』的消息，我們却每天都可以在該黨統制下的報紙上和日帝及殷汝耕反共的消息一同看到。所以，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一問題，國民黨的答覆究竟是怎樣，就到現在，就到全國民衆要求團結，共產黨再三表示願意團結，國事愈危，決非團結不可的現在，還是不可知的。還是不知是蔣介石故意散佈空氣愚弄國民，或是

眞的事出有因的？

不過，問題還可以從另一個觀點來討論。

我們知道，國民黨的蔣介石，自「九一八」以來所幹的事實一直是：避日寇來摧殘自己的同胞，降日寇來殘殺自己的同胞；企圖從『中日合作』中來維持自己的局面。然而到了日寇囊括我東北以後，到了我黃河各省已實際淪亡於日寇以後，到了日寇的賊眼投注到蔣介石主要根據地的長江各省而表現出磨牙礪爪的姿態以後，蔣介石却有了就要作溥儀鄭孝胥也不可得之勢了。去年日寇的上海會議已明白宣佈了要驅除蔣介石。事實明白指出，日寇要進犯長江，一定要企圖驅逐駐在長江的軍隊，一定要企圖瓦解駐在長江的軍隊，要是在華北問題上當其衝者是東北軍，現在當其衝者可快要是蔣介石了。蔣介石已到了或是抵抗自救，或是束手自亡的境地。他要是願意走抵抗自救的路，那末他便不得不與一切力量聯合來共同抗日，他尤其不得不與有政權，有軍隊，有領土，有廣大羣衆，像共產黨這樣的大政黨聯合來共同抗日。祇有這才是他的出路。這是其一。

日寇的貪殘橫暴，戳傷了每個中國人的良心，就是在蔣介石挾持下的軍隊中，就是在國民黨藍衣社和其他派別中，民族意識之奮張也隨日寇之侵凌而與日俱增，

並且業已激蕩成爲種種運動與暗潮。據最近所得消息，則南京的高級軍官且有因北方局勢危殆，蔣介石仍然壓迫學生救國運動，不勝義憤而懷書自殺的，這尤足見在蔣介石所恃以爲存在的軍隊中，其士兵軍官們底抗日要求已達到更高的熱度。蔣介石要是再繼續投降政策，或掉頭換面的投降政策，不願和蔣介石同投死路的南京軍隊，其愛國義憤之爆發是沒有力量能阻止的。袁世凱因爲貪權賣國而終於衆叛親離，給自己的部下逼死，這並非很遠的事，更並非不能復見於今日的事。所以如果蔣介石仍然繼續降日，其部下必不乏凜於民族大義之士，樹起抗日討蔣旗幟，而與其他一切反日黨派實行全國大聯合。而共產黨就會是其中之主要者，這是其二。

我們尤其要指出的是，國民黨的黨員羣衆及其黨內派別，並不見得在一切問題上都與蔣介石同一意向。我們相信國民黨及其各派別連藍衣社也在其內，必定不乏愛鄉國，明理勢的份子。這些人本其天良，推斷理勢，是會得到應該聯合一切力量，尤其應該聯合有政權，有軍隊，有領土，有廣大羣衆像共產黨這一股大力量來共同抗日的結論的。而且事實上由這一結論而來的種種活動，雖其程度不同，據聞已在某些方面開展着。這更證明國民黨中不甘隨着少數頑固自私者流而自外於

國人，而自趨於滅亡者固大有人在。　我們相信國民黨及其派別內的這一輿論和活動是會因由於得着國人的同情而大大開展起來的。　這是其三。

因此，據我們觀察，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國民黨方面不管蔣介石的企圖如何也是完全可能的。

至於在我們國民方面，記者在前面已經指出，在這祇有團結才能救亡的迫切關頭，對於任何國人團結運動，我們都祇有贊助和擁護，更何況對於在我國反帝歷史上留過光榮的成績，表現過勝利的威力的國共合作。　共產黨現在已有政權，有軍隊，其反帝力量之大當然更在昔年之上；該黨現在能夠剴切表示願以民族為前提與一切黨派合作抗日，尤為大義凜然。我們深盼國民黨內明達之士，判明形勢，當機立斷，不要仍拘成見，或徘徊猶豫，以致誤國自誤，噬臍莫及。

學生救亡運動與民族解放聯合戰線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星期評壇——

由北平發起全國響應的學生救亡運動，牠在民族解放鬥爭方面的意義的重大，我們已屢次有所論述，希望能喚起全國大衆的嚴重注意。　現在這個怒潮已引起了

世界有力輿論的驚嘆，認爲「中國民衆運動的爆發，爲華北事件的一個直接答覆。在現狀下，中國學生運動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運動的中心思想，卽爲聯合國內力量，和外敵奮鬥。」又說「日本軍閥堅持要澈底消滅中國的反日運動，以使後者就範，然而中國人民反而愈益活躍，超過正在準備奴役中國人民者的意料。」（見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八日電訊所述伊斯維斯太報的評語）。

正因爲學生救亡運動在民族解放鬥爭上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願以滿腔熱誠和萬分敬意愛護牠。自從這個運動開始以來，我們細察牠的經過，覺得至少有三個優點值得我們的特別敬佩。

第一是各次運動都是在極艱難的環境中發動，但英勇堅決的行動始終不因環境的艱難而畏縮。在名存實亡的華北，處敵威脅和仰體敵人意旨的當道的萬鈞壓力之下，竟能發動一而再的示威運動。其他各地，也都是偵探密布，軍警圍困，如臨大敵，也不能阻礙英勇堅决的青年鬥爭，這種不畏艱難的鬥爭精神，實爲民族解放鬥爭中每一個鬥士所必具的特性。國難嚴重四五年來，已往所見到的除偶有局部的孤軍抗戰外，只是搖尾乞憐的狗相，匍匐磕頭的奴相！青年在救亡運動中所表現的却是英勇抗爭的鬥士的精神，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鬥士的精神！

第二是在各次運動進行中的耐苦的精神英勇的發動之後，還能繼續以耐苦的堅持，饑餓，風雪，失眠，以及種種的阻礙困苦，都不能阻礙青年鬥士的苦鬥精神。

第三是組織能力的進步。 例如我們看了北平學聯會最近所舉行的慰勞受傷同學大會的情形，布置的周密，「血淋淋鐵的事實」的表彰，對於如何「決定今後動向，製定工作綱領，集中指揮力量」的議定，都能有條不紊，切實規劃，沒有不深切地感到青年鬥士們於自動奮鬥的精神中顯出很堅強的組織能力。 此外如上海杭州武昌等處，也有同樣的表現。

我們指出這三個優點，一方面表示無限的佩服，一方面並誠懇地希望學生救亡運動的鬥士們能保持所有的優點，繼續努力「聯合國內力量」，爲民族解放鬥爭作更偉大更持久的貢獻。

除上面所說的三個優點外，還有兩個缺憾，也可以指出：（一） 有些地方，組織還未能健全，尤其是患着不能統一的毛病。 例如有些學校有救國會和自治會的對立，其實在救亡的大目標下，學生組織的本身，必須先造成「聯合戰線」，才有充實的鬥爭力量。 倘若彼此間的大目標相同，便應合併；倘有似是而非的組織，便應說服羣衆，用羣衆的力量來克服牠。 其次是工作的推廣。 一方面鞏固內部

組織，一方面關於宣傳和推動的工作，應注意範圍的擴大，和社會上各種救國力量有更密切的聯繫。

關於第二個缺憾的克服，在青年鬥士們固有努力的責任，而同時却和一個地方乃至全國的整個「聯合戰線」都有關係，也就是社會各方面都負有責任，所以要談到民族解放鬥爭的整個聯合戰線。

國勢的危險迫切到了現在的地步，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可以無須我們多說的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拯救這垂危的國家？是可用無限制的屈服來拯救呢？還是應全國大衆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標下團結起來鬥爭呢？倘若前者是對的，那末我們所需要的是「聯合降線」；倘若後者是對的，那末我們所需要的是「聯合戰線」。我們是主張後者的，所以我們認爲應用全力贊助學生救亡運動，促成民族解放的聯合戰線。全國學生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大目標下，結成學生的聯合戰線；全國人也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大目標下，響應學生救亡運動而結成全國救亡的聯合戰線。必須有這樣整個的鬥爭力量，向着這個明確的大目標攜手邁進，才能拯救這個危亡的國家，才能自拔於奴隸的慘禍。我們尤其要認識清楚的，我們要的是「聯合戰線」，不是「聯合降線」！

一九三六年——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年

——巴黎救國時報第五期社論——

四年以來，日帝國主義的侵掠與南京政府的投降賣國政策造成了中國民族空前的危機，半個中國領土已經變了顏色，一萬萬以上的人民，已經成了異族的奴隸。也許有人從此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心，而發生『國事已無可爲』的悲觀觀念。如認爲中國須在五十年後才能抗日，便是這一流的論調。

但是，我們堅決相信，中國民族是不會亡的；而且『多難興邦』，也許四年來的災難喚醒了中國人民，從一九三六年開始中國民族歷史的新的轉變。這不是記者故作新年吉祥語，也不僅是從最近百年事實的觀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每次都遇到了民族的嚴重的抵抗，引起中國民族巨大的反帝革命運動，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暫時却步。而是就目前現存的事實，使我們相信，一九三六年會要成爲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空前發展的一年，會要成爲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年。中國人民四年的積憤欲洩，已經無可遏止。現今轟轟烈烈奔騰全國的學生運動，不過這一怒潮的開始而已。單就此次學生運動本身而言，北平一發，不數日而全國響應，證明

這一積憤的普遍。在北平處日寇與賣國賊高壓之下而學生仍然以赤手空拳，冒槍彈之危險，義不顧身，堅持奮鬥，在其他各地，不管南京之禁令，不管軍警之壓迫，舉行遊行演講，結隊赴京請願，不達目的則實行羣衆絕食，以圖當局萬一之感動。其悲壯熱烈若是，正表示積憤之深刻。尤其是參加羣衆之異常普遍，而其口號與行動則完全一致，是象徵全國人民已有團結一致抗日救國之決心。

如果進一步從各方面觀察，便可證明上面的推論是有根據的。我東北四省同胞在日寇鐵蹄之下已經四年了。不只是對日寇的仇恨未見柔化，並且抗日義軍的奮鬥，前仆後繼，久戰不衰。國內一切在民衆中有影響，有實力的政派，多已有團結一致，禦侮救國的表示與行動。如果我們不爲日寇漢奸的宣傳所蒙蔽，則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最近兩次宣言和主張是眞正民族大義之所在，是救亡之正確途徑，而應當爲一切願意救國的人們所贊成。保衞上海之前十九路軍將領已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並聞已有許多政派名人的參加。在我們海外更易看得清楚的事實，如在美國華僑中共產黨與致公堂，憲政黨等已有親密之合作，並聯合了各種華僑的組織，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在我們旅居之巴黎，各派救國大聯合亦有端倪可尋。這種從廣大人民羣衆心坎中所發出之呼聲，一切政黨派別和各種人民

組織所一致進行的運動，是無論任何反動力量所不能禁阻遏抑的。

至於南京蔣介石之流，如果看清了民衆潮流之所趨，而具有悔過之誠意，則全國人民當不會絕其自新之路。若是仍繼續一貫的降日賣國政策，則衆怒難犯，將見全國人民羣起而討，卽蔣介石之部下，藍衣社組織之中亦將不乏愛國志士，舉起抗日討賊之旗，從最近第一軍參謀長激於義憤在中山陵園懐書自殺的事實，已足證此論斷之不謬，那時蔣介石衆叛親離，將不免與袁世凱同一結局，固可斷言也。

一切事變的運轉固常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然吾人按現有的事實而考察其發展，則一九三六年要造成中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的巨潮的總的趨勢是很明顯的。四萬萬人的義憤，四萬萬人的團結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會受到意外的打擊，而大中華民族將開展出自己的新的歷史。那麽一九三六年就會成爲永遠不忘的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年。

兩個統一戰線

——巴黎救國時報第六期社論——

在目前中國，正在展開着兩個很顯明的陣營：一方面是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人

民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主動的所謂「反共」統一戰線。

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東北說是「反共」，強佔熱河說是「反共」，侵佔冀北說是「反共」，現在要組織所謂『華北國』，也說是爲着「反共」。殷汝耕、何海鳴等受日寇指使，在冀東、冀南之倡亂，也是組織甚麼「防共自治委員會」。因此，現在每個中國同胞都從事實上看得清楚了，「反共」就是反對中國人民，「反共」是名，反對中國是實。中國不滅，日本之「反共」不止。

可是中國人民在幾年來國難緊急當中，已經覺醒起來。宋慶齡女士首先提出六大綱領，號召全國人民的反日大團結。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主張不分派別信仰，拋棄舊仇宿怨，聯合救國一致抗日。十九路軍將領曾與中國紅軍訂立反日協定。東北義勇軍曾有各種不同派系之分，甚至互相敵視，可是從血的教訓中瞭解到非團結不足以抗日，於是互相推誠合作，組織東北抗日聯軍。因爲只有團結才能反日，反日才能救國。日本之侵略不止，中國人民便只有反日到底。

日寇藉「反共」來分裂中國民族的團結，藉「反共」爲侵略中國的口實，所以「反共」統一戰線是日寇滅亡中國的工具。而反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救國救

亡，求生存求自由的唯一道路。

擁護反日統一戰線，反對反共統一戰線，已經不祇是某些名人、政治家和幾個政派的活動了，全中國的人民都已經用他們的行動來表示態度了。殷汝耕倡亂，組織所謂「防共委員會」，全國人民，工農商學政各界，文化教育團體，新聞記者，學者名流，都一致申討，江浙同鄉宣佈開除殷逆鄉籍，殷姓族人，驅逐殷逆出宗。足見降日叛國是爲全國人民所共棄；而打倒「防共委員會」，全國人民反日大團結，已是到處一致的呼聲。

然而，在國家存亡的頃刻，大義分明的所在，竟還有人企圖投機取巧，首鼠兩端。

五全大會後的蔣介石，一方面對殷汝耕的叛國，下令通緝，同時，不只未見出兵討賊，反而承認日寇要求，實行變像的『華北自治』。同時，一方面製造聯共抗日的空氣，另方面還繼續進行『勦共』的軍事行動。全國人民現在有權公開質問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說：你們到底要參加那條戰線——與人民一起去抗日呢？還是與日寇和漢奸一起去『反共』呢？

以胡漢民爲首的所謂『新國民黨』，也時常高呼反日反蔣的口號，可是對於全

國一致要求不分黨派不分信仰的抗日救國的全民統一戰線問題，到今天還沒有具體表示；而且胡先生素來也是反共著名的；時至今日，已經是胡漢民及其領導下的所謂『新國民黨』明白表示態度的時候了。你們到底只是藉反日反蔣的招牌來找做官發財的機會，實際上還是幹反共殃民的勾當呢？還是你們也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參加一下反日統一戰線呢？

國家主義的青年黨，是自命反共最早最力的黨派；時至今日，全國人民要求他們必須明白表示態度：他們到底是以抗日爲名，反共是實，甘與日寇漢奸爲伍呢？還是眞正改變政策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呢？

在目前國命危如累卵的生死關頭，已經不是空談國事的時候了。戰線是劃分得非常明顯的：抗日的，站到全民統一戰線方面來；反共的，走到日寇漢奸營壘方面去！每個中國人，每個中國的黨派，每支中國的軍隊，每個中國的羣衆組織和社會團體，每個中國的名流學者和領袖，在今天，應該選擇自己參加的戰線；反日的，走進全體同胞的戰線裏來，反共的，滾向亡國奴才的泥坑裏去！

停止內戰討伐叛逆

當殷汝耕謀叛冀東，全國工農商學各界莫不憤慨萬分，一致要求南京出兵討逆。 蓋以殷逆爲日寇走狗，日軍先導，不討逆，便不能抗日，要抗日必先討逆。 然而南京政府除了一紙免職拿辦的空文來敷衍國人以外，毫無討逆之準備。 而且恰恰相反，一方面派何應欽北上，繼續降日政策，承認日寇要求，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實行變像的『華北自治』；另一方面仍調集全國大軍於湘鄂，雲貴，四川西北各省，繼續『勦共』。這就是南京政府在事實上繼續國民黨五全大會前的一貫的『殺同胞以媚外』的政策。 因此全國人民忍無可忍，北京學生，首舉義旗，瞬息而全國響應，一致要求停止內戰，討伐叛逆。 繼續『剿共』內戰，便無法討逆，要討逆則必須停止『剿共』內戰，這已經是顯而易見。 並且團結才能禦侮，內戰便是自殺，是古今中外亡國痛史所千百次證明的事實，更是最近幾年來我全國同胞在痛苦流離中所親切覺到了的事實。 故今日欲言救國，捨停止內戰，團結禦侮以外，別無他途，這已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認識與主張。

目前南京所積極進行的內戰，便是『勦共』，如果進一步來從各方面考察，更證明全國人民所要求的停止內戰，團結禦侮是完全必要而可能。

首先看共產黨目前的主張吧。

共產黨曾一再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主張：『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何政見和利益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何敵對的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不分信仰，不分派別，團結抗日，一致救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更宣言『在中國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一切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當是最堅決，最澈底保衞祖國的戰士與先鋒，不實行保衞祖國的任務，便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變』。看了這樣的說話，我們的愛國天良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共產黨人是深明民族大義，不拘於一黨一派的利益與成見，而以抗日救國爲前提。他主張『不計舊仇宿怨』，『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這與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正根本相反，這不只是與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要求恰相符合，而且對南京政府亦毫無『勢不並立』的歧視。是則南京政府繼續『剿共』的政策，除了『殺同胞而媚外』外，別無其他的註釋。

也許共產黨這些宣言只是一些手腕，且再來考察他們的行動吧。

八日電訊，『宋哲元拘獲愛國學生三人，訊明係共產黨員，即予鎗決』，這一

事實已明顯告訴我們共產黨是在忠實履行他們自己的宣言，與全國人民一塊，實行抗日救國，站在保衞祖國的前線。

若就過去報紙所載更可見有不少共產黨人，在上海戰爭中，東北義勇軍反日戰爭中及一切反日運動中，遭受犧牲，槍殺與監禁。　共產黨人爲抗日救國而犧牲，而南京政府必欲剿滅共產黨人而後快，這究係何種用心？

而且我們知道，十九路軍曾在蔣介石的指揮下進行『剿共』，可是在十九路軍決心反日時，共產黨卽與之訂立反日討賊協定，並眞誠的履行一切協定。　可見共產黨的『不計舊仇宿怨，團結抗日，一致救國』的宣言，不是故弄狡獪的手腕，而是出於愛國的眞誠。　南京的繼續『剿共』政策，只是傷我們的元氣，長日寇的威風，使日寇快意，使國人痛心而已。

特別是日寇進攻我國，以反共爲旗幟，殷汝耕，何海鳴之流竟撑着反共的大旗而替日寇打先鋒。　其用意一方面是藉反共來動搖只圖私利，不明民族大義的份子，來分裂我民族的團結；另一方面正是因爲共黨是堅決主張抗日救國，故日寇對之且恨且懼而視爲死敵。　日寇視爲死敵的共黨，南京亦以死敵視之，不知南京何辭以辯『殺同胞以媚外』的罪行。　殷汝耕等以反共爲旗幟，而南京却進行反共的

實際，更不知南京將何以自別於殷汝耕等叛逆之徒。所以事實是再明顯不過了，要抗日討賊就必須停止內戰，進行內戰，便是助敵縱逆，便是『殺同胞以媚外』。如果南京政府還欲自別於殷汝耕等叛逆之徒，便必須執行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停止內戰，討伐叛逆。

民族存亡的關鍵

——巴黎救國時報九，十期社論——

亞比西尼亞是我國最好的鏡照。亞國無論在土地，人口，富力，軍隊，武裝，文化等都比我們弱小，比我們落後，可是竟與日寇勢力相伯仲之意大利抗戰數月，不斷擊敗意軍，保持民族的獨立與尊嚴。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全民團結，一致對外。現在我國經過幾年來的痛苦經驗以後，『全民團結，一致對外』，已成爲全民一致的要求，已成一切政派一致的主張，如本期報上所發表之各黨派各團體之宣言，通電，莫不以『全民團結，一致對外』爲言。可是雖有團結之醞釀，而尙無團結之規模，此中癥結，究竟何在？

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來，也就高喊「統一救國」，可是迄今數月，旣無「統一」的實現，更無所謂「救國」的工作，又是何種原因？

也許有人替蔣辯護說：五全大會集國民黨各派於一堂，通過了共同之決議，五全大會後，馮玉祥宣稱就職，胡漢民從歐返國，難道不是統一的氣象嗎？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爲什麽？因爲，第一，這把國民黨一黨內部統一的問題，與全民統一和全國統一的問題混爲一談。而實際上，卽國民黨各派眞能達到某種形式的暫時統一，也絕不能表示全民統一和全國統一。現在國民黨雖把持着政權，禁止其他黨派的存在與活動，然而誰也知道，這只是掩耳盜鈴的把戲，事實上國民黨從來就沒有能消滅任何一個黨派。並且正由於國民黨在羣衆中信任的墮失，而其他黨派的影響却增長起來。如共產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憲政黨，青年黨，第三黨等，都有他的組織和活動，都有他在羣衆中的或大或小的影響，而共產黨且握有部份領域上的政權，有很強固的軍隊。國民黨欲以黨內統一來冒稱全國的統一，來排斥一切黨派，這種固步自封的門戶政策，只有更增加眞正全國統一的障礙。同時，沒有眞正全國的統一，國民黨一黨內部統一都是不可能的。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實行聯共政策，就達到了黨內的統一以至全國的統一，而自一九二七年

分共以後，不只是全國紛亂，而且國民黨內也就四分五裂了，便是很好的明證。第二，這種說法是把統一與救國分開起來。只有統一才能救國，同時也只有在救國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眞正的統一。不以救國爲目的，任何形式的統一都是不鞏固的，靠不住的。以前蔣介石不是曾與馮玉祥訂過蘭譜嗎，可是不到幾天就鬧翻了，實行大動干戈。以前蔣介石不是曾與閻錫山稱兄道弟嗎，可是不到幾天，弟兄就變成了仇敵，實行以兵戎相見。以前蔣介石不是也曾與胡漢民緊密攜手嗎？可是不到幾天，胡漢民竟以座上客而作階下囚。以前蔣介石與汪精衛更是打得火熱如膠似漆，謔者有蔣汪夫婦之稱，可是不好久，汪精衛就被棄如屣，並且幾乎送了性命。正因這種團結不是以救國爲目的而是一種勾心鬥角，攘權奪利爲目的，自然不會有眞正團結的可能。　國民黨五全大會高喊「救國」，因此曾收一時號召之效。　可是在會議過程中，就已露出馬脚，鄒魯在某次紀念週上就這樣說：「祗有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而無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辦法，恐此一堂同志高高興興而來者，數日之後垂頭喪氣而去。」而現在是更明顯了，鄒魯悄然南返，蕭佛成宣佈辭職，可見五全大會之所謂「團結」，仍然未脫過去勾心鬥角之故智。　既非以救國爲目的之團結，則所謂「團結」決不能爲救國之助。　蔣介石對日寇在華的新進攻，仍然是「有求必

應」，便是最好的證明。

那麽目前全國團結的樞紐究在那裏？直接了當的說，就是對共產黨的態度問題，就是否聯合共產黨的問題。其實這一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共產黨有軍隊，有部分地區上的政權，有在羣衆中的影響，有國際的同情，是在國內與南京並立的最大的勢力。共產黨以反日爲主張，日寇以反共爲旗幟，日共勢不兩立。故在今日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反共必須聯日，反日就必須聯共。以日寇之強而且逞，貪而且暴，聯日只有降日，降日便是促進國家滅亡。故稍有民族意識之人，必能洞悉這一癥結，而大膽公開的主張聯共，實行聯共。在冀察事變以後，全國學生與各界同胞都一致喊出『停止內戰，共禦外侮』。在目前國內存在的內戰，就是所謂『剿共』；因此『停止內戰，共禦外侮』的呼聲，無疑是主張聯共的表示。章太炎先生爲國內崇望，公開主張，『不問共黨與否，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實爲最中肯扼要之言論。國民黨歷年來恐怖的政策，造成了一種恐怖的心理，於是許多人士明知聯共反日，團結救國，爲時局主要關鍵，爲救亡之惟一途徑，而害怕公開主張。現在快到國亡族滅之時，已經無可忍耐了，久守緘默的章太炎先生尙且不能忍耐了，一切愛國的人們，應當堅决起來，打破恐怖的空氣，作全民團結救

國的運動，反對「剿共」，一致抗日！

今日民族存亡的關鍵就在這裏，要抗日救國，就必須有全民一致的團結，要有眞正全民一致的團結，便不只不能把共產黨排斥於團結之外，而聯共是全民團結的主要樞紐。 如果一切願意反日的黨派，眞正有了堅固的大團結，便無疑可以樹立反日的中心，而造成全國反日的洪潮。 至於蔣介石之流，讓他在這一反日洪潮的面前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吧！ 或者是加入反日戰線上來，一致對日作戰，或者是學殷汝耕一樣做日寇之公開走狗，而被反日洪潮所湮沒，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二十五年元旦敬告全國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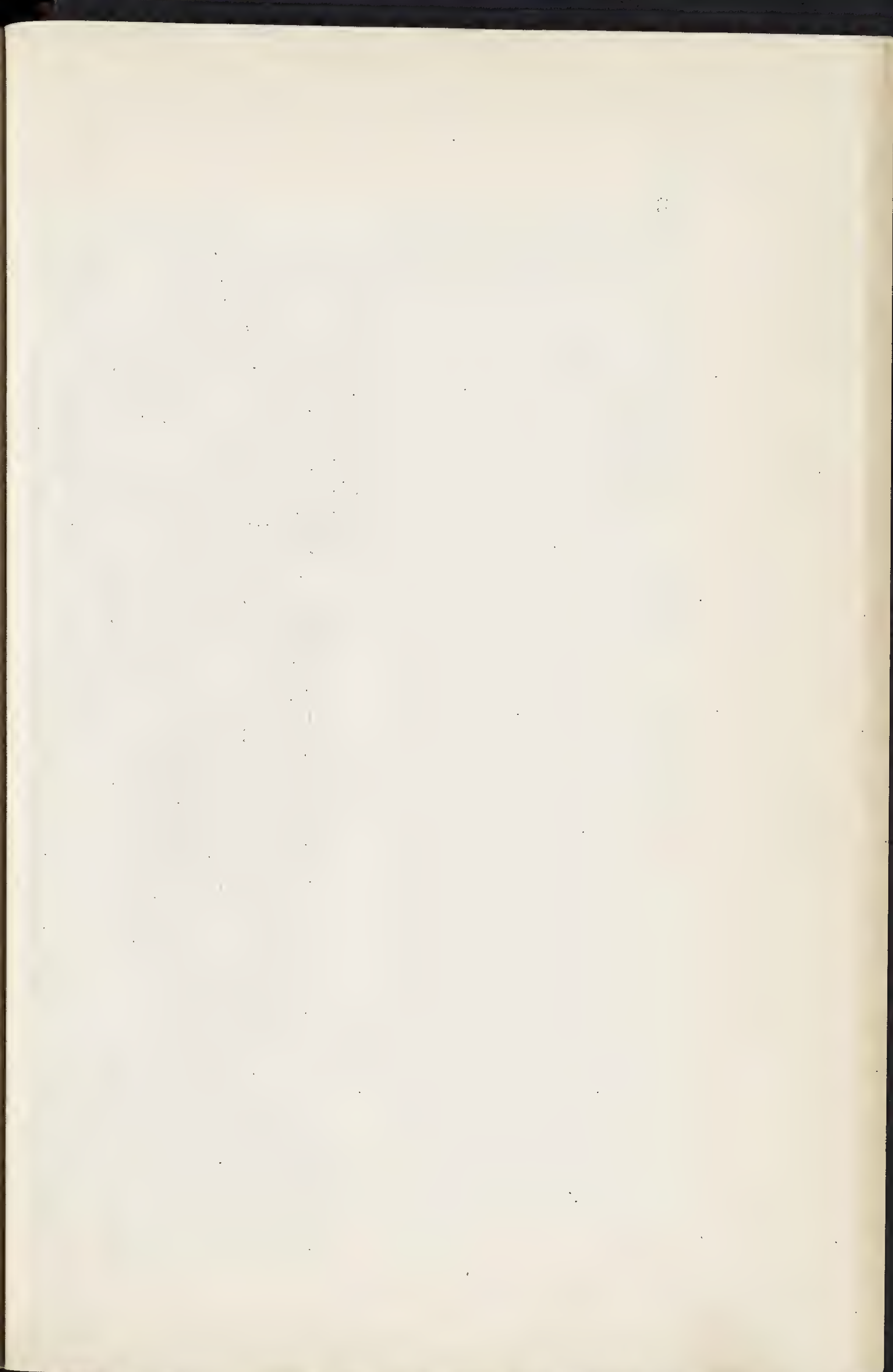
劉紀文

民國肇造，經過二十有四年，中國革命尙未達到建設之成功，而世界第二次大戰已將爆發，歲不我與，曜靈急節，最可畏怖之一九三六年終于挾戰神之雙翅，急速降臨，人類之浩刦，殆終不可避免，中國國家民族之命運，亦將屬最後决定之日矣，國民對此，其感想爲何如耶。

自九一八以來，所謂國聯盟章， 華府條約， 不戰協定，凡所以維持國際和平者，均不能當強暴之一蹴，于是世界各國，莫不整軍經武，日夜淬厲，以作戰爭準

備，時至今日，已有箭在絃上，不得不發之勢，我國首當其衝，來日大難，將何以救亡圖存作最後之奮鬥耶。

東北之失地未復，華北之淪亡立至，舉國之領土有限，强鄰之貪慾無厭，公理實國際迂闊之談，和平只弱者哀鳴之音，處此競爭生存急激演進之時代，惟有以鐵血頭顱爲贖取國家民族生命之代價，雖舉全國而成焦土，四萬萬人而變泥虫，亦當不移其盡瘁之念，以必死之心志，作生存之鬥爭，如比利時之抗德，阿比西尼亞之抗意，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抵製敵人優越兇殘之武器，終不稍挼，此我政府國民所應及早覺悟同具決心者也。



III 轟轟烈烈之學生救國運動

北平通訊二則

——見救國時報第七期——

（一）

北平各大學中學同學自從本月（十二月）九日，爲反對日寇吞併華北，促進各方團結救亡，舉行示威請願，被宋（哲元）秦（德純）蕭（振瀛）等指揮軍警以武力推殘以後，各同學在十六日再度更大示威，和宋秦蕭等的軍警，發生更嚴重悲壯的搏鬥，受到更酷烈的迫害，然而北平的學生救國運動，不但並未退縮，並且再接再厲地高漲起來。經過北平同學這麼登高一呼，不到幾天，大如上海漢口，遠如廣東四川，被監視壓制得厲害的如南京杭州，……在全中國，幾乎每個城，每個市，凡有學校的所在，學生救國運動都相繼高漲起來。誰都承認這是「五四」，「五

卅」，「三一八」等之精神的復活。

在不准愛國的高壓下形成的沈悶的局面，這時算是被打破了。這一學生救國運動，正以飛躍的形式日趨發展着。因此，作爲全國學生救國運動的奔騰發展之烽火的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什麼？其醞釀的經過是怎樣？其「十二九」，「十二十六」兩次大示威的情形是怎樣？大概每一個讀者都是盼望知道的。

這次北平學生救國運動之勃起，其最直接的目的，是反對脫離中國，建立第二「滿洲國」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該項運動之主腦原來是宋哲元，而操縱者則爲日本。土肥原於上月來平，曾限令宋等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委員會」，但旋因國內的關係（如當時全國一致要求捍衞國土，保全主權的熱潮之高漲），及國際關係（如英國態度之硬化），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委員會」遂不得按期成立，而僅由日帝走狗陣營中之急先鋒殷汝耕在通縣宣佈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殷逆公然叛國，全國一致聲討，南京政府憚於民意，亦曾一面與日方「談判」，一方下令通緝。但宋等在土肥原策動下，對於「華北自治」進行仍甚急。結果蔣承認「華北獨立」，但尙圖令何應欽前往主持以代宋

哲元。

何抵北平後，與宋及日方秘密商定先設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他調，其餘人一概聽宋佈置。這大概是十二月初五六的事。其實宋哲元的「自治事宜」早經籌備就緒。於是定於十二月十六日宣佈成立。至此，眼見得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平津，有最重要戰略意義的察哈爾，就要陷入敵手，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同胞就要變成亡國奴。消息傳出，平津各地人民，無不驚恐憤激。愛正義，愛祖國，富有犧牲熱情的青年學生，更那能坐視。大家便準備在這叛國降敵的所謂委會還未成立以前，先給他一個有力的示威，藉此一面喚起同胞一致討逆，一面警告南京政府，要求出兵討伐，捍衛彊土。於是，九日十六日的兩大救國示威，便有聲有色地發動起來。

北平爲「五四」「三一八」等運動的發祥地，富有學生救國傳統。在「九一八」後，除北大南示威團的壯舉而外，一般的學生組織也非常發達，各種智識青年的救國的文化的集團之成立，幾如雨後春筍。黃郛北上，塘沽協定成立，南京政府以最殘酷的手段消滅愛國運動，算是造成表面上的沈寂，但北平學生底救國運動之實質，毋寧說是更深刻化。去年以來，如北大學生之組織烽火社，帝國主義研究

會，華清學生之組織現代座談會，以及燕京，師大……等校學生之組織各種學會，以及各大學中學都次第恢復了前被取消了的學生自治會，這些都是在高壓之下準備巨大的勃起的活動。我們祇要看北平軍警不斷地在封閉解散各種學生組織，便知道北平學生是不斷地從事組織。而同時，各校之間的組織活動也一直是努力進行着。到國民黨五全大會開會時，平津的十幾個主要大學和中學底學生自治會已完成了牠們的聯絡，共同向國民黨提出反對壓迫民主權利的抗議，要求言論自由。接着北平同學便恢復了久被封禁的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學聯的第一聲便是反對北平各學術文化機關南遷。這時「華北自治運動」的孳醜已公然出場，平津一帶，風聲鶴唳，文化教育界中，竟有主張「聞風先逃」，把幾個重要學術機關都遷到南方去的。北平同學認爲這是和蔣介石預先調兵南下，讓日寇長驅直入的辦法一樣。學生這種堅決的態度，自然會影響到各方面，單就文化界說，首先便有國立四大學校長，院長和教授等聯名否認「自治運動」之宣言，次有平津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反對「自治運動」的通電，接着河北中等以上教育界聯合會也有同樣的通電。這一次的學生救國運動，實在是一般人民和青年學子的救國要求醞釀盤錯，鬱積已久的表現。

北平各主要學校門口，向來便時有便衣警察和密探伺守。從七日起，除加派探警外，並加添武裝警岡。秦德純復以市長資格，令社會局轉告各校長嚴禁學生有集會及政治活動等事。但學生準備示威之進行並不稍懈。九日晨，各校學生分別單個突破校門警岡線，佯作外出模樣，陸續得至中南海，因各校準備非常完善，不數小時間，城內同學由各路來會者達數千人。城外清華、燕京同學千餘人，亦於九日早結隊進城，但軍警早已得訊，西直阜等城門一律關閉，遂被阻於城外。城內學生於聚齊後，即赴居仁堂向何應欽抗議設立冀察政委會。時何已聞風先赴西山。經學生與居仁堂守衞交涉很久，軍分會乃派侯成爲代表，出而敷衍。學生提六條件：（一）反對所謂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佈交涉經過；（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領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侯照例允轉達。學生要求侯令軍警開西直門，放城外同學進城，侯推非其職責，無辦法。學生乃整隊離居仁堂，企圖自赴西直門設法將城外同學放入。由東北大學同學領隊，沿途高呼反對「自治運動」，反對「防共委員會」等口號，並分頭講演及散發告同胞書等傳單，市民觀者極衆，學生每呼一口號，大家即同聲齊呼，聲震屋瓦。加入學生示威隊伍後隨同遊行之市

民，爲數亦甚夥。

乃行至西單，該處爲二十九軍衞戍司令部所在地，突有兵士多人不問情由，持槍刺向示威學生襲擊。前隊（爲女一中同學）當有多人受傷倒地。這時埋伏各街口的軍警一齊衝出，手執木棍皮鞭等物，逢人便打，逢人便捉。同學受傷者達五百餘人，被捕者無數。示威大隊卒未通過西單而被迫分散。在這一役中，各方所引爲爭論的是有一女同學因被兵士刺刀戮傷喉管而致斃命一事。據官方說並無女生受傷致死，其證據是各校校長皆不承認本校有女生受傷身死，各醫院院長亦否承認有受傷女生在該院身死。因此官方一口咬定這是「謠言」。而在學生方面，則不但有地上的血跡作證，死者和受傷者的血衣作證，並且還有當場目擊行兇的大批市民作證。並且卽使死者是死無對證，受傷而未死的却委實不少。

宋哲元等說造謠，這是賣國賊應有的話，其他的人也和賣國賊一鼻孔出氣，却太豈有此理。而還有人竟假口這件事而汚衊到學生運動本身，說學生罷課，「全靠造謠維持」，這更是喪心病狂了。

九日示威後，宋哲元卽令（一）全城實行戒嚴，關於學生運動消息，一律不准各報登載。各校門口除九日前所加探警外，並加派大刀隊把守，不准學生出校，

派人監視學生各校電話，不准各校同學互通消息（至於通訊更無可能）。（二）大行搜查各校，逮捕學生領袖中堅份子。　十日軍警搜查北大，捕去同學六人。　十三日搜查東北大學，捕去十二人。（此係就已知者言，示威後宋哲元於明捕之外尙加暗綁，同學被捕甚多，特獲得消息至難）（三）強迫各校復課，各校自九日後卽罷課），對於東北大學等壓制尤嚴，輒以開除學籍，驅逐出校相恫嚇；嚴禁各校同學組織救國會。　並代北平，北大，淸華，東大，燕京各大學校長發表致各校同學復課宣言，申明（甲）九日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乙）九日被捕各同學皆已釋放；（丙）南京明令設立之冀察政委會並不影響國家之統一。

但是現在的北平學生，不復是四年前的北平學生，而現在國家的危險也遠在四年前之上，不願當亡國奴的，誰願就此罷手呢？　極端的白色恐怖依然壓不下救國熱潮，於是又有了十六日的大示威。

『一二一六』的大示威，較之『一二九』的示威，不但規模更大，而且表現得更有組織，更有準備。　這次示威發動的確期，和會集的地點，不但宋哲元的軍警沒有探出，就是一般同學也是到十六日早上，鳴鐘集合，臨時宣佈才知道。示威學生計分四大隊：第一隊由東北大學領導；第二隊由中國學院領導，第三隊由

北大領導；第四隊由清華領導，預定到天橋取齊，開學生示威大會。　各校同學因早有預備，故對於把守校門之軍警，於誠懇開導，及跪地懇求皆不行之後，卽用武力突出，對於沿途武力阻攔的軍警，亦用武力對付。　如師大同學打退軍警出校，如女二中同學打破校門出校（校門被倒鎖），如北大同學與沿途大隊軍警衝突至五次之多，並將軍警衝擊羣衆的水龍奪下，如燕京同學組織敢死隊，清華同學組織先鋒隊，雖經軍警幾次開槍而終於擠進西便門……這些都是有組織，有準備的表現。而軍警中也有些較明事理的份子，目睹「一二九」慘劇，天良發現，對於學生救國運動表示同情的。　如東北大學同學行至新街口，對攔路軍警講演，詳述東北淪亡後，東北同胞省亡家破之慘狀，軍警中竟有人下淚的。　因此至十一時光景，除少數同學被禁閉校內外，大多數同學均到天橋取齊。　計到者有燕京，清華，師大，北大，東北，輔仁，北平，中國，民國，鐵路學院，華北學院，……等中等以上學校同學，及中山，匯文，中華，華北，弘達，蒙藏，東北中山，精業，何北高級，女二中……等中學同學，總數約十萬人。　馬上舉行露天大會，借停在路上的電車爲主席台，由北大同學某君登台講演，羣情益發激昂。　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定在是日成立，大會遂議決入城至外交大樓該開會地點示威。　大會並議決，除堅持九

日各項要求外，並（一）通電全國全世界，一致反對所謂防共自治的僞組織；（二）要求宋哲元釋放先後捕去的同學，對於死傷各同學應賠償損失（死者賠十萬元）並懲兇，（三）不得禁止學生愛國運動，並恢復言論，集會，結社的公民自由權。示威大隊在進行時，除沿途高呼口號及講演外，北平市學聯會發簡單扼要的告市民書一種，原文謂：「同胞們，華北是中華民國的華北，是中國民衆的華北，是我們自己的華北，在這生死關頭，我們應該堅决地起來反對這種分割中國領土的「防共運動」，「自治運動」，誓死爭取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中華民族解放萬歲。此外復將「一二九」殉難同學血衣掛在竹竿上遊行。沿途觀衆較「一二九」尤多，同學們高呼「歡迎市民同胞加入遊行示威」，應聲加入者逐處皆有。學生三人一排，秩序極爲嚴整。時宋秦蕭等早已除動員全城警憲一體武裝行動外，並加派二十九軍二百九十及二百九十一兩團，全體武裝巡行市上，並鼓動軍警落後心理，令其自由行動，以雪早間爲學生擊敗之恥。故示威大隊行至前門時，內城二區署長朱約之卽令開槍。計先後開槍三次，並開手提機關槍一次。同學毫無驚恐，靜臥地上，等到開槍以後，又起來要求開城門。相持至三點多鐘，軍警見學生勢衆而沈着，乃用分頭進攻的辦法，先誑稱可以准許一部分學生進城，其餘則須由宣武門

進城，並允派警察帶往。　同學們到此時祇好分一部分進前門，餘則繞道往宣武門。　殊進城同學剛行未遠，即有大批軍警用大刀鐵棍等自後襲擊。　同學被衝散後又再行集合，但此時已祇有五百餘人，沿途衝過軍警防線至宣武門，要求開門將門外同學放入。　軍警不允，並將學生代表扣留，令學生解散，旋又以武力襲擊。此時軍警因受宋秦蕭等鼓動，對學生更慘酷，同學受傷甚多，遂被衝散。　而同時他處學生亦皆有被軍警襲擊而致受傷者甚衆的事。　如師大學生欲進和平門，被軍警襲擊，至於三進三出，同學某君且被大刀將整個鼻子削去。　至於清華等宣外學生，至宣武門後仍不得進城，學生代表前往交涉，亦被捕。　同學初準備在宣外露宿，後來因爲隆冬天氣過冷，同學奔走整日，粒米未嘗，初中之年小女同學尤難支持，乃有人提議暫時散去，時已晚九時餘，大家乃整隊從宣武門退却。　但前鋒剛抵菜市口，　卽遇大批軍警從黑暗中衝出以大刀槍刺木棍向學生衝擊，　大隊倉卒後退，但後面亦有大批軍警衝來同樣襲擊。　時沿街鋪店內軍警戒嚴，早已關閉，同學們前後受敵，隊伍散亂。　中學部的女同學因氣力已竭，　多有匍匐地下不能起的，寒風中的呼救聲慘不忍聞。　幸東大，清華，北大，燕京諸同學因隨時皆在準備中故此時一面救人，一面拚命抵敵軍警，衝突至一小時，軍警乃退去，但同學受

傷者已甚衆。於是乃分三部份散隊：（一）一部份將重傷同學抬赴醫院醫治。是日宋秦令市立醫院不准收容受傷學生，祇得抬往協和等外國醫院；（二）一部份護送輕傷同學暫赴東大南院避難；（三）其他校近在城外，或在城外有戚友者，則分頭暫返休息。本日示威至此暫告結束。

（二）

十六日示威發動後，秦德純（北平市長）卽召集各校長謂日武官橋已到平，學生示威爲日方所不許。各校長當謂示威與否是中國內政，日方何權干涉，更何得秉承日方意旨以慘無人理的暴力對待學生。雙方略有爭論。是夜各校長又與秦蕭在居仁堂會見，校方提四項意見（一）對學生概不得用武力；（二）政委會是否破壞中國領土完整，須從實際上做成績給學生看；（三）開放學生運動之新聞，（四）對學生救國運動，不得動輒誣爲共產黨運動。平津國立學院教職員聯合會亦有上述同樣決議。並向宋秦提要求，懲辦行兇軍警，賠償傷亡學生。但次日宋秦等卽大犒「出力的軍警」，每人起馬獎賞十元。而平津各報不能登載學生運動消息亦依然如故。宋哲元以平津各校堅持罷課，並有強逼各校提前放假以便驅逐學生的計劃。但有一事值得向讀者報告的，就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委會原定在十六日成立，因受學生示威打擊，乃託言準備尚未就緒，僅開籌備會而散。

關於作爲全國學生救國運動之烽火的兩大北平學生運動，記者的敘述暫時止此。記者在上文已經指出，現在北平學生已不是還少救國經驗的學生，現在國家的危險也遠甚於四年前的國家危險，誰都知道同學們的救國運動不會就此而止的。不過將來的開展究竟是怎樣，要等到事實出來，記者才能報告。記者這裏要附帶說幾句的却是自從各校同學兩次示威繼續罷課以來，平津各報竟有發出令人驚異的糊塗言論的（如大公報等）。這些言論大概對學生運動首先不能不有一段空泛的同情和恭維的話，但接着却要學生不要無爲犧牲（這就是說兩次示威中的犧牲者都是無謂的），要學生運動不要超過學生運動而帶有政治性質，要學生上課。記者覺得（一）學生爲反抗賣國賊和日寇而被日寇國賊所殺，正是爲國犧牲，不同起聲討國賊而反謂學生之犧牲爲無謂，這是替國賊說話來反對學生救國運動；（二）學生救國運動就是在實際需要說，根本便應該是政治運動，要把救國運動限制成單純的學生運動，就是說只要學生開一兩個空會，發幾篇宣言通電，或寫幾個標語喊幾句口號算了事，而不要學生實際救國。這種「單純學生運動」正是宋逆及其他企圖欺騙民衆者之流所要的，他們要用這假學生運動來反對眞學生運動，這於國家祇能有害無益，誠懇的救國學生決不要此；（三）罷課祇是學生救國運動的開始，而不是學

生救國運動的目的，把『十年以來，罷課久已成爲濫用的武器』這樣的話來使學生沮喪，這祇是說他們要取消學生救國運動。　其實在要使救國運動開展到各方面而成爲廣大羣衆運動的條件之下，在組織廣大的羣衆使成爲救國的實際力量的條件之下，任何人也祇有暫停其他活動，集中精力，才能做到。　所以非難學生罷課的人實際祇是不願我國有實際救國運動。（尹秉誠）

平津學生聯合擴大宣傳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十一期——

張衣谷

韜奮先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北平學生請願遊行，從大衆生活的記載和宣傳，我們知道你們是深切的表示同情。　在這次行動以後，學生救亡運動像是暫時的沉寂；不，時代和環境都不允許我們這樣。　因爲在目前的中國，民衆的知識是貧乏得可憐，同時因爲交通的阻礙，消息的閉塞，許多民衆受了欺騙，都蒙在鼓裏。他們不知道國家危亡的現狀，他們不知道漢奸們出賣華北。所以他們本身有許多缺陷，不能夠自己起來作救亡運動。　再說國內的思想界，如胡適之先生之流，他們曾經

領導過「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是他們現在自身矛盾起來了；他們向殘餘的封建惡勢力投降，和無恥的漢奸以及新興買辦階級妥協。還想他們來領導羣衆作救亡運動，那不是做夢嗎？肉食者流更是不管民衆的痛苦，只顧自身的利益；有了錢，他們可以做高等亡國奴，他們可以投降敵人，他們可以出賣民衆，出賣華北，出賣整個的中華民族！還希望他們來救國嗎！只有學生，是站在時代的前線，認識比較清楚；因爲鐵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任何人却不能欺騙他們。他們是熱血的青年，他們不能坐視亡國的慘痛，他們不能讓敵人來摧殘我們民族的生存，更不能忍耐須臾，眼見無恥漢奸出賣民衆。所以他們不能不挑起救亡運動的擔子，負起時代偉大的巨難，作民族開路的先鋒！然而救亡運動在現階段的中國，不應該是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學生運動的展開，在民衆中間起發酵作用；使救亡運動的戰線，擴張到廣大的羣衆的壁壘裏邊，形成整個民族解放運動。因此之故：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行動以後，平津的學生感覺到事實上迫切的需要在喚醒民衆，讓他們自己覺悟。所以决定了「擴大宣傳，深入民間」的口號；並且决定了「平津學生聯合會擴大宣傳團」的組織，準備出發了。

在寒風怒號的一月三日，北平的第一團在城外農學院集合了，軍警們事先得着

消息，把阜城門守得水洩不通，我們有化裝從西直門出城的，有爬城出來的。本來預定集合的地點是農學院，但是向外散佈消息則說是二閘；所以當局的軍警在二閘和沿途佈置得非常嚴密，槍實彈，刀出鞘，眞是如臨大敵一般！ 幸喜學生們一個個的如漏網之魚，大半都到了農學院，軍警們又黑壓壓的包圍住了農學院；幸喜農學院的後面是曠野地帶，我們三五個一羣的溜到大井村。 這個地方離北平不過十餘里，大夥都提心弔胆的，不敢睡覺。 午夜的時分，我們驚惶地在軍警的監視中奔豐台，繞南苑，晌午經過黃村；爲了今天必須趕到青雲店歇宿，沿途也沒有工夫宣傳，傍晚才達到目的地。總計一天跑了一百多里路，沒有休息，忍凍受餓，身體都很疲乏。 因爲沒有好的歇宿地方，大家都坐着打瞌睡，有幾位同學受了煤氣，連衣服也燒了，經過救護之後，才脫離了生命的危險。 五日在青雲鎮作宣傳，先個別和他們談話，再利用聚集的羣衆，召開市民大會；民衆的情緒很高張，聽了沉痛的演講，有許多流着眼淚。這是第一次的宣傳，技巧和方式，有許多要點是被宣傳員忽略了的。 晚上大家檢討過去的錯誤，從新决定將來的計劃。 在第一團的組織是團部以下有常務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團分四中隊，每中隊分五，六小隊，小隊組織有隊長一人，宣傳員四

人，先遣員二人，交通員一人，組織員一人，調查員一人，救護員一人。 到某一村鎮時，由先遣員先出發接洽和籌備食宿；交通員的責任是隊伍的聯絡；宣傳員職司宣傳；調查員調查各村鎮的狀況；組織員負責組織民衆；救護員擔任救護工作。五日的晚上就分配好了，工作的進行都很努力。 五日上午我們並且派了聯絡員去到安次和第二團第三團接洽在固安縣會合。原來第三團是清華燕京兩大學組織的。第二團是天津方面組織的，在未出發之前，平津學聯的計劃是在安次會合；現在改成固安縣了。

六日上午十一時出發，向禮賢鎮進行，經過安定村，安定車站，河北頭，沿途進行各種工作。 下午五時到禮賢鎮。 當地的小學校，教堂，都很歡迎我們；尤其是民衆們，更表深切的同情，捐給我們三斗米。 七日上午在禮賢鎮召開市民大會。 講演分成四個步驟：

一、 學生下鄉宣傳之意義及其目的；
二、 東北人民遭受亡國慘痛之現狀；
三、 農民的苦況由于某國及準買辦階級之剝削與摧殘；
四、 解決各種痛苦之途徑及今後組織之方法。

宣傳員流露出來沉痛的語句，悲哀的聲調，都在每一個民衆的心上留下永遠不能忘却的印像。在他們的臉上，刻着深慟的表情；他們的熱情像火山將要爆發的巨口，市民的代表開始演講了，他們都是這樣說：

「我們以往不知痛苦的來源和某帝國主義之壓迫，新與買辦階級的剝削與摧殘；亡國的慘痛是我們民衆所能忍受的嗎？我們爲了要活命，我們要同民族的敵人和一切惡勢力拚命鬥爭！」

羣衆都興奮起來呼喊，跳躍，伸出他們的拳頭在空中揮舞；我們現在才發現羣衆情緒的高張，和意識的偉大。一切被禁錮在罪惡的城市裏面的人們，他們把廣大的羣衆遺忘了；他們只知道羣衆是卑微的，低劣的；他們不知道羣衆是眞誠的，純潔的；只是被欺騙的黑霧籠罩着，所以他們才失去了光明。

我們同時組織兒童團，給他們幼小的心靈上印下一些亡國的慘狀。掀起了有力的呼喊和結隊的遊行。下午一時在民衆熱烈的歡送中，我們出了禮賢鎭。

在路上使我們有一個最愉快的記憶：就是當我們宣傳的時候，有一位老百姓讓另一位老百姓拿水給我們喝，並且說：

「他們都是爲我們民衆的。」

民衆已經深深的能夠了解我們，不像漢奸把我們當作敵人似的。

到了固安縣，縣長邊英儕把城門關了。他對於我們的看待甚至于說我們是劉桂堂的匪軍！這樣的誣蔑和陷害我們純潔的青年學生，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國人？他還有沒有良心！最對我們表同情的是簡易師範校長王雨珊先生，他寧可犧牲了自己的飯碗，很熱烈的歡迎我們，並且捐助我們一些錢。他非常表同情于「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的行動，他自己很表示慚愧的說他沒有機會參加。在固安縣駐札着二十九軍一連人，第二天清晨，城門仍然緊閉着。宣傳員開始在城下對守城的兵士演講了，演講二十九軍過去在喜峯口抗敵光榮的歷史，可是現在被他們的長官及買辦階級出賣了；他們聽了都感動得流淚，可是他們只知道服從，不知道愛國的軍人是不應該服從敵人，不應當服從漢奸走狗們的！

現在第二團和第三團都在固安會合了，都住在南關，飽嘗了閉門羹的滋味；可是我們工作的進行仍舊非常努力，分隊下鄉宣傳。

我現在再叙述一下第二三團出發沿途經的情形。第二團是一月二日由天津出發，分散行動。經汗溝至楊村，作大規模的宣傳，晚至黃厚店，農民協會和小學教員很熱烈的歡迎，招待甚好，有一位外國教師很表同情，在當地召開市民大會，

民衆情緒非常熱烈。警察也表示同情。 四日向安次進發，沿途用談話方式宣傳，安次縣長先用恐嚇方式拒絕學生入城，後被學生揭破假面具，不好意思，才允許入城，住在西關小學。蒙簡易師範極誠懇的歡迎並慰勞。 縣長借詞地方不靖，不許下鄉宣傳。 六日至永清，係整隊出發宣傳，永清縣長很客氣，簡師同學歡迎，並籌備組織學生自治會，住存實中學。 七日出發至固安。 第三團于一月四日在藍靛廠集合出發，至蘆溝橋，城門關閉，簡易師範歡迎，民衆也很熱烈的表同情。五日至良鄉擴大宣傳。 完全小學的教聯表示取一致態度。 六日至琉璃河，組織郵工，商界聯合救國會。七日至碼頭，八日至固安。總之，根據幾日的行動所得的結論，在宣傳方面所收的效果很大，在組織方面，還是開端。 我們知道僅向民衆宣傳；而不組織民衆，使他們的力量集合起來，那仍然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今後工作，更要在組織方面努力。

在這個時期中，我們開了一次全體大會，決定了今後的動向。固然從幾天來的經驗；我們知道了民衆本身所感覺的痛苦，不僅是敵人的壓迫，而直接的是封建殘餘勢力和新興買辦階級的剝削和摧殘，他們的壓迫是二重的壓迫，但是我們決定，在現階段裏，我們所提出的口號，僅僅是注重于抗敵救國，痛懲漢奸。

第一次通訊完了，以後當再隨時報告。希望能在大衆生活上披露出來，給各界知道平津學生擴大宣傳的意義及其經過的情形。敬祝

撰安

張衣谷在固安途中寄發。一月十日。

北平學生聯合會宣傳大綱

一 目前形勢緊急，掀起了每一個青年抗爭的狂潮，然而狂熱代替不了救亡，流涕換不來生存，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只有在正確的認識與行動中來執行歷史的任務。

二 首先，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因此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瘋狂地掠奪我土地，屠殺我人民，得寸進尺，驅中華民族於滅亡之境，因此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目標下，首先第一就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三 然而外患固可怕，退讓尤可憂。如果中華民族堅固團結，一致抗日，暴敵雖殘，猶不足畏；乃自九一八以來，我國空言抵抗，實際投降，以致「滿洲國」組織於前，「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相繼成立於後，借口

「長期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內」，而行出賣之實，因此，除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外，尙須反對危害民族生存的殘暴內戰並反對一切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與行動。

四　但是，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國問題，只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在這舊世界日趨崩潰的過程中我們須要認淸我們解放鬥爭中的友軍。所以我們還應當聯合世界一切被壓迫民衆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奮鬥。

五　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們的目標，擴大民族革命戰爭，是我們的方針，然而這種重大的任務，絕非學生羣衆所能單獨勝任的。所以爲了我們偉大的前途，我們必須聯合全國民衆結成統一革命戰線。武裝全國民衆來擴大民族解放鬥爭。

根據上開的幾個原則，我們具體的宣傳大綱是這樣：

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　反對危害民族生存的內戰。

三　反對一切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與行動；

甲　反對賣國外交。

乙 反對祕密協定。
丙 反對「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丁 反對名存實亡的華北政治形態。
戊 反對奴化教育。
己 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四 武裝全國民衆擴充民族的解放鬥爭。
五 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六 世界一切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
七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建立統一戰線。

北平學生聯合會訂
一九三五，十二，十日。

華北學生的聯合戰線

江 凌

（華北通訊）——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十一期——

目前中華民族已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侵略者的進攻，一步一步的加

緊，被侵略者的政策，一步一步的屈服，在這種內外煎迫的情勢下，華北已繼東北而淪陷，中華民族臨到了未曾有的嚴重的危機。在這中間，民衆的憤懣的加深和抗爭的熱情的高漲，乃是極顯然的事。因此，由于這種憤懣與抗爭力量的增加，終于要爆發一次巨烈的運動，更是必然的了。

北平學生以及全國學生運動，就在這種客觀條件下發生的。這種運動的爆發，不是一時一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也不是任何壓力所能壓得下的。所以，無論某帝國主義者的走卒們的刀槍如何鋒利，無論當局者的代言人的緩和手段如何巧妙，北平學生終于衝出了刀林彈雨，在血肉橫飛下發動了英勇的壯烈的示威運動，更掀起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狂潮。

然而，這不是說學生是民衆中的眞知卓見的領導者，恰恰相反，這裏是說明學生只是民衆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前途，只有配合起廣大的民衆運動時，才成爲可能。不過學生羣衆比較敏感些，所以很快地意識到民族的危急，于是振臂直起，做救亡的呼號吧了。假如沒有廣大的民衆的支援，單純的學生運動，終將自趨消滅。

但是，如果因此而完全否定了學生羣衆的力量，完全忽略了學生羣衆在運動中

的發動的開端的作用，也會犯了機械論的錯誤，因此，對于學生運動的正確認識，便成爲當前迫切的問題。　在這種正確認識的探討中間，對于過去的檢討，錯誤理論的批評，和將來工作的討論，那是必要的，而作爲檢討過去的基礎的系統的眞實報告，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本文是著者一九三五——三六中國學生運動一書中的一節（在學生運動的經過一章內，因爲時間性的關係，儘先以這樣一個題目單獨發表。　內容包括平津學聯的成立和擴大宣傳的經過，以及濟南、徐州、各地的學生聯合意志與行動。

（一）　平津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自從北平學生兩次示威運動過後，全國學生紛起響應，但是，運動擴大，同時必須有正確的領導，而此正確的領導，須根據于正確的認識。　平津兩地的學生的認識是這樣的：第一，認爲「一二九」以來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民衆抗敵救國的先聲，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序幕。　這個運動雖由學生運動而開始，但不能以學生運動爲結束，牠必須與廣大的民衆配合起來，牠必須擴大爲全國民衆抗敵救國的運動；第二，須有堅固的團結，須有堅強的力量，須有統一的戰線，須有健全的行動。　所以他們要求全國學生聯合起來，首先華北的學生，應該結成一個團體。

在這兩個基本信念之下，平津兩地的學生首先堅實地携手了，首先組成了平津學生聯合會。

就在「一二一六」北平示威運動後的一個星期內，天津學聯會爲了慰問受傷的北平同學，派代表到了北平，在參加了壯烈的慰勞大會後，立刻正式成立平津學生聯合會。　那是十二月二十六號的事。

這是最可紀念的一天，他們含着眼淚看到了血淋淋的戰跡，他們懷着滿腔的憤慨與受傷的戰士晤面，他們一面切齒地痛恨統治者的殘暴，他們一面深刻地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在熱烈的討論與堅決的意志之下，他們决定了以下的綱領，他們緊密地聯合起來了。

一、反對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

二、反對冀察、冀東一切出賣民族利益的傀儡組織，

三、反對祕密外交，

四、反對一切摧殘抗敵救國力量的暴行，

五、全國民衆聯合起來，

六、全國民衆武裝起來，

七、民衆武裝保衞華北，

八、收復東北失地，

九、剷除漢奸，

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愛國的自由，

十一、擴大民衆革命戰爭，

十二、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這樣，他們起艸了他們的對時局宣言；這樣，他們製定了宣傳大綱。更爲了執行以上所說的兩個信念：第一，他們決定組織擴大宣傳團，深入民間，喚起民衆，一致抗敵救國；第二，他們決定發起全國學生聯合會，首先組織華北學生聯合會。

經過了幾天寢食俱廢的長的時間，他們對于這兩件工作，有了如下的詳細的決定：

第一，關于擴大宣傳隊

A、名稱——平津學聯會擴大宣傳團

B、組織

1、共分五隊；
2、北平方面爲第一、二、三大隊。
3、天津方面爲第四、五大隊。
4、每市設總指揮部：下分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等。而兩市的總指揮部，接受平津學聯會的領導。
5、總指揮部，設常務、交通、宣傳、組織、事務、糾察、救護、調查……等。
6、每隊（大、中、小）亦設常務等人員（與總指揮部同），以便與總指揮部發生緊密的縱的聯繫。
7、各隊之間，也有橫的聯繫。這是賴隊長與專責人員（如交通、宣傳等）的互相聯絡。

C、進行方式——完全軍事化。
1、第一步調查——分目的地、匯合地、路線、沿路村莊、城鎮、住宿、膳食、友軍敵軍等。
2、第二步宣傳——分口頭、文字、圖畫、沿途的宣傳以及大規模的宣傳等項。
3、第三步組織——在召開市民大會農民大會時，請民衆自動組織抗日救國會。

D、行程

一月二日——第四、五、兩隊由天津出發。　由北洋工學院率領，經過北倉、楊村……直趨安次，再到固安。

一月三日——第一、二兩隊由北平市內各校分別到城外農學院集合，第一隊由北大，東大領導；第二隊由平大、中大師大領導，沿平津鐵路線外進行。　經過店廠，到大井留宿。

一月四日——第一、二、兩隊由大井到高莊、高米店、黃村、再到青雲鎮，共九十里，食宿亦有所決定。　第三隊，也在這天出發，由清華、燕大領導。　從藍店到蘆溝橋。

一月五日——第一、二兩隊在青雲鎮召開市民大會。　第三隊由蘆溝橋到長辛店，再到良鄉。

一月六日——第一、二、兩隊由青雲鎮到孫村、後安定、驢房、安定車站、西白塔、河北頭、禮賢鎮。　第三隊由良鄉到琉璃河。

一月七日——第一、二、兩隊在禮賢鎮開市民大會，再由禮賢鎮到李伯莊、辛家庵、辛莊、團城、南各莊、大松屋、興隆莊、直到固安。　共行三十五里•　第

三隊從琉璃河到馬頭鎮。第四隊到固安城外與一二隊匯合。

一月八日——第三隊從馬頭鎮到固安，與一，二，四團匯合。

一月九日——在固安開擴大宣傳團全體大會，包括一、二、三、四、團。

E、後方的準備和接濟。

F、交通運輸的規定。

G、宣傳品的準備。（包括農民宣傳大綱）

H、防禦的器具的準備。

一切的運動，不是機械的公式所能解釋；同樣，運動中的方法，也是在靈活地運用着。所以，在大體上，平津兩地的擴大宣傳運動，是按着以上的規定進行的，不過中間的阻礙和波折，定會遇到的；因此，路途以及宣傳的方式的臨時改換，在所難免。不過，他們已經有了對抗敵人的詳細準備，他們將憑着他們那滿腔赤誠和勇敢，他們運用着他們的新式的戰略，堅决地執行他們的偉大的使命。你看，他們已經匯合了，他們已經前進了。

熱血匯流着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十期——

王汝娟

韜奮先生：

首先該聲明一下：我所以寫這封信給你的動機，並不是要在這次悲壯的救亡運動中特別表彰東北大學「勞苦功高」，而是想報告一下東大同學參加救亡運動的經過及其特殊的遭遇，同時說明一下東大同學參加救亡運動的重大意義。

我們知道：東北大學的同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東北人，九一八的炮火把他們轟出故鄉，流亡北平。救亡的怒潮被壓息了，四年來他們在欺騙，壓迫與極端的窮困中掙扎生活，可憐的一口粗飯使他們變成了雙重奴隸！悲慘的，『飲泣吞聲』的四年啊！從家鄉不斷地送來的父母親友在敵人鐵蹄下的呻吟，不斷地送來淪亡後的家鄉的凄慘的景片，也不斷地送來義勇軍艱苦抗戰的消息；而另方面；攫奪東北的敵人的血手更着着進逼，踏碎了東北的敵騎又踏上華北以及全中國的領土了，「收復失地」早已被人忘記，華北成了強隣的禮物了！在這種「琉酸灌頂」似的刺激下，東北大學的同學縱使心想作『讀書救國』的迷夢，苟且偷安，可是從那裏安心起？縱使心想逃避，可是那裏是給他們預備的窩藏？極端的苦悶，血的門

爭的渴慕，四年來悲慘的教訓已經盡夠了！ 他們眞是破釜沉舟，歸路已斷的流亡者！ 擺在他們面前的路顯然的只有兩條：堅決的狠鬥與曲辱的投降。 他們清楚地看到： 從鬥爭中可以獲得生存，投降的命運是： 即或免於敵人的斧鉞也是饑餓死，憂愁死，悲憤死，爲無恥的流亡伙伴出賣，爲敵人的清道夫虐殺！ 在這『鐵一般的事實』下，縱使站在他們面前的是非人間的閻王，羅列了十八層地獄油鍋沸鼎等最殘酷的刑具，也何能消滅他們的鬥爭？ 縱使站在他們面前的是美國最富的財閥捧了他所有的金圓，也何能收買他們的抗戰的決心啊！ 四年來『飲泣吞聲』的奴隸生活終於爆發了火山樣的民族解放鬥爭了！ 這是必然的，這也是應該的！

東北大學的同學是隨着平市學生救亡運動，在平市學聯總領導下戰鬥了，而且繼續着！ 可是從鬥爭的開始以至現在，當頭的打擊就是同命運的流亡者的學校當局的壓迫——殘酷的，無恥的，卑鄙的手段！ 多麼痛心的事實！ 東北亡了，與東北的大人無關，痛苦的是三千萬無辜的大衆！ 東大當局這次毅然作敵人的血爪，盡力壓迫救亡運動，顯然是在買敵人的歡心！ 四年來欺騙的假面具終於給他們自己拆破了！ 事實在照妖鏡下終於露出了他們卑劣的醜相！ 偉大啊，英勇的民族解放的抗戰！

在全國大衆，全國同胞的面前，東大同學應該慚愧：爲什麼不在敵人第一次進攻時抗戰？假如那時就戰鬥了，今天敵人也許不會蹈進華北，東北也許還是我們的吧？但是過去已是過去了，悔恨都是無益的！也許有過去的教訓才生出來今日的決心！我們要珍重現在，努力將來，最終的勝利是我們的。

東北大學的同學是戰鬥了，而且繼續着！在全國民衆，全國同學的救亡運動中，他們縱不能作先鋒。但他們總不會落伍，總不會再作『無抵抗』的逃亡。他們自信着。

* * *

在無理的壓迫之下，東大同學向來是沒有組織的，除了學校當局御用的團體以外。（可是御用的團體除了很少數的走狗，大部份同學是不願參加的。）所以當北平學聯成立許久了，請東大參加時我們才開始組織學生自治會。可是這意見剛一提出，學校當局馬上用盡方法破壞：首先是院長把各級級長找去訓了一番：

『聽說你們要組織學生自治會？難道你們想學殷汝耕的冀東自治嗎？』

硬往你的頭上灌狗矢！當時同學囘答：『學生自治會是各校都有的合法組織。現在我們想組織學生自治會不但不是效法「冀東自治」，相反，正是爲的反

對「冀東自治」，以及類似這種東西的組織。但如果院長認爲「自治」一字眼不好，我們就改爲「學生會」好了！』院長聽了這話更大不爲然，說了東大如何如何特殊，不能跟其他大學一樣鬧！同學的話是：「是的，我們承認東大特殊：因爲我們的家鄉東北已經亡了四年了！但是因爲這特殊，所以東大同學更應當特別堅決地起來幹！』院長語爲之塞。可是無論如何還是不准學生組織，這時學校當局簡直把學生會的組織看成要他們命似的，想盡方法破壞，在紀念週上院長講話：「……你們該安心讀書，東北大學是有辦法的，必要時我們可以搬到西安。學校當局早有準備，不過不能對外宣佈。因爲塘估協定前，日本飛機轟炸北平時，東北大學跑到太原，已給人家把大牙笑掉了；這次，如果人家別的學校不搬，我們東北大學先宣佈搬家，一定更惹人家笑話了。現在是關上門自家人說：東大是有辦法的，一定往西安搬！』多麼無恥，多麼矛盾的話呀！既然知道搬家是可恥的，是要惹人非笑的，爲什麼還拿搬家來勸誘同學上課呢？

當然同學是不會爲這可恥的『逃避政策』誘惑的。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仍然進行。可是學校當局最卑汚而陰險的手段來了，假用同學口吻，以『學生自治會贊助委員會』的名義，印發傳單，於夜間散於圖書館閱報室等處，故意假借同學口吻

來汚辱學生自治會發起人的人格，使同學眼目迷亂而懷疑，唾棄自治會的發起人；於是學校對於學生自治會成立的破壞也就可達到了。　可是同學們馬上識破了這一點。學校看看他們的陰險手段未湊功効，於是又來了第二次傳單。　這次提出非驢非馬的口號：「一人奪一枝槍打到交民巷去」什麼「組織××政府。」顯然這一次傳單更來得陰險狠毒了：一方想用非驢非馬口號來迷亂同學眼目，一方是硬把藉此可以殺頭的帽子往自治會發起人的頭上扣。用心之毒至於此極！　當然這種陰謀同學也非常明白；因爲在過去學校已不祗一次用這種手段壓迫學生而奏效了。　可是自治會發起人這時已人人自危，因爲想到學校當局既然這種陰險手段一再使用，以後更說不定弄出什麼花樣。　根據過去經驗：學校當局爲了個人的地位與金錢，犧牲幾個清白的同學生命是可能的。　於是由級長會出一佈告：說明組織學生會之眞義並揭破這兩次傳單的用意陰謀。　但同時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也無形停頓了。

可是同學們心中的憤慨與救亡的熱情並不會停止，他們忿怒得絕叫狂跳，苦悶得痛哭流涕！　心像烈火似的燃燒！　人人都預感到：總有一天這座大的火山會爆發。

* * *

學生自治會的組織無形停頓以後，一部同學決定組織「救亡會」，參加學聯因爲時間短促，同時不能公開，所以簽名者僅三十餘人。這時已是十二月六日或七日，距學聯決定的請願示威行動的十二月九日祇有兩天了。

十二月八日學聯在燕京大學開各校代表大會——到會的有二十幾個單位——宣佈請願示威的路線與時間。同時有對於參加的人數作最後的估計。當主席向東大代表問：「東大明天究竟能出多少人？」東大代表眞是又慚愧又悲傷；「究竟能出多少人？眞不敢說！因爲大多數同學都還不知道有這次行動。學校當局壓迫，同學尚無組織。但明天早上一定召開大會，開得成呢，我相信東大同學是不會退縮的。萬一大會開不成那末只有三十八了——這三十八一個都不會少！」主席聽了報告，當時決定要東大這確定的三十八人完全編成糾察隊，而且擔任整個隊伍的先鋒糾察——這一決定東大代表立刻接受了。這一決定是對的。東大同學已作了四年的亡省奴隸了啊！爲什麼不作先鋒？——同時決定燕大清華同學由西直門乘大汽車進城，在東大集合。

夜很深了，燕大最後的一趟汽車把各校代表與第二天行動計劃——民族解放鬥爭的第一炮彈，載進城來，像是有一團炸藥在每一個人的心裏，要粉碎人的軀體！

東大代表回校後，救亡會的三十個同學已把學聯準備好的傳單取來折疊了。他們用全生命來接待這最後消息。代表報告後，開始討論準備第二天的大會。學聯所希望於東大的不是三十人，而是三百，三百以上東大的全體同學啊！

這是東大同學參加救亡運動的前夜。

* * *

十二月九日上午八點鐘。上課的鈴聲響了。大部同學不是走向教室而是走向禮堂。

東大空前的全體同學大會舉行了。校門口的糾察隊悲壯地站着，準備接待清華，燕大的同學來匯合，交通隊由街頭到會場，報告街頭佈警與各校出動的情報。當主席沉痛地報告東北淪亡，華北危機，宣佈學聯請願示威決議，且說明他的意義的時候，有的同學簡直痛哭失聲了！這時院長們無可如何地站在同學面前當森森的手一致的表决參加示威的時候，他們——咳，我還是不說他們吧！這時燕大交通隊來報告：燕京道上佈滿警察了，清華，燕大汽車被扣，現在他們徒步跑來，要遲到一刻，望東大同學少候。緊接着又一位同學跑來報告：「西直門關了」！啊，清華，燕大同學恐進不來城了！

本來預定燕大，清華和東大是一路，現在他們旣被阻在城外，東大只好自一成路，到新華門去集合，那裏有大隊同學在等着啊！

四個人一伍，手挽着手，女同學在隊伍中間。——可敬的女同學們，她們是全體參加！

悲壯震天的口號：潮水似的湧到街頭！　火山終於爆發了！　幾年來被壓在火山下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空中飛射，射向每個市民的心！

十二月寒風冷不了沸騰的熱血！

大隊從北溝沿轉到四牌樓大街的時候，迎頭是一陣歡呼，東大隊回答着同樣的巨雷。　二十多法學院的同學來參加了！　他們學校是上了鎖，且爲警察包圍了；他們是從牆跳出來的，眞是什麽語言形容不了的大家相見的熱情啊！

大隊快到四牌樓了。　我們看見那裏有二百多武裝警察排着，宋哲元古北口殺敵時的大刀拿在他們手裏，槍也都上了刺刀；這是爲救亡的學生預備的歡迎式。同學們又忿怒又痛心，山崩般的喊出：「歡迎抗日軍警！」「我們都是中國人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但他們仍然不動，同時顚量着手中的大刀與皮鞭，在相距十幾步的時候，同學們齊聲吶喊：「衝！　衝過去！」「衝破日本帝國主義

的陣線！」大隊開始快跑，直衝開他們的橫隊，這時他們也開始皮鞭大刀的毒打了。隊伍衝過大半的時侯，有一位同學被打倒了，於是接踵倒了許多人，女同學大部倒了，在這時警察的皮鞭，大刀，皮鞋一齊在人堆上輪，於是有九位的同學作了他們的俘虜了——四個女同學，五個男同學——其中二位是法學院同學。

大隊重新集會之後，曾一度決定奪取我們的同學；但當排頭轉到可以望見鬥爭的地方時，被捕的同學已經無跡了。於是決定先到新華門與大隊滙合。怒潮似的衝到新華門前，那裏數千同學響起一片一片歡呼：「歡迎東大同學！歡迎東大同學！」獵獵的旗幟，鮮明地寫着：「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親熱地相見，合數千聲音成一個巨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

以後的全體行動已有許多報告，我不必重複了吧。

* * *

當我們的隊伍在四牌樓被毒打的時侯，祕書長的汽車開到校門，進了辦公室。祕書長捶胸頓足地大罵：「我知道！我知道這都是幾個人鼓動的！××黨！××黨！」啊！啊！不是東北亡了，華北亡了，整個中國將亡了！杜重遠先生說得好：「有怎樣的天黨，有多少金錢，能於一禮拜內發動了幾十萬的全國學生

運動」啊！

* * *

示威歸來的晚間，首先學校當局向學生威嚇：『剛才有兩個某國人來過了，問我們還能約束學生不能，如果不能，他們來替我們約束！ 我們——學校當局自稱——當然說能夠約束！』是否眞有其事，姑且不論，單看吾夫子慷慨對曰：『能！』而且是『當然』『能』。 對敵人何其忠順慷慨，對流亡的學生又何其陰險毒辣？是何居心，請大衆裁判吧！

接着祕書長訓話：『不怕死的小子，有小子骨頭，是他爸爸揍的，直接打某國去呀！ 在學校鬧什麽？』野蠻無理，言之痛心！ 由於這漫罵，本來有極少數未參加示威的同學也慨忿了，反來參加救亡運動了。 這是高壓的先生們所未預想得到的吧？

第二天在禮堂召開第二次全體同學大會： 一，檢討這次請願示威行動的優劣點。 二，通過執行昨天各校同學大會的一致罷課，繼續救亡工作的決議。（當示威大隊在王府井大街被擊散後， 在北大三院集合。 當時决議各校一致罷課及其他）三，成立東大救國會參加學聯。 四，營救被捕同學。

大會開始不久，主席報告的時候，祕書長帶着院長和一羣校役，怒氣冲天地向會場衝來，守門的糾察隊迎前講話，被他一脚踢開，主席停止了報告，向祕書長說：「我們在開會，如果祕書長要講話，我須徵求同學意見」。

「什麽你開會，開會！　開什麽會！」　說着一把把主席拉下台來。　但主席立刻恢復他主席地位與祕書長並立，聲淚俱下地說：『祕書長！　難道你平常說的「收復失地」的口號都忘記了嗎？　東北亡了四年了，現在華北又亡了，我們怎樣能苟安！　全北平市的同學都起來作救亡運動，我們東大同學都是亡省亡家的東北人，我們不動，我們還有什麽面目見人，我們還算人嗎？　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東北的光榮，是東北人的光榮，也是祕書長的光榮。　祕書長也是亡省的東北人，這絕不是祕書長的恥辱啊！』主席向全體同學徵求：『允不允許祕書長說話？』同學們齊聲喊：『不要聽！』『打倒漢奸！』

「誰？　捉住！　捉住！』祕書長向院長命令着。　院長立刻走向後面捉人，但糾察隊把他們勸阻了。　同學悲憤到了極點。　有的放聲痛哭：『不要忘了我們是亡國奴啊！』『祕書長也是東北人啊！』

看同學情緒激昂，祕書長的風舵也轉和一點了，主席讓同學靜下來，允許他幾

分鐘講話。

「你們不再鬧，我可以要公安局釋放你們被捕的同學；但你們再鬧，我就不管了。……罷課不行！」祕書長說。

「立刻釋放我們被捕同學！」

我們要現在看見我們被捕的同學回來！」山洪似的同學們喊。

「好！ 你們要願意被捕同學多受罪，你們就鬧！」祕書長轉身走了：「警告你們：不要爲少數人利用！ 你們不要爲少數人利用！」大隊的同學。 誰都不理睬他。

大會繼續進行。 示威行動檢討過去了。 全場一致決議：一，立卽開始罷課。二，成立東大救國會，參加學聯。——當推定十一位同學組織救國工作委員會。三，組織強有力的糾察隊——以前之糾察隊員改編於新組織內。 四，要求學校保釋被捕同學。

大會閉會後，東大卽日全體罷課。 被選舉之同學卽刻計劃組織與工作進行。糾察隊於三小時內組織六小隊——每小十人——按學聯規定編制，卽執行維持秩序職務。

天是陰慘慘的，但全平市的青年熱血滙流着。各校慰問受傷被捕同學的代表不斷地來，交通隊員不斷地送來各校情報。

天空嘯着第一次勝利的凱歌！

* * *

夜來了，在黑暗的掩蔽下，一切卑劣的日本帝國主義走狗活動着。

午夜十二點：同學正作着興奮的夢的時候，學校開進了百餘憲兵——東北憲兵。

守夜的糾察隊當時把救國工作委員會的負責同志喚醒了來，報告這一消息，當時決定：如果他們沒有什麼動作，不必驚動全體同學；因爲把同學喚醒來，在睡眼矇矓的時候聽到這樣消息，秩序一定亂了；所以只通知了重要的負責人，要大家注意一下，最好能夠躲開。可是夜是這樣深沈，能往那裏去呢？即或出到街上還不是投到他們的戒嚴網嗎？如此大家祇能在校院內躲藏。

同學們等待天亮，等待太陽的光明。在午夜的寒風中陣陣的皮靴聲，刀鍊聲，打進他們沈痛的心。大門被封鎖了，學校某主任忙於憲兵的招待。

大約是五點鐘吧，寢室的電燈一亮，囚車開到了校門，二百餘武裝警察當學校號房領導直撲到各宿舍，宿舍門被把守了，不准同學出入；於是由號房按名單指示

床位各室搜查。大部床位是空了，於是翻箱倒篋，書物任意拋揚。雖然事先負責同學稍有準備沒給他們捉去，但結果仍有六位同學被捕了。這一次逮捕的名單是用「東北大學公用箋」寫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名；警察由號房領導；全校工友總動員各角落搜尋欲捕在逃的同學。事情是由誰主使，不問可知。而事後祕書長也公然承認：「你們眞把我氣極了，我才把名單送到公安局；不過名單是王教官開的。」事實無可抵賴，而還要拖一個王教官下水，王教官有什麽天胆，又有什麽威權可以使得公安局捉人啊？

負責同學被捕的被捕了，逃的逃了。憲兵監視每個同學的行動；見有二三個同學聚談則上干涉。一時學校成了恐怖凄涼的刼後的荒場。

當天晚間，逃出校外的同學互相找到了。討論應付辦法：一方把東大特殊遭遇報告學聯，請學聯設法；一方報告給各校同學請求援助。此外盡量與校內同學聯繫，使校內同學仍可以與學聯保持關係，繼續工作。在刺面的寒風中，他們奔走呼號；在忿怒中度過了悲傷的夜。

* * *

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學校宣佈「緊急戒嚴令」。由祕書長與軍訓主任任

戒嚴司令。憲兵把守校門，禁止同學外出。學校向同學宣佈：同學須一律離開宿舍，不到教室即須到圖書館，在校內散步或停留聚談者，則以擾亂秩序論，憲兵可隨時逮捕；拒捕者則開槍，打死勿論！

下午學校又佈告：『東北大學緊急處罰法』：十三日須一律上課，十三日不上課者降爲自費旁聽生，十四日不上課者開除在校名籍。

同學們的生命簡直無保障了，生活當然更在學校的「緊急戒嚴令」下絕望，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同學還能忍受這無理的殘酷的壓迫與摧殘嗎？

十三日：留校同學決組織臨時委員會，負責校內工作，與學聯之關係則由逃出校外之「原救國工作委員會」同學負責。留校同學同時決定：全體同學齊集祕書長辦公室前示威要求。一，立即撤退駐校憲兵。二，立即釋放被捕同學。三，逃出之同學不得再次逮捕。四，以後不得壓迫或干涉同學愛國運動。如校方不答應這四點要求，則同學自動驅逐憲兵出校，自動奪回被捕同學。

怒潮似的大羣，捲到辦公室前，堅决提出四項要求，要秘書長立刻回答。看到同學們的激情，一天由東大領兩元大洋辛苦錢的東北憲兵也無所施其威了；有的且眞眞的受了感動說：「同學們，我們都是東北人，我們也同情你們的愛國運動，

不願來壓迫你們。　不過沒有法子，是他們命令我們來呀！』

在全國同學的憤慨下，秘書長終於答應了四項要求。　同時，特殊的東北大學的『特別』逮捕救亡同學的消息已是滿城風雨；各方面對東大當局責難的函件雪片似的飛來；在社會輿論下，祕書長也不得不放棄他的『緊急戒嚴令』『緊急處罰法』！

*　　*　　*

學校的憲兵撤退了。　被捕和逃出校外的同學歸來了；在校同學以全生命的熱情歡迎他們，同時他們也以全生命的熱情回答他們的努力與熱情！

學校內的『救國自由』總算爭得了。

*　　*　　*

時間與精力不容我作詳細報告，我只能如此簡單地，草草地收束了。

東大同學是戰鬥了，而且繼續着！　一切經過，大概如上面所述——遺漏甚多，絕無增添潤色，——是與非，請大衆批評吧！

王汝娟上。　一九三六，一，一，夜於北平東大。

警棍打靶和聯手臂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須沉

編者先生：

此次北平學生請願消息傳來時，眞似空谷足音，何等令人雀躍！「五四運動的餘音將復振矣！」人人心裏，都這般預期。可是恰像一粒新火，才上昇時，已經有人在多方壓殺了！

慨自九一八左右大請願之後，沉默了幾個年頭了。照例，這種沉默應該是國泰民安的表現，可是事實上怎麼樣呢？中國的大衆沉默着的這幾年中，「友邦」的軍隊却正是行動得最急激的時候。急激和沉默的對比，是最使有識之士嘆息的。大家都以爲，中國的民衆運動是完了，學生運動也完了。

而事實上沒有完。北平的學生——到底不愧爲五四運動的後輩——又起來了！這是一個極顯明的表示：中國的大衆運動——至少是學生運動，沒有死！沒有完！只不過是沉鬱着，沉鬱着，像火山一樣暗地奔突，運行了幾年，現在終于又爆裂開，冲開來了！

然而，到今天爲止，這運動還沒有很大的發展開來——事實上有些人正在極力設法壓殺下去！

從新聞上看來，對此次救亡運動實施了壓殺之力的，有警棍和「打靶」。七日的報紙，載着說警棍驅散着羣衆。而今晚（十一日）的晚報上的北平通訊，說是：城外請願學生鵠立在閉了的城門外零度以下的寒野中時，城市的「友邦」的兵兩卡車堅要駛出城門，問是何事，答說「打靶！」好一個把靶！明知城外鵠立着中華的愛國羣衆而說出城打靶，還不是把我們的羣衆當了鎗靶的麼？

北平是「我們的城」。我們的羣衆堅要入城請願（也就是從事愛國運動而不可得），而城裏的日軍却要從裏面出來打靶！我們的羣衆已被鐵門關在北平城外了，而對方却從北平城裏駛動兩卡車，要到城外來打我們的靶！城外的羣衆站在零度以下的寒氣裏發抖，而城裏的卡車却武裝實彈，威風凜凜！

大家想：那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吧！

警棍和打靶，內的和外的兩種力！「打靶」是他們一貫的行動，不然不足爲奇。但警棍呢？

可是悲憤塡膺的學生們却並不懼怕什麼警棍。他（她）們四人一組的聯起了手

臂來走，呼喊，示威！

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我們至少可以看出：

第一，使我們知道除了外的打靶人員外，還有內的警棍在，牠們同打靶人員一樣地在實施壓抑。

第二，這次大家知道了聯起手臂來。

第二點可以說是一個大進步。因了這，我們深信：不久之後，會有由四人進步到萬萬人的聯起手臂的學生——不，全部大衆運動「聯起手臂」來！此祝編安。

須沉敬上、十二月十一夜上海

文化城裏所見

朱　氓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韜奮先生：

我這一封信只是報告親眼看見的情形，發誓不帶一句假話。

幾天來謠言多得很。許多事令人莫明其妙！有人說華北民衆都贊成自治了，冀東宣佈「自治」以後，才三天就有「冀東」號飛機在北平天空出現，散放「自治」

傳單，北平街上也有所謂「華北民衆自治會」的人坐汽車散傳單，到新華門請願，警察都不敢攔阻；又有人說華北民衆都不贊成，坐汽車的那幾個人不能代表全體民衆，可是無論怎樣說，局勢是很緊張，當局整夜的開會，某國人在城裏很活動，除了三條胡同一所大院子新住滿了某國兵外，聽說還有二十四列兵車從東方開來。有錢的人都準備搬家了。在這緊要關頭，報紙又宣傳有辦法了。辦法是什麼？某國辦的洋報上說華北要有一個富有自治性質的大機關出現，據說這辦法中外都同意的。

華北局勢剛要「好轉」、(？)北平天氣卻驟然變了，蒙古的沙漠風越過萬里長城震天震地吹着，溫和的天氣立刻變成嚴寒，十二月九日這天天氣眞夠冷，早晨出去手脚凍得都覺發木。上午在一個朋友地方聽說清華燕京的學生要列隊進城，西直門阜成門都關了，過一會又聽說市府的大門也關了，門前擺上機關槍，站着大刀隊。新華門前也有軍警林立。學生成千成萬的在街上遊行，散傳單，反對「自治」，反對出賣華北，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下午三點多鐘冒寒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一個照相館去看一個朋友。坐一會，忽然聽見街上叫喊的聲音很利害；這照相館正臨大街，開門一看，啊！叫喊的聲

音聽着更大了！　四面一望，原來是一大隊遊行的羣衆，打着旗子從北南來，走在霞出府東口和二條胡同西口當中的王府井大街上和大隊警察衝突起來。幾個警察拿着一條水龍帶，帶的那一頭插在街旁自來水管上，這一頭警察拿着在街心對準北來的羣衆掃射，水柱像一條活躍的毒蛇，射到那些青年們的頭上衣服上，馬上成了冰塊。『水龍帶上下左右地擺動，青年羣衆高呼「打呀！」「打呀！」「打日本賊的走狗呀！』憤怒的吼聲像暴風雨裏的雷電，像大颶風中的海嘯。　警察們人數很多，拿着帶有明晃晃刺刀的槍，往前攻擊這些赤手空拳的羣衆，他們也在高呼「打呀！」「打呀！」隨着水龍帶掃射的地方去和羣衆搏鬥。　那些羣衆眞英勇！　冒着狂水冒槍陣來和警察衝鋒。　他們的臉都氣青了，心裏好像蘊藏着火藥庫，火藥爆發了，他們要消滅這當前的一切。　這時手和手的搏鬥，「槍把」和肉體的衝撞，白旗子和警察白沿帽的翻滾，警察和羣衆的追奔，兩方對抗的騷亂，遠近民衆的奮慨，女子尖銳的呼聲，男人雄壯的叫喊或怒罵，和水龍帶在地下拖拉着的聲音交織着，大街上立刻成了恐怖世界。　漸漸地羣衆有些被警察捉住了，捺在馬路西邊力古洋行門前毆打，幾個警察用脚踢，用「槍把」打，那些青年們也在盡力和警察抗拒着。　有一個青年被許多警察在那裏聚毆，他的自行車橫躺在地上，圍巾和

帽子都被扯掉，還在那裏光着腦瓜抵抗。我聽見近處旁觀的有人高呼「警察——你們是中國人嗎？你們爲什麼要打死那些學生啊！」警察們聽不見這樣的呼聲了，拿水龍帶的人還在掃射着，可是這時羣衆都衝進霞公府東口去了，王府井大街這邊只剩下店前門口看熱鬧的人了。不過警察還像瘋狂了似的在那裏跑，在那裏喊。這時從北面來了一個穿洋服的矮子，手裏拿着一架小照相機，警察又想用水龍對他掃射，這人大喊：「八格鴉路！」警察立刻將水龍止住，有幾個人湊在這個人跟前露出牙來笑了！他們說什麼聽不見，不過樣子看來眞是和靄得很！這人對準了照像機在那裏照了一個像。一會功夫警察抱來很多搶下的白旗子，大概是勝利品了，也微笑着和這人說話。說的什麼，自然更聽不清楚了。

在我離開王府井大街的時候，街上還堆滿了人，警察還在警備着，地上灑的水早已結了冰，大街上成了冰川。力古洋行門前有一個花白鬍子包着頭的鬼子在那裏微笑，蒙古的沙漠風仍然是越過萬里長城震天震地的吹着，天氣快黃昏了。

朱氓、十二月九日午夜北平

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狠毒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蔣代燕

韜奮先生：

今天我要報告你一件消息，是關於北平這次學生遊行示威運動的經過，我現在把我親見並親身經過的實情大略告訴你，我想在報紙上得不到眞正消息的你們，是很願意聽吧。

平市自十九月九日清華，北大，師大等校遊行示威反對冀察「自治」後，平市各大中學校都紛起罷課參加，在一個禮拜時間，北平全市的學校，差不多都罷課完了，雖有少數學校沒有正式罷課，但受環境關係，無形中不得不停止上課了。

先生，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該愛我們的中國，我們該救我們的中國，我雖只是初中學生，但我是國民一份子，我有責任與義務，使我們不能不有此舉動——遊行示威。

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自治」成立日（後改十八日），平市大，中，小學生事前議決十六日在天橋會齊，整隊到外交大樓示威。（外交大樓是該「自治」成立

處。）軍警事前知道了，在各中大學加添軍警，利器是水龍與皮鞭，不讓學生出校來，但水龍與皮鞭，淋不退打不退愛國熱血的學生。在皮鞭與水龍中，我們終於衝出學校來了。

出校到街就被軍警打散，我們三三兩兩的向熱鬧街上走，人一多就集合攏來高呼口號。我們要叫醒河北民衆，叫醒全中國民衆，一致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

我走到南長街遇着北大一隊同學，我們又高叫起來。走不到十步，軍警來了，皮鞭水龍都不怕，用大刀來砍。先生：我親見某校一個同學鼻子被砍，血凍成紅色的冰，我那時不知怕不知苦，只感到全身如火燒，憤怒得快發狂。先生：爲什麼中國人要打中國人？學生遊行是愛國，爲什要用大刀砍呢？先生：我眞莫名其妙！

在皮鞭大刀下，我們終於與大隊分散了。我知道在師大集合的消息，又跑到師大去。等我趕到那兒，已經有不少的同學在向師大衝進去，門外的百多軍警毫不容情的只是用大刀皮鞭來打。這一下受傷的頗不少，因此停止衝入師大之舉，都擁到師大對門的附中去。先生：眞可憐啊，打傷的同學無人看護不說，軍警趁傷還要再壓迫，提起多麼令人傷痛，中國人打中國人會如此很毒！

先生！我們從早十時後出校，到五時後還沒有吃一點東西，因欲到師大集合，我們這一堆人是被關在城外了，如果一叫一集合吧，大刀就會無情的落到身上來。尤其是女學生，她們更好欺，不是拉着頭髮打，就是把頭髮給她割去。一個女同學被軍警抓着，曾把她半邊頭髮割去，還問她再鬧不鬧？先生，我親眼看見這些情形，我氣得幾乎要死過去！我情感熱烈的奔放着，我悲憤得心抖，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偉大可歌可泣，慘痛悲壯的運動！先生，我的整個精神都紊亂了！

經過兩個鐘頭，城門開了，（因城內外等開的人太多），我得進城來，不知遊行的人到那兒去了，滿城的門都關上，什麼消息都不通，我不知到外交大樓示威請願的人究竟示威沒有？我一人昏昏的跑回學校來。

先生！事後我曾到熟人學校慰問，又知道許多遊行的事，各校都有打傷的人，聽說傷的大概有兩百人，死的大概有十幾人，究竟確否很難知道。先生！平地學生這次遊行示威，南方的人曾表示什麼沒有？我們是一點眞實消息都不知道，因報紙不敢登載。

先生！我知道你和你的一班好朋友都很愛護青年，我望你同情和援助我們。這是整個中華民族運動，不是平地學生私人關係，望先生多多指導和鼓勵，我是深

深地盼望着。

關於華北學生反對「自治」遊行消息，望先生多披露以告國人。給先生這封信，可能的話，望先生給南方同胞一讀，文字雖壞，然而事情却是眞實的。

先生！自罷課遊行後，日來心情都是苦悶着的。第三次遊行尙不知有無流血慘劇發生？眞不敢定。先生！在此事未解决之前，我看中國靑年不會有快樂的吧，尤其是處在此地的我們。

蔣代燕謹上，十二月十九夜於北平

北平學生二次示威記（北平通訊）

夏華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自從塘沽協定以後，整個的華北便已失去了保障。華北之有今日，乃是必然的結果。近數月來在某方所指使下的所謂華北新局面，現在已是一幕一幕地在串演了。首先出台的是所謂「香山事件」，接着的是上月二十五日成立的僞「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今天又有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所有這些，在名義上雖然標榜着冠冕堂皇的名目，實則都是喪權辱國的機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

不願做亡國奴，我以我們不能讓漢奸出賣國土，我們應當起來喚醒民衆，共同來保衞疆土，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我們要以我們的赤血來保衞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這便是北平學生遊行示威的情形，各報已登載得很多，這裏不再談了。現在擬將今天北平學生第二次遊行示威的情形，簡單地寫在後面。爲便於叙述起見，姑且以記者個人所參加的隊伍——北京大學的隊伍的情形爲基礎，然後慢慢地將整個情形寫出來。閱者當可以從北大單獨地所遭遇的情形，而想見其他各校所遭遇的一切了。

上午八時半後，西齋同學陸續集合，整隊出發，一出大門，便有數十巡警包圍，將旗子撕掉，並捕去兩位同學，使我們一時不易衝出去，幸而東齋同學的隊伍到了，大家便一擁而出西齋。隊伍向三院前進去匯合三院的同學。當隊伍走到景山東街東口的時候，有一架水龍正要接上自來水管，被我們幾個同學搶去了，隊伍就得以通過。因爲北大擔任了匯合東城各學校的責任，故於匯合三院的同學後，隊伍便向北走去，預備去匯合中法大學及其他幾個中學。

罷課已經六天了，同學們對於罷課的舉動在原則上是沒有反對的；但因學生會沒有擬好具體的工作計劃，叫同學分頭去做，故不免有閒着無聊的感想。今突聞

遊行示威，所以人人的情緒都緊張起來，大家踴躍參加。故今天北大同學可謂總動員，人數在八百以上，分爲五大隊。一路浩浩蕩蕩，依照預定的路線前進。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宣言。市民觀者無數。

當隊伍到了南長街口的時候，又遇着阻礙了。巡警用水龍向我們掃射，並以盒子砲，大刀對着我們。這時，便有幾位同學上前去搶水龍，所以我們一齊衝過去了。這次只有幾位同學挨了打，和淋濕了衣服，可是我們却將那輛消防車打壞了。

我們馬上整好隊伍，向西長街前進。走了不到十分鐘，又遇着三四十個巡警。這次我們倒霉了。他們走過來，便將我們的旗子撕毀，同時卽用大刀木棍向我們亂打亂殺。我們是徒手的羣衆，當然抵敵他們不過，只好後退暫避。他們却分途向後追來，並大呼開槍。記者親見有三位同學被擊倒地後，仍被四個巡警毒打，打得不能起來。

不幸得很，這樣地，我們的隊伍便被衝散了。幸而有一路暫避的同學比較多些，便慢慢地集合了些同學，於是又整隊前進。走到和平門時，城門已經關了，並聽說宣武門也關了，便趕快轉往前門出城，向總集合地天橋前進，並臨時買布做

一了把旗子。（這是第三把旗子了）。

有些學校已先到了天橋，其他的學校也陸續來到，計到有東北大學，師大，北大，平大各院，輔大及匯文，精業，中華等中學，統共四五十個學校，人數將近一萬。據各校同學所談，沒有不曾被警察追打過的。　各校陸續到齊以後，便有人站在電車上徵求各校同學的意見，當經決定進前門經東單一帶，到交大樓（這便是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會址）去遊行示威。　於是大家陸續向前門走去。　大家慷慨激昂，高呼口號的聲音壯烈萬分。　兩旁觀衆擁擠異常，跟着隊伍走的亦不計其數。　到珠市口，交通隊傳佈清華，燕京二校已衝破西便門進來了的消息，大家更是勇氣倍增。　隊伍快要進前門時，槍聲突起，同時軍警向我們追殺，商店則一齊閉門。　共計開了約莫十槍，幸未流血。　過了一會，秩序稍微安定，於是大家便又集合在西車站前的空地上。

這時，有些同學便與軍隊談話。　他們旣是中國人，對於我們的愛國行動自然是同情的，所以雙方談時很投機。　於是前面隊伍又繼續進天門。　不料又開一槍，大家只好暫時停止前進。　另一方面，各校代表所組織的北平學生聯合會執委會便馬上開會，因鑒於把守前門的軍警太多，而且有水龍在那裏，故決議回到天橋去

開羣衆大會，然後分頭去示威及宣傳。可是又被軍警阻止，不讓隊伍到天橋去。於是改變原議，卽在現在所停留的地方舉行羣衆大會，當經決議：（一）通電全國及世界，報告華北眞況；（二）要求政府以武力保護領土及主權的完整；（三）要求地方當局釋放被捕同學；（四）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五）聯絡工商各界罷工罷市；（六）不達到目的不復課。

大家總不能停留在那裏，這點，軍警也是知道的。經雙方談商結果，軍警允許我們從宣武門進城，並且巡警跟隨，維持秩序。於是隊伍便向宣武門的路線走去。可是北大，中國大學等校的隊伍却被軍警阻止，不准跟去，只允許我們進前門。我們受騙了，他們把我們的力量分散了。雙方堅持許久，終於我們還是由天門進城。這時我們這一部分約有千餘人，進城後，便向宣武門走去。到宣武門時，約是下午四點了。

宣武門是緊緊地閉着，而且有三四十個巡警在那裏把守。與他們理論是毫無結果，要想衝開城門當然也非易事。大家便站在那裏不動。只是裏面聽得外面叫口號的聲音，外面聽得裏面叫口號的聲音，却沒有辦法聯合在一起。大概過了半點鐘，後面又來了二十幾個巡警和一架水龍，情形很不妙了，我們兩頭已被包

圍。他們走過來，將我們的旗子搶去，繼之以追殺。據記者所知，這次被打的人數特別多，重傷者有兩位女同學，其中有一位背上被大刀砍破鮮血直流！我們城內這一部分再也無法集合了，記者也只好跟着幾位同學到西齋。

據聞城外那一部分中的燕京與清華一直到七時才回去。到十點的時候，才開宣武門，放被關在城外的學生進來。當他們進城時，又被軍警追殺，重傷輕傷的不計其數。

關於各校受傷和被捕的人數，現在尚無從調查。以北大一校而論，現在已調查確實的，計有五位同學仍關在公安局，因重傷而住醫院的有八人，輕傷的數十人。

全國民衆聯合起來，以我們的赤血來保衛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打倒漢奸，打倒帝國主義者！

十二月十六夜於西齋

「中國人起來救中國」

自強

（北平通訊）——見大衆生活　七期——

十二月十六日的早晨，大概在六時光景，救國會的交通委員，向每室室長，傳下了一個緊急的命令：

『救國會委員會通過：今日全校同學，一律再出外示威，七時出動！』

我們的室長，把這消息報告我們聽時，我們沒有一個不從被窩裏很興奮地直跳起來，連生了四天病的一位同學，也連忙披衣，說：「我也應該去參加！」

這確然是我們該與奮的事。我們每天看到報紙，只是地方當局的要人與緻一天高一天的消息，我們早就想給這些人也來一個示威，表示中國人心還沒有死。然而，學校門口的大刀隊，手槍隊，騎巡隊，偵察隊，「漢奸隊」……好像網樣的密佈着，已經佈了一個星期，祇要有一羣的人在走動，立刻就被這些人監視，甚至逮捕。我們的熱血，眞像久壓着的火山了，一有機會便會爆發一樣。我們在無可如何之中，表面上只能平靜着，祕密裏却把同學的組織加強起來，哈，好了，這些蠢透了的漢奸之羣，以爲我們被忙服了，在今天便把這些軍警撤退，沒有想到，救國者的熱血是任何武力不能使他變冷的。於是我們的救亡會，立即召集秘密會議決定發動，五分鐘之後，全體同學都知道了這消息。你想，我們長久被壓抑了要說的話，且能像火山一樣的噴發開來，該是多麼與奮！

七時來到，廣場上的隊伍，早已排好，糾察隊簡直不需要，因爲這是出於各個人心坎中的救國舉動，誰也用不着糾察隊的強迫的。最高指揮一聲令發，我們的遊行便開始了。

這次我們的遊行隊伍，起初約一千五百餘人。沿路高喊口號，附近各學校的學生，都開了大門，像潮水一樣流到我們的隊伍裏，和我們取一致行動，隊伍立刻就加長了幾倍。可憐復可恨的那些大刀隊，手槍隊……大概因好幾天的辛苦還未覺察，待睡夢中醒來時，我們的隊伍，已經走了好幾里了。

中國民心並沒有死，我們喊着「中國人起來救中國」的口號時，立刻從旁觀者的隊伍中，也跟着喊「中國人起來救中國！」我們以及羣衆的救亡情緒，竟高漲到一百二十分！

這次的遊行，是在極艱難的環境中舉行的。我們知道會遭受那些毫不知恥公然賣國者的干涉屠殺，我們每個人都抱着「準備流血」的決心。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我們走到天安門旁的大街轉灣角時，就遭遇到一次軍警嚴重的襲擊。起初用救火車向遊行羣衆噴水，這我們非但不畏懼，大隊依舊向前移動，秩序絲毫不亂，我們爲保持我們大隊的安全起見，糾察隊立刻雲集，把救火皮帶立刻奪下來，

把軍警打人的棒也「繳了械」，大刀隊祇管用大刀在我們的眼前舞動，哈，救國者不決因會此有所畏懼的。

這是我們勝利了，然而，我們知道，我們會遇到一次更嚴重的襲擊，軍警決不會就此罷休的，我們把隊伍更團結好，果然五分鐘後，我們就遭遇了更嚴重的襲擊。

這樣的襲擊，我們無論如何是抵敵不住了，雖然有幾百個同學爲了抗爭而受了重傷。這次我們所遇到的，是人數在二百以上的大隊軍警，他們的槍尖上了刺刀，匣子砲脫了壳，大刀開了口，暗暗地埋伏在一座門邊，我們的隊伍接近時，他們就向我們衝鋒，把我們的隊伍衝爲數段。同學的頭是劈壞了，肩膀是破裂了，然而他們還是用刀亂劈。

「中國人起來救中國！」我們還是喊着。

「媽的，什麽中國不中國。」我親眼看到大刀隊裏的一位「勇士」，一面罵着，一面向着我們的一個伙伴砍去！我不禁想起最近地方當局曾重金獎勵維護「地方治安」的軍警，他們受了賞，當然要格外賣力了，所以他們會囘報我們「什麽中國不中國」！

我們的隊伍散了，立刻又集合起來，集合了又被衝散，但是結果還是連成一條長蛇向前門推進。到前門時，大門已閉了一半，這次軍警向我們連連開槍……天壇一帶學生，聚衆二三萬，也向前門集合。

我寫到這裏時，我不能多寫了，喉也啞了，口渴得很！然而這些算得什麼，我們受傷的同伴並不想念到他們自己，他們有的頭是破傷了，肩膀是分裂了……我們是祇會再接再厲！

我們要再接再厲！希望「中國人起來救中國」的呼聲，能打動每個人的心弦！如果全國民衆都一致起來，那些會中途變節的「民族英雄」我們是不需要的！

一九三五，十二，十六，晚於北平。

北平第二次大示威運動

田　珠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韜奮先生：

在本月九日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遊行請願之後，不啻給帝國主義者和在帝

主義者指揮下的漢奸以很嚴重的一個打擊，所以在當日晚間駐平日武官高橋面謁宋哲元提出抗議，並要求以後決不許再有此項行動。　而我方軍警當局除日夜全體出動，加緊戒備外，並在各學校駐紮監視，另一方面各大學校長連日會議，作積極勸導學生復課的訓飭，但同時，不但北平市全體學生的組織更爲嚴密，戰線更爲集中，並且全體市民亦經該日運動之後，皆有一致的覺悟和認識。　站在打倒帝國主義，民族革命的立場上，整個北平的市民怒吼起來了。　所以，雖在統治者內最嚴重的壓迫下，又在今天爆發了第二次大示威運動。

住在城外的學生，因鑒於前次統治者的閉門政策，一部分於昨晚潛伏城內，一部分於今早三時在各該校集合，改由平漢車道順鐵軌入西便門，（此門雖亦由軍警臨時關閉，但由於羣衆的圍攻之後，把牠打開了，）而住在城內的多數學生，在今早五時左右，有的因已衝破了軍警包圍着的學校的門而全體出動，有的雖衝出來了倒反而被軍警們照匪類把他們打傷了捉獲了。　軍警們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的那種如臨大敵的氣概，雖然他們是受着上級的命令，但凡是我中華民族的人民，都不免發生着很悲痛的感想：就是對待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搶奪我們東北四省領土的敵人，何其那麽謙恭遜讓！　而對待自己的同胞的這般不犯何罪的愛國行動，何其殘

忍勇敢！

且慢，被打得頭破血流和無罪拘捕，這還不算驚奇的事實，出人意料之外的倒是開槍！情形是這樣的：

除了校門被包圍無法子出來的學生而外，有的雖衝破校門出來，而沿路被打散，逮捕，設法阻礙，不令匯聚，並把各內外城緊閉，和平門，宣武門，崇文門都下鎖，紮重兵，務使城內外學生裏外不能相應。但是雖然防備如此嚴密，設施如此周詳，而此時城外的學生都已經有三萬衆匯聚着了，連民衆參加者不下十萬人。在天橋聚齊之後，整隊到達前門，當開市民大會，喊聲震天，除了人類表現要在死裏求生的時候，是不會有這樣熱烈的。激昂慷慨的情緒，和嚴肅齊整的陣容，爲歷史上民衆運動所僅見。在這樣的愛國的民衆的熱血沸騰之下，不特漢奸們已先喪膽，對壓迫民衆者當然也是一最大威脅，所以，直接受強姦民意者所指揮，間接受帝國主義者所指示的武裝軍警，開槍了！當時，前門一帶，東西河沿，空氣緊張，秩序大亂，民衆紛紛逃竄，各鋪戶亦皆掩門拴戶。打傷若干，死亡若干，失蹤若干，這時還未得到詳細的報告。

男女學生，從早晨三時（或有的五時）起，示威，吶喊，一直到下午十時，水

米不入口，外加武力壓迫，寒風侵襲，固早已聲嘶力竭，而熱烈的情緒却絲毫不減，在淡黃的電燈光下，刺骨的西北風下，嘶啞的口號貫徹了雲霄。

多數的學生是住在城內的，城門既不開，他們只有在風霜的露天裏過着深夜。此時，有多數民衆皆簞食壺漿，自動慰勞，但又爲軍警驅散。

同在反帝國主義，爲民族求生存的戰線上，北平市的民衆已經由覺醒而聯合着了。這力量，不但不能爲任何惡勢力所消滅，恐怕繼續不斷的三次，四次，以至無數次更爲熱烈的鬥爭，就會來的。全國不願做奴隸的民衆一致覺醒啊！

十二，十六夜，十二時北平。

武昌學生大示威記實

湘　子

（武昌通訊）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

越是華北的危機緊迫，越見着無數莫明其妙的悲喜劇。這兩星期來武漢的「人民服役運動」「衛生清潔運動」……一個未了，一個繼起，企圖把民衆的緊張和悲憤，化作這些看長春觀道士挑土，看省政府科長掃街的滑稽微笑，但是這些悲喜劇在民衆方面簡直沒有發生一絲一毫的影響，民衆對這些除了厭惡而外，只有因

爲看得太多而熟視無覩，無動於中。

在這個時期北平學生熱烈的示威遊行消息，打進每個人的心坎，北平的軍警當局的大刀警棒殺傷了二百多學生的駭聞，震動了每一個人的血管；終於在昨天（十二月二十日），武昌的學生大示威遊行，突然給當局以極大的震恐！

武漢的學生運動，向來有退後之稱，在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全國學生大示威，武漢學生是很可憐的蠢動了一下，就給當局輕輕地解決了。然而這次，却給努力「睦鄰」的當局以出乎意料的打擊，造成武漢學生運動的光榮歷史！

在事前，報紙上曾經登載過武漢學生要遊行請願（？）的消息，第二天的報紙就登載了已經當局勸止，遊行不會再發生的續訊，在前天——遊行的前夜某校的訓育主任和人談起這件事，他說這幾天學生難應付極了，不過遊行是決計不會成功的，他們的聯合組織也沒有成功。教育廳某科長也向人說過，怎樣煞費苦心，怎樣不會再有什麼舉動。但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五十四個學校，兩萬多學生的示威運動，（却不是請願），忽然很熱烈地實現，武漢間的交通斷絕了兩天，這怎能不叫教育當局驚惶失措，軍警要人愕然相顧呢？

原來武漢學校向來是不允許有學生會這一類的組織的。北平學生流血以後，

武昌的學生，首先是華中大學的學生，向學校要求開會援助，在愛國和正義的牌子底下，學校當局不敢不答應，但是很巧妙的想出一個法子，就是由各校訓育主任，就每班指定二人爲級代表，組織學生會，由級代表中再推舉出兩個全校代表來。這些代表，自然都是在學校目光中的馴良用功的讀書虫，該不會鬧出什麼激烈（？）舉動來。各校的代表，第一次在華中大學開會，就決議了遊行示威，但是各學校的當局馬上奉到教育廳的命令，勸導阻止遊行。於是在第二次學生聯會開會的時候，首先就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入學聯會的議決案，各代表應守絕對秘密，不得向學校當局報告，所以在事前當局一點不曉得。

二十日清晨，五十四個單位的兩萬多學生，陸續的集合在省政府門口了，熱烈的口號在空氣中振盪：「反對華北自治」，「討伐叛逆殷汝耕」，「反對媚敵外交」，「反對親敵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些全國國民人人想呼喊的口號，一向在「忍耐」「親善」的壓迫蹂躪之下，不敢透出聲音來的，這時候如同火藥的爆發一樣，每個聲音在天空中迴旋振盪！

到十點鐘左右，大隊向漢陽出發，沿途的口號沒有斷過，標語貼在牆上，傳單分送到每個行人的手中。過去的革命精神，一直潛伏着無聲無臭，這時又復行高

漲起來了！　路上許多行人張着口伸着頭看着，全市的民衆與奮着，眞的，別的事他們弄不清楚，但是反對亡國，他們是懂得的！除了漢奸！

沿路的秩序好極了；因爲學生都受過軍事訓練，所以服裝統一，隊伍整齊，步伐一致，交通隊騎着自行車往來巡邏，傳遞消息；糾察隊一路放哨，在十字路口維持行進路線的秩序。　到了漢陽門準備渡江到漢口去示威。　可是建設廳早已把輪渡停止；學生們要乘小划子過江，水上公安局出動，把沿江划子一齊驅逐，不許靠岸。　於是隊伍又開到長街建設廳去請願，請求恢復輪渡；建設廳派人答覆，駡學生無理取鬧，結果建設廳的大禮堂的玻窗，被羣衆在憤怒之下擊毀了！　建設廳把鐵門緊閉，職員從後門一個一個溜出。

羣衆立刻決議：「我們今天不回去，他們不恢復輪渡交通，我們不恢復長街的交通。」長街是武昌最主要的街道，學生們把守了長街，從司門口公安局，到平閱路省政府，察院坡，青龍巷，都充滿了學生，夜到了，北風刮得很緊，温度在零點以下，一天沒吃飯的學生，一個個睡在馬路石板上，（女生睡在第九中學，）沒有一個學校的學生逃避的。　建設廳大門口，變成了學生的臨時廁所，大小便流滿在羣衆厭棄的建設廳門前。

第二天（今天）的淸晨，嚴霜結在屋瓦上，警察寒顫的站在街頭，學生們又在省政府門前集合了。「請求恢復輪渡」，代表進去了，等等不出來，等等不出來，口號增加了「打倒宋哲元」，「取消冀察政委會」。　這些大人先生正在會議應付辦法，教育廳長正命令校長們把學生弄囘去，門外的學生從淸晨等到下午，不見有人出來答覆；羣衆的飢寒被憤怒之火所驅逐了，一聲說「進去」！　全往省政府的大門裏衝，衞兵趕緊逃進去關大門，剩下四個空的崗亭，被學生打得粉碎。直到下午三點鐘，才由教育廳長出來答覆：「一切要求都可以替諸位轉送中央」，「輪渡明天恢復，諸位請先囘去，明天請過江」。於是大家整隊囘校，等待着第二天過江。

漢口的學生，昨天也有四千人遊行示威，走到法租界就被中國軍警和法國巡捕聯合阻止，未能通過到日本租界去。　漢陽也有一千多學生遊行示威。

二十四，十二，二十一，於璐珈山

婦女大衆的救亡運動

王德謙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

韜奮先生：

自從北平的學生救亡運動發動以後，差不多全國各地學生除了書面響應以外，都有過同樣的行動。

「九一八」，「一二八」之後，學生們雖然受着會考制度的桎梏，夜以繼日的在亂書堆裏打滾，於應付極繁重的課本之外無暇再關心到國事。但是，國難愈形嚴重了！而學生們究竟是不是眞的變成了書呆子呢？學生們究竟能不能放棄關心國事的責任呢？我們有着敏銳的感覺，機智的頭腦，澎湃的熱血！我們能無言的看着這大好山河一年年的變色嗎？能垂首的跟着那些民族蟊賊輕易的讓民族滅亡嗎？不能！於是五四運動以後，又來了這次佔中華民國歷史上可貴的又一頁的救亡運動！不過這次上海市會這樣消沈遲緩，眞是奇怪！

本市除了學生請願遊行的響應行動以外，還有過一次婦女遊行示威的救亡運動，先生已經知道了嗎？遊行的婦女都是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的會員，（這個會的進行程序，負責人員以及開會經過，見二十二日報載），有本市各大中學的女學生，有女工人，有女律師，女作家，女醫生，女護士，以及女教育家。

我也是參加這次會議的大學女生之一。當我們大家在討論着各項工作的時候，雖然也曾有人提議當日卽去市府請願的話，可是終於被多數人推翻了，因爲大

家感到本市學生請願的結果是那様的毫無成效！ 然而最後由於北平學生代表的報告，終於又掀起了大衆不可遏止的怒潮！

「我提議我們馬上去遊行示威！」

「贊成！」好像立刻又要發生什麼不可預料的奇事了！ 接着是婦女大衆情緒激變後的紛擾！ 那不是主席和糾査們的「請靜一下！」「請維持秩序！」等等的喊叫聲可以壓得下去的！ 於是最後議決：四人一排，手挽着手，由糾査指揮領導出發遊行！ 啊！ 那一向有着基督的和愛肅穆氣息的青年會裏，頓時變得喧譁叫囂騷擾不堪了！

大概在午後五點鐘左右吧，我們的隊伍又全部出動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賣國的漢奸！」

「反對華北自治！」

「反對祕密外交！」

一聲聲的革命口號，從那成千的婦女大衆的嬌亮的喉嚨裏發出來！ 又凄厲！又悲壯！ 如針尖刺戳一般，刺激我的淚線，我的酸楚的熱淚終於盈眶了！

當我們這洶湧難當的隊伍如怒潮般的湧過南京路時，沿途的市民都被驚醒了。他們有的搶拾着我們散發的傳單，有的加入我們隊伍吶喊。兩旁高樓大廈裏閒散着的大亨們，日夜勞作不息的工商職員們，也都衝出了樓頭，鑽出了窗口，圓睜起驚異的眼睛，望着我們發楞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歡迎市民自由參加示威運動！」

「民衆武裝起來，組織起來！」

「此地勿好這樣喊」，一個高鼻子深眼睛的帝國主義者的僑民說。

「打倒帝國主義！」我們愈喊得利害了！啊！那個時候，我們無所謂畏懼！無所謂害羞！我們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了！

忽然身旁開來一輛鋼絲卡車，裏面坐的盡是些帝國主義者的鷹犬！車前居然有剛才那個喊着：「此地勿好這樣喊」的傢伙！他們個個用嘲笑的嘴臉向我們挑戰。當我們的隊伍穿過十字路口時，那部卡車忽的轉了灣兒，把我們的隊伍衝斷了。馬上就有一位奮不顧身的男同胞搶上去截住了卡車的開行，我們這才又接了上去。

「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喊得愈利害了。可是我們這素來爲歡笑和低語才用的喉嚨漸漸的都變得嘶啞了。

夜色籠罩了大地，北風加緊的怒吼着，路燈愈顯得黴弱暗淡，可是冷不了這成千的男女大衆沸騰到極點的熱血！啊！的確！悲壯激昂的吶喊聲，連奔帶跑的步伐聲，憤慨洶湧的熱情，澎湃沸騰的熱血，使我們完全忘了自己了！

我跟着這婦女大衆的隊伍跑到了北站才因故早退了下來，回到南站已經是八點多了。

先生！婦女們救亡的熱情和熱血也不亞於學生哩！民衆同情於救亡運動的情緒也不後於學生和婦女哩！誰說中國民氣已經消沉了？誰說中華民族甘心願做亡國奴？

此外我要將所記的北平學生代表的報告摘要附告如左：

『……我們是十七號到達上海的。關於這次北平學生運動的詳細經過，已經散見報端，現在我把華北被侵略的情形向諸位報告一下。

「政治方面：前三星期北平市社會局長命第三科的李科長到各中小學校去，把總理遺像和遺囑拆除，不許舉行紀念週。李科長不受命，至被解去審問。日本

人居然旁審！華北的政權已經完全握在日本人手裏了！日本人說「要這樣做」，華北當局就不敢那樣做！反過來說，南京政府發去的命令，日本人說；「不能那樣做！」華北當局就不能依照政府的命令去行！總之，日本人包辦一切！

「經濟方面：他們設有日本公司，性質和從前英國在印度設的東印度公司一般，是榨取殖民地的膏血的總機關！還有×××協會，是販運日貨的大本營，因此北平市的日貨馬上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之多。

「教育方面：社會局長命令全市各中小學的教科書完全更換！凡是載有救國愛國文字一律取消或刪改！這完全由中國人替他們做！

「軍事方面：對方天天把大量的軍用品和大批的軍隊開運到華北來，任意示威操演！自由設立飛機廠，停扣開行車輛，華北當局不敢聞問。最近殷汝耕又強佔鐵路要站，扣留關稅，以擴充其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區」！

華北被侵略的實際情形已到了這般地步，兩月之後即將發生極慘痛的變化！試問處在知識階級的學生們能不能安心讀書？能不能照常上課？於是我們發動了這次的遊行示威運動！

「我們前後遊行示威兩次，詳情見報，不過有個特殊點，那就是婦女的地位！

北平市立女一中直接受社會局的壓迫，可是她們並不畏縮。　這次因爲到處和軍警衝突，受傷的人數很多，而尤以女同學爲多。

「第六期大衆生活的封面上有一位手執號筒大聲疾呼的女同學，便是這次受傷的一位！　她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她英勇的領導着那成千成萬的男女同學奔走呼號。　當他們走到新華門外的時候，　城門已經關閉了，　她從門下的一個洞裏爬進去，預備打開城門讓這成千成百的男女同學衝進去。　可是她被城裏防守的軍警鞭打了，打得遍體鱗傷，又被從那個洞裏塞了出來！　就是那位女同學！　這次愛國運動最有力的還是女同學啊！　遊行示威運動沒有用嗎？　不！　至少能喚起民衆！　能引起全國各界的注意！』此請

撰安。

一九三五，十二，二十四，上海。

上海通訊

——見救國時報九，十合刊——

近年以來，人們對於上海的學生——尤其是大學生，都加以一個籠統的批評，

說：鬼混、浪漫、放縱、無志氣。關於民族存亡的問題抱悲觀者，對於這般學生簡直不再加以希望。目下的事實，把這樣的武斷結論完全粉碎了。

北平學生振臂一呼，滬上青年學生，再也忍不住了；他們愛國熱情的興奮與犧牲意志的堅決，赴湯蹈火，不稍退縮，旦夕之間，截若兩人，可見我滬上學生，和他地學生一樣，愛國救國，毫不後人，以前只因蔣介石領導之南京政府多方壓制反日運動，使一般學生未能表現其抗日救國之熱忱耳。

轟轟烈烈的上海學生救國運動，雖未及一月，但他的困難，却是打破一關又一關。北平九日示威消息到滬，滬上學生便有罷課示威遊行之醞釀和積極自行組織，像組織學生自治會哪，上海學生聯合會哪，學生救國會哪，上海學生救國聯合會哪，眞是熱烈萬分。藍色的統治者，屢欲以權威來干涉，分裂及阻止這個如火如荼的救亡愛國運動。吳鐵城於十四日就召集各大學校長，一再警告，謂學生愛國運動，須得由市政府市黨部領導，並絕對不許違反不罷課不遊行的兩大原則。單由上而下，似覺猶未妥，於是又從學生方面進行，便有莫名其妙的自稱學生代表，十六日亟請本市黨政機關，嚴密查究上海學生救國聯合會之舉。這是藍色統治者的第一嘗試。

北平學生十六日的流血，上海學生的憤怒，更不可遏了。復旦首先發難，作十九日的請願示威；暨大繼之以十九日二十日的兩晝一夜的大示威，有八千餘人的浩浩蕩蕩大隊，有暨大、復旦、大夏、光華、交大，兩江女師等十五校之參加。他們的開路先鋒歌，桃李刼的畢業歌，眞是黑夜警鐘；兩過安和路汪精衞曾仲鳴住宅時齊喊「打倒賣國賊」『殺死漢奸』的口號，確是聲震山岳。這都使人心激昂萬分。在凱旋路與保安隊士兵的交歡，於萬人空巷的觀衆中，學生高呼：『歡迎武裝同志參加救國運動！』而士兵高聲回答：『我們打先鋒！』這樣悲壯熱烈，更使日寇及懼怕羣衆者不安。於是日領接三連四，提出抗議，藍色統治者在兩晝一夜之間，始用綁票辦法逮捕交大救國會委員李震聲君；繼而熄滅路燈，企圖使大隊於寒風冷雨的黑夜中自行瓦解；再而吳鐵城企圖給學生以『反動』的帽子，親自向學生說他獲得『某種書信』。學生大衆對於這種迫害，只是更加憤怒，對於吳氏的伎倆，並當面報以『噓噓噓』的叫聲。

上海當局對於學生救國運動，也採用宋哲元的誣衊的辦法，日漸宣傳這是共黨及其他「反動派」之搗亂，想以這樣藉口來淆亂視聽，實施鎭壓。但已有救國鬥爭經驗的上海學生，對於這樣的漢奸的宣傳，早已洞若觀火。至二十三日復旦全

體學生決入京請願，立集北車站，雖受軍警包圍與車頭開行之阻擾，仍臥軌索車，露宿過夜，其愛國情緒之緊張，予全滬人民以莫大之興奮。　次日滬上各界攜菓品麵包前往慰問者絡繹不絕；本市各校更紛紛趕來參加，在車站索車上南京的男女學生總數幾及三千，且有市民代表要求加入。　吳鐵城恐學生救國運動更形擴大，遂正式宣佈戒嚴。　同時行政院長代常委會主席政委會主席的蔣介石，復用一紙命令，說定明年一月十五日召見校長學生代表，企圖這樣來搪塞這大隊學生入京請願。中報二十五日的時評回答得好：「學生運動，於其所欲請願者，必求有實際之反響；徒以語言求其滿意，事屬難能。」於是「沒有欺騙過的上海市民」的吳市長，又來一套「忠實」。　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半，市長宣言開車送學生到南京，但暗計着在青陽港用全力刼車。

可惜暗伏之軍警與開車之司機，都未完全用命，以致兩躺列車，均未遵照市長的計劃，在青陽港實行停車。　至崑山時，兩列車才被強迫停止。　雖司機被驅，車軌被折，　但學生自己修軌，自已開車，　第一列車仍得經千辛萬苦過蘇州以至無錫。　過了無錫站三里多路，鐵軌又被折斷，學生冒風迎雪又自修軌。　有幾條鋼軌落在河中，十多個學生不顧一切，躍身入水，經長時摸撈，將鋼軌尋着，渾身水

泥，還是嘻笑自如。許多女生也協助修軌，愛國熱忱，眞是可歌可泣。以後學生又發現車頭被拆脫，都下車向軍警及勸阻代表跪地哀求，竟有放聲大哭者，代表與憲兵們被他們感動得潸然淚下！學生這次赴寧請願，途中到處受人民之慰問，且有痛淚流涕以表示同情的。無錫的報館印刷工人和記者，全體罷工一日，以證明與學生團結一致。遠在南京的學生也於二十五日決議罷課三日，表示歡迎。

困難是不能屈服這般愛國的學生的。不過蔣介石二十五夜宣佈全國戒嚴，却使這些學生感覺到，徒往南京無益。他們便接受九六老人的忠告：「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爲國宣力處也。」在這種呼聲的下，第一批全體學生毅然於二十七日齊回上海。但學生雖然一方面極力向羣衆中去，一方面對於南京政府的督責與要求仍同時進行。因爲保護國土，討伐叛逆是南京政府的責任，南京政府只要還說牠自己是政府，牠便不能辭其責，况且南京政府對於叛逆還會下通緝，徒見空文，並不實行，用這樣空頭支票的辦法來誑騙人民，這尤其不是愛國者所能忍受。因此學生於回滬後又宣言（答吳鐵城告學生書的宣言）：倘政府不採取確實爭取中華民族獨立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步驟，我們是絕對不放棄我們的罷課遊行等武器。現在未曾參加遊行與罷課的中法國立工學院

的學生，亦繼起組織救國會，並於二十八日起宣佈罷課三日，向各界作擴大的宣傳。這足證上海的愛國運動，還在進展的浪潮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於吳淞

由請願而不請願記詳

子驛

——見大衆生活第八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點鐘，復旦大學一陣亂鐘把千餘個學生引到體育館去，一個全體學生大會就在這裏舉行起來了。

當場議決：因爲政府迄今對現在國家這種非常的局面仍無具體的表示，故有到南京請願去的必要。議案一通過，隨即在操場集合，向北站出發。出校門時約五百餘人，其後陸續來參加的有二三百人。

在激昂地喊着口號中，不知不覺走到蓄植公司所在的岔路口，那裏公安局早就預備下的鐵絲網攔住了去路，在鐵絲網前後立着的警察約百名。經一度交涉後，大隊得從鐵絲網展開的小口中魚貫而出。斯時市政府派了一位科長先生來，謂頗同情我們的行動，不過怕行經天通庵一帶引起『某國』的誤會，最好由水電路去北站。

復旦學生初意也是要打水電路走，原因是想聯合持志等校一同出發。

走上水電路時，滿裝着警察的大卡車一車車運到我們的前路去，路旁隔不到多遠就有一排警察立着。 看見這許多警察，大家不知怎樣憤怒起來，對着他們罵了許多刺耳但也很警惕的話，有許多警士非常動容。

浩浩蕩蕩地走到快近北站的那條柏油道上時，前面鐵路橫過去鐵柵門已鎖上了，黑雲一般的警察集中在兩旁守住。 大隊中奮然而出地奔出來許多同學，有的向鐵門猛衝，有的爬過鐵門到裏面去想拔門開鎖。 警察方面見這情形，只好大開方便之門讓大家過去。 路兩旁駐足觀者人山人海。

到了北站倒並無阻礙，相率上車。 所登的列車，剛好是從杭州開來的，正預備開赴南京，車上有晨星似的幾位客人留着。

上車後，由一部份同學去找站長，跟他去說明我們爲何來的。因爲怕站長脫身去設法阻止我們的前進，特由兩位同學跟隨着他的行止而行止。另一方面，怕車頭離車遠去，因此也由兩三位同學去把守。 可是結果，那兩位跟隨站長的同學被站長拔出手槍來恫嚇一陣，竟讓他走開了；至於監視火車頭的同學們，則被幾個怪模怪樣的漢子打出車頭，隨後車頭跑了，在這件事上有一位同學受了輕微的傷。

兩點鐘後，車站上的播音台送出了以下的話：

『這班火車不開了，客人請下車去退票……』

於是每一車箱中剩下的都是淸一色的復旦學生。

對於站長責任的問題，大家不是沒有相當的了解，然而使大家氣憤的，是他不應該拿出手槍來威嚇爲民族解放起而運動的青年。因此推派出了幾位同學到站長家去質問，另外二十餘人守在站長室門外，維持秩序，因這時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了。就在這時，大批警士進了北站，先把一切『雜色人等』驅出，然後聚攏來衝鋒似地把站長室門外的二十餘人硬行推出，其中有人挨到兩拳的在所不免，這亦無庸細表。單說這二十餘人被轟出車站之後，見警察和保安隊林立，在軍警羣中還有十來部大汽車停放着，有幾個身背武裝帶子的警官說：『請你們上車吧，我們送諸位回校』。

可是這二十來人像磁石般吸在一起，死活向已閉的鐵門衝，（閉門時，一位立在前面的同學，手放在門上，警察不管，一直把它夾在門縫中），經了不知多少次的衝擊，終於在警察一個不留神中門被拉開了。二十來人蜂擁而入，雖然進去時每人曾被三五位警士圍執，但他們畢竟奮力掙扎開去，回到月台上車箱裏的自己的一

羣中去。

天慢慢地黑下去了，看樣子只有在鐵路上過夜的了。於是一方面設法出去辦麵包，一方面在月台上支起爐子開始燒水。有一位廣東同學掌管水務，接連有一夜一天，毫無怨色。他是一個年青的音樂家，後來在車上曾作了一隻「打倒漢奸」的歌教大家唱。

夜深後，大家在車廂裏開始打盹，許多擔任糾察的同學在月台上來往地巡行。在許多人矇矇入睡中，曾有兩次的驚擾把大家鬧醒。

第一次是發現了所謂「奸細」，後來才知道那人是公安局派來的，預備想法說動幾位同學勸大家回校。其實復旦學生這次的行止絕非幾個人有那樣本領可收可縱，他們都全明白他們自己行動的意義，倘使有野心家想利用他們純潔的意志替自已造機會，他們會消滅了這種人的。因此這位先生是失敗了，反而因此引起大家的反感，他暫時失了幾小時的行動之自由，後來公安局方面來「認領」，他才恢復了自由。

第二次是東南醫學院一羣同學沿鐵路跑來加入我們的陣線，他們一到，掌聲雷動，他們喘着氣，流着汗，訴說他們在途中怎樣和警察衝突的情形，並說有若干同

學尙在被阻中。他們的來到，加添了復旦同學更多的興奮。

第二天爲二十四日，沒有太陽，可也沒下雨。一早，有立報記者若干人帶了不少立報來分送大家看，關於我們的消息許多同學認爲不詳而欠確實，記者先生們的答覆惟苦笑而已！

七點多鐘後，接連二三地來了各大中學各文化團體各工會的代表來慰勞我們，有的並帶了許多餅乾麵包來。大家對大中學的代表叫道：「我們不要你們代表慰勞，我們所需要的是你們同學來和我們携手。」

八點鐘後，建國中學全體來參加了，接着是暨南大學一部分同學，大夏大學一部分同學，新亞中學，復旦實中等等，再接着同濟大學和同濟職業學校也來了，每一個行列來時，復旦同學都以最熱情的歡呼和鼓掌歡迎他們。

下午五點鐘，突然電台播音了，『現在車子要向南京去了，不願去的人快快下車！』叫了半天，下車者無一人。

車子果然在天將暗時開動，可是不知爲什麼這時有一大隊的警察各執扁担，桿子，棍子紛來四號月台集合，此情景使大家增加了是否眞的開向南京去的懷疑。

開出的列車計二，首先開出者爲同濟及同濟職業學校，相隔約十分鐘，第二列

車走動了；開出時大家高呼『打倒漢奸』！『打倒走狗』。

車行甚速，大家竟以爲眞的一直開向南京的了，誰知到了青陽港，突然慢了下來，大家注目外望，發見車站外面大汽車源源而來，機靈的大家猜知快要中計，於是努力監視車上司機，迫其前進。這樣才得再向前行。至崐山，司機佯稱機器有地方損壞不能開動，停了下來，乘機逃去。大家因急於前行，不願停留不動，有兩三位監視司機的同學，因已從監視中學習到一點開機的方法，於是挺身而出，冒絕大的危險，居然用很慢的速度開動了車子。至某小站，由糾察數人下車尋得站長一位，勒令其尋得兩位司機上車。有一位五十餘歲的司機看我們沒命幹的情形，非常感動，他發誓情願將來就是被槍斃掉也要幫助我們。

車又前行了，可是行不多遠又停了下來，原因是十餘節貨車早已安放在前面阻着前路，於是用車頭先把牠們推入某小站的支軌上去，然後再行。

這時候，路局方面已奉令命各站掘軌了，所以我們的車子行不多久，發現前面軌已掘斷，要不是車子走得慢，幾乎來不及停車，那末全車千餘人的生命簡直『危矣殆哉』的了。軌既斷，不得不修，於是二三十同學奮勇下車來幹一下從未幹過的修路工作。這時外面雪下得很大，四野白茫茫一片。車中水早盡故此時下車

捧雪而嚼者不乏其人。 修軌的同學在暗中尋軌條，循足跡至某小池塘邊，發現軌條就被拋在其間， 沒法只得涉足入水， 由十餘人撈出，肩到枕木上，努力將其接上，車子因此得重新開動。

接着下車修軌的事，一再地發生。 後至某小站，又尋到站長一位以及幾位工人。那幾位工人後來替我們負修軌道的完全責任，叫他們走他們都不肯。 他們曾一度至各車廂走了一趟，每至一節車中， 大家都鼓掌稱贊他們，他們報以點頭微笑。

掙扎中一夜，第三天的早上終於達到萊州了，大家嘆了一口長氣，叫此行之車爲『特別慢車』。 抵站時，復旦校車已先在站外，載來食物大批及新加入的學生十餘人。 讀他們帶來的報紙，知先開的列車在崐山退回。 在萊州停了兩個多鍾點，聞悉行政院代表及憲兵司令已到無錫，將等我們到無錫後，對我們說一番話。得此消息後，我們當然以爲從萊州至無錫這一段路可以順利地行進了，誰知如前的困難仍『習見而不一見』，其情形概似昨日，姑不重述。

第四日晨才到無錫， 無錫縣長係五六年前復旦的畢業生， 特以私人資格來慰勞，請大家吃包子和麵。 上車數日，大家每天只有麵包餅干吃，嘗到鹹味，這是

第一次。南京復旦同學也派代表帶了許多食物來慰勞。這使我們非常奇怪，他們爲什麽不等在南京慰勞我們，却趕到這裏來呢？從此間我們得到若干暗示了。至於行政院代表及憲兵司令將和我們在此談話的消息，至下午二時車子再向前行時止，迄未實現。

離無錫站不多遠，車又停了。因爲在一二里外有三十多車廂的憲兵車停着。在前面車廂中的同學三三五五地陸續前去向憲兵當局交涉，可是都是一去不返。

就這樣一直僵持至深夜五時餘，大隊憲兵跑來在各車廂出入處開始把守起來，不讓學生下去。這時有許多同學分向憲兵談判，憲兵有許多流淚，他們哭告學生，謂良心絕對難受，不過又不得不遵守命令。

將六點，列車被迫向回開行，以最大之速度奔馳，使學生除在車中狂嘯狂跳及打碎玻璃外，無法跳下。車廂中此時燈火全無，大家只有在一片黑暗裏燃其怒焰而已。

大概是發現了軌上有危險的原故，車頭突然一停，因爲行動之速度過高，這猛然的一停，雖然沒有使全車跳出軌外，可是因震盪太烈，因此同學中頭碰傷者有

之，腿碰傷者有之，登時一陣慘厲的呼聲從每一節車子裏狂嘯而出。　最不幸的，有一位高居行李架上的同學被震摔下，把膀子折壞了一隻。

在狂呼中，車子仍繼續很迅速地開駛起來，過了無錫約一里路，車又突停，這一次倒並沒震動，可是這一次停，却給了我們向下跳的機會。　受傷的也忍痛跳下，腿足受傷的，則由同學或扶或抬而下。　下來後，集合起來向無錫車站行進。　此時天已亮，一面沿鉄軌前行，一面高呼口號，鐵路兩旁的工廠中，間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呼喊送出與我們的口號相呼應。

走到無錫站，憲兵車已全部開到，有一節車子裏被扣留的二十餘位同學伸首向我們高呼，於是有一部分同學憤然地向他們奔去，大呼「釋放我們的同學」，『槍口一致對外』等口號。　其時有幾位同學急急出來阻止他們，免得為了少數扣留的同學而防礙大家的進行。

接着相偕奔出車站，順便就在無錫遊行起來，受傷者坐人力車相隨。　我們那狼狽悽慘的樣子，路人有為之流淚者，人力車夫——拉傷者的車夫們當知道我們的一切之後，亦慨然不肯收我們給予的車資。

走了幾條街巷；然後到中南大戲院休息。　如來看戲似地一排排地坐了下來。

行政院代表，上海市教育局長，教部代表都在這時呈現在大家面前了，並都曾上台訓了一番話。行政院代表謂可在此代政府答覆我們的請願，這時大家異口同聲說，請他們叫憲兵方面釋放被扣留的同學後再說其它的話。他們則堅持只要我們肯回滬，馬上就釋放被扣留者。這時戲院已爲憲兵包圍，我們叫來的湯麵也被扣在外不讓進來，我們不在乎餓，仍以餓的肚子和嘶啞的嗓子堅持着要先釋放我們的同學。他們見此情形，只得答覆了把同學釋放回來。

同學是回來了。這時候我們是否眞拿出請願書來向代表先生們宣讀呢？不，不了！政府既然堅決不要我們請願。我們又何必幹這無實在用處的請願勾當呢？從這次事件上，我們得到很多的教訓，我們全有深深的明白，於是立卽决議，撕毀了請願的旗幟與文件，自動回滬。

一聽我們自動要回滬，車子早備好了，三點多鐘開行出站。上車後，如癡如狂的不乏其人，有的痛哭，有的打毀車中飾物用具以洩憤，有的發誓將在舞場裏了此一生，但也有些非常理智的人嚴肅地坐着默默沈思。

車子歸去的速度與來時迴不相同，但在八時許到達南翔時車子停了，車頭單獨開走了，這就是說要大家在此下車。車站外幾部公共汽車等着分裝各校學生回

去。天曉得，這近二千的人數，那裏是幾部公共汽車容得下的呢？ 於是只好分批走。汽車來囘數次到十點左右，還不能把學生完全送囘。在刺骨夜風裏，冰涼的細雨下，我們只好以五日夜未眠不飽之身忍着氣受此無理由的虐待。

復旦最後剩下的百餘人，仍由原火車送到江灣，這是由官方細察情形之後，才接受了這最後歸去的一批之要求的。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寫給上海學生請願團的一封公開的信

兪慶棠

韜奮先生：

上海學生請願團兩次過錫，棠深爲興奮，草就一封公開的信，希望能藉大衆生活轉復旦諸同學和上海學生赴京請願團。

諸位同學：你們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從上海出發，歷盡了艱辛，於二十六凊早到無錫的。更受盡了險阻，受盡了障礙，於二十七日的黎明不得不由無錫近郊皐橋囘到了無錫。到下午三時，更有比你們加多二倍的憲兵，分着左右兩行，耀武揚

威的「護送」（？）着你們，你們三四個人一排在憲兵中間垂頭喪氣的走到錫站，折回上海，我是民衆的一分子；我是目擊這情形的一個人；我看見你們身上受着創傷，我能體會你們的心裏有更深的創傷！ 然而諸位同學，北平的學生愛國運動，引起了你們的同情與熱忱；你們的愛國運動，引起了全無錫學生和大衆的同情。假定言論自由眞能開放的話，全中國的學生，全世界的學生會向你們表同情起尊敬的。 你們應該帶着創傷而微笑了吧！

我願意把你們在無錫的曾，告訴你們全體同學，並想把這信公開。 二十六早上午八時我恰巧在車站左近。連日報上記載你們的行動，已有相當的刺激，一聽到你們到錫站了，我立刻興奮起來。 車站的附近已經戒嚴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同學下車買報。 我遇到一位無錫的復旦同學。 我們的問答：

問 你們從上海到無錫，已走三天三夜，大概很辛苦了吧？

答 我們吃的苦，不一定是你們能想像的，我們還要前進。

問 你們三天之中吃的粮食夠不夠呢？

答 我們昨天每人吃了三個極小的小麵包，早上中午和晚上各一個。

問 府上是無錫麼，下來幹什麼呢？

答　因為我是無錫人熟一點，所以諸位同學們託我買些明信片等零星東西。我看見路旁一位女士詢問學生：『你們飲水也很成問題了嗎？』學生說：『當然。』牠就拿出五元的一張鈔票交給幾個學生，請學生買一些水菓分給同學。幾個同學都雙手擯謝說：『你要送東西請你自己去買了送來，我們不能受你的錢。』這位女士說：『我有事，我來不及了，拜託你們代買吧。』學生詢她姓氏，堅不肯說。再三的問，僅云：『我是參加「五四」運動的一分子。』她就跑開了。諸位同學，這件小小的事，我有兩點感想：（一）你們的同學何等清高廉潔！廉潔當然是我們應有的人格。因為我們常常看見榨取大衆的人們榨取到『石子裏打不出油』的時候，還是『殺人不覺血腥氣』的榨取，眞像慾壑難塡的饕餮，對你們清高的同學，那得不肅然起敬呢！（二）現在袞袞諸公中有很多人都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二八』運動，『五卅』慘案的，希望他們趕快站起來和現在的學生攜手，一致參加救國運動。

這天上午十時左右就有很多的人來慰勞你們。我和幾個朋友又第二次上車站來看你們。因為我們的請求，你們的同學某君向我們報告這三天的經過。諸位親愛的同學，你們衝過了閘北的鐵絲網，你們經過了不斷的掙扎，不斷的努力，到底

登了車。 你們開到了青陽港，因受騙而車子停了。 你們的司機者也飛跑了。你們好容易在旁的火車頭上尋到了一個司機者，火車向前進行。一方面忍心害理的人妨礙交通，把你們的火車軌道折毀，一方面有你們思想機警行動敏捷的同學，自己搖了手搬車壓道，所以火車沒有出軌。 你們四處找尋拆斷的軌道尋不到。 不得已四野尋了幾個工人，再加上和同學自己的勞力，共同把車子後面的軌道拆補前面的軌道。 好容易車子又前進。 你們的司機者哭起來了，他說：「你們倘再要我開車向前，我非被槍斃不可，我還有我的家呢。」 你們因一念之仁，竟會放他走的。 諸位同學，你們自己不怕犧牲，爲什麼不忍人家的犧牲呢？ 你們自己顧不到家長的擔憂，爲什麼憐惜到司機者的家屬呢？ 你們的精神太偉大了。 你們放走司機者，竟自己來開車。 然而你們車子走不到多時，前面又有很長的軌道被折毀了。 你們在黑夜裏四處的找，那裏有一點影子！ 漫天漫地的大雪也露着慘白的愁容。 『有志者事竟成』，你們忽而發現一段軌道露在小河的面上。你們十幾位同學，在這冰天雪地之中，向着小河一躍而下，把幾段鐵軌都掮了出來。 誰說都市的青年只會享樂不能勞作？ 遇着救國的運動，你們的力氣自然放出來了！你們有了軌道還沒有螺絲釘，你們赤了脚在冰一般冷的水泥溝裏去尋找螺絲釘，尋

着一個是一個，你們大家出力的結果，畢竟把很長的軌道修好了。　那班拆毀軌道拋掉螺絲釘的苦力們，對你們眞應該受良心的責備，然而他們也不過「服從命令」而已。　我們看見車上有幾個年齡很小的同學，就問你們：「年幼的同學旅行不太辛苦了麽？」你們的代表說：「我們有職務的人和年長的同學，雖然座位不夠，半夜裏我們情願站着，讓年幼的同學可以躺一會。　至於每天吃三個小麵包，我們先發給年幼的同學和一般同學；東西不夠分配時，我們有職務的人就少吃一些」。諸位同學，你們這樣大公無私，先人後己的精神，怎能不引起大衆的同情和欽敬！

那時候復旦的教授來勸你們回去，你們雖然抱着前進的決心，絕不願回去，然而異口同聲很誠懇的說：「歡迎我們的教授！」車站上有個人說：「常州現有一萬個憲兵，學生到了常州雖然不一定有很大的武力衝突，然四個憲兵可以對付一個學生」。　你們的教授聽了，眞是「憂形於色」。　然而同情你們的何止你們的教授，何止你們的家長，民衆也有一樣的心情呀！　我明知道你們的前途荊棘叢生，和你們揮手作別，這悲壯的剎那，我相信我的心裏比你們苦得多！

二十六日的黑夜裏聽說你們又有很艱苦的掙扎。聽說你們有受傷的，又聽說有兩個大火車頭把你們一引一送，開到無錫。聽說又有誰拆了軌道，聽說因爲前面的

火車頭停了，後面的火車頭還在推送，以致車輛猛撞，中間的一節車，從軌道上跳出，傷了很多的復旦同學。我知道你們不知怎樣痛苦，一時又那有醫藥可用。然而你們同時不能想像你們這種犧牲，將引起多少民衆的愛國熱情，你們帶着創傷，也應該微笑吧。

有一個小商人的子弟某君親口對我說：他是無錫某民衆學校的一個學生，民校的同學知道你們上海的同學在皋橋，他們立刻捐了很多的錢，舉出二十個代表，半夜裏步行到皋橋。月黑天雨，羊腸小道，泥濘不易步足，一步一步的挨到了皋橋，憲兵起了疑問，開了三槍，民衆學校的學生趕快舉起了雙手，表示沒有帶武器，並說明是來慰勞的；憲兵也就諒解了。聽說這麵包到了無錫才分送的。諸位同學：他們是眞正的勞苦大衆，他們從前是農民的子弟，現在自己就是工人。你們雖受盡了挫折艱困，雖在極度疲勞，食不下嚥的時候，你們也得嘗一嘗他們送來的食品。諸位同學，你們一定會感到甜味吧。

二十七日早上某校的教職員與一部份學生知道你們已到城內的中南大戲院，受傷的在療養院，兄弟醫院，或在鐵路飯店醫治和休息，就分頭來看你們，到中南的人們吃着閉門羹。聽說其餘的人就到醫院和鐵路飯店去探望慰勞，贈以水菓。

並問上海同學：『有什麽事情我們可以服務麽？』上海的受傷同學說：『我們不希望你們的物質的慰勞，只希望你們有精神的援助』！

在中午的時候，無錫各中學以上的學校，如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私立國科專科學校，私立無錫中學，江蘇省立無錫師範，私立競志女學，私立輔仁中學，私立私達中學等十餘校三千餘學生在全城遊行，到中南附近，被憲兵竭力阻止；所以到中南的時候，道旁的無錫民衆告訴無錫學生說：『上海學生已經由憲兵「護送」（？）到車站了！只差十分鐘，你們趕快向前跑還追得着他們！』無錫的學生要向前，憲兵又來第二次的阻止。學生有被棍子亂打的，有被一把頭髮抓住的，也有被摔在地上的，有被反綁着兩手的。雖然後來沒有多大衝突，沒有一個受重傷，被拘的學生不久就被釋；雖然預備好了的水龍和皮帶也沒有放出來；可是學生的情緒，經過這一來，已格外高漲了。諸位同學，無錫的學生，一心要和你們見面，一心要和你們攜手，一心要與你們共商救國的問題。雖然頂頭上的亂棍像飛一般的來，學生還是不怕險阻，很敏捷很有秩序的向前衝去，要衝到你們的面前。他們到近車站的『大洋橋』時候，看見沿河又有一大隊學生浩浩蕩蕩的由東而來，聯合進行。他們遙遙的互相歡呼，互相揮手，聯合了整隊到車站，又被憲兵阻止了。

諸位同學，那時你們已經進了鐵蓬車，無錫的學生站在鐵柵以外霏霏的細雨中。你們何嘗不渴望和無錫學生見面攜手。 至於無錫的學生，更以見不到你們為懊傷怨恨。 無錫的學生和民衆何等的愛戴你們。 諸位同學，你們雖然帶者創傷，總該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吧！我正寫信到這裏，閱報知道你們昨日下午抵南翔，分回各校， 更閱知河南開封，信陽， 焦作各地的學生都要與你們表同情和你們一致行動，紛紛登車，一部份且已集徐州，津浦，平漢，隴海三路都斷絕交通了。 諸位同學，你們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遠無近，因北平同學和上海同學的發動，都起來響應了。 你們的犧牲的結果，已經在發芽滋長；倘進行得法，就會開花結果。 你們的代表對我說：『同學已具有犧牲的決心』， 同時你們應如何為國珍重，你們無論是努力或準備犧牲，要用力在對於中華民族解放前途最有益最有效的事件上。

諸位同學，我很知道，青年學生是時代的前進者，我說的話倘諸君肯指正，我極誠懇的願意接受。現在我對於諸君所希望的有三點：

（一） 力求救國更有效的方法 諸位同學救國的目的，我們在諸君的宣言中都知道了。 諸君請願討逆，是要達到救國目的的各種方法中之一種

方法，實施一種方法時稍受阻礙，不算一囘事。　諸位同學都研究過科學的。　你們想，一種自然科學上的發明要經過多少的挫折和失敗。　就像大科學家愛迪生說：「你們如尊重我的發明，老實說吧，這裏九十分是血汗，十分是聰明」，我們只看見他發明的結果，却沒有看見試驗的失敗哩。　一個怕麻煩怕失敗的人，决不能成爲科學家。　要解决一個社會問題，要求民族解放的途徑，那更不是簡單的。　諸位同學，你們這一次的經驗中一定得到許多教訓，加強你們對於救國的信念，增進你們對於問題的認識。　你們决不能因稍受挫折而灰心；你們請願的目標雖然沒有達到，確已引起了全國學生的響應，各地民衆的覺醒。　你們雖然沒有得到正結果，然而已得到很有效的副結果。　現在希望你們善於運用這良好的副結果，對於現社會作更進一步的瞭解深思並力行救國更有效的辦法。

（二）

組織嚴密　我們知道無論何種事業，有組織的勝於無組織的，嚴密的組織勝鬆懈的組織。　這次諸位在無錫的行動，處處秩序井然，這表示你們有嚴密的組織。　我到醫院裏，看到一位病得很厲害的上海同

學，和幾位保護他的糾察。 我勸他們到對面某校去休息一下，他們一定不肯。 他們說：『我們的隊長叫我們在這裏稍等一會，我們不久就要歸入大隊的』。 我說：「病人歸入大隊很不相宜，我們來代爲保護好嗎？」 他們堅決不允。 後來看看大隊的同學由憲兵「護送」到車站的時候，他們竟歸入大隊。 那位抱病的同學痛苦到哭了，還是與全體一致行動。 諸位同學，你們這麼紀律嚴明，怎不令人起敬！ 然而諸君，組織一擴大，問題就複雜了。 無論組織擴大到如何程度，你們要始終組織嚴密，希望全體同學運用你們的集體意志和集體思想，發揮你們偉大的組織力量！

（三）

爲大衆謀利益，爲民族求解放，諸位，你們的目的要救國，要求民族的生路，必先求民族的解放。 無論任何愛國運動，或民族解放運動，要求眞正成功的話，必須建築在大衆的基礎之上。 阿比西尼亞全國男女民衆總動員，來保衞他們的國家；蘇聯的革命成功，也是建築在民衆的基礎之上。九六老人馬相伯先生對你們說要『開導民衆』眞是一句金玉之言。中國的大衆太好了，也太苦了。 他們眞需要純

粹而熱忱的愛國青年學生大衆來教育他們，來訓練他們，使他們組織起來。 諸位同學，你們第一步，是喚起大衆的覺醒，進一步就需要大衆以熱烈的情緒和實力， 來參加救國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 諸位，你們對於救國問題，要有極深的認識。 凡有假意殷勤的私人或團體，和你們接洽，你們要極度的留神和謹慎。 諸位同學，放出你們的理智，判斷，和實力來，永遠站在大衆利益的立場上，來從事救國的偉業。

無窮的意思，無盡的話語，我這瘦細的筆尖，怎樣會寫得出來？ 我只能虔祝諸位前途有無限的光明，和我們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功！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燈下無錫。

上海八千餘學生救亡運動速寫

高寧

——見大衆生活第七期——

（一）

一個偉大的運動，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這是民氣，這是次殖民地知識份子的

沉痛呼聲。　在救國運動的大目標之下，全上海的學生，都站到第一道戰線上來了！　他們衝破了死一般的沉悶，站在被壓迫的民衆之前，領導着，呼喊着。

先是江灣區的復旦大學，六百多同學到市府請願之後，並聯合持志，法學院等校在閘北一帶大遊行示威。　這個風聲一傳到暨南大學，暨南七百名同學，便立刻組織起來，採取響應的行動。　他們星夜向大夏大學出發，邀合大夏的同學之後，便直向光華大學而來。　那時候已經萬家燈火，光華的同學一看到大隊的人馬到來，在半點鐘之內，他們便組織起來，加入這個隊伍。　開始向前進發。一路浩浩蕩蕩，直奔交通大學。　走到安和寺路汪精衞和曾仲鳴的公館門前，羣衆大呼「打倒賣國賊」，「殺死漢奸」，「人民組織起來」，人心激昂萬分，就像上前線的兵士一樣。但行列的秩序整齊而又嚴肅。　到了交通大學，已在夜裏九點多鐘，同學們正在自修，隊伍一進校門，便大呼「歡迎交大的同學參加救國運動！」「交大的同學起來！」等口號，一時人聲鼎沸，交大的集合鐘聲大鳴。　在接連的敲了半小時集合鐘之後，交大的同學便很快的組織起來，加入了我們這個隊伍。因爲租界上通不過，大隊便折回來，仍經安和寺路向中山路進發，走過汪曾兩公館，大家又大呼「打倒賣國賊」，「大家起來救國」等口號。　經過凱旋路，有許多保安隊的士

兵，站在路旁看熱鬧，羣衆高呼：「歡迎武裝同志參加救國運動！」士兵高聲回答：「我們打前鋒！」聲音悲壯熱烈，一時隊伍更興奮。有人說：「兵士們個個都要打敵人的，但是政府不發命令。」又有人說：「叫士兵們大家拿着槍上戰線，誰敢來反抗。」我們這隊伍在荒野的路上進行着，只是黑壓壓的人頭在暗淡的燈光下蠕動，看上去有一兩里路長，「我們這裏足足有一師兵，如果大家都肩上槍，他媽的，怕什麼！」黑暗中不知是誰在激昂的說着。每到一十字路口都停着許多汽車。許多外國人，軍警，大家癡癡的瞭望着這一字長蛇陣通過，隊伍中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們起來！」的口號又高叫了。

（二）

中山路是這末的長，在寒冽的夜風裏，這頑強的一字長蛇陣，仍然威風十足的向前進行。「女同學們疲倦了吧？」有人這樣問。但她們的回答：是一陣興奮的歌聲。有人在唱桃李刼中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大衆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挑李芬芳，明天是社會

的棟樑……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這歌聲立刻引起了響應，男同學的粗壯喉嚨，像打破的沙鍋(因為喊口號喊破了嗓子了吧)在黑夜的空中響着：「轟！轟！ 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不怕你關山千萬重……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大家莫嘆行路難，嘆息，無用……」

誰都知道這是大路裏的開路先鋒歌，這歌聲立刻蔓延了整個隊伍。 打破死一般的黑夜。 大隊前頭部隊起了一陣熱烈的口號，隨後就聽到「……大家努力！一齊向前！……我們好比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的歌聲。 這時候已經是早晨一時，大隊人馬已通過中山路，到達閘北，到了「一二八」之役最英勇的鬥爭所在地的八字橋時，大家更起了一陣興奮。 在持志學院門口大呼口呼，好容易把黑夜裏的同學叫醒。 隨後一陣集合的鐘聲，全校的燈亮了！ 他們也加入我們這隊伍，跟着向前進行。 我們一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之後，路旁的兩江女子師範，也在黑夜裏敲起警急鐘來了。 路過同德醫學院時，羣衆的呼聲更熱烈了！ 「同德同學參加遊行」的口號，把同德的男女同學叫醒了。 裏面有人在嚷：「門鎖了不能出來呀！」 立刻就有人從隊伍裏出來，一躍而過鐵門，幫助她們把門打開。 接着鐘響了，宿舍的燈亮了！

（三）

我們的隊伍，像旋風一般的在黑夜裏狂怒着，而且越集越多。 復旦的同學來隊伍報告，說他們的同學早已預備好了。 晨三時到達復旦，他們的男女同學排隊歡迎。 一時燈光輝煌，鐘聲大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督催政府出兵收復失地」的口號，越叫越有力。在復旦的操場上休息一刻，大隊的人馬又在暗淡的燈光下浮動着了。我們的隊伍是暨南，大夏，光華，交大，復旦，復旦高中和實中，育青，同德，持志，法學院兩江女師，後來又來了大同，復旦附中，人數總共有八千多人。

這一個頑強的隊伍，從翔殷路到淞滬路，再過第一公園。 整齊的隊伍在寒夜裏前進，前進的軍容是那末的威武；在微弱的燈光下，那人與人接成的一條線，像看不到盡頭似的，直向前蜂湧而來。 那氣概像是有千軍萬馬，宵夜殺將前來。突然的，遙遙的看到市政府和附近的燈忽然熄滅了。 有人開頑笑的說，他們在實行防空演習了！

隊伍在黑夜裏摸索前進，隨處可以看到三五成羣的警察，在夜風裏抖縮着。晨六時，隊伍停止在漆黑一團的市府大廈前，深灰色的天空還未發亮。 有人

喊：「開燈，我們需要光明！」 于是，「開燈」，「不開燈的是漢奸」，「打倒漢奸」，「你們是中國人嗎！」，羣衆叫嘯成一片。 皇宮似的市府高樓窗口，有好些人頭在縮進伸出。 大家喊一二三「開燈。」「你們爲什麽不開燈，不開燈就是漢奸。」「打倒漢奸」，「驅逐賣國賊」，裏面還雜着憤怒的罵聲。在黑暗中有人嚷「打」，「打進去」，「把玻璃窗打破」，可惜市府門前是一片艸地，沒有石子和磚頭，羣衆是越來越激昂了。大家忍着餓，冷，和疲勞，靜坐在馬路上等候天亮。大家叫喊着：「快點把吳市長拉出來！」 代表團報告，已經打電話到市長公館去叫了，答應馬上就來。 羣衆又等候了好久，還不見來，又打電話去催。

七時，市府的工友升國旗，八千多同學大家一致肅立致敬，並高聲唱歌。 一種無以形容的情緒，襲擊了每個人的心頭。

等着，等着，吳市長還沒有來。 饑寒與疲困，襲擊着每個人。 不留情的天落起雨來了。 大家喊着請「吳市長快快出來！」「把吳市長馬上拉出來！」「如果再等他不來，我們衝進去！」「我們衝進大禮堂去！」 于是，代表團對大家說，「如果等二十分鐘他再不來，我們開始自由行動！」 就在這叫嘯中，吳市長在台階上出現了。 兩邊還站着社會局長和教育局長。

吳市長蠻客氣，他上來就說：「諸位同學辛苦了，走了八點鐘路。」羣衆立刻回答：「我們走了十二點鐘了！」並雜着一陣「噓噓噓」的叫聲。他問羣衆有沒有書面意見。代表便交給他。要求答覆的七點是：（一）請中央制止華北軍政當局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二）請政府出兵討伐殷汝耕反對華北自治；（三）請政府維持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出兵收復失地；（四）請政府外交公開，實行革命外交；（五）請市長立刻釋放交大同學；（六）請市長保護全上海愛國運動；（七）保障言論集會自由。第五點，據交大同學報告：交大救國會委員李震聲君，被派送麵包，在門口碰着一輛汽車，車上的人說他也運麵包到市府，要求同行，李君上了車以後才知道是公安局的人。他大聲喊：「我李震聲被捕了！」大家才知道他被捕。羣衆聽了非常氣憤，說這好像綁票似的。有人喊：「大家當心綁票！」于是大家責問吳市長，爲什麼要逮捕愛國同學？有什麼理由逮捕他？吳市長說，不是愛國運動，是因爲反動嫌疑。羣衆問：「什麼證據？」吳市長說，「發現他有一封信，請他來問問。現在已經放了！」羣衆說：「放在那裏？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吳市長說：「不相信，可以打電話去問你們的黎校長。」

「我們的校長不管這些事！」羣衆是激昂了，吳市長也漲紅了臉激昂了。他說：「我吳某沒有欺騙過上海市民，如果不相信我，你們可以說我不忠實，我是罪人，你們可以打倒我。」

他全盤的接收了意見。他說他是個地方官，可以把那些意見很忠實的轉告中央。

關于第六條，他聲明純粹愛國運動，他絕對保護。

他竭力提高嗓子，要大家信任政府，不要信任反動的宣傳。他勸大家說：「天下雨了，你們回去吧！」羣衆的回答是：「不怕，我們不回去！」「不回去做什麼？」對于他這激昂的詢問，有人在提出話來了：「你叫我們相信政府，事實勝過雄辯，東北四省亡了四年了，現在華北又被敵人奪去了，說不定再過些時候，連我們現在站的地方也沒有了。……」這聲音立刻引起了許多響應，紛紛的有人站起來說話。（本來大家都是坐在地上的。）

吳市長一再說：「好了，現在你們趕快回去！」大家喊：「我們不回去，要你切實答覆。」吳市長說，「關于外交和軍政大事，是中央負責的，我是地方官，你們是不是有意和我市長爲難？」

大家說：「全上海市的愛國運動，言論和集會的自由，請市長保護。」吳市

長答應絕對保護。這僵硬的局面總算緩和下來了。羣羣認爲沒有再和市長說話的必要，便開始整隊遊行示威。

復活

李文

（南京通訊）——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

（一）

十七號的晚上，中央大學的同學們接到了發起援助華北學生運動的通知，幾星期來關在心頭的無名火驀地燃起來了！

六十幾個紅色的面孔，六十幾個狂跳着的心。在會客室裏，我們的各系代表大會在嚴重的空氣裏揭了幕。

* * *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的熱狂的運動已經在血的恐怖裏復活了……我們傷了三十多位青年……我們是在敵人指揮下的軍警前用肉體去抵槍擋彈……援助我們……」

一位同學，用着抖擻的咽啞聲音，宣讀了一封用化學藥品避免了檢查才寄來的

信，從北平的學生發來的一個求援的信號。

「援助北平同學！」——像雷一樣的呼號。

一位同學站起來：

「有血氣的諸位同學！」 他說：「我們沒有忘了敵人給我們的獸性的殺戮和野蠻的掠刼，我們沒有忘了北方危城裏的同學，我們要組織，組織起來，用團體的力量來戰鬥！

「我們要反對只用槍口來虐殺學生的軍人……」

「我們在壓迫下面組織起來，我們去遊行示威……」

「就是在警察的槍彈下，只要有一個人沒死，我們也要奮鬥下去！」

* * *

從晚上八點直到深夜兩鐘點，我們準備完畢，我們組織了糾察隊，我們擬好了口號，我們決定——遊行。

開着會的時候， 校長跑進來訓話， 訓話的聲音跟門外一派呼喊的聲音打成一片。 軍事教官在門旁伸出了一個怯弱鬼臉，「打他！」 一片熱狂的呼聲把他嚇跑了，於是有一年級的同學進來發言，他說到在軍事教官嚴厲的壓迫下，他們要

反抗，他們要參加全校的一致行動，他要求明晨我們出發時衝到新生宿舍去，帶他們出來。

會客室外的同學們報告說，軍事教官隨時打電話把我們的消息報告外人，於是一隊同學衝出去，尋我們那鬼臉的教官：「今天打死他！」

會議終了，月亮發暈黃的光，掛在方匣一樣的宿舍的窗櫺，清晨的尖風吹着，地下的水滴也凍了，睡眼開始爬上我們興奮了六小時的眼皮。

*　　*　　*

這一夜只有三小時讓我臥在牀上。

五點鐘的時候，房門開了，一個黑影摸到我床邊：

「半小時後起來，有事做！」

半小時後，牛奶瓶子叮叮響着，傾盆的大雨在馬路上咆哮，我揑手攝足地跑到每一個房間，摸到每一張牀，輕喊着，「起來」

二十分鐘後，東方有一線乳油的暈醞釀着，空場上有兩個號兵吹起怒吼的喇叭，——裝鬼臉的軍事教官要調開一年級的學生。

「衝出去」有人喊。

「噹……」課鐘響起來，不平常，雜亂，緊張地響起來，像是一種火災的警告，像是地震的呼號！

全體同學聽到這狂敲不斷的怪異的鐘聲，在每一個房間裏起了說話的聲音，穿衣的聲音……

一分鐘後，天亮了，成千的青年像一堆一堆狂瀾般洶湧着！他們把守了大門，他們驅逐了教官，他們排成了隊伍，我們像一串鐵的隊伍，由宿舍跑到禮堂。

* * *

全體同學開着大會。

興奮的沈默，熱狂的嚴肅，捉住了每一個人。

決議的時候，一千多隻的手，像雨後春筍一樣地伸起，千餘個聲音，嚴肅地喊：「附議」「贊成」千多人全體一致通過的議案：

「我們決定要求全南京大中學生一同遊行請願和示威，假如沒有一個學校參加，我們單獨出動！

「我們要求釋放北平被捕的學生，我們要求保障學生愛國運動，我們要求收復失地，制止「自治」，我們要復活五四的精神！

「我們要鞏固我們自己的陣線，我們用糾察隊來管理自己，來監視外來的破壞我們行動的痞棍！」

主席把大家的意思歸納起來，二十多個聯絡各校的代表出發了，一千個人鎮定地等待着。

（二）

十八日下午三點鐘，一個重要的時候。

兩個學校的全體學生，鵠立在中央大學的操場，這是女子法政講習所和南京中學。中大的男女學生進場了，又是一隊中學生打着旗幟，莊嚴的步伐走進來了，又是一隊中學生……

我們排列了整齊的隊伍，像迎戰的軍隊一樣，每一顆狂熱的心裏估計鎗彈和刺刀的射擊，冰水的掃射，每一個人預感着前面『死』的危險——出發了。

像長蛇一樣的隊伍在街路上蜿蜒，每隊的左右，分佈着糾察隊員，喊口號的聲音，從前面響到後面，一會兒是震耳的雷響，一會兒是遠遠的炮彈樣的聲音。

在路上，一隊一隊的學生迎面而來，啣接了大隊的尾巴而去，人數一直增加着，增加着……

一個偉大的精神捉住了每一個人，使他緊張，使他沉着，使他勇往，使他凝固了自己，變成了整個人羣的一微粒。

*　*　*

前面是灰色的鐵一樣的牆壁；前面是灰色的，石一樣的兵士；前面是灰色的，凍結了的天空；前面是長槍；前面是雪亮的刺刀……

在行政院，森嚴的門前。

徒手的隊伍咆哮着，鐵一樣的陣線擺列着，嚴肅的糾察隊逡巡着——這是學生。

負槍實彈的隊伍操演着。

空氣凝結了，像刀一樣的風吹着。

『釋放北平被捕的學生……』像鐵鑄起來的聲音。飛機在頭頂上翺翔。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兩年不聽見的聲音！）

刺刀威風地搖擺着。

幾個代表學生派出了。

森嚴的，猛獸的口一樣的門吃上了那幾個代表。

脚讓冷風冰了，女同學們互相擁抱了，呼喊的聲音漸漸喑啞了。天漸漸黑暗下去，暮像熊一樣爬過來。

代表仍不回來。

「派第二次代表。」

「不許！」

「衝進去！」

「打進去！」

刺刀阻住了一列的代表。

*　　*　　*

回來的代表說，他們見了秘書長翁文灝，他們得到答覆，得到一些名詞：調查，接受，等待……

「空話！」

「不睬這欺騙！」

人羣擺動起來，刺刀在期待着牠底機遇。

「不睬他，我們遊行示威去！」

隊伍擺動着，分散着，列成了一行，蛇似的穿過去。

* * *

夜的太平路。

各色的霓虹燈點亮着，甲虫樣的汽車在衝來衝去，人像潮擁着。

憤怒佔據了每一個人。

三千人的隊伍大踏步在街道上前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障學生愛國運動！」

熱狂，憤慨，我們每一個人眼前看到北平學生的鮮血，看到漢奸和日本浪人指揮着警察向同胞殘殺。

衝啊，衝啊，喊啊，讓全國的大衆響應我們的呼聲啊！

* * *

我們的隊伍，是工作了一夜，沒有睡眠的隊伍，是從三點到夜間十點沒有吃一點東西的隊伍，然而我們既不疲勞，也不饑餓，羣衆的感情控制了每一個人，使畏怯的變爲勇猛，使衰弱的變成強健，熱血流着每一個人的身體，除了前進，除了呼

喊，去喊起中國大衆的自衛戰爭，我們再沒有第二個意見，再沒有第二個希望。

我們跑了幾十里的街道，喊出了每一間屋子裏工作着的人們，他們跟着我們前進，喊着我們同樣的口號，他們爲了鼓舞整個的隊伍，他們拍掌，他們跳，每一個臉上現出了悲憤，和希望有一天，壯烈的一天到來的愉快的笑！

一個熱狂的中學生追上來問我參加的學校，熱狂地回去召集他們的同學。人羣咆哮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熱狂的呼喊響遍了每一條街道。

* * *

每一個青年都疲勞，口渴，饑餓，瘖啞，然而每一個人都興奮，都有力量。

我們從「死」裏面復活過來，我們從兩年的沉寂裏重甦了自己的青年精神，我們死去了兩年，現在是復活了。

全國的青年都復活過來吧，讓五四的靈魂從我們身上再現，讓北平同學的血培養起中國大衆抗敵的戰爭來！

雨中十小時

子光

（杭州通信）——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

華北的分裂，北平學生的流血，又驚醒了四年來頹廢的消極的全國整個的學生界。

是十二月十九日的晚上：浙江大學學生在空氣極度緊張之下，議決二十一日早晨全體赴京請願，因爲經過長時間縝密的探討，至午夜後兩點鐘方得睡覺。

昨天（二十日）又開了一次會，幹了不少的事。晚上聽說學校四週軍警業已密佈，城站也預備了水龍頭，知道明天的衝突難以避免了；但我們仍然沒有一點畏縮的念頭。

今天早晨三點鐘在睡眠朦朧中，隱約聽到隔壁房間有人以粗暴兇惡的聲音喊學生自治會代表之一的黃君：

「起來！ 起來！」

「什麼？ 你們從那裏來的？」

「我們是奉了公安局命令來的，還不快起來嗎？你們這一班反動份子！」

這樣，才知道是公安局派人來捉我們從事愛國運動的，恐怕無所藉口，輕輕地加上了一個「反動份子」的名目！

霎時間，消息傳遍了各齋。 大家一齊起來，但是，十一位代表已經由九位警察武力威脅之下用警備汽車送到公安局了，帶來的手鐐總算是他們特別優待，還未施用。

起初我們懷疑：爲什麽公安局知道代表的姓名？ 更知道他們住的房間？ 後來經警察忠實的報告，知道其中完全是我們的一位聲聲口口主張竭力幫助學生愛國運動的校長，卽是無人不知的前上海復旦大學代理校長郭任遠博士的把戲！

現在，我們的代表幾全被捉去了，在我們的校長，以及公安局，總以爲沒有事了，那裏知道請願是我們全體一致的意見，並非代表幾個人的意見；沒有代表我們仍要請願。

在細雨濛濛中，大地尙籠罩着黑暗的時侯，我們整着隊伍向前進。 但工學院大門早已封鎖，門外三四十的警察準備和我們對衡。 經過幾度的交涉，終無出門之法。 幸運得很，工學院網球場旁邊新造一門，本爲便利同學赴新膳堂之用，此時竟替我們闢了一條生路。

會集了文理學院的同學，我們直衝大門。途中雖與警察稍有衝突，但他們之中也不乏明白的份子，因此無甚傷害，然而要想衝出大門，那簡直是夢想。因爲門外有機關槍兩架正對着學生，實彈的保安隊四五十人正在威脅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

雨逐漸大起來了，天色在黑暗中稍現光明，現在快到五點鐘了。突然後面的隊伍向後移動，口中喊着：

「我們還是到文理學院新教室開會，商量辦法去吧！」

「開會有什麽用處！我們祇有向前，沒有退後！」我不禁大聲疾呼。

於是有一位糾察跑過來輕輕地對我說：

「快些退！大隊人馬已經跑出學校了！」

我有些詫異，但知道糾察是不會欺人的，連忙輾轉相告。嘴裏仍是喊着「開會去！」

警察們聽見我們開會去，那是再好沒有。以爲大功告成，即使沒有像北平一般的每人賞法幣五圓，至少他們已盡了他們的責任了。

立刻我們也退回文理學院，在那裏發現醫務處終年關閉的後門，（此門由小巷

直達慶春路）原來是以「聲東擊西」和「以退爲進」的方法瞞過了警察，在不知不覺中大隊人馬確實早已偷出學校而到了慶春路了。

此時校外的保安隊得到了消息，連忙背着槍追蹤而來。我們跑出慶春門，拚命地向着我們的目的地——城站——前進。

不好了，保安隊已經追到了，我們後面的同學只得對他們說：

『弟兄們！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不是「反動」，我們幹的是愛國運動』

「我們奉了上司的命令，也是不得已啊！」兵士現着苦笑對我們說。

「弟兄們！我們當先鋒去打日本帝國主義者去！」我們又說。

「那末我們也趕過來，加入你們的戰團。」兵士們的精神突然非常興奮。

啊！我們平常都以爲兵士是沒有智識的，不足與談救國，可是他們竟說出上面一番話，可知中國大衆是不甘心做亡國奴的，只有大衆的力量才能救這待斃的中國，我們深深地被感動了。

我們分沿二路——鐵路與公路——跑，兵士們隨在後而追，再也不來阻止我們前進了。

是的，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要救中國，大衆起來吧，大家握手，共同向敵人前進。

從千辛萬苦中到了城站，已經六點鐘了，大家站在軌道上等待車輛，不到一刻，農學院，高工，以及高農的同學也到了，人數總共九百左右，眞是全校總動員。大隊一齊喊着：

「取消自治變相的冀察政務會！」

「援助北平學生！」

「釋放浙大被捕學生！」

「全國總動員抗敵救亡！」

「要求言論集會自由！」

「…………」

此時黨政機關的要人以及本校的教授們都到了。一千多名的武裝同志圍住車站，如臨大敵。不時吹着軍號，我們格外感到興奮，正像開赴前線一般。

教授們來勸我們回去，但我們要求釋放被捕代表，然後再行談判。

經過兩三小時的堅持，我們的代表終於安然歸來，一齊以熱烈的鼓掌，歡迎因

愛國而被捕的代表的來臨。

雨愈下愈大，帽子，衣服都已滲透，但我們的熱血沸騰，一點不覺寒冷。十一點鐘左右，省政府秘書長黃華表氏竭力勸解，要求我們回去，因爲接連接到中央方面許多電報防止請願，但他們允許我們派代表請願，或由省政府轉達意見。

接着教授鄭曉滄先生再加勸解。最後省立圖書館長陳叔諒先生以鄰居麵包（圖書）司務的資格勸我們。

時間快到下午一點鐘了。我們深知今天決計沒有赴京請願的希望了。因爲我們一日不離軌道，一日沒有火車通過，但我們仍提出下面幾個交換條件：

一、准派代表二百人。

二、要求公安局書面道歉。

三、准許杭州學聯會成立。

四、開放愛國運動新聞。

五、保證以後不得無故逮捕學生。

六、先行撤退軍警。

結果，黃氏除口頭代公安局道歉外，別的僅有些不十分確實的答覆。這樣，在請願失敗的情緒中勉強返校。但我們決不就此罷休，我們的熱血仍在沸騰着，我們仍要繼續不斷地幹我們的救國工作。

轉灣抹角的新花樣

（廣州通訊）

一鶴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十二期——

自從北平的學生救國運動發生後，廣州的學生們，雖然聽不到敵軍演習的砲聲，雖然看不見敵機在我們頭上轟動，然而他們的感覺是銳敏的，亡國的慘象，他們是預想得到的，於是他們便努力起來響應。

起初，學生們還不過發通電宣言而已。在學校當局看來，通電宣言這一類的東西，總不應該吝嗇；如果連通電宣言都不發，那未免太落後了，誰甘受落後之譏呢？至於政府方面，則西南一向以「抗日」爲號召的，學生們紙上談兵的通電宣言，似乎未便卽加禁止。所以，各校的抗日救國會，總是教職員也參加一份的。然而學生們究竟不知道「適可而止」的伎倆，要求在通電宣言之後，繼之以進一步

之表示，這便足以使當局者發抖了。

當民衆的救國運動未曾發作的時候，西南的當局整天嚷着「抗日救亡」，到了民衆眞正起來作救國運動的時候，他們却又手忙脚亂的去阻止了。但是，因爲西南方面所許下的「抗日願」太大了，太多了，不好意思立刻露出其猙獰的面目來，於是轉灣抹角的換了一個新花樣，遂有所謂「學生救國義勇隊」隊部的成立，於是又有所謂「市民救國鋤奸團」者，向愛國熱忱達到沸點的學生亂鋤一頓。

「學生救國義勇隊」的成立，目的並不在什麼「救國」，却在彈壓學生的救國運動。當局者覺得學生們鬧得太囂張（？）了：罷課組織糾察隊，「反對奴隸教育」等等，於是便想派兵去學校鎭壓：然而武裝鎭壓愛國運動，假若出諸素以「抗日救國」相標榜的西南當局，究竟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實行變相的武裝彈壓，在廣州學生救國運動策源地的中山大學裏，設立了所謂「學生救國義勇隊」隊本部和第一大隊部，廣雅中學（卽省立第一中學）和國民大學分設第二三大隊部；這樣一來，當局便可以藉派憲兵守衛隊本部和大隊爲名，實行其武裝鎭壓之實。其次，他們想把學生運動的目標轉移，企圖以所謂越軌行動（？）把學生扭轉來，納入正軌。（？）然而學生並沒有上當，所以義勇隊部成立了幾天，沒有一個學生去報

名參加的。罷課仍然繼續，而且有擴大的趨勢。

本月十三日，廣州學生們準備再來一次示威大運動。起先，各校派出代表，在國民大學開會，會畢，就從國民大學出發巡行，各校的學生準備在隊伍經過自己校門時，出而參加。當民大的學生和各校代表剛跑出校門時，便看見三五成羣的所謂「救國鋤奸團」者，請求參加。學生們當卽表示歡迎。於是，「鋤奸團」的一部分便爲先導，一部份殿後，却把學生夾在當中。「鋤奸團」因硬要更改巡行的路線，借端與學生起突衝。當場擊斃學生一名，傷者逾百，重傷者也有二十餘人。

我們現在要看看，所謂「市民救國鋤奸團」者，究竟是什麼東西。「市民救國鋤奸團」的百餘人中；有二十餘人挾有槍械的；市民而有自備手槍者，在偶爾聚攏在一起之百餘人中，竟達二十餘個之多，這已值得我們懷疑了。除了那二十餘個身懷武器者之外，其餘的都是工不工農不農的無賴遊民，強拉來滋生是非的。前者，據說就是公安局的偵緝和便衣暗探；後者，就和平津一帶「自治」請願的市民沒有兩樣。不過，天津的白面客，僅僅花四角錢便可以招得一個來，而「廣州市民救國鋤奸團」的市民（？）的招徠，却要花到兩塊錢一個。

事情是「欲蓋彌彰」的，偷偷摸摸便可以偷過去嗎？ 不，是非終有大白之一日的；雖然，在事件發生之後，當局混亂黑白的伎倆却無所不用其極了。

最初，偵緝們是在「市民救國鋤奸團」這個名義的掩護之下去行動，可是不一會，全市都知道這就是偵緝和便衣密探所弄的把戲了。 於是，市面上便發生一種謠言，說有兩個公安局的偵緝因爲受了學生之辱，因而有這次的舉動。

不錯，在先前，當廣雅中學的學生正開全體大會之際，有兩個僞冒新聞記者的偵緝，去調查主席團的名單和會議經過，恰巧中大的宣言列車開到，而這兩人都被中大宣傳隊發覺了，便扭上車帶返石牌（中大新學所在地）問話。 詢明確係公安局的偵緝，於是去電話給公安局把人領回。 在救國運動的進程中，對付那些刺探消息的奸細，這原是最寬大不過的辦法，無所謂侮辱，然而平日橫行慣了的偵緝老爺們，却會認爲是莫大的侮辱了。 但這兩偵緝的受辱（？），是他們個人的事；他們絕對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把二十多個偵緝都拉在一起行動，來洩他們兩個人的私憤。 並且，那些收買市民（？）的款子，也並非兩三個志切報仇的熱心家所願意拿出，所能夠拿出。 而且，當他們收買市民的時候，警察當局不會毫無所聞。總之，這無論如何都不是那兩個偵緝因受辱而洩憤的行動。

當慘案發生之後，在萬目睽睽之下，責任是不能卸諉的了，在無可如何之中，把責任卸在偵緝私人身上，亦係計之得者；這便足以解釋市面上「偵緝受辱洩憤」的謠言之所自來了。

附帶在這篇東西之末尾的，就是當局者的新聞統制。事件一發生後，當局即電新聞檢查處，關於這事件的登載，均須以廣東通訊社所發表的爲標準。（廣東通訊社是省黨部辦的。）廣州各報，都無不唯命惟謹，但又不願埋沒良心，同時，爲着責任分明起見，都在該稿末註明這段新聞的來源（平常的稿件是沒有如此註明出處的。）這段新聞，最後是經過教育廳長黃麟書親手删正的。現在把原稿撮其要者錄下，來結束這篇通訊，可見新聞統制的情形：

「……中大一部份學生，復結隊分赴各校要求罷課巡行。昨（十三）日上午九時，廣州國民大學又在荔枝灣本校開會，議決（一）即日起罷課，（二）請學校免學期考試，並請下學期一律予以補考（三）請學校發給出發旅費每人二百元。旋有中大學生數十人，身懷武器，到場要求該校學生列隊巡行。迨行抵荔枝灣橋脚，適與「市民救國鋤奸團」相值。該市民等認爲救國熱誠，本人所同具，迺學生等蠻橫無理，威脅巡行，封鎖校舍，遂與之爭。中大學生首以鐵枝爲武器，登

時秩序大亂。事後查悉，該「市民救國鋤奸團」有兩人被毆傷；至說傷及學生事，則查悉並非事實」（註：字旁的圈，爲記者所加。）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於廣州

IV 學生救國文件

北平各大學學生臨時代表會宣言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無論何時都應以保全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統一爲天職， 我們對於目前脫離政府背叛民國的華北自治運動及其組織， 絕對不能承認，因爲這不僅是自取滅亡， 而且足以致整個中華民族的死命， 我們平日埋頭讀書，未遑過問國事，然而國難至此，再也不能坐視淪亡，我們在血與淚的交流中提出了最後的籲請。

第一，我們希望主持華北自治運動的人們再切實反省一下，究竟幾年以後，還有你們生存的自由，如果同歸於盡，是不是你們的良心所允許。

第二，目前政府處境之艱困，我們萬分諒解，然而最後的關頭已經迫來，究竟要拿出一個怎樣的辦法，同時對於嚮應團結的各方領袖我們也十分敬佩，然而旣言

團結，應有精誠，只有事實才能答覆一切，否則到了「中國」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的那天，大家試想應當怎樣判决自己的功罪。

第三，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我們應當認清目前的國難不是依靠那幾個人或那一個國家可以替我們解除，只有我們每一個人都把責任負擔起來，才能有萬一的希望，所以目前大家要反躬自問，我們自己是否已分擔了一部分救國的工作。

末了，我們鄭重宣言，我們雖然是些空拳赤手的青年，然而我們爲了國家的人格，爲了民族的生存，我們誓死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破壞統一的運動，言盡於斯，欲哭無淚，耿耿此心，統祈亮察。

北平各校通電

（銜略）　頻歲民族多難，失地喪權，已至於無可退步之地。　近則北方各省復有組織特殊政治機構之醞釀，自殷逆汝耕倡亂冀東，漢奸益形活躍，背景所在，盡人皆知。　顧其範圍，又豈止此！　華北之經濟利益，乃至於領土主權，轉瞬將非我有，強敵已入腹心，偸息絕無可能。　自治不幸實現，則在『剿共自治』名義之下，敵騎可以恣意縱橫，卽我民族覆亡之時。　數年來之教訓，『以夷制夷』卽

不可行，而『苟且偏安』又豈事實所許可？ 此時之勢，抵抗為唯一出路，若猶唱『調協，忍耐，』豈將俟破亡而後爲最後關頭乎？

吾民誓死反對斷送領土及主權之自治行動以及任何變相之獨立陰謀，以其純爲暴敵所一手造成者也。 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爲漢奸，民族之蟊賊，人人皆得而誅之。 應請政府立即下令討伐首倡叛亂之殷汝耕，收回冀東，以保持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雖然，今日之華北，敵方伸手攫取，而我政府果有何對策，地方當局具何決心，吾民殊不能了然。 推而廣之，我對敵之外交政策究作何決定，吾民亦無從知之，國家之外交手段，自不能任意公開，顧外交大計則未聞有不可告人者也。政府誠以民族存亡爲重者， 應即公開外交政策，更應與吾民以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俾眞正之民意得伸而作爲抗敵政府之後盾也。

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動員全國抵抗之一途，不戰固不得倖生，即一切局部抵禦亦無裨於大局。 吾民要求政府立即領導全國民衆以四萬萬人之力量發展民族鬥爭；一方實行與一切被壓迫民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敵國內以同情心對我之人民密切聯合；並取消一切對敵債款，沒收敵在我境內之一切財產，及漢奸之財產，以充實抵抗力量。 民族解放之途徑，舍此莫由。 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會蔣介石

先生對外關係演詞中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吾民茲以今日之情形爲問：和平豈尚有望？ 最後關頭豈尚未到？ 若尚固執『安內攘外』「生聚教訓」之見，誠恐內部既不得安，外患又與日俱甚，將見國亡之後，受敵人之「教訓」，資敵人以「生聚」也。 阿比西尼亞以褊小之國而能動員民衆抵抗意大利之侵略，使其強敵不得暢所欲爲；「九一八」之變，我以不抵抗而喪失東北四省之地，抵抗與不抵抗之懸殊如此。 「一二八」之役，我以局部作戰，雖賴民衆之擁護而造成片段光榮，然卒有停戰協定。長城各口之戰，亦以局部抵禦而留塘沽協定之羞，則又不動員全國之結果也。 長城淞滬諸戰役，敵以傾國之師挾械精餉足之利來犯，而猶在滬三易主帥，在長城迭受創擊者，則以吾民衆之紛紛起立，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均予我軍以援助也。 向使當時卽能動員全國，又焉至於今日之形勢哉！ 是知我之力固足以抵抗也，今而急起，事尚可爲；若再因循，後將無及矣！

設今日猶存「偏安」之倖心，以華北乃至於沿海之地事敵，集財貨退處隅陬，以爲假我數年，屯聚訓練，然後有爲，是何異於癡人夢想！ 敵蠶食以進，數年之後，隅陬之地亦將不免於亡，則豈具「國則必亡，我獨後亡」之決心乎？ 設今日

而猶行『佯戰』之手段，驅地方軍隊作戰，而中樞靳一彈而不給，且與敵交歓香檳，則局部雖堅苦支撐亦無能爲力，終復產生停戰協定，而亡國隨之矣。故吾民深不願思及二者而惟冀政府出以動員全國抵抗也。

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熬煎，顧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願對政府作如左之請求，希國人共起督促之：

一、誓死反對『防共自治』，請政府即下令討伐叛逆殷汝耕！

二、請政府宣佈對敵外交政策！

三、請政府動員全國對敵抵抗！

四、請政府切實解放人民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

私立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各班代表聯合會、國立東北大學級長會、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三院學生自治會、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學生自治會、國立北洋工學院學生自治會、私立朝陽學院學生自治會、私立華北學院學生自治會、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河北省立工業學院學生自治會，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今是中

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藝文中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崇實中學學生自治會同啓。

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天津市學聯會快郵代電

天津市學聯會發出快郵代電，誓死擁護北平學生聯合會所提之六大要求：（一）反對所謂自治運動；（二）請何應欽宣佈此次交涉經過；（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准許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上海各大學聯合會

（一）致北平教育界電

展讀十一月二十四日宣言，主張以全力維護國家之完整，辭嚴義正，薄海同欽，華北爲我國腹地，文化重心，其存亡興替，關繫全國安危，凡意在分割之企圖，無論如何巧立名目，吾人均一致反對，尤望政府早定方策，力保主權，雖流血犧牲，在所不惜，同人等誓與公等一致奮鬥。

（二）致全國教育界電

華北最近發生之紛擾，已超過吾人所能容忍之限度，此時惟有訴諸最後力量，以維護國家之完整，任何妥協的辦法，以及任何足以喪失土地或主權之行政組織，吾人均誓死反對，北平教育界已有宣言在前，望全國教育界一致努力，爲其後盾。

（三）通電

（銜略）殷逆汝耕，假名自治，竊據冀東，妄發宣言，脫離中央，叛亂之跡，既已昭彰，以身爲政府任命之官吏，膺國家寄托之重任，而出此喪心病狂爲虎作倀之舉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髮指眥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央政府有維持領土及行政完整之責，急應速加懲討，以遏亂萌，而申國法，萬勿稍有猶豫，再事姑息，致蹈投鼠之忌，而貽滋蔓之憂。我各省軍政長官，守土衞國，是其使命，値茲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秋，惟有恪遵中央意旨，精誠團結，澈底統一，方可禦侮救亡。凡一切足以離間中央及地方聯繫之邪說陰謀，均爲我全國民衆之所痛恨，誓當共棄，我友邦更應知中華民國爲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之國家，無論如何，決不容許絲毫之分裂，凡脫離中央者；卽爲破壞主權危害國家之罪犯，我政府自有懲治之權，此純爲內政之事，苟有陰施阻撓，橫加干涉者，卽爲恃強侵略之表現，我全國民衆當不惜任何犧牲，以堅決反對之。

光華大學學生救國會

（一） 致宋哲元電

（銜略）華北局勢日趨嚴重，我公守土有職，萬望繼續往日衛國精神，堅决抗爭，方不負國民之重託，北平學生之表示，絕出於愛國之熱忱，尤應即日援救，勿陷媚外之嫌，本校全體同學誓爲爲盾，反對華北自治，保全主權領土之完整，謹電奉聞。

（二） 致南京電

（銜略）吾國不幸，外禍頻仍，今華北漢奸假借民意，僞稱自治，喪權辱國，莫此爲甚。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仰祈政府諸公當機立斷，决定國策，保全主權領土之完整，以符民望而續國祚，本校同學誓爲政府後盾，蹈湯赴火，義無反顧。

（三） 電慰北平學生

（銜略）強鄰寇境，國難日亟，凡屬國民，無不同仇敵愾。頃讀諸學友反對自治宣言，深表同情，本校全體同學悲憤填膺，决反對喪權辱國之協定及變相領土之分割，本校同學一息尚存，誓死反對，尚祈再接再厲，以維護主權領土之完整，本

會決爲後盾。

復旦大學全體學生

（一） 敬告同胞書

（銜略）東北淪亡，華北割裂，凡我神裔，莫不痛憤。 北平學生，處彼惡劣環境下，不忍坐視祖國危亡，首舉救國旗幟，敝校同學，愛國不敢後人，爰於本月十九日，集議救國大計，並一面向上海市政府請求政府，出兵討逆。 市府當局，雖已口頭允諾，然政府何時明令討逆，仍不可期。 吾人認爲國家處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絕望，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捨抵抗不足以言救亡，唯鬥爭方可言立國，此史實昭示於吾人者屢矣。敝校同學， 此次行動，純爲愛國情緒所趨，以嚴肅之精神，整齊之步伐，抱最大犧牲之決心，努力到底，冀達救亡圖存之心願。 或謂身爲學生，應埋頭讀書，爲國儲才，然時至今日，寇敵壓境，亡國之患，迫於眉睫，實不容吾人再事隱忍，是以不辭跋涉，赴京請願於政府，凡我同胞，其急起共圖之。

（二） 致全國各界電

（銜略）北平各校師生，於國難臨頭之際，身處危境，毅然喚起民衆，以全力

維護國家之完整，反對喪失土地主權之組織，實具有現代民族之愛國精神犧牲決心，特此呼籲，望我全國人士一致努力，誓爲後盾。

（三） 致北平各大中學學生會電

（銜略）華北瀕危，舉國痛憤，諸君激於愛國熱忱，遊行示威，以全力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不幸發生流血慘劇，消息傳來，羣情憤慨！華北爲我國文化中心，存亡安危，關繫全國，諸君不惜犧牲，以救國家之危亡，敝校全體同學謹表示萬分同情，並願以絕大決心爲諸君後盾，誓死反對任何破壞國家統一之企圖。

復旦大學學生救國會告軍警書

兵士，警察弟兄們：

軍人警察的天職是保衛國家；安定社會。要能夠保護我們的國家，不讓敵人佔一寸土，才配稱愛國軍人！要能夠保護我們老百姓，不許漢奸搗亂才配做模範警察！

你們都是愛國愛民的，當然是願意保護國家，保護人民的！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奪了我們許多地方，要是中國的大小和人的身體一般大，那麼日本已經斬掉我們兩條大腿——東三省和熱河；現在刀已斫到我們的胸上——

華北了！ 你們愛國的軍人難道不知道麼？

日本收買了許許多多的漢奸，在各地搗亂。漢奸在天津把政府機關都佔了。漢奸更在北平扮做警察兵士砍殺學生， 漢奸也在南方鬧事，破壞救國運動， 你們「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的警察能不管麼？

我們知道你們是眞愛國愛民的。 因爲我們講演的時候，許多警察都掉下眼淚來；許多兵士不高興打學生。 你們不過是服從命令罷了。

但是弟兄們，想一想看，命令重要呢？ 還是軍人保民守土的天職重要？ 你們要做一個堂堂的軍人就得保護國家，保護人民。否則，贊助日本欺負自家人，這是軍人最坍台的事！

四年前十九路軍已經把日本兵打得落花流水。 他們才稱得上模範軍人。 現在，北方也有許多弟兄自動抗日，不肯打自家人，要打我們的仇人，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愛國愛民的軍警們：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 大家起來，一致對外！

兵士們，要守衛我們的國土，不許敵人佔去一寸地方，把我們的敵人趕出去，收回失地！

警察們，要維持地方的安全，不許漢奸的搗亂，要保護人民不受日本人和漢奸的欺負，要保護學生愛國運動！

軍人警察和全國人民聯合起來，中國是一切中國人的，大家要救中國！

復旦大學學生救國會

滬大同大學全體學生通電

（銜略）吾國爲獨立完整之國家，領土與主權，均屬絕對完整，絕不容任何勢力之侵削，更不容任何方式企圖分離。所謂「自治運動」，本爲少數浪人之口頭宣傳，吾人深冀其不確，乃灤東事變策動於前，華北局面復醞釀組織於後，強奸民意，傾覆國家，喪心病狂，一至於此。上述兩端，寖成事實，戡叛定亂，事不宜遲，深願政府當局對此足以危及國家最後生命線之事變，立卽予以斷然之處置，絕不可因循妥協，巧立名目，輕啓亡國滅種之禍，最後掙扎，毫無瞻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願國人共起圖之。

滬中等學校協進會

（一）致南京電

（銜略）報載冀東有自治機關之組織，破壞國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之舉動，全國民衆，一致堅決反對，本會同人請求政府早日決策，明令聲討，以維國紀而遏亂萌。

（二）致宋哲元電

（銜略）報載冀東有自治機關之組織，此種破壞國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之舉動，全國民衆，一致堅決反對，公坐鎮平津，守土有責，務望當機立斷，剪除反側，奠定國是。

滬大公職業學校全體教職員暨學生

（一）致南京電

（銜略）當茲民族阽危之際，非精神團結無以救亡，非民氣發揚無以弭外侮，凡足以分裂國家，隱伏後患之任何畸形組織，決不能容其存在，應請當機立斷，振發國威，力保領土與主權之完整，關於純正之救國運動及言論，並請賜予維護，俾民族主義日益光昌。

（二）　致北平學界電

（銜略）國難日亟，魑魅橫行，救亡圖存，非異人任，諸君以大無畏之精神，爲國家爭自由，爲國民顯人格，爲政府作後盾，知義明恥，正氣凜然，尙祈洸勇以應，貫澈初志。

江蘇教育學院學生通電

（上略）國家不幸，外患頻仍，東北淪亡，而復繼以淞滬之役，民族危殆，迫在眉睫，舉國同胞，同深憤慨。茲者強鄰之野心未饜，更以浪人擾亂華南，重兵威脅華北，陽爲親善，而實行唆使喪心病狂之漢奸，假借民意，製造所謂自治運動，脫離中土，冀促吾國分裂，以圖逐漸併吞，用心所在，萬人共見。爲保全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計，吾人反對任何脫離政府或類似獨立之政治組織。吾政府處境困難，自爲國人共諒，然當此千鈞一髮生死關頭，與其委屈求全，益張敵燄，何如當機立斷，採取自衞行動，討伐叛逆，以期收復失地，還吾山河，吾輩青年，誓本此主張，以熱血至誠，爲吾政府後盾，爲民族犧牲奮鬥。

江蘇省立中等學校聯合會告平學生書

（銜略）日來報章披露，諸君因要求國土完整，主權獨立而發生之壯烈運動，刀斧在前，強暴不懼，此種威武不屈之精神，誠國家之元氣，民族復興之光彩。同人等遠在江南，遡聽之餘，無不與感此次運動意義之正大，而欽佩諸君之剛毅也。惟國難未已，虎狼在側，全民衽席之安，非崇朝可冀，今後救亡圖存之任，正待我輩擔承，同仇敵愾，須忍其所當忍，發其所當發，此心不懈，終必有成。遊行示威，雖可激發人心於一時，究非救亡圖存之要道，諸君之精神，固已於此次運動中表現矣，願繼此精神，更進一步，作獻身國家之舉措。竊惟我全國民衆，因教育程度幼稚，對國家之認識不深，致正誼淩替，私心横溢，漢奸輩出，言之痛心。同人等有自勉之數事，用爲諸君告，幸加採納：（一）淬勵報仇雪恥之精神，多難興邦之意，在身處憂患之中，能知匹夫興亡之責，本勾踐沼吳之决心，淬厲奮發，仇不報，恥不雪，爲士之羞；不沉着，不剛毅，不足當大任；今日之敵強我弱，不足懼也。苟我輩全爲田横之死士，雖頑秦之强，無奈我何，漢奸之狡，應有戒心。我輩先求其在己，次推及於人，豈長久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哉？（二）鍛鍊堅強之體魄，艱鉅之任，非待異人，國難之殷，非朝夕可已，我輩今後有待於摩頂放踵者正多，不有堅強之體魄，胡能持堅忍不拔之精神。士習文

弱，由來已久，我輩應鑑已往之失，認體魄鍛鍊重於一切之修身，互相策勵，造成全國尚武之風氣，勿以禍迫眉睫，此爲迂途，須知待我輩粉骨碎身之處，豈僅一時一地而已哉。（三） 從事積極訓練民衆之工作，國本在民，民無堅強之組織，國無由興，此義盡人皆知之。中國承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人民但知馴伏，以國事爲政府之責，故僅以救亡圖存之任，責諸政府，如何能禦強敵乎？夫明恥教戰，須能人自爲戰，民衆組織，果能臻此，敵雖強兵壓境，我又何懼？ 我輩今後應深入民間，從事訓練民衆，組織民衆，造成民衆強固之實力，此固可禦侮圖存，亦足使漢奸斂跡，我輩如有一致之步驟，可分途並進，在一鄉訓練組織一鄉之民衆，在一縣訓練組織一縣之民衆，十年生聚教訓，又何懼國勢之不張也哉？同人等本此義以自勉，兼以領導江南十萬青年，奮勉從事，一息尚存，必求中華民族之再興，深恥必使之湔雪，謹掬忱悃，幸鑒察之。

江蘇省立吳淞水產學校學生救國會通電

（銜略）慨自九一八以來，河山易色，疆土日蹙，而漢奸叛逆，近更恣意妄爲，負隅竊據，政府因循坐誤，養癰成患，實已鑄成大錯。吾人處此水深火熱之

中，歎國亡之無日，實悲痛之已深，苟非奮起自救，將何以圖存，本校同學，謹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作下列之表示：一、　誓以此身獻給國家，抵抗敵人，剷除漢奸。二、　請政府早定大計，收復已失領土。三、　反對一切偽組織，四、誓以熱血聯絡全國學生，從事救國運動，信誓既出，義無反顧。　以上各點、苟不達目的，雖粉身碎骨，有所不惜，幸垂察焉。

江甯兩萬小學生致全國兒童書

親愛的全國小朋友！事急矣，請離開慈母的懷抱，聽我們講幾句話。　東北四省的妖氛彌漫正濃，殷逆汝耕又勾結奸徒在冀東組織偽自治會，宣佈戰區獨立，公然叛黨叛國，眼看祖先艱苦締造的中國，行將瓦解，如今快到我們上「最後一課」的時候了！　敵人隨時可以強迫我們不講中國話，不讀中國書。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和我們自己，隨時有被敵人屠殺的可能。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學校，和我們一切建築物，隨時有被敵人炸燬的可能。　這樣迫促的時局，已經不容許我們再偷暇去放鴿子打木球了！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孩子，我們應該救護我們的祖國，我們應該親自畫一張中國地圖，和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高高的掛起，在我

們向牠們表示虔誠的敬意時，我們應該堅決我們的意志來幹下列的工作：（一）我們繼續 總理革命精神， 隨時隨地喚起民衆， 務期全國同胞都擔負起救國責任，（二）我們時時偵探叛國者的行動， 報告政府，辦他死罪， （三）我們的親戚長輩，如果做叛國運動，我們就認定他是國賊，我們應該用小刀挖下他的眼珠，或用石子擊碎他的腦袋。 末了，我們認定我們並不幼稚，我們有獨立人格，我們可以本着赤心直接行動，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我們的意志是果斷的，正義所在，我們定能冒險去做，我們更認定我們這種鋤奸救國的工作必能爲國家爭人格，爲民族爭生存，在血和淚交流中，願清醒的果斷的全國小朋友一致奮起！

江寧自治實驗縣小學生顧履安謝賡奎等

二萬五千一百零八人同啓、

浙江大學全體學生通電

（上略） 此次華北事件，喪權辱國，凡我愛國同胞，絕不承認。北平學生，本愛國之熱忱，而有遊行示威之行動，乃有喪心病狂之漢奸， 從中破壞， 橫加摧殘，致釀成流血慘劇，噩耗傳來，羣情激昂，本校同學，睹此情狀，不忍坐視，爰

中電北平，誓爲後盾。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全國青年學子，當速認清當前大難，一致興起，誓死反對破壞我們領土及主權之完整危害國家命脈之一切行爲及組織，並援助北平學生之愛國運動。

浙江紹興中等學校學生救國運動聯合會致南京電

（銜略）冀東叛變，爲虎作倀，凡屬國人，孰不憤慨。平市學生熱忱愛國，志切救亡，遊行請願，不畏強敵，所以激揚民氣，並爲政府後盾。在賢明之當局，正應愛護之不暇，何得反自摧殘，備施壓迫，學生等痛寇燄之日張，憤奸宄之誤國，北望燕雲，情同憤激，謹聯合組織救國會並一致議決，籲請鈞座迅予明令討伐叛逆，維護領土主權，電飭平市當局、保障愛國運動。

河南大學學生通電

國難方殷，外患未已，凡具血氣，悉感淪亡。迺者殷逆背叛黨國倡亂冀東於前，奸人運動自治危亡華北於後，似此逆施倒行，實云惡極罪大。須知國家生存，

端在土地完整，政治設施，尤貴主權統一，華北之存亡攸繫全局，屏藩之去留，大關國運，倡言自治，無異斷足求行，蓄志剖分，誠乃飲酖止渴。勿謂高官厚祿，私欲可逞，但思祖墓宗陵，血食斯在，虞公之貪寶馬，遺恨何窮，繇之迎大鐘，覆轍可鑒，狸縮其首，將有攫取，虎卑其勢，自在圖謀，無功而利，利則必爲祟，無德而祿，祿亦不爲福，雖快一時之意，未爲久遠之安，巢覆卵碎，思之驚心，子奴妻婢，寧不顧慮？誰非中華人民，要皆大好領土，勢異秦越，安忍拱手讓人，情同肝胆，未便開門揖盜，么絃難調琴瑟，古士莫塞江河，飄搖風雨，團結應本精誠，澎湃波濤，共舟那堪負氣！同學等讀書原期報國，研鑽未忘救亡，聽謊言謬論紛紛，不勝恨痛，覩陰雺毒霧重重，莫名憤慨，急起直追，誓反僞自治運動，努力奮鬥，藉促彼奸人反省。深望軍政當局，地方長官，早決方針，速定大計，上報國家，俯翕民情，注意領土完整，維護主權統一，甚勿使車輔相違，鑄成大錯，指臂兩失，悔生噬臍。

廣州中山大學學生

（一） 告同胞書

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我們今天是從課室裏跑出來到這裏巡行

的，我們這回巡行，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示威，是我們中華民族力量的表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今日的中國，給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侵略，給政府當局無限的容忍，已經弄成國不國民不民的殖民地的國家了。　今日的中國，失去東北四省，失去華北，行將分解了。　國內各地，又有不斷的所謂「浪人」的橫行跋扈，問起中國的國權，國權實在看不見了。　說到人民，則日本帝國主義的軍械的槍刀，經濟的槍刀，都已經架在我們個個國民的頭上了。　所以若說中國仍是一個國家，眞是有軀壳，而無實體。若說我們的同胞，仍是國民，也眞是有名義，而無內容。　這當然是慘極了。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的份子，是有明確的意識，是有寶貴的熱血的，我們是不能夠忍受這慘境而無醒悟，我們要奮然起來，拿我們的明確的意識，做奮鬥的起點，　拿我們寶貴的熱血，做奮鬥的武器。　我們明確的意識，是認爲當前的中國，再不能容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就是我們要求立即抵抗日本的理由。　其次我們要拿民族的熱血做武器，以求貫澈我們的主張。　我們不屈伏，我們不妥協，我們要立刻抗日，民族的復興，必須有民族堅強的力量。我們主張立刻抗日，就是我們民族力量的表現。　同胞們！　國事急矣，我們快起來吧！　重複我們的話，我們已認明白今日的中國是非立刻抗日不可了！　我們要

拿我們每個民族分子的力量組合起來，做我們抵抗日本的武器，勝利是在明日，明日是我們的！

（二）告同學書

同學們！　敵人已深入我們的領土，槍刀架在我們的頸上，爲挽救國家的危亡，爲爭取族民的解放，我們英勇的華北同學，在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的重重壓迫屠殺之下，終於火山般地爆發了，霹靂一聲，他們放出了民族的閃光，他們已開始和敵人肉搏。他們的血，他們的頭顱，已在和漢奸嗾使的警狗衝突，而作光榮的犧牲了。看！這是多麽的慘痛，然而，這又是多麽的英勇和光榮啊！同學們，我們是西南最高學府的學生，是革命學府的學生，我們還能夠緘默嗎？我們能夠沒有點表示嗎？我們的熱血在沸騰，我們憤怒的火在燃燒，起來，組織起來，一致團結起來，集中我們的力量，援助華北英勇的同學，響應和展開這偉大的學生愛國運動，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戰線上，殺出一條血路。我們的口號，響應華北同學愛國運動，促政府卽日對日作戰。我們一致參加全體同學抗日救亡大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

中大文學院各學系班代表大會

廣東法科學院學生自治會致南京電

（上略）　慨自「九一八」以來，版圖變色，敵人既奪東北，又謀冀察，近更威逼利誘，嗾使殷逆組織冀東僞自治委員會，脫離政府，企圖分裂我國領土，以遂其逐步併吞我國之毒計，測其野心，非至滅亡我國不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倘不亟謀應付，而徒以未到最後犧牲時期爲口實，使敵深入，則我之土地有限，而敵之貪得無饜，不特華北無形喪失，即華中華南，恐亦旦夕不保，國事至此，奚有再忍徘徊瞻顧之餘地！懇請即日出兵北上，討逆抗敵，以順輿情，領導民衆，恢復失地，生等願爲先驅，誓不反顧。

廣州市學生救國聯合會

（一）　致南京電

（銜略）　近來日嗾使漢奸，僞造民意，圖謀平津，凡有血氣，莫不髮指，而我政府，竟徇日要求，成立形同自治之冀察政務委員會。　聞電不勝驚駭！　敵之謀我，何饜之有，佔取東北，又謀冀察，屈辱求全，萬難圖存，際此日武力壓迫

之下，當卽強硬對付，出兵討逆，淸除漢奸，率領國民，收復失地，學生等願效前驅。

（二）　致北平暨全國同學電

（銜略）日刼奪東北，而今四載，近復嗾使漢奸，僞造民意，圖謀平津，北平各校學生，九日向當局請願，反對華北自治組織，本會曾通電聲援，誓爲後盾。當茲日寇侵凌日甚一日，全國民氣異常激昂，凡我學子，當發揚五四運動之精神，領導民衆，舉行熱烈之救國運動，以挽國家之危亡，萬望在平同學，一致響應，作實際之救國運動，更當一致努力。

（三）　致華北將領電

（銜略）　自九一八以來，日恃武力之雄厚，蔑視公理，破壞國際和約，強佔我東三省，毀壞我上海，刼奪我熱河，近更嗾使漢奸，組織僞自治政府，圖謀我華北。各將領負守土之重責，際此日恃械器之銳利，挾漢奸而圖侵略，當抱犧牲之精神，保衞國土之完整，無使敵人進佔寸土，本會當率全市同學，枕戈待命，誓不回頭。

廣東東莞中學學生救國會敬告同胞書

親愛的農民、工友、士兵、商人、教師學生們！

這次華北獨立自治事件，我們要認淸，是整個中華民族生存的問題，華北可以失，則華中華南也正在我們極端的容忍中斷送，最近敵艦在汕頭示威，華南敵國領事在××的會議、正告訴我們華南亦陷於嚴重的危局了！

我們是有熱血的國民，都負着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重大使命，我們絕不甘願讓一班叛國的漢奸把整個中華民國出賣。現在北平廣州各地的學生，已一致否認華北獨立自治運動，舉行偉大的抗敵示威大巡行，並電告全國民衆督促政府對敵宣戰，我們爲響應這次北平廣州各地學生救國運動，喚醒鐵蹄下的中國大衆，認爲此次巡行純是我們自覺自救的表現，對暴敵侵略中國的強烈示威。

同胞們！ 在這嚴重的危局中，我們若不甘坐待滅亡，就只有團結起來，

擴大我們的救國運動！

打倒賣國漢奸！

反對華北獨立自治組織！

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東莞中學學生救國會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黃埔同學學學學救國會質斥蔣氏「對外關係」演詞

最近蔣介石氏在五全大會第四次會議後，發表「對外關係」之演詞，吾人反覆研讀，尋繹詞意，深覺蔣氏此種演詞，仍爲對外屈辱既定不變之外交方針，當外侮益亟羣情憤激之今日，身膺國家重任之蔣氏，竟容鎮靜，倡言忍耐容讓，對帝國主義者不惜出之以搖尾乞憐之姿態，對內則仍遏制輿情，壓抑民氣，吾人于茲險境，目擊艱危，實不能緘默不言。

謹按蔣氏演詞全文，大別之可分以下三項。

一、「先安內後攘外」下國家主權已盡斷送——對民族運動之曲解。蔣氏謂民族運動，絕非單獨的對外運動，民族運動有內外兩面，對外向國際爲吾民族求獨立平等，對內向民族爲吾國家求自立自強，至於爲國家求自立自強之道，僅歸結於精神建設物質建設。自「九一八」以來，國土淪陷，山河破碎，日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進逼不已，而蔣汪政府在「先安內後攘外」之掩蓋下，埋首於所謂「建設」工作，而放棄國家主權，民族利益於不顧，即在所謂「努力建設，充實國力」而言，試從蔣氏提倡禮義廉恥，實行新生活之成績以觀，規範國民於禮讓文弱之境，

徒見蓬勃之民氣，漸消沉而已，所謂「精神建設」，果有若何之收穫乎？年來工商凋敝，農村破產，民族資本日見削弱，整個國民經濟已瀕於破滅之境，在帝國主義資本之壟斷下，所謂「生產建設」又安能充實國力乎？

蔣氏復謂，「民族運動之兩面，須有平衡進展，若僅着力於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循是以言，意者蔣氏或指年來之挫折，實坐於對外運動高過於建設工作，致失其平衡歟，此種本末倒置，掩蓋事實之謬論，非惟欺人，適足以自欺。

二、 佔我土地戮我同胞尙復侈言化敵爲友，以掩護辱國外交。 蔣氏謂「國與國間無百年不解之仇，決定國際間離合友敵關係，不應以一時感情及局部的利害爲對象……吾人果能自強自立，則今日之敵，未始不可成爲明日之友」。

今日之敵或明日之友，此在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錯綜上，或可言之成理，惜乎我國在國際環攻下，目前正處於強鄰呑噬之饞口中，與帝國主義者講友情，敦睦誼，又何異與虎謀皮。且也，「不應以局部的利害爲衡斷友敵關係」，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蠶食鯨呑，強佔我土地，夷戮我人民，曾不反悔，猶得爲吾人之友乎？敵人囊括我東北四省以後，今且染指我華北五省，猶得謂爲「局部之利害」而不屑

與之計較乎？

三、　箝制民衆救國運動，發揮個人獨裁權能。　蔣氏謂「國家在改革過程中，阻力之來，乃必然之事，只須（一）完成國家中心之基礎工作爲絕對的信條，不應斤斤於一時利害之衝突；（二）只須全國上下有堅決的共同信仰，負責當局有立斷的應付權能，卽能轉危爲安」。

蔣氏所謂「完成國家中心之基礎工作」，當係企圖以武力統制各方，以實現政權統一，「全國上下有堅决的共同信仰」，是在迫使全國民衆擁護政府親日媚外政策，「當局有立斷的應付權能」，是在將國家興亡大事交給當局全權應付，不許發揮人民救國力量。

蔣氏結論謂「一切枝節問題，當爲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决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故也」。

東北四省已淪於外人之手，華北數省，又將在外人宰制之下，是否爲枝節問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蔣汪辱國，悉在「對外和平」四字下斷送領土主權，淪國家民族於萬刼不復之

地，亂深矣，禍亟矣，國亡無日矣，此時猶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犧牲未到最後關頭」將誰欺、欺天乎？黃埔同學革命救國會。

汕頭角光中學員生救國會致南京電

（銜略）殷逆汝耕，甘作傀儡，倡亂冀東，組織偽府，背叛國家，政府前經明令拿辦，豈容聽其稽誅？ 祈張撻伐之師，以遏亂萌，庶國土可保，奸宄潛形。事關內政，請即迅予武力解決，一切犧牲，在所不惜，本會同人，誓為後盾。 並懇轉北平軍警維護學界愛國正義。 汕頭角光中學員生救國會叩、感、

汕頭現代學生全體員生通電

（銜略）我們已知道關外一片領土，被漢奸溥儀，鄭孝胥等斷送於日帝國主義的手，現在的餘痛，餘恥，餘淚，還恨恨無時的在大衆們腦裏波動着。 東北的抗日健兒義勇軍，上海的十九路軍壯士的血跡未乾， 頭顱未朽， 而日帝國主義者又再急激繼續的向華北進攻， 以冀造成第二個偽組織。 乃竟有漢奸走狗如殷汝耕等，喪心狂病，為虎作倀， 忍心把華北五省拱手送與日帝國主義者。 這次我們民

衆，本希望政府能採不屈不撓的精神，保全主義，懲治漢奸，但政府竟置漢奸於法外，而暗中實行與日帝國主義妥協，組織自治區，這種欺騙民衆的把戲，簡直是奇恥大辱。現在北平學生，不甘華北五省淪亡，起來作不平的救國運動，不料竟遭受北平市當局軍警的壓迫殘殺，現在我們要起來，用我們不屈不撓繼續奮鬥的精神，來援助北平市學生的救國運動，我們要反抗政府與日帝國主義妥協，作欺騙民衆的賣國行爲。我們要誅滅大批賣國漢奸殷逆汝耕等，我們要爲民族生存而掙扎，我們要爲保全華北五省，而用鐵與血和日帝國主義死拚。我們的口號：一、我們要起來援助北平市學生的救國運動，二、我們要反對政府與日帝國主義妥協，作欺騙民衆的賣國行爲，三、我們要誅滅大批漢奸殷汝耕等，四、我們要用鐵與血以爭華北五省的主權，五、我們要用不屈不撓的精神，以爭民族的生存，六、我們要與日帝國主義澈底的掙扎。

廣西梧州學生援助華北生救國運動大會通電

竊暴日自強佔東北四省後，慾壑益深，得尺進丈，茲更陰謀毒計，利用一般喪心病狂之漢奸，叛離國家，組織僞自治政府，致我中華破殘難整，以完成其亡華之大陸政策，噩耗傳來，舉國狂憤，救亡之呼聲雲起，抗日之電訊交飛，同仇敵愾，氣壯山河，握有最高之政權者，理宜採納民意，下令全國大張撻伐，誅鋤漢奸，恢復國土，保存主權，方足盡其職責，不負全國人民之重託。乃懦弱政府，媚日性成，事事容忍，步步退讓，甚至敵入堂奧，失地喪權，猶復恬不知恥，迷夢和平，謬言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按兵不動，觀其用意，卽國土盡爲敵有，民衆盡爲敵奴，亦不至放棄和平與輕言犧牲也。對內黷武，對外屈辱，似此政府，吾民何需，愛國青年憤極而起，敦促政府及早覺悟，捐除私心，興師討逆，蓋不因時制宜，當機立斷，與虎謀皮，引狼入室，堂堂華夏，亡在眉睫也，華北學界早已一致團結，積極奮鬥，請政府尅日興師討逆抗日，愛國熱心，絕不後人，故除一致團結響應華北各大學愛國運動，及擁護其抗日救亡之主張外，決採一致之精神與步驟，誓爲抗日政府之後盾，尤望舉國同胞，共抱最大之決心，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武裝起來，並敦促政府尅日下總動員令，誅鋤反亂，還我河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謹佈血誠，敬希鑒察。廣西梧州學生援助華北學生救國運動大會哿（二十日）叩。



V 舉國一致擁護學生救國運動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

上海文化界同人對華北分離運動所釀成的新的民族危機，曾經發表過一次宣言，我們同情於華北學生熱烈的愛國運動，提出了『堅持領土主權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堅決反對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華北偽組織；』『要求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抗敵人的侵略；』『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六項主張。　這種主張雖已獲得了廣大的智識者羣衆及大衆的響應，但却未曾被我們的政府所採納。在目前，華北自治運動乃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名義下化裝出現；冀東偽委員會甚至在擴大組織與區域；察東六縣又陷在敵機重炮下，而且也預備放棄了；敵軍在華北公然地增兵，對全國更提出

『三大原則』作全盤的併呑，並逼迫我國政府締結中日軍事同盟，驅使中國大衆作進攻蘇聯的先遣隊。凡此一切都在說明民族危機的迅速發展，敵人侵略的決無止境，中國民族已到了和平絕望的時候，犧牲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不容我們一誤再誤，徘徊猶豫了。

在當前嚴重的危機下，全國大衆已經超過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國學生的愛國救亡的高潮，明顯的是全國大衆一致奮起救亡圖存的先導。這一愛國運動正在開展中，鋼鐵般的民族陣線，將由全國大衆自動建立起來，形成不可侮的巨力。可惜，我們的政府未見及此，愛國運動在在被軍警摧殘；最近上海的學生請願運動，弄成可歌可泣的悲劇，致使民情不能宣洩，甚至逮捕愛國民衆，向手無寸鐵的人民宣佈戒嚴。凡此，我們都認爲措置失當，不能不提出抗議的。

同時，我們對於上海及全國文化界的工作者，也覺得還要說幾句話：我們文化界在當前愛國救亡運動的高潮中，實在還沒有能盡我們時代的任務。全國各級教師們，還未站在學生的前面，負起領導學生救亡的責任；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們，還在新聞檢查制度下，隱匿現實，顛倒是非，沒有站在大衆前，負起輿論的領導；雜誌編輯及作家們，尚未做到盡自己的良心，用自己的筆代表大衆說話，並指導大衆

的行動；其他的出版，戲劇，電影等部門的工作者，也未能盡自己的領域內應盡的天職。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恥辱。

就是因爲我們過去的工作是萬分不夠，所以我們現要先組織自己，用集團的力量，來擔負我們時代的任務。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的今天，我們再對全國宣言：我們過去提出的政治主張，在原則上仍然沒有改變；而在總的救亡的主張上，我們更具體地提出：

一，根本改變目前外交政策，公佈過去的外交經過；
二，開放民衆組織，保護愛國運動，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
三，停止一切內戰；
四，武裝全國民衆；
五，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
六，罷免並嚴懲一切賣國的親敵官吏；
七，對敵經濟絕交，全國恢復抵制仇貨；
八，釋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國難。

同時對於目前各地當局的失態，我們要求政府予以糾正，馬上執行：

一，嚴懲各地摧殘救國運動的負責長官；
二，取消對愛國運動的戒嚴令；
三，撤廢新聞檢查制度，開放新聞封鎖；
四，釋放被捕愛國學生及市民，並保證以後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對於全國文化界工作者，我們要求：

一，大中小學的教師們，趕快的站在學生前面，領導學生救國運動；
二，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們，忠實地報告救國運動消息，樹立公正輿論；
三，著作家們，本着各自的文化領域，用各種方式，激發大衆鬥爭的意識，建立正確的理論領導；
四，反對文化統制，反對文化界漢奸！
五，全國文化界聯合組成救亡的統一戰線，領導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

全國各校學生們！

各界青年同胞們！

看啊！ 北平各校的學生們，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爲了祖國領土的完整，爲了四萬萬同胞的人權，已經挺身而起，高舉着「打倒華北自治」，「堅决抗日」，「反對降日政策」的義旗！

在日寇與賣國賊的鐵蹄蹂躪之下， 我北平英勇熱血的青年，舉行了壯烈的示威。 我北平可敬的青年學生們，爲着抗日救國，成數十的遭槍殺了，成數百的傷亡了，大批的被逮捕入獄了。 全國各地，南京，杭州，上海，廣州，武漢的學生和工人聞風響應，罷課遊行，羣起抗議。 愛國青年的鮮血，染紅着北平的街巷，抗日救國的神聖旗幟，就在各大城市飄揚起來！

親愛的學生們，當國亡種滅大禍臨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緊急關頭，愛國青年的血，决不會是白流的，全國有血氣的青年，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必定一致奮起，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之下，踏着愛國青年的血跡前進！

親愛的學生們，各界兄弟們！

中國學生在抗日救國事業上是有極大光榮的傳統！ 愛國學生運動的偉大歷史教訓，照耀着我們今日救國運動的道路：壯烈的五卅運動之成爲中國民族革命中最

光榮的偉績，是由於當時學生表現了偉大的愛國精神，喚起了全國人民的同情，推進了工農兵商學各界同胞的大聯合。　九一八事變後，英勇南下學生示威團之遭受失敗，而不能達到其救國目的，就是由於當時學生組織的散漫，行動的不統一，更是沒有注意深入到工農軍政商學各界同胞中去，沒有推動他們組織起來，以致不能把各界同胞的同情變成一致的行動，使運動形成孤立所致。　所以只有本着統一的目標，建立統一的組織，實行統一的行動，才能進行堅決的戰鬥，只有工農軍政商學各界的大團結才能勝利，這是每個愛國的學生們，青年們所不應忘記流血的教訓啊！

親愛的學生們！　各界青年同胞們，把握着這一偉大的教訓啊，領會着這一偉大的教訓啊！

把自己的組織鞏固起來！　鞏固各校學生救國會的組織，組織全國統一的學生救國會，組織與訓練全國統一的學生救國軍！

把反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　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　喚起他們救國的覺悟，推進他們建立救國會的組織。　進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會和全國救亡大會，實行全民抗日救國大聯合和實行全國各界同胞武裝抗

日的共同戰鬥！

當目前的民族危亡已處千鈞一髮的時候，團結則生，分裂則死。只有全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區別，實行共同奮鬥，才能挽救民族的滅亡！

因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向全國各學校學生們，各界青年們呼籲：一切愛國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組織大家在抗日救國的義旗之下聯合起來！

我們極懇切的聲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但願意與任何抗日救國的組織合作，與一切愛國同胞實行親密團結，共同奮鬥！而且願意把我們的組織開放起來，歡迎一切贊成抗日救國的青年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換句話說：以前加入我們青年團的人，一定要相信共產主義的，現在，我們共產主義青年團改變為抗日救國青年團以後，一切愛國青年，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只要願意抗日救國的，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

在中國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一切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當是最堅決最徹底保衛祖國的戰士與先鋒，不實行保衛祖國的任務，便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變！

一切有血氣的中國青年們，趕快拋棄一切派別上意氣上的爭執，在抗日救國的

神聖旗幟之下共同奮鬥起來！願大家親密團結起來！負起保衞祖國的天職！

我們高呼：

爲抗日救國自由而戰！

爲釋放被捕同學而戰！

爲打倒『華北自治』而戰！

爲打倒日寇漢奸而戰！

爲實行討伐叛逆而戰！

爲祖國生存獨立而戰！

全中國青年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爲學生愛國運動告同胞書

東北四省失陷了四年，如今華北又輕輕斷送了！站在死亡線上的同胞們！日本帝國主義的屠刀已經加在我們的頸上了！

在這民族國家危亡已到千鈞一髮的今天，不甘為奴隸的中國大衆以「一二九」的北平學生抗日反漢奸的救國示威流血為號炮，在全國各處英勇地投下救亡的血彈肉彈！

「一二九」後，半月來，我們看見北平軍警兩次屠殺學生羣衆的事實，我們看見武漢軍警斷絕武漢水上交通阻止武昌學生參加愛國示威運動的事實，我們看見上海公安局會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兇毆逮捕上海學生羣衆的事實，我們看見南京上海軍警在「嚴防反動」的美名之下強柝路軌制止學生赴京請願救國的事實，我們看見各地方當局取締愛國運動禁止愛國刊物發行的事實，我們看見藍衣社黨徒混入學生羣衆破壞學生愛國組織綁殺愛國學生的事實。 我們看見日本浪人鼓掌獰笑的事實。 我們看見蔣介石宣佈京滬漢戒嚴的事實。

中國大衆在救國，蔣介石漢奸在賣國!!

同胞們！ 血的現實告訴我們：**不要幻想蔣介石政府了**！

無論蔣介石及其宣傳員怎樣善於欺騙粉飾，什麼「政府在準備」喲，什麼「蔣介石有決心抗日」喲，除非是愛國心絕滅自甘為人犬馬的蔣介石藍衣社的徒子徒孫們，不然，是沒有誰會相信的！ 政府既準備抵抗，為什麼鎮壓中國學生的愛國運

動？ 爲什麽殘殺愛國的青年學生？ 那裏有政府決心禦侮而不要民衆參加者？眞是創古今中外之奇聞！ 阿比西尼亞不是一個落後的專制國家嗎？ 他在抵抗意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時候，是不是動員廣大的愛國民衆？ 四年以來，蔣介石南京政府種種賣國投降的事實本已經把漢奸性暴露無遺。 在這次的愛國運動中，在殷紅的血光中，在日本浪人狡猾的微笑中，更使我們認淸蔣介石漢奸政府的面目了！

同胞們！ 蔣介石漢奸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淸道夫！ 是鎭壓中國大衆爭取民族解放的劊子手！ 我們要救亡圖存，必須打倒蔣介石，推翻南京漢奸政府！

同胞們，**血的現實告訴我們，有團結勇敢犧牲的鬥爭精神，卽能衝破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南京漢奸統治的鎭壓的堡壘！**

無論蔣介石漢奸們怎樣兇殘狠毒，但只要中國大衆能有團結勇敢犧牲的鬥爭精神，我們是可以衝破鎭壓的堡壘的。 這次普遍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便是很明顯的例證。 軍警的大刀槍刺遏止不住學生愛國的狂潮。 且有許多愛國的軍警爲羣衆熱烈的情緒所感動的。 中國大衆只有團結於反蔣抗日的旗幟之下，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用鮮血頭顱才能換得民族之獨立解放。

同胞們！ 血的現實告訴我們，我們再不能等待了！ 國家民族目前所遭遇的

困難已經達到空前的嚴重，國家的生命已不絕如縷，這決不是某部分某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將爲人牛馬供人宰割的問題。所以，我們全體同胞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應該堅決的聯合起來，展開我們的革命戰線。我們認爲這民族解放鬥爭的偉大任務，須卽刻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完成。

不甘爲奴隸的學生同胞！你們已經燃着了全民族革命的火花！希望你們更勇敢地再接再厲，現在的確不是「安心讀書」的時候了！國家亡了，民族絕滅了，我們還能讀什麼書？北平的課本不是正在更改了麼？誰要你們埋頭讀死書的，誰便是漢奸！你們應該卽刻加緊發動廣大的羣衆參加你們的戰線。實行到工廠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組織工農羣衆，組織抗日救國軍！自動對日作戰！向賣國政府「請願」是沒有用的！

不甘爲奴隸的武裝同胞！你們是國家的干城！你們是國家的軍隊，你們不是私人的打手！你們應該爲保衛國土爲民族的生存而戰鬥而流血！你們的血不要爲私人的利祿而流！全民族解放鬥爭的時機已經到來！你們應該卽刻站在羣衆這一邊來！勇敢地自動開到前綫去殺敵！誰阻擋你們，誰便是漢奸！

不甘爲奴隸的工友同胞！你們是中華民族革命的支柱，你們是最堅決的革命

的階層。 你們應該卽刻參加這廣大的民族革命戰線。 充實這革命的陣營，用你們的堅強的鐵的意志，保障中國革命的澈底的勝利！你們要解除生活的痛苦，亦必須先爭取民族獨立解放！

不甘爲奴隸的農友同胞！ 你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漢奸政府的榨取之下，你們的生活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苦境，國家如果亡了，你們當然更不堪設想。你們看見東北四省的農民同胞嗎？ 他們的耕地完全給日本帝國移民佔去了，沒有田耕，沒有糧食。 且時時有被燒殺的危險。 你們要避免自己陷於同樣的境地，應該卽刻自動起來聯合工友們學生們組織救國抗日軍。 誰阻撓你們進行，誰便是漢奸，你們便打倒他！

不甘爲奴隸的商民同胞！ 你們知道你們的生意爲什麼那樣冷淡麼？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就是漢奸政府賣國的結果。 中國的民族一天天逼近死亡線上，他們當然沒有絲毫的購買力。同時東北華北的商民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所受的慘遇，不是你們所能想像的！ 你們要救自己救民族，必須幫助工農同胞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不甘爲奴隸的僑胞們！ 你們在異國所受的待遇之慘酷，你們當然非常明白國

家衰亡的苦況。 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無限止的侵略和蔣介石漢奸政府無限止的出賣，獨立國家的招牌快要取消了！ 你們如不甘願爲亡國奴，你們要自動參加抗日反蔣聯合戰線，有力者出力，有財者出財，組織抗日救國軍！ 不要替南京政府捐款，不要聽他們的鬼話！ 你們從前捐助購買的飛機，他們是拿來轟炸抗日的軍隊！ 拿來殘殺抗日的民衆！ 不是拿來抵抗日本侵略的！

站在死亡線上的同胞們！ 血鐘響了！ 現在是決定我們生死的時候了！ 不要怕敵人的槍炮，不要怕漢奸的刀劍！ 最後勝利總是我們的！

我們高呼：

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 自動武裝起來抗日倒蔣！

反對華北變像的自治政府！

收復失地！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蔣介石！

推翻蔣介石漢奸政府！

誰說中國不能抗日——誰便是漢奸！

恢復抗日反蔣的「一二八」淞滬血戰的十九路軍！

打倒一切漢奸及漢奸別動隊！

擴大革命聯合戰線！

中華民族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穡最近話談

△毛澤東先生談話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對目前華北問題有何觀察，有何主張？

答：南京政府在日寇挾持之下，成立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其實就是實現所謂「華北自治」，而「華北自治」就是日寇預定計劃中的所謂「華北國」之變像，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代會上作外交講演時，大玩了一套老奸巨猾的外交辭令，說了許多模稜兩可的話。可是，事實偏不讓他躲閃，土肥原毫不留情地要馬上實現「華北自治」，這就逼得蔣介石不得不給他自己的外交辭令下忠實註解。對殷汝耕之

空口申討，對變相『華北自治』之公然承認，這都說明蔣介石究竟居心安在。所以當此日寇進攻無已，南京還無抵抗決心的現在，我民族的生存實在已危如千鈞一髮。必須全體人民自動起來進行抗日救國的運動，實行抗日救國的大聯合。救國家卽所以救自己，救自己必須救國家，這無論對於工人或資本家，農民或地主，對於工農商學軍政各界，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樣。一切黨派，一切團體，都應拋棄一切門戶之見，眞誠合作，以謀挽救國家之危亡。中國蘇維埃政府，早就主張全國武裝一致抗日，並再三宣言，願與一切眞心抗日的黨派合作，共同救國。去年八月，本黨和政府更發表宣言，提議願與全國各黨派，各方面進行談判，共同建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並列舉十大要求作爲國防政府底綱領。中國蘇維埃政府認爲只有統一，才能救亡，所以凡能以統一救亡爲前提的，無論其別項主張如何，中華蘇維埃政府皆願與之推誠合作，以求達到救亡之目的。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最近全國學生救國運動有何感想與主張？

答：我國學生救國運動歷史上，素著光榮，這次的偉大救國運動尤爲難能可貴。這些青年，是全國人民的子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我們對於他們的大無畏精神，表示無限敬愛，對於他們的橫被迫害，表示異常痛憤。中國蘇維埃政府

對於學生救國運動，决盡力援助，刻已鼓勵蘇區內各大中小學學生齊起聲援，並號召全國工農市民各界一致行動，幫助學生達到其討逆救國的目的。這次學生運動，實在是全國人民救國運動底反映，學生所提『停止內戰』，『一致救亡』等口號，實在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現在我國存在的內戰，就是蔣介石所集中其一切兵力來進行的『勦共』戰爭。紅軍為我民族底唯一忠勇英銳，矢志抗日的隊伍，我們當然不能任蔣介石來加以損害，蘇區人民都是堅决實行抗日救國鬥爭的戰士，都是我各界同胞的本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决不能讓蔣介石加以摧殘，故不得不作自衛的戰鬥。我代表中國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蔣介石或任何方面底軍隊能夠停止進攻紅軍，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立刻命令該對敵地方的紅軍停止軍事行動，並實行動員來進行共同抗日戰爭，這樣來回答學生和人民的要求。

問：最近各方盛傳蔣介石已與紅軍成立停戰協定，究竟事實內幕如何？

答：自『九一八』以來，中國蘇維埃政府即不斷地號召全國同胞，不分黨派，不分信仰，不問一切舊日關係，大家一致團結來共同救亡。在這一堅决不移的原則下，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眞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從前十九路軍也曾用戰爭來反對人民

和紅軍，但當該軍實行抗日時，紅軍即與其合作，即其明證。 總之，紅軍與蔣介石間能否成立協定，並不是決定於中國蘇維埃政府而是決定於蔣介石是否決心抗日。 中國蘇維埃政府在不分黨派，不問過去關係，祇求一致抗日這一主張上，決不保留任何例外，決不絕人自新之路。 但蔣介石若依然不肯下抗日決心，則即放出任何空氣，中國蘇維埃政府亦決不爲之眩動。 紅軍數年來和蔣介石的苦戰，並非私鬥，而是爲着抗日救國的迫不得已的自衛。 正因爲蔣介石可以欺騙國民，我們則祇知道爲國民服務，蔣介石可以抹煞公意，我們則祇知道尊重人民公意。 如果蔣介石繼續降日賣國，我們決定抗日到底。 我們相信全國同胞和全國軍隊終會和我們一起抗日的，我們竭誠歡迎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各界青年迅速加入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

△王稼穡先生談話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組織國內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進行得如何？

答：不分黨派，不問過去關係，聯合全國各方面組織統一戰線抗日救亡，這是中國蘇維埃政府，以至上的決心和誠意提出的政策，所以我們祇有用一切力量和方

法來求其實現。 中國蘇維埃政府無時無地不在預備着和一切願意抗日者進行談判。 我們無論同任何方面作任何協商，其基本原則都祇有一個，就是要以抗日救國爲前提，與南京政府底鈎心鬥角，分贓攘權的秘密交涉完全異趣。 平心而論，同屬一國同胞，彼此鬧竟不得不用外交式的談判來進行接洽，這已經是極可痛心的事，要是這一不得已的『外交』，還不能明白坦率進行，而企圖用鈎心鬥角的手腕來爾詐我虞， 那便簡直是有意陷國家於危亡。 對於現在還是存在的這派壓迫那派，這部軍隊欺凌那部軍隊的現象，我們認爲這是民族自殺的政策。 因此，中國蘇維埃政府極願以更大的努力求此種現象之消除。 不久以前，蘇維埃政府曾發起成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提出十大政綱，號召各黨派，一致攜手。 自去年八月至現在，我們曾有代表到某些方面去進行交涉，同時，也有許多方面派遣代表到來與我們談判，雖然在交涉和談判的過程中，有時有許多困難和波折，但從事實的觀點看來，我國黨派及軍隊中的某些部份，的確已漸有聯合抗日的誠意和决心，這是很值得慶幸的事，我們所企求者祇在從早達到國內統一，國內和平，集中力量一致對外。

問：那末，中國蘇維埃政府底國際外交方針是怎樣呢？

答：我們的國際外交是以保護中國的獨立自主，擁護人民利益爲原則的，同樣的是公開進行的。我們當前的死敵既是日本，則祗要對我們反日戰爭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們的友邦，我們都樂於和牠成立平等友好的外交關係。我國經濟落後，事實上有與各工業先進國提攜的必要，因此，凡與我們友好的國家，中國蘇維埃政府並願意和牠訂立平等的經濟協定。廢除不平等條約，原爲中國蘇維埃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但除日本而外，對於其他國家的對華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中國蘇維埃政府認爲可以用外交方式進行解決。總之，我中華民族眼前最危險的敵人莫過於日本，我們爲保護民族利益計，極願和其他各國保持平等的友善的國際關係。

滬十四法團

（一）致南京電

（銜略）竊自「九一八」以迄今茲，業已寒暑四易，凡我人民，莫不含痛飲泣，諒政府環境之苦，以期自力更生之奮鬥，所謂自力更生者，應以確保未失之主權與領土，皆自力也，若主權再任分割，領土再任蹂躪，是坐視自力之繼續受毀而無覩，則不獨有限之主權與領土，無以饜食狂之欲，亦且使自力更生之含量愈趨愈弱，若

是果將何以言自力更生耶？故爲今之計，對於祖國叛逆，應迅行撻伐，對冀察自治，應毅然制止，對於正當之愛國運動，應給予維護，庶奸宄不敢效尤，國力不致分裂，否則從賊者獲無形之賞，愛國者受有形之罰，賞罰倒置，政府縱無誤國之心、將何以辯誤國之過耶？後列署名各公團抱履冰臨崖之懼，盡匹夫興亡之責，率直上言，幸垂聽焉。

上海律師公會　全國商聯會　市教育會　市總工會　會計師公會　記者公會　市農會　特一區市民聯合會　特二區市民聯合會　全國新藥業聯合會　中國勞動協會　全國郵務總工會　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　中等學校教師聯合會同叩、敬

（二）　致宋哲元電

（銜略）竊自喜峯殺賊，名震中外，辱國史績，稍增光輝，此國人所以皆歸心於公，而期待更有所爲於未來。今則警報傳載，謂公已移忠勇殺賊之刀鋒，轉向赤誠愛國之學子，是則昔日可貴守土之功勳，不獨將失其價值，人或疑公特爲求榮之

工具矣！留芳遺臭，公能自擇，本不必勞他人之杞憂，唯爲愛公故，不敢不言，甚望詳審往史，懲兇明志，藉慰愛公之心，而平天下之哀憤，則萬幸矣。（署名同）

中國教育學會致平教界電

（銜略）報載平學生激於愛國熱誠，日前曾有遊行示威之舉，不幸被阻，受傷凍餒罷課等事項，連接發生，凡我從事教育工作同人聞之莫不痛憤。　查去年學生在危城急難時，尙能聯合反對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卽表示其希冀國家領土主權永遠完整獨立，不容惡劣勢力侵凌，此種不怕犧牲光明純潔心理，足以代表全國眞正民意之強化，亦忱義憤，大節凜然，無論政府或社會允宜多方愛護，扶助植長，以存國家一線生機，報載種種防範辦法，自摧自毀國家元氣，殊非救亡圖存之道。

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職員通電

（銜略）此次平市學生運動，純出於青年愛國熱忱，尙無越軌之行，宅心尤屬可憫可敬，同人等在事變發生之先後，固無時不仰體教部迭次電示，苦口勸導，總冀照常上課，安心學業，無如地方當局，不思弭患之方，惟以壓迫爲事，本月九日

及十六日之學生和平遊行，均不幸演成流血慘劇，尤以十六日最爲殘酷，軍警於橫施皮帶，槍柄，水龍等襲擊外，復用大刀，任意砍殺，遍街流血，重傷者逾百，道路流傳，且有因傷致死者。在此國難嚴重，羣情忿激之日，欲令國民毫無表示，其勢必不可能，而國家供養之軍警，屠殺青年，自損國力，尤爲古今中外所未見。同人等受國家育材之委托，司青年保傅之責任，處此環境，旣未能公然曉以大義，捍衞國家，又不忍導以明哲保身，勉爲馴順，內疚神明，外慚淸議，觸目傷心，憂忿莫解，謹電馳聞，請卽電飭地方當局停止自殘行爲，減輕亡國危機，否則羣情激盪，禍變之來，不堪設想，而政府當局亦不能辭其責也。

廈門大學全體教職員致南京電

（銜略）慨自殷逆背叛黨國，華北險象環生，平市各校學生本愛國之熱忱，出而遊行請願，此固我民族意識之良好表現，政府當局只宜因勢利導，使其行動不越正軌，似不應加以壓抑，自墜正氣。頃閱紙載，銑日平市學生集結請願時，警察開槍射擊，受傷及被捕者頗多。似此愛國獲罪，影響所及，殊非國家之福，除分電外，合亟電請迅電平市負責當局，撤辦肇事員警，並保障今後正當愛國運動。

滬法學院教授宣言

東北四省，失土未復，華北數省，又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幕之下，幾將斷送了！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華北學生熱烈的救國運動，和悲壯的犧牲，固然值得我們十二萬分的同情，然而單是一個消極的同情，是無濟於事的！敵人的大陸政策與侵略行動，決不因爲我們這種消極的同情而歛跡，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局勢，可以作我前車殷鑒，在目前我們除了下一個最大決心，立卽全國總動員，與敵人作殊死戰，以爭取民族的解放外，還能再行苟且偸安嗎？

本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間，我們是不必輕言犧牲與放棄和平，可是東北四省的喪失，塘沽協定的簽訂，冀東的傀儡組織，冀察的變相分離，察東四縣的預備放棄，以及華北日駐軍的增加，和最近所謂三大原則的談判，接二連三的逼來，都是侵我土地，毀我主權，辱我國格，亡我民族的表現，在這嚴重的形勢之下，不能不說是和平已到了絕望的時期，犧牲已到了最後的關頭，除掉以鐵和血去拚死外，已沒有其他眞正和平的方法。如果政府，還要以提携親善的名義，如經濟合作等等的談判，那眞無異跪在敵人面前，乞求饒恕。總結一句，現在危亡迫切，不作賣國的

漢奸，就應爲衞國的戰士，此中再無徘徊瞻望的餘地了！

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是被壓迫民族一致的要求，阿比西利亞反意侵略的戰爭，和埃及學生要求自治的呼號，燃起了弱小民族解放的火炬。我們除了以四萬萬人的力量，一心一德，與敵人周施，和聯絡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以增強我們的力量，而求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方策而挽救危亡呢！

因此，我們本着國民的天職，放下筆桿，舉起鐵拳，灑着血淚，掏出肝膽，大聲疾呼地宣言說：

一、反對一切損害主權領土完整的祕密妥協外交政策，並要求宣佈自「九一八」以後的外交眞相；

二、反對由外力策動變相自治的特別行政組織；

三、反對放棄察東四縣；

四、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叛變的組織；

五、要求集中全國兵力，反抗敵人的侵略；

六、要求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

七、要求懲辦摧殘救國運動的負責長官；

八、反對目前之文化統制，並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

九、對敵經濟絕交；

十、全國民衆自動起來，並聯合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

上海法學院教授會

廣州教育界通電

（一）致南京電

（銜略）自殷逆甘作傀儡，竊據灤東，平津既危，察冀且裂，關外熱河未復，而河北五省又有淪胥之虞，全國學子，起而爲抗日救國之呼號，此良心所驅使，士氣之光芒，盼政府鑑其赤心，力予愛護。曩者感於親善之甘心，遽忘宰割之痛楚，強歡笑以事敵，防民口以自欺，大錯鑄成，後悔嫌晚。今五全大會與民更始，志在禦侮，貴得民心，策圖救危，宜採輿論，雖曰軍國大事，勢難道謀，而民族生存，應策羣力，在政府當局或覺尚有可待之時機，而全國民衆忧滅亡之無日，亟欲各得其道以效死，尤以青年學子更難責其從容坐視大廈之將傾。政府救亡大計，可否擇要

指示各教育機關，俾全國智識份子，知赴難之有道，庶可積中力量，沉着工作。

（二）致全國電

（銜略）日人據我東北，已歷四年，近復擾我平津，迫我察冀，侵我主權，壞及公約，凡有血氣，莫不髮指，同人等當此國家危急之秋，謹以數事，爲全國同胞告。遼瀋風雲，爲我國之肩背，其得失關係民族之興亡，歷朝史事，證之不爽，今遼瀋既陷，若河北又失，勢必全國淪喪，南渡偏安之局，勢難再演於海禁大開之今日，理有必至，非作危言，此其一也。軍國大計，主之者雖爲政府，而策羣力以赴國難，則匹夫有責，事急勢危，我人民應有自動準備，庶可與政府成指臂之聯繫，此其二也。　民衆力量，端賴組織，各種職業團體，亟應作分途效力之聯合，作戰力量，方可雄厚而周到，此其三也。　尤要者，政府聲言抗敵者數年，而師未渡河，敵且入室，長此以往，國於何有，全國同胞，更應一致急起，督促政府出師禦侮，收回失地，此其四也。　國事至此，不容反顧，凡我同胞，宜速圖之。

（三）致北平教職員及學生電

（銜略）諸君於強敵露刀迫脅，漢奸譸張爲幻之下，奮起作抗敵鋤奸之運動，擁護國權領土之完整，足徵人心未死，正義猶存，同人等不勝欽佩，嶺表青年

一致願爲諸君後盾，同人等當盡輔助之責，尙祈諸君愼密組織作有效之奮鬥，堅持弗懈，並表微忱。

中華全國總工會爲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

工友們！　職員們！

北平二萬愛國學生，於本月十六日，爲了要求取消『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立卽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在北平舉行着英勇壯烈的示威遊行，而被狗肺狼心的漢奸宋哲元等，派遣大批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屠殺數十人，輕重傷三百餘人，失蹤和被捕數百人之多！

現在，不但北平數萬學生，一致宣佈罷課，繼續英勇鬥爭，全國學生，也一致起來，在天津，漢口，上海，廣州等全國各大城市，舉行罷課示威，響應北平學生救國運動，我廣州六千鐵路工人，與上海郵務和滬杭甬鐵路工友，也召集羣衆大會，發出通電，援助學生，要求對日宣戰，與武力討伐殷汝耕等，同時，日寇和賣國賊，漢奸等，也在在準備更毒辣，和更大的屠殺，來摧殘壓迫羣衆的愛國運動。

工友們！　時局是空前的嚴重了！　事變是非常的緊迫了！　日寇現在正在加緊派遣軍隊入關，來滅亡我中國，漢奸和賣國賊，正在加緊屠殺，摧殘羣衆愛國運動。　看啊！　我赤手空拳的愛國青年，幾十幾十的被屠殺了！　中國，是我們工人和全體同胞的祖國，青年學生，是我們愛國的同胞，難道我們眼看見國破家亡，同胞被人屠殺摧殘，可以坐視不加以援救嗎？

工友們！　全國各業各廠，各幫，各派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工友職員們！　起來！　在各地，各工廠，車間，　召集羣衆會議，　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要求懲兇，撫恤，並立即釋放一切被捕愛國志士，立卽取消『冀察政務委員會』，立卽停止內戰，武力討伐叛逆，同時組織慘案後援會，工人救亡會，派遣代表到各廠，各業，各地，各界同胞和工友中，去接洽和號召組織羣衆，組織各業工人抗日救國聯合會，組織廣大羣衆追悼會追悼死難烈士，準備實際羣衆力量，來舉行關車，罷工，同盟罷工，以至於總罷工示威遊行等，來反抗日寇武裝進攻，來援助和擴大學生救國運動，起來實行雪恥復仇。

日本廠的工友們！　起來！　提出自己的迫切要求，舉行反日罷工鬥爭！

工友們！　職員們！　一切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的男女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

們！

時機是異常緊迫了！我們要不分幫派，不分政見，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一致團結，來援助學生救國運動，來擁護和響應，廣州和上海郵務、鐵路工人的救國運動，來積極領導學生的抗日義舉。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的蘇維埃區工會的幾十萬工友，正積極舉行集會、示威和募捐等來援助愛國的青年學生；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之下的非蘇區赤色工會的工友，也都不僅積極願意和你們一起參加抗日救國的鬥爭，而且願意和你們一起組織統一的工會。我們堅决相信，只要我們一致團結，只要目前洶湧開展的學生救國運動，能夠得到我全國工人階級的參加和領導，能夠擴展到各農村，軍警和各城市中去，引導千百萬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商人參加，使運動發展和擴大成爲全民族抗日救國的偉大聯合力量，這不但可以打倒一切賣國賊和漢奸，而且也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

工友們！起來！恢復「五卅」的英勇鬥爭，繼續「省港大罷工」的光榮傳統，學習「北伐」時的經驗和教訓，一致團結起來抗日救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萬歲！

中華全國總工會（老工會）

十二月十八日

總工會通電

我中華民國，爲土地完整主權獨立之國家，絕不容任何人假借民意，實行其割據分裂之陰謀，以破壞全國之統一，更不容任何威迫利誘，造成傀儡組織，以妨害主權之獨立。詎連日報載，竟有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之發生，背景如何，不問可知。乃一般奸宄之徒，喪心病狂，見利忘義，醜態百出，事可痛心，寧逾於斯。北平教育界已一再發表宣言，揭破其陰謀，九日各校學生更不畏強暴，毅然集會遊行，作反對自治之請願示威，於此足徵民心未死，民意未泯，消息傳來，感奮曷極！當茲國步艱險，繫於一髮之際，尙望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個之力量，反對任何僞組織之存在，以維主權，而保國土，本會誓當率全滬八十萬工友，爲政府作後盾。

中國輪機員聯合總會致南京電

（銜略）殷逆汝耕，僭竊冀東，妄稱自治，叛我國家，破我統一，當此青天白日之下，猶敢作鼠竊狗盜之舉，凡我國民，無不憤殃民之巨憝，痛國亡之無日，連日全國學生之代表請願，跪地陳情，無非激於愛國之熱忱，不願作亡國之奴隸。我政府再不能隱忍姑息，任令該逆之飛揚跋扈，夜郎自大，甘引外援，自覆宗邦。我政府爲保障國土維護民族生命，應霆奮雷飈，劍及履及，鈞座綜綰軍符，國命所託，對於分離華北之詭謀，實爲亡國之導線，不速挽救，噬臍何及！側聞政府已有固圉之嘉謨，整個之大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尙望鈞座宣示端倪，以釋羣疑，現在全國民氣勃發，不可抑遏，同具滅此朝食之心，咸存與汝偕亡之念。 職會會員，於歷屆革命，無役不從，當此千鈞一髮之際，願效肝腦塗地之誠，凡有驅策，無不樂從，執戈衞國，人具同心。

湖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言

南京蔣政府，因爲怕開罪在殷逆後面主動撐腰的買主，悍然違反了全國的意志，不惜粉碎了自己掛的「國民政府」的招牌，連一個空頭討伐令也不敢頒下。他的無恥的面目，可算暴露無餘了！ 不想又遵從敵人的意志，公然又使何應欽與

土肥原再訂密約，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使華北變相的獨立，名存實亡，附帶的獎勵通敵份子，滅絕正義，開古今中外未有的惡例。我們要曉得，土地被人掠奪，只要人心不死，尚有恢復之日，正義道喪，良心澌泯，那裏還有超生的時候？況且暴日侵佔華北藉口，爲鞏固其「勢力」範圍，「勢力範圍」這個名詞，是由「瓜分」蟬脫而出。華府會議後列強復轉變而在「均勢」的原則下，保持了一時的妥協，三十年來未提及的「瓜分」口號，暫歸一時的沉寂。現在暴日已經打破了「均勢」的局面，獨佔華北。南京蔣政府又如低級無能的民族：毫無抵抗的恣其攘奪，則以後在優勝劣敗的生存爭鬥過程中，誰又能保證暴日之不向南發展？「均勢」局面打破之後，誰又能防止列強之不效尤，重彈「瓜分」之調呢？親愛的同胞們，南京蔣政府這樣的作法，簡直是怕亡國的不速，亡國的不乾脆。我們還能承認他嗎？我們能夠跟隨他們同樣做亡國奴嗎？

當然華北的喪鐘是撞了，可是我們的熱血也沸騰起來了！　北方的青年同學們，在冽風寒冰之下，正與漢奸國賊們肉搏，流芳百世的鮮血，冲洗了道德墮落的腥穢！　革命策源地的同學們，也怒吼了，長江一帶的同學，在敵奸雙重壓迫之下，亦在掙扎，一陣陣的警醒蔣政府的迷夢。　愛國的革命情緒，並未因奸徒的屠

殺而沉降，一切都證明我們民衆的力量是可救國的。親愛的同胞同志們，我們要卽刻警覺起來，援助我們的青年先鋒隊，統一我們的力量，整齊我們的步法，集中在愛國的革命的，抗日的領袖之下，負起救國的責任來！

親愛的同胞同志們，起來罷！爲我們國家民族生存計，共同剷除漢奸政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章太炎致宋哲元電

（銜略）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昔？執事淸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懷。

章炳麟馬

章太炎之談話

申報十二月二十六日載；章太炎發表談話，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爲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黨頭銜，武力制止，尤其政府當局，教育

當局，應對飢寒交迫之學生，負責接濟糧食，並沿途妥爲照料等語。

馬相伯致復旦學生書

復旦大學肄業諸君！日來諸君爲國難而馳驅，餐風宿露，不遑寧處，余聞而大慰，惟李校長登輝因而辭職，余爲之彷徨不安，然李校長力勸諸君不必往南京，實爲眞的之言，蓋政府諸公，類爲天賦聰明，必能思之熟而籌之審矣！（中略）故諸君南京之行，縱成事實，亦屬無謂。惟國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國現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試看其他文明國家，有此等情形否，請諸君深長思之。爲諸君計，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爲國宣勞之處也，務使彼等曉然於自身之力量，與責任之所在，執干而起，戮力前驅，則諸君之所以盡其天職者，亦卽所以補政府之教育力所不及。老邁如余，不克與諸君共甘苦，用貢一言，請希爲國努力自愛。

十二月二十七日　　　　馬相伯啓

方振武致宋哲元電

（衔略）中外人士對學生爲愛國運動受傷，均致遺憾，民氣不宜再挫，請善爲領導。

方振武致北平學生電

方將軍電慰受傷學生，並電匯千元。以爲學生醫藥費，原電如下：『北平清華大學梅校長轉北平學生聯合會，同學爲國奮鬥，中外欽仰，電匯千元，撫恤傷亡，方振武叩。』

青年的愛國義憤

（獄中雜感）　——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八期——

杜重遠

自從本刊出版以來，我又「瞎三話四」的寫了幾篇文章，惹得有些朋友們提心吊胆，不斷的向我下警告，說「你不是一個自由的人哪，倘再鬧出一差二錯的，你個人的關係還小，不要連累了寶貴的刊物啊！」經過這許多的勸告，我那拿筆桿的興趣也就無形消失了。雖然本刊的主編先生還是一再的說，本刊注重在分別是非而不在利害，我一想我終究不是一個寫文章的人，本刊的作家都是有多年文學

上修養的，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加上我這一個半路出家的「燒窰匠」，似乎也不大合體裁，預備從上期起不再寫了，可是看了這兩期本刊上所評述的學生運動，又聽到外邊的種種謠傳，怒火上衝，血管漲裂，如鯁在喉，還是一吐爲快。

老實說，這次學生的運動純粹出于一種愛國義憤，加上四五年來的重重鬱結，尤其是最近幾月的種種刺激，所以一經開始，如江河決口，如火山爆發，觸風沙，冒霜寒，水龍大刀毛瑟槍……任何武器，在所不懼。這種情景，可以震天地泣鬼神，比世界上任何勇敢民族，都當之而無愧。中央與地方當局應如何探本溯源，自己問問自己對國事應有怎樣搶救危亡的實際行動，乃表現于報端者還是「讀書救國」「安心受課」「軍警包圍」「校門上鎖」……一套舊把戲。在這種敵機軋軋敵炮轟轟之下，姑無論學生們無從安心，也無法安心，就是依了當局的宏願，學生們像綿羊似的服從指導了，上課讀書了，而外患日迫一日，所讀的書籍，逐步的離開了祖國，都是所謂「特種教育」，就是教好了千個一萬個博士出來，還不是替人家養成了鄭孝胥趙欣伯殷汝耕……一羣特號漢奸，請問叫他們（或她們）去救誰的國呢？

近來因爲學生的運動逐漸擴大起來一些，「老成謀國」的先生們無法制止，于是便造出來種種謠言，不是某黨某黨的鼓動，就是某人某人的賄買，把一些

純白無疵的男女青年，硬要灌他們一頭狗屎。 這種陰賊險狠的心理，甚于禍國殃民的漢奸！ 我們要大聲疾呼，打倒這些狗仔！ 據說這次爲首的學生，都是平日用功讀書，不好參與黨派工作的，逼得他們實在無法讀下去，才發起這種運動來。請問在一黨專政之下，有怎樣的天黨，有多大的金錢，能于一禮拜內發動了幾十萬的全國學生運動？ 至于運動爆發之後，少數學生或因感情過于激昂，或因被當道壓迫過甚，就是鬧出一點「越軌」的行爲（我却尋不出），在沒討過三房姨太太抽上十年大煙之前，他們有的是膂力，有的是精神，這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要說這些天眞爛漫的學生們，就拿記者來講，在黑水洋裏混了十幾年，總算是受過舊社會的洗禮了， 然而這一股熱氣還沒完全涼盡， 有時冒出幾句人家不喜歡聽的話來。最近有人報告我說；「有人說你左傾了，」放他娘的狗臭屁！ 中國弄到這步田地，有個地縫，我都願意鑽進去，還談什麼左傾右傾！ 聽說學生在這幾次的遊行裏，從無自動與軍警衝突的， 都是因防衛而受傷或被捕， 誰有「越軌行爲」，我敢問！

其實學生是有感情的有理性的，只要負責者拿出眞誠，拿出救亡辦法來，有着實際救亡的行動，學生是容易領導的。 第一我們要問中國今天是什麼時候了，是

不是逼到了一個非常的時期呢？ 如果負責者認爲這是一個非常的時期，國亡無日了，在負責者是不是要有一種非常的表示呢？ 所謂非常的表示，不僅發了幾個通電，或新年不見外賓，不行團拜禮，就算了事，必得有禦侮的實際行動。 阿比西尼亞的自衞鬥爭不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嗎？他們在那樣情形之下，學生們努力工作之不暇，還有話說嗎？ 我們年來漢奸和變相漢奸的醜劇愈演愈多，應該是誰的責任呢？ 學生是有耳朵的，有眼睛的，有良心的，在他們耳朵沒聾眼睛沒瞎良心沒死以前，怎能忘掉這一切呢？ 所以說這次學生的運動表面上像激於目前的華北自治，而骨子裏確是蘊藏已久的抑鬱憤懣啊！

最後我要勸告全國的同學們，你們的志趣要堅，你們的步驟要穩，你們的目標要純。 請願不過是你們動作的發端，而不是你們動作的結尾。 你們動作的結尾，應該是鼓起民族的戰爭。 你們要想請願，答應了你們應該怎樣辦？ 請願不答應，你們應該怎樣辦？ 請願答應了而不實行，你們更應該怎樣辦？ 這一切一切，須有詳明的計劃，嚴密的組織，進行的步驟。 你們不要以爲少數同學遭了摧殘，而就認爲失敗了，這正是你們的成功啊！ 雖然少數的漢奸官僚們也許不高與你們這種舉動，因爲躭誤了他們的生意了，可是四萬萬的同胞大衆都爲你們作後盾啊！

世界上有理性有公道的人類，都爲你們祝勝利啊！ 你們不要認爲水龍頭大刀隊是可惡的東西，今天東北的學生和朝鮮的學生想要看看這些東西都是不可能了！ 他們要動作，只有嘗「衞生丸」吧！ 我們主張，國勢危殆到這樣急迫的地步，凡是能立在救國的共同目標上的人們，都應該結成「民族聯合戰線」來共同奮鬥，發動這個「民族聯合戰線」的責任，固然不是青年諸君單獨要努力的，但是推動的責任却在諸君的身上啊！

蕭佛成之談話

……蓋此次華北事件，關係靡輕，較諸僞滿洲國成立，其嚴重性有過之無不及。 日人之處心積慮，爲誘我承認僞滿，因承認僞滿以後，即爲我甘願放棄領土之鐵證，彼在國際上即有話可說，國際雖欲爲我主持公道，亦已無置喙餘地。 幸數年來，因舉國之督責，政府尚不敢公然承認僞滿。 乃時至今日，正當舉國在團結救亡口號下而集中南京，一致合作。 同時國際海軍軍縮會議開會，附帶討論遠東事件，其動機在設法執行九國公約。 正當大有可爲之際，而南京政府，竟謬然接納日人請求，不但對殷汝耕等國賊組織之僞自治政府，未加討伐，任其生長，及

再設立所謂冀察行政委員會，由日人荐派北洋軍閥餘孽之王揖唐曹汝霖齊燮元等爲該行政委員。該會成立以後，于政治，經濟、文化、交通決與僞滿合作。此會組織內容，因中央諱莫如深，雖未詳悉，但就表面言，其設立原因，旣出於日人之請求，又以曹汝霖等餘孽爲委員，日本人且甚同意，其結果必至承認僞滿及斷送華北領土主權，自無疑義。當此國家存亡，間不容髮，我人若不起而挽救，則後此已無再有挽救之時日矣。所以本人，九日晚扶病起艸一函，于今十日送西南政務會常會提議向南京嚴重質詢組織冀察行政委員會一事，並請以斷然手段，維持華北領土主權之完整。南京能否接納我人之請求，我人可不必顧慮。然時至今日，凡不肯爲亡國奴隸者，在責任與良心上皆應有此表示，督促政府臨崖勒馬，以拯危亡。至北平全體學生此次巡行請願，誓死反對自治之精神，不減「五四」運動，至足敬佩。本人老矣，有心無力，一線希望者惟此熱血有爲之青年耳。以常理言，政府對學生此種行動，正宜愛護之不暇，乃竟于雨雪霏霏中，用消防隊水喉向之掃射，眞令人不知作何感想也云云。」

殷逆在冀東叛變，佔領地方，政府各機關及稅項，均爲其篡奪，於是日寇之陰謀，乃益顯露，國內各法團，紛紛致電國府，請派重兵靖亂，以遏燎原之勢，南京軍事當局，乃派軍政部長何應欽氏北上，解决華北亂事，詎何氏北上之後，不聞與駐北平外交團磋商維持地方治安之法，對于叛逆之殷汝耕，亦不敢置一辭，惟日與某某密商，其結果竟准冀察兩省組織委員會，其組織之內容如何，現雖未悉，祇聞殷逆汝耕及北洋遺孽如曹汝霖，齊燮元輩，皆得爲委員，又證之前日某國發言人對外宣言，謂「若該政府對於經濟及文化等等，能與僞滿洲國切實合作，及中國能停止反日運動，則某國無不贊成」之語，則可見此次華北所謂自治者之內幕，尤與僞滿洲國合作爲主要，想不久之時間，溥儀必以滿洲皇帝資格，臨幸故都矣！若此者，苟非國府甘心放棄主權及華北土地，何氏何敢出此？但不思中國爲國聯會一會員國，前此我國被侵略，致僞滿洲國之產生，故國聯中有不承認「滿洲國」之議决案通告於世，今被侵略之中國，反違反國聯會之議決案，恐此後我國將爲天下萬國所鄙棄，不能側身於獨立國之列矣！不寧惟是，日寇之處心積慮，在倂吞整個中國，豈僅祇得華北便滿足耶？爲今日計，於已得華北之後，必乘倫敦海軍會議未開會，華盛頓之九國公約未召集，即由華北而華南，務於最短時期，略取中國全部，

以對英美。今也其間諜已遍佈於中國矣！地方莫不仰其鼻息。倘各地皆效尤華北，民國不幾從此絕滅乎？嗚呼，精誠團結禦侮救國之聲猶在耳，而亡國之速率，乃竟從救國之聲而加緊，天下痛心之事，寧有過於此者。今者處於華北之數千學生，爲愛國所激，不惜以身體生命起而與惡勢力奮鬥，不外爲民族留正氣，爲國家救危亡，我國內外不乏眞誠愛國之士，其忍坐視國亡而不動心乎？ 病中迷惘，切迫陳辭，話多疏漏，敬希垂鑒，爲是盼禱。

蕭佛成　拜啓

蔡廷楷一月十九日對香港新聞記者談話

青年學生，係國家社會之未來負責者，雖然在求學時期，但國家存亡，亦應要負着責任。 現下華北危殆，乃自動起來，在冰天雪地當中，環請政府速定救亡大計，志固可嘉，行爲亦屬正當，而平市當局對之反加以摧殘，不知是何居心，回憶一二八淞滬之戰，一般學生雖未身臨前線，與日相拚，而在後方擔任救護運輸宣傳種種工作，幫助力量不少，因之振奮軍心，其功尤偉。 兄弟對於此次華北軍警摧殘愛國羣衆，至爲痛心。

爲中國學生及教育界請命

——見巴黎救國時報第五期——

胡秋原

二十天來全國各地勃起的學生救國運動，表示了天地間的正氣，表示了全國不死的人心。只要是血氣之倫，而神經尚未完全痲木者，誰也不能不感動。

北平的學生雖在暴日與媚外政府壓迫之下，雖在許多的犧牲之後，依然不辭飢寒，爲救國而呼號而奔走。這是何等的精神，何等的偉大！我們能夠忍心坐視不救嗎？

南京的政府當局，雖然沒有明白的摧殘學生，然而居然禁止愛國的言論和示威，禁止學生赴京請願，破壞鐵軌，引起許多學生的慘死。我不能不表示痛心和憤慨。南京諸公果然還有國家民族的觀念，爲什麼怕見這些熱情熱血的青年？學生赴京請願，是表示全國的青年還對南京諸公存一線的希望。南京能否接受及實行學生的要求，也就是南京政府最後的試驗。我希望南京政府不要完全自絕于國人。世間也沒有一個外受敵寇壓迫內失民心的政府，能夠存在的。媚外而殘民固然是死路，一面敷衍日本一面敷衍人民也決無可能。唯一出路，只有團結全

國的力量，來一致作抗日戰爭。

接到北平朋友的信，北平當局決定提前放假，蔣夢麟及胡適之諸先生都被迫離平了。我相信暴日一定會將北平愛國教授和學生完全驅出北平，將北平各大學中學完全停頓或「改組」的。一個文化的中心，一定還要受更可悲痛的蹂躪，如果我們不趕快起來作實力的抗戰。

我以國民一份子及中國教育界文化界一份子，對於國家的危亡，青年的苦難以及中國教育界的浩刼，不忍無一言。海內外的同胞，特別是智識份子，我想，也有不能再沈默的天責。

勖全國愛國同學

末明

——見巴黎救國時報第四期——

全國勃起的學生愛國運動，不獨在國內引起各方愛國人士及輿論界的援助和同情，並且已在全世界引起一深刻之印象，表示了偉大中華民族之偉大抵抗力量。這些熱血青年，是我偉大民族中的最優秀的菁華，是我中華民族的國寶。我在這裏不願說些空洞的勉勵之詞，我願意說我所親身目睹的一點經驗，來貢獻於我最神

聖最親愛之青年同學諸君。

誰也知道，五四運動不獨開了中國文學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紀元，並且成爲五卅運動及北伐勝利的序幕。五四，五卅時代，學生是統一的，甚至於進步的教授們，也和學生站在統一的陣線上。然自國民黨實行『分共』政策以後，巧立名目，陷害青年，學生漸被外寇和內奸所分化了，一直最近在上海，還有藍衣社的分離份子破壞統一的學生會的企圖。但我不獨希望這些背叛青年和民族的份子能夠激發愛國天良，不要利令智昏，我還希望我們進步的同學們也能夠好好做說服和統一的工作，將全國的青年集中於一個統一的全國學生救國會之下。

五卅運動其所以能形成一個全國的救國運動，而九一八後學生運動結果却暫時消沉下去，這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然而最主要的，就是五卅時代有全國商界同胞和工界同胞的響應和罷市罷工，而九一八後只有學生孤軍爲戰。所以現在我們必須把這運動普及到全國各階級各職業階層中去，把青年的血和屍首給他們看，把全國亡國滅種的慘痛給他們看，請商界罷市抵貨，請日廠工人罷工，請農民婦女也都準備殺賊，這樣一致向當局表示抗日決心，請當局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來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死戰。總之，我們必須使青年的熱血，變成全民族的熱血。

九一八以後，因爲學生統一戰線及全民的統一戰線沒有形成，這愛國高潮就被南京政府的刺刀威嚇和欺騙宣傳壓迫下去了。所以我們不獨應該使全國的工農商學能夠統一起來，我們還應該使全國的軍政警各界也一致覺悟。警察和士兵也是中國人，軍官也是中國人，我們也當視爲同胞之一份子，叫他們看看亡國以後的慘痛，叫他們看看手無守鐵的青年被他們打傷了的血，打死了的屍首。我們向他們垂涕而道國家民族的苦難和大家的責任。我們赤誠的向他們表示，我們都是出於愛國的天良，至誠的熱血，大公無私的民族精神。

然而，我們知道，奔走呼號以後倘無全國團結，禦侮的組織和戰爭是不夠的，我們是要喚醒全國團結，來武裝殺賊。因此，我們必須促成全國各實力，各黨派組織全民的國防政府促；進全國軍隊的結合，促進全國軍商工農一致組織救國軍，而我們勇敢的青年同學們也編成統一的學生救國軍，用全國抗日聯軍的力量，與日賊血戰。

最親愛最純潔的青年同學們啊！你們是國家的柱石，民族的精華，是四千年祖國國魂守護者。從學生統一戰線到全民統一戰線，從救國的呼號到救國行動的實現，是你們的責任。中國有你們這樣勇敢的奮鬥，抗日一定是成功的。

我最神聖的最偉大的青年同學們啊！ 你們須堅持到底；切不可畏難而退，不要分散，不要灰心，讓賊日及漢奸笑你們是「五分鐘的熱血」。 你們的熱血，是萬古長流的；你們的熱血，要灑到祖國自由了獨立了的時候！

大中華民國學生神聖團結萬歲！

大中華民族全民神聖團結萬歲！

打倒日賊漢奸！ 討伐僞「自治運動」！

中國獨立萬歲！

反對赴京聽訓

孫治祖

——北平晨報一月二十一日——

在我們討論這一問題時，首先就要了解的，卽爲什麽蔣院長要召集這些「代表們」赴京聽訓？這是很明顯的，並不是由于政府有一個根本大計存在着，是救亡圖存的一們步驟，相反的，只不過因爲全國民衆尤其學生們，感到外患空前的嚴重。兩條道路顯明的擺在國人的面前，任憑選擇，或者是自動的起來，進行救國運動，以喚起全國人民注意，爭取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直到我民族完全從帝國主義

束縛奴役之下解放出來。或者是仍舊俯首帖耳，聽命于政府一貫的不抵抗主義和退讓政策，坐看大好河山，貫爲異族所有。當此之時，北京學生選擇了第一條生路，發動「一二九」與「一二一六」的救亡運動，不旋踵間，全國響應。這清楚的說明了民意所在，眞正的民意所在。蔣以政府負責者的資格，看到了這一民意所趨，是與政府的睦隣退讓政策有些背道而馳，于是就應時的要召集各地學生代表「赴京聽訓」了。

在如此情況下所決定的「赴京聽訓」，我們學生究應取如何的態度呢？這是應該非常愼重的，首先要申明是的：我等學生的主張，過去是，今天仍然是「希望舉國一致，共禦外侮，不管其政治主張有何不同，祗問其今天是否願意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爲國家生存而鬥爭！」如在這一問題上觀點相同，就應該以中國人的立場聯合起來。所以我們研究是否需要「赴京聽訓」，是以此爲出發點。根據過去的事實，教訓了我們的，政府在這一點上，並未能給我們以「滿意」或「相當滿意」的答覆。相反的，過去的一切，都是些灰心失望而已。九一八國難之前，召集過全國輿論所希望的「國民會議」，然而牠昭示我們些什麼呢？九一八國難之後，又召集了全國一致熱望的「國難會議」，然而牠又昭示我們些什麼呢！民權

麼？民權何在！救亡圖存嗎？方案何有！今天又來一次「赴京聽訓」，有什麼意義呢？難道政府還不知道全國眞正的民意要求些什麼？我們學生需要的是事實上行動上的救亡運動，而不是口頭上的「應允」！因之，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以爲晨報的社論（日期記不淸了）所提出的救亡圖存的方案之一，卽組成在野的聯合戰綫，倒是對的！「赴京聽訓」嗎？爲了堅固救國陣線，不去還要更好些！

然而這豈不是正中了敵人的下懷麼？你沒有看日文報紙上對這一問題的態度麼？是的，日文報紙上對這一問題會作了些與我們不同的估計，好像南京非但不壓迫學生運動，反而在「鼓勵」了。但這是不難解答的，第一；日本以爲此次學生救亡運動，是南京中央所鼓動，據此，牠又以爲「赴京聽訓」是南京一貫「扶助」學生救亡運動的政策，或南京「接受」或「同意」學生救亡要求的表示。因此，牠們一致鼓吹壓迫南京，就可以「消滅」中國的新興的救亡運動，這根本就認識錯了！這是基于日本侵略者們的一貫的看不起中國人民的意旨與力量所致，毫不足怪。從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問題是在于能否繼續並深入救亡運動，並不在于「赴京聽訓」與否。假若「赴京聽訓」的結果，又像「國民會議」「國難會議」所昭示于吾人者，那才眞正是幫助了敵人呢！第二：日人報紙所鼓吹者，在消滅

我救亡運動，但我們却曉得，要使救亡運動不致消滅且擴大下去，就必須與政府過去所持，而今天仍未放棄的敗北主義不抵抗主義對立起來。反對再退讓一寸領土，反對祕密外交，要求討伐叛逆……促起全國人民注意。這並非表示我國的不統一，而是表示民意的堅強，表示全體民衆一致擁護中國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如果政府以民意爲依歸，馬上向全國人民公佈，退讓退讓到如何程度？抵抗要如何抵抗？這豈不更好麼？但今天政府對人民要求尙未有一字答覆（有之，則長江流域戒嚴而已），而爲人民前鋒的學生，不管其影響如何，馬上就派代表「赴京聽訓」，豈不是要灌輸人民一種最壞的印象嗎？即學生已經接受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與睦鄰退讓政策了，這是會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第三：我們必須要指明，「赴京聽訓」並不會有什麼成果，只能是而且也只能是「學生應埋頭讀書」，「中國實力不如人」，「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或者研究研究敵乎？友乎？」諸問題……。並且最後還要將這些喪權辱國的寶貝，弄成爲政的與人民「一致的信條」而遵守之。再盡一次緩和國人心理的作用，謂予不信，請看事實證明吧！因之，我們反對「赴京聽訓」並不致中敵人的下懷。

但是既反對「赴京聽訓」矣，正當的辦法應當如何呢？我們以爲馬相伯先生

說的對：與其晉京請願，還不如多開導人民，（大意如此）我們此時應把我們的主張再一次的明確的向全國人民公表出來(因爲你到京也不過提個書面意見書而已)，同時必須要深入民間，使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都了解我們的主張，一致奮起作救亡圖存的運動。

由北平學生請願而進求眞正救國之道

步陶

——新聞報十二月十三日社論——

華北形勢，日卽危殆，漢奸遍佈，陰霾四起，僞託民意之種種怪狀，可以日出不窮，而青年學生之眞誠愛國行動，反不爲當局所諒解，除所傳傷害拘禁外，一則曰「嚴加警備」，再則曰「監視學生行動」，各大學門前，且派大刀隊及手槍隊駐守，一若國家之當前大敵，卽此無拳無勇之少數青年學子者，青年學子有何能力，而使北平當局如此重視，青年學子有何越軌行爲，而勞北平當局如此嚴辦。

學生何罪，愛國其罪，國家本爲全國人民所公有，愛國之心理，應人人之所同具，決非造物者偏愛于學生，而獨使知國家之當愛，奈之何平津都市，竟有中國人不願自愛其國者，不惟不自愛其國，且視學生愛國爲擾亂秩序，不惜舉全力以制止

之，嗚呼，國家之有大刀隊手槍隊，固專以備制止學生愛國行動之用耶。

或曰，平當局非不知學生行動之出于純粹愛國，特恐因此而引起外交糾紛耳，然而學生之行動爲請願，請願之目的爲「反對自治僞組織」，爲「要求團結救亡」，完全爲中國人自己肅清內賊整理本身之事件，非與外交有何相涉，若謂僞自治運動爲外人所策動，則彼外人方一再聲明，此爲中國內政，非彼所預聞，誠不知糾紛將從何而起，僅就事論事，反對僞自治運動，而被嚴厲制止，是必附和僞自治運動而後爲當局所嘉許矣，要求團結救亡而被驅逐解散，是必不團結不救亡乃爲當局所能贊賞矣，夫僞自治既非所反對，團結與救亡既非所需要，則華北之爲華北，其將成何局面乎。

國事敗壞，至于此極，全國人民之放棄責任太多，實爲一大原因，青年學生涉世未深，知識漸啓，良心之督責自較一般人民爲激切，今日覩華北之非常事變，深感中國人民甘心自作奴隸之可恥，迫不得已乃作此口頭之聲討，爲中華民國稍留一綫羞惡之良範，使彼已爲奴隸者，聞之而生悔悟之念，未爲奴隸或將爲奴隸者，聞之而知所畏懼，故平學生此次行動，在此鬼魔世界之華北，誠如漫漫長夜之一杵晨鐘。無論死傷或被拘禁者之多少，與學業荒廢至何程度，而中國人民之非盡以奴

隸爲榮幸之苦心，要可大白于全世界，若僅謂此舉爲青年苦悶之所宣洩，則猶淺之乎其視平學生矣。

各地學校青年，聞平學生此舉而文電響應者，日有所聞，本埠各界，如文化界，律師界，銀行界，聞亦有救國宣言發表，簽名者且有數百人之多，他處類此之表示，當亦不少，可知全國人民，羞惡之心，猶未全泯，而眞正民意，究非外力所可得而強姦，雖然，救國非空言所能有用，文電也，演說也，遊行也，喊口號也，要只能爲一時熱血之鼓動，而國之眞正能救與否，則必須于文字言詞以外求之，埋頭苦幹，人各從其自身做起，一遇自甘爲奴隸之漢奸，則不以國人之禮待之，使彼自知儆省，久之氣節成爲風尙，而寡廉鮮恥之行爲，自將絕跡于中土，如此，則組織人民以捍衛國家，當可不費吹灰之力而自舉，又何畏于外力之相乘哉。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昨已發表，當自治謬說初起之時，其範圍尙不止此，限于兩省猶是折衝樽俎之力，然即此已足令人痛心，至自治之名雖已免除，然是否名實相符，尙不可知，此後惟有嚴密注意該會之行動，勿令其假借名義，爲變相之脫離中央，保障國土完整，反對任何破壞統一之組織，乃舉國人民之堅決主張，關于此點，決不能忽視也。

大衆生活社致北平全體學生的一封信

——見該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親愛的同學們：

你們爲着要鼓起民衆的救亡抗爭，爲着要衝破暴敵漢奸的亡國戰線，已經用吶喊，示威和流血發動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無疑的已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寫成了最光榮的史頁。你們所付出的血的代價一點沒有虛擲，在北平的救國浪潮湧起以後，全國各地的青年們和一切不願做奴隸的男女同胞們都前仆後繼地起來給了你們以狂熱悲壯的響應，不論是華北，華中，華東，華南……這一個多月以來都灑遍了救國戰士們的熱血。不管內外民族敵人是怎樣聯成一氣用暴力欺騙來企圖消滅民衆的救亡運動，但是潛藏在大衆血流裏的忿怒此後是再也遏抑不住，每一顆灼熱的心，在現在都爆射出要求禦侮救亡的憤火；發動全國規模的抗敵戰爭，早已成了千百萬大衆喊出的一致呼聲。雖然在嚴重的消息封鎖之下，使大家很難看到各地救國運動的繼續烽起，但是各地的救亡的熱血正在飛快地匯流攏來，都是千眞萬確的事。我們應該深信中國的民衆是決不讓國家滅亡，決

不讓內外民族仇敵繼續橫行的，一個光輝無比的民族解放的偉大勝利正在向我們招手。

我們正站在民族解放的文化陣線上回應全國青年們的救亡鬥爭，特別是對于北平的同學和各界參加救亡的同胞表示着無上的敬意。現在趁着上海救國運動開展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對北平受傷被捕的同學致最熱烈的慰問，對死難的同學致最深沉的哀悼，同時也把我們對于你們未死的同學的願望宣達出來。

華北危機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危機正在繼續加深，全國救亡戰士們此後必須擔負更艱苦的重任。　我們跟你們一樣，堅决地認定在目前要保證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只有全國人民結成一條極廣大極堅強的民族聯合戰線，各界的和各地的同胞此後必須站在民族獨立自由的大旗之下，臂膊挽緊臂膀地形成擊潰內外民族敵人的革命攻勢。　因此我們首先希望你們伸過手來和南方的民族戰士握得比以前更緊些，希望你們把寒假期內的救亡工作和消息不斷地報告我們，供給我們許多光輝的材料，我們不但應當儘量給你們發表出來，傳達給南方的救亡大衆們，而且也將用熱烈的救亡工作回應你們。　假如你們能爲我們建立供給救國消息的通訊網和推銷救國刊物的發行網，那我們所表示出來的，將不只是感激，而且是更大的興奮。

知道你們在寒假期內仍然到鄉村，到街頭巷尾繼續救亡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你們在不久的將來又將燃燒起比以前更熾烈更光耀的民族抗鬥烽火。把北平以至整個華北從屈辱冰天雪地中奪回到民衆的熱手中來。我們第一希望你們組織得比以前更嚴密，更堅強；第二希望你們用加倍的努力去宣傳，鼓動，組織大衆；第三希望你們從救亡鬥爭中學習民族解放的理論與戰術，採取突擊的姿勢；第四希望你們誓死堅持到底，一直到內外民族敵人的營壘完全坍毀；第五希望你們經常地跟其他各地的救亡戰士互通聲氣，以便建築一列全國規模的抗敵救亡堡壘。

這封信希望你們公佈出來，給全體同學公看，也希望你們給我們大聲的回答。

敬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大衆生活社敬啓

巴黎救國時報致全國大中小學全體同學快郵代電

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轉全國各大中小學同學公鑒：因爲河北五省的情形日益危

急，因爲殷汝耕宋哲元賣國賊甘作第二溥儀，因爲我們整個國家的存亡日益逼近最後關頭，我北平的同學們奮起作救國運動於前，我京津滬漢以及全國各地的同學們復繼起於後，雖經日寇嗾使國賊作殘酷的壓迫，使我們可親可愛的北平同學們再二再三地血染故都，死亡枕藉，但我全國同學因爲正義所在，因爲國家興亡的責任所在，毫不退却，不數日間，學生救國運動已洶湧奔騰於全國，而繼續增高之勢，且方興未艾。同人等在海外得到消息，實不勝興奮和感動，除已另發快電，表示我們海外華僑對諸同學的運動的無限同情，誓爲後盾外，現在特再用代電詳述我們對於學生救國運動的意見，作爲我全國同學們行動上的參考。

同人等認爲在今日而談救國，我們首先應把握住當前最有效的救國方法。我們現在的環境和四年前國難初發生時的情形大大不同。一方面，因爲南京政府四年來的投降政策，使我們眼前的抗日救國問題比『九一八』事變初發生時的，要更複雜，更艱苦，更需要廣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我國民的抗日陣容，却也比四年前的更爲整齊雄大。全國同胞已有了更高的準備和决心，各進步的政治集團間已有了一致救國的要求或諒解，自中國共產黨中國蘇維埃政府號召不分黨派，不問信仰，不問過去關係，全國聯合，共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以來，全民統一戰線

更已進而走到組織時期和具體行動時期。 現下十九路軍將領陳蔣蔡等已有中國民族革命大同盟之組織，歐美留學生與華僑及南洋各地僑胞亦有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促成會，武裝自衞會，統一救亡會等組織。 卽國民黨各派別間，關於對日問題亦有了激烈的爭論，該黨有民族天良的份子也感到親日政策，祇有使國家歸於滅亡，於是起而作反日的活動。 從以上這些事實看來，我國人民，較之四年前之尙有倉惶失措的情形者實大有不同。 作爲主要救國力量之一的學生運動，正該把握住這一歷史的趨勢而力促其更快實現，這正是全國人民共同的要求，這正是當前最有效的救國方法。 在現在這樣複雜的救國任務之前，決非任何一支軍隊，一個政黨，一種勢力底單獨行動，所能勝任，因此我們集合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武力來形成全民統一戰線，來實現人民統一救國的政治組織（如國防政府）和武裝組織（如抗日聯軍），這樣來保證救國運動的勝利。 我們要促進一切政黨，一切勢力，如國民黨各派別，共產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憲政黨，第三黨……及一切軍隊爲救國而聯合。我們要反對拘於黨派成見而妨礙救國聯合的勢力和人物。殷逆汝耕是南京的官吏，南京軍隊是全國人民所供給的武力，南京政府有討伐牠的叛國官吏的義務，我們有要求南京政府用人民供養的軍隊來討伐叛逆保衞國土底權利。

但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抗日救國。我們都知道，沒有抵抗便談不上救國，沒有實力便談不上抵抗，沒有全國不分黨派彼此的大聯合，便談不上實力。這是同人等所要爲我全國同學說的第一點。

最近國內電訊傳來，知道北方同學們已在呼籲工商各界繼起援助學生救國運動，而漢口廣州的工同界胞則已經奮起和學生一致行動。這些消息非常使我們快慰。足見同人等在上面所說的全民統一救國的話，已在萌動起來。在政治黨派方面，我們要求不分黨見，一致聯合，在民衆方面，我們便同樣應該要求不分職業，一致聯合。救國是全體人民底事業，所以應由全體人民參加，救國需要全民的偉大的實力，祇有廣泛的聯合才會有這樣的實力。同人等希望我全國工農軍政商學都一致在救國戰線上組織起來，而我全國同學們既已發起運動，更應當開展自己的救國運動，去促進各界的救國運動，去聯合各界的救國運動。我純潔高尙的青年同學們，在救國運動史上素著光榮，倘能使救國運動之發展深入到社會各階層，使社會各階層的救國運動和學生的救國運動聲氣互通，一致行動，這可以給救國運動以最豐富的實力，可以使學生運動本身發生更宏大更深遠的效果而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五四運動所以能夠成爲我國反帝反封建運動之先聲，五卅運動能夠成爲一

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序幕，都是因爲學生運動一發展起來便馬上和工農市民兵士的運動聯合一致的原故。而「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學生救國運動雖曾亦如今日，到處爆發，但尙未及與各界救國運動發生聯繫時已被南京政府暴力壓息，故國家命運的危險逐日甚一日而至於現在。這些往事正可作爲我們今日的殷鑒。這是同人等所要爲我同學們說的的第二點。

同人等復得到消息，謂南京政府擬以強迫早放寒假的辦法來作爲其瓦解學生運動的手段之一。而北平同學的鮮血，更給了我們應該加緊戒備的警號！同人等盼望同學們能夠隨時隨地提防奸人的破壞，第一要鞏固自己所直接隸屬的學校組織，如某校的學生自治會或學生救亡會等；第二，要形成和鞏固自己所在的地方組織，如某城某市的學生救亡會等，第三要擴大和聯絡各地方組織使成爲全省的，全國的組織。我們要發動聯合全國同學來召集學生救亡大會等有力的運動。我們要知道，組織便是力量，我們能鞏固我們的組織，擴大我們的組織，便有力量來打擊奸人們對於救國運動的破壞，來使我們的救國運動堅持到底。這是同人等所要向同學們說的的第三點。

同人等因居留國外，獲得各方消息比較自由，對於切實救國問題的了解比較容

易，故不憚辭費，爲同學們陳辭如上。同人等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現在國家危急情勢顯然，凡是誠意救國的人主張大都一致。同人等以上所言，或已在同學們底見到和考慮中，盼望急起直進，澈底求其實現。自『九一八』學生運動慘被迫害以來，消歇竟至四年之久，言之痛心。今幸我同學們以大無畏之精神，再起與外寇國賊相搏鬥，這實在是我們國家民族之幸。我們相信凡是能爲民族羣衆澈底努力的人，必能得到最後勝利，願同學們堅持到底，我們當大聲疾呼，喚起海外同胞爲同學們的後盾。

巴黎救國時報同人叩

全民月刊同人慰告全國同學和各界青年書

親愛的全國同學和各界青年抗日救國戰士們！

今日中國民族危機的嚴重，不是與日俱進，而是與時加深。兩月以來，冀東殷逆，擅組「防共自治委員會」叛亂於前，而變相的自治底「冀察政務委員會」又復出現於後。國土分裂，有加無已。而萬惡日寇，正在調兵遣將，南侵西進北伐；滿清餘孽，正在進行復辟，企圖僭號故都。民族之生存，已經到了最後關

頭！我北平各校同學，不忍平津——這個祖宗墳墓發源之地，歷代文化會萃之區，全國經濟命脈所在之地，九千餘萬同胞生命財產寄託之華北，亡於日寇，亡於日寇驅使下的漢奸，故在上月九號，高舉神聖的救國旗幟，大呼正義的救國口號，團結自己的嚴肅隊伍，轟轟烈烈地作了熱烈悲壯的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對降日政策，爲擁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底完整而奮鬥，爲爭抗日救國民衆自由而奮鬥，爲團結統一，反對內戰而奮鬥。不數日間，我各地同學，風起雲湧；我工農兵商學各界，羣起聲援，故振臂一呼，全國聞風響應。危詞恫嚇，不足以拆散抗日之統一戰線，逮捕槍殺，不足以動搖抗日之堅定意志。這是我堂堂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這是我堂堂中華民族的無限光榮！

親愛的學生青年們！你們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子弟，你們所奮鬥的事業，也就是我四萬萬人民所奮鬥的事業，爲四萬萬人民利益而奮鬥底「民族戰士」呵，我們海外青年華僑，誓爲你們的後援。

親愛的學生青年們！你們所痛恨的事情，也就是我們所痛恨的事情。這就是民族危機千鈞一髮之今日，尚有少數漢奸，不惜認賊作父，睦仇爲鄰，自促國家之分裂，甘作全民之公敵。溥儀，殷汝耕，何海鳴等逆，固無論矣。就是宋哲

元等流，也不惜在頤和園宴會上，與日寇土肥原，多田，梅津，喜多，武藤等寇交歡杯中，將我北門屏障，大好山河，拱手而讓諸仇人。 然而他們猶復侈言「爲國爲民」，侈言「以整個國家利益爲基準」。 難道變相分割中國領土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以整個國家利益爲基準」嗎？ 難道「血淋淋鐵的事實」，是「爲國爲民」嗎？ 奴性野心，路人皆見，自欺欺人，夫復何辯！

親愛的同學青年們！ 你們所惋惜和所痛心的事情，也就是我們所惋惜和所痛心的事情，這就是當權的國民黨和南京政府，過去之失地喪權，空言允諾，固無論矣。 卽以此次事變而論，當局不是說「殷逆叛國」，「自絕人類」嗎？ 不是明令「免職緝拿」「依法懲辦」嗎？ 五全代會，不是宣言保障領土主權完整，民主自由嗎？ 然而兩月以來，我人民未見政府派一兵一卒，實行北上討逆之初步行動，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之被剝奪也如故，驅逐逮捕監禁屠殺羣衆政策之執行也如故。 試問空言討殷，於逆何損毫毛，允諾而不實行，何貴有此允諾。 國家之領土與主權，是我四萬萬人之領土主權，當權政府有保護國土主權實踐自己宣言之義務，人民有要求甚至強迫其實行之權利，這難道不是合理正義的事情嗎？

親愛的同學青年們！ 所可以自慰和興奮的，就是你們和全國各地人民爲抗日

救國事業的奮鬥。我們雖遠處天邊，然而兩月以來，無日無時，不以你們之心爲心。我們想分嘗你們廢寢忘餐，櫛風沐雨，奔走呼號，爲國盡力底疲勞；我們盼望着被捕同學出獄的音信，受傷同學早日痊愈的佳音，我們爲我東大南通同學之絕食而同情，我們爲我北平同學爲國捐軀的「血衣血褲」而悲憤。我們和你們有共同的敵人——日寇漢奸。我們和你們，有共同的奮鬥目標——抗日救國，我們和你們，都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你們奮鬥成功與失敗，也就是我們奮鬥成功與失敗，同時，也就是我四萬萬人奮鬥之成功與失敗。因此，在慰告我「民族戰士」中，謹以下列各點，互相勉勵。

（一）努力促成和鞏固團結 今日民族危亡，已到生死存亡之秋，過去教訓，昭示我們，團結則生，分裂則死。因此，我們要不分黨派，信仰，地域，民族，性別的劃分，也不要去計較過去意氣上的爭執，趕快實行抗日救國大團結。由促成各界本身的團結起，進而促成工農軍政商學的大團結。譬如學生吧，應不分大學，中學，小學，男學生，女學生，教會學生和非教會學生，要不分教員，職員，學生，所有學生和教職員都應該團結在統一的共同組織之內，都應該行動在統一的共同目標之下，進而促成工農軍政商學大團結的統一的組織與統一的行動。

團結統一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抗日救國。自然，在偉大的團結統一中，免不掉有些客觀上不明事理的人或者是主觀上陰謀破壞的敗類。對那些不自覺的份子，我們的責任，不在乎謾罵摩拳磋掌對付他們，而在乎苦口婆心善於勸導他們。和他們共同團結努力。至於對那些自覺的破壞家，我們應該提高警覺，不受他們的暗算與挑撥，孤立甚至分裂他們出去，來鞏固我們的團結，整齊的行動。

（二）採取各種救國辦法　九日以來之不斷的遊行示威，在羣情憤激之下，是免不掉的，而且有時也是必要的。不過我們以爲街上的遊行示威，向政府衙門的請願，雖然是救國辦法之一種，但不是唯一的救國辦法。九六老人馬相伯先生說得未常不對：『爲諸君計，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爲國盡力處也』。親愛的同學青年們，恢復五四時代的「到民間去」底光榮傳統吧！利用五卅時代深入羣衆的經驗吧！到工人中去，到農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到華僑中去，到一切有人羣的地方去，去宣傳他們，去組織他們，去動員他們，去和他們打成一片，共同抗日救國。罷工罷課罷市罷崗以致武裝抗戰等手段，固然是抗日救國最有效的辦法，然而不可勉強和一下子去實行這些有效辦法，同時也可而且應當採取如五卅時代的對敵人的各種抵制，（如抵

制仇貨提倡國貨，封鎖某地，拒絕爲敵服務，與敵斷絕各種關係……）與對自己的政治軍事教育訓練等工作，行遠必自邇，登高自必卑，正是這個意思呵！

（三）冠冕堂皇去抗日救國 我們是中國人，中國快要完全亡掉，每個中國人都有權利有義務去愛國救國。所以救國舉動，是正義的和理直氣壯的。因此，救國活動，在國民方面應該公開堂皇地去進行，不應蹈過去祕密狹隘方法，妨礙團結羣衆，並予敵人以壓迫機會和便利。在政府方面也應該加以維護與贊助，不應蹈過去陰謀陷害手段，破壞救國運動，予日寇以進攻機會和便利。這樣，才能使抗日救國工作順利前進。

親愛的同學青年們！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今日，也正是全民團結與敵決戰的前夜，在抗日救國勝利的道路上，可以預想到有不少的險阻艱難。我們願和你們，以大無畏的精神，以茹苦含辛之工作，以不屈不撓之意志，披荊斬棘，奮鬥到底！今日我們和你們遠隔重洋的文字告慰，也就是明日我們和你們攜手奮鬥，効力疆場底先聲！翹首東望，毋任興奮，謹致抗日救國的敬禮！

全民月刊同人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廿二日

VI 華僑響應國內學運之文電

倫敦中華學生會致南京電

（銜略）：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長足侵略，滅我民族，亡我國家，殺我同胞，日甚一日。蔣委員長所領導之鈞府，節節退讓，大好山河，拱手送人，時而唱長期抵抗，時而唱先安內然後攘外，時以鈞府出面明令睦鄰，所言固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階段而異其聲調，花樣翻新，然所行實爲認賊作父，以飽私慾，破壞反日戰線，殺戮我民族中英秀革命份子，以達鈞府欺騙民衆，獻媚帝國主義，置我民族國家人民於永刧不復之地位則一也。三四年來，由鈞府親手辦理交代，中國已亡去九省，而蔣委員長在五全大會席上復謂「現在犧牲尙非其時」，由此足見日帝滅亡中國，不惟與鈞府所代表之私人利益不相砥觸，反而爲一致也明

矣。鈞府以騙人口號「先安內後攘外」相號召，暗中行其『借刀殺人』及自相慘殺之毒計，致演成今日宋哲元韓復渠等之降日，及華北五省之淪亡，如照鈞座之路線走去，非殺盡中國人無以安內，非自行滅亡後無以攘外，是所謂「後攘外」者僅爲造成「內戰」目的之欺人把戲耳。本會體念國家危亡之迫切，不願多算舊賬，敬懇鈞府放棄前非，改過自新，立刻停止一切內戰，取消禁止抗日命令，動員全國軍隊與日帝抗戰，收復華北五省，奪回東北四省，否認何應欽與梅津所訂密約，否認塘沽協定，派遣中央軍隊，北過黃河，北過長城，直搗瀋陽，果能如此，則本會雖遠在海外，亦當盡人力財力共與赴國難，否則仍然抄襲故計，倒行逆施，與賊人携手，慘害同胞，按兵隴海鐵路，忠守何應欽與梅津之密約，空以通緝鄭孝胥熙洽等之手法通緝殷汝耕，以不承認滿洲國之手法不承認華北自治政府，明知無效，意在騙人，並以屠殺同胞及奉送華北爲條件，派何應欽等北去乞憐，希圖延長賣國殃民壽命，則本會將不惜以最後一滴血打倒之。何去何從，尙請鈞裁，臨電不勝翹企。

十二月十日

倫敦中華學生會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組織五省「自治政府」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同胞們：

自日本帝國主義以有計劃地實行用武力征服中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所謂「滿洲事變」以後，吾國政府事先已毫無對敵之陰謀有所預防制止，事後復對敵之侵略，不去做應有的拒禦，反而，一面提出空泛不着邊際的口號：「長期抵抗」做煙幕，蒙蔽全國人民，一面則喪心病狂似的，竟認賊作父，與狠爲友，而與「誓死不共戴天之仇」的日本帝國主義談「中日親善」「政治合作」「經濟合作」，甘心投誠日賊，喪權辱國，世界任何國政府恥而不敢爲者，吾國政府竟樂而爲之，寧不使人痛心嗎？

因爲中國政府對日帝之武力侵略，不但無反抗表示，還且步步退讓，因此，日帝認爲這是牠施用「武方侵略政策」之成功，並且認爲有在中國政府之「禮讓」政策之下，加緊步驟，期以最短期間，征服全中國之必要，故將吾東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滅亡之後，即於今年六月初進而佔據平津，併吞華北。

最近，日帝復打算在華北組織所謂五省（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

自治政府，與東北的所謂「滿洲國」是名異實同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政府。同時，山東的韓復渠，山西的閻錫山，河北的宋哲元這些軍閥看着中國政府沒有抗日決心，如果，拿自己所佔有的兵力去對日作戰，又恐怕被消滅，且有誤個人權位，與其這樣地歸附南京政府投誠日帝，倒不如自己行動起來，公開地站在日帝的立場上去，去發動，擁護，建立這傀儡政府，以期五省自治政府成立後，自己能在這政府裏佔據着更重要的權位，自然，這權位要比從前歸附南京政府時的權位還要重大。這點是說明中國政府沒有抗日決心，不特縱容日帝加緊進攻中國，而且還使到許多有點愛國心和抗日心的軍閥離開了政府的支配，而投降到敵人的營壘裏去。

最近報章所載，華北已成立了以宋哲元爲主席的冀察自治政府，這是成立五省自治政府的雛型政府，至於五省自治政府之完全成立，不過是依據日帝本身爲決定的遲早的時間問題，並不是一般無識者妄自解釋的「中國對日外交上的勝利」。

北平幾千的覺悟的學生們，爲着反對這變相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政府——冀察自治政府不惜犧牲頭顱和性命，在政府拚命替日賊作劊子手，使用着大刀屠殺政策，殘酷壓制民衆的反日運動之下，舉行一次二次不斷的英勇的偉大的示威運動，向政府提出目前中國最迫切的三點要求：（一） 立即停止中日秘密協商；（二）

立卽停止內戰；（三） 立卽準備民族的革命自衞戰爭。 這種英勇愛國的精神是値得敬佩的，這種運動是値得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擁護和加以有力的援助的。

吾國政府以退讓，奉迎敵人之結果，致將全中國土地失去一半，四萬萬中國同胞有一半做了亡國奴，傷心慘目，還有過於這樣的麽？ 假如，吾國政府仍一貫實行昔日對日主張，則整個中國之亡，指日可待，今日政府負責諸君，必同秦檜，吳三桂這些漢奸一樣流爲千載罪人。

同胞們，中國的存亡，已經到了再嚴重沒有的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我們還是甘心情願做異族壓迫下牛馬不如的亡國奴呢？ 還是寧願爲着民族的生存的鬥爭而戰至一滴血而死的好漢呢？ 不願做亡國奴，而俱有天良的愛國同胞們，大家一致覺悟起來吧，立卽停止一切黨派和其他意見上的爭執，團結一致，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執行動員全民族武裝對日作戰，並嚴厲督促政府，立卽停止一切內戰，與民衆的意志配合起來，將所有政府軍隊全數開赴前線，開赴到黃河以北去，開赴到長城以北去，實行對日本帝國主義作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獨立的最神聖事業的戰爭！ 這種戰爭是必然可以得到勝利的，我們從過去的上海的民族的民族戰爭的經驗上，及目前進行中的弱小民族的阿比西尼亞抵抗數百倍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意大利

的戰爭的教訓上，說明了中國對日作戰之操勞勝利，同時，也打破了一般怯懦者所認爲「中國不能與有現代式的軍備的日帝一敵」的杞人憂天的觀念，和一般日帝的走狗們，漢奸們所認爲「如中國對日本作戰，不數日足以滅亡全中國」的恫嚇與欺騙。

中國政府平日養兵有三百萬之衆，而且大部份的軍隊，都裝置有極新式的軍備，有百數十架飛機，有百數十個坦克車，有戰艦等等，同時，中國軍隊有極充分的戰鬥能力，再加上各地的成千成萬的抗日武裝隊伍，和舉國上下一致的協助，這種抗日的力量，不特要比之阿比西尼亞對意大利反抗的力量還要大，並且，在士氣上說，要比日本強。在軍力上說，要比日本還大，在一切的條件上說都要比日本優。在這些優勢下面，中國政府還按兵不戰，而一般天良喪盡之徒還再四強辯說：「中國無戰鬥能力」，「對日作戰，尙非其時」，這是何心肝呢！

戰，戰，這是最後的時候了，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起來，全國一致起來，並以全民衆的力量要求政府立卽動員對日作戰，收回東北，華北失地，取消冀察二省的變相的日帝的傀儡政府，取消一切對日投降賣國的祕密協定和條約，保全中國領土的絕對完整！

一九三五，十二，十五，

倫敦中華學生會啓

法國里昂僑胞響應國內學生救國運動電

（銜略）迭閱中外報載，關於冀察兩省脫離政府「自治」事件，噩耗傳來，不勝徨駭，所謂「自治」不啻變相之第二「滿洲國」。大好河山豈容又輕輕斷送於日寇之手。政府當局，事前既無準備，事後又臨事倉惶；不顧輿論，對外一味屈辱，對內則事事壓抑。全國民衆處於雙重壓迫之下，忍辱已久，初以為政府當有整個辦法，詎知證以五年來「長期抵抗」之事實，只為欺騙民衆之手段。 使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完全破產，於忍無可忍之情勢下，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此即北平學生首先發動對日直接示威之唯一原因，不幸竟以愛國行動而遭政府軍警之慘殺。以致各地民衆繼起響應，足見人心未死，民氣愈壓而愈烈。試觀阿意之戰，足證我之抗日非不可能，更足證國際間對於實際抵抗者並非毫無同情，當此全國民衆運動復活之際，實為促成整個民族抗日自衛運動及復興中華民族之良好時機，故同人等對此次北平事件，表示一致聲援，主張聯合國內外同胞，一致促成民族抗日自衛運動，並

反對一切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組織，更反對一切喪權辱國之外交，望我同胞一致興起！臨電神馳！伏維
公鑒！

里昂華僑敬啓

星加坡中華民族自救會的救國自救綱領

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收復一切失地。
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保護中國獨立與主權。
三、打倒一切賣國政府，擁護組織眞正救國的國防政府。
四、反對內戰，擁護組織統一的抗日聯軍，一致抗日救國。
五、不給賣國政府一分錢，作爲賣國和進行內戰的費用。
六、募集救國基金，援助國內一切救國力量。
七、反對外國政府壓迫華僑，保護華僑在外國的自由和安全。
八、武裝華僑，組織華僑救國自衛軍，回國抗日。

九、威脅當地日帝代表，要日政府馬上停止對華進攻，和交還一切失地。
十、不買有賣國言論的報紙刊物，擁護眞正救國的言論。
十一、組織打狗團，打擊一切漢奸賣國賊及其走狗。
十二、聯合國內外一切救國力量共同救國。
十三、聯合一切弱小民族，和擁護中國解放的團體與國家，共同爭取獨立和解放。

菲律濱華僑工界反日代表大會宣言

海內外各界愛國的同志們！

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旣侵佔東北，挾傀儡登台，製造了「滿洲國」，近復進兵華北，利用漢奸組織傀儡的華北自治政府，華北學生工農羣衆痛恨蔣家軍不抵抗，反對國民黨斷送國土，列隊示威，被日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劊子手殘酷的屠殺，中國的危機日益加緊了！

日帝國主義的慾望無止境，蔣介石汪精衞們的賣國行爲不顧忌，漢奸的「福建自治」或「華南國」將要次第實現，整個的中國將要被日帝國主義慘酷的蹂踏。

愛國的同志們！ 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抗日！ 日帝國主義是踐踏中國的野獸，不抗日中國不能生存！ 中國國民黨是賣國賊的集體，是抗日的障礙物，不推翻國民黨政權，不能順利的抗日！

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牠知道中國民衆大家要抗日，牠知道中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紅軍積極要抗日，牠爲要欺騙民衆，故意說：「中國共產黨背叛民族和國家，阻撓抗日後方，要抗日必先剿共」，在這口號之下，牠動員全國兵力進攻眞正要抗日的工農紅軍，使抗日的力量不能和日帝國主義軍隊接觸。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屢次宣稱：「殖民地反帝鬥爭的民族革命運動與階級鬥爭，不但沒有矛盾，並且成爲不可分離的鬥爭，中國無產階級只有積極推進抗日運動，保衞中國民族的生命，才能順利的建立革命的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屢次宣稱：「不論任何黨派，不論任何軍隊，只要願意抗日，便可和他成立攻守同盟，一致向日帝國主義作戰」，可見工農紅軍要捍衞中國國土的熱情了。

全非華僑工界反日代表大會認定**挽救中國危機**，**必需建立民族革命戰爭的聯合戰線**，不但一切工人都要加入這條戰線，所有工商學界亦應該熱烈的踏進這一條陣

線。

一切要抗日的羣衆必需建立統一戰線，無論藍衣社，國民黨，洪門會，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及虛無黨裏面的黨員，只要共同的目標是反日，便須消除成見，一致誠懇的參加抗日戰爭，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

我們更希望一切抗日義勇軍和一切抗日將領和羣衆與工農紅軍建立抗日聯軍，一致開到抗日的前線去；還希望所有一切抗日的力量，建立國防政府，只有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才能領導全國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才能把日帝國主義趕出去，並保衛中國的完整。

我們萬分誠懇的高呼：**工商學界一致參加抗日鬥爭！** **建立各界抗日聯軍！** **建立國防政府！** **民衆自動武裝捍衞國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全菲華工反日代表大會，一九三六，一，三。

菲律濱全岷華僑學生代表大會告僑胞書

愛國的僑胞們：

日帝國主義最近積極進兵華北，同時慫恿華北漢奸，組織傀儡的「華北自治政

府」，華北事實上已成爲「滿洲國」第二，同是淪沒於日帝國主義鐵蹄下。

華北學生及愛國民衆爲了不忍坐視華北淪沒，列隊遊行，向中國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中國當局却以機關槍回答愛國民衆的要求，替日帝國主義再屠殺了一批愛國的民衆。

關於抗日問題，許多人還存着懦弱的觀念，認爲照中國現在的戰鬥利器萬萬不及日本，决不能抵禦日兵的進攻。這個見解，非常錯誤，我們舉些例子來證明。

一、意帝國主義動員全國精銳向亞國總進攻，亞國抗戰數月，意國尚不能侵入。若將中國的土地、人民、財富、軍實等來和亞國比較一下，不知勝過幾千百倍，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對日帝國主義野獸們决一死戰!!

二、三四年前淞滬抗日戰爭，日帝國主義動員全國日本兵力三分之一，進攻全中國兵力百分之一的十九路軍，尙不得逞。若非當時政府太迷信和平，太畏崽，與日帝國主義簽了淞滬協定，則日帝國主義的實力，那時一定要遭受極大的損失，僅佔全中國兵力百分之一的十九路軍二萬人可以對全日本兵力三分之一的十餘萬日軍作戰，爲什麼二三百萬中國軍隊不可以合力打退日帝國主義野獸!!

一部份人不敢主張抗日，固然由於他們的懦弱無能，但這種懦弱無能的態度，

歸結起來，又是受執政當局不抵抗主義宣傳的影響，因為執政的人，時常都宣傳「忍辱」「先統一後抗日」，「先安內後攘外」，大部份的人民便受這個傳染症，更加懦弱了。

其實中國的出路只有集中所有的反日力量，建立廣大民衆的反日陣線，無論任何黨派，須要參加這個反日陣線。無論是學生，是商人，是農夫，是工人，是教員，是記者，都要參加此陣線，大家都不能做亡國奴，所以大家都要無條件的參加這條陣線來挽救中國。

所有這些民衆都要武裝起來，組織抗日聯軍，建立國防政府——只有這樣才能打退日帝國主義出中國，並撲滅日帝國主義御用的「漢奸」和「國賊」保衛中國領土，人民主權的完整。

本會抱定這個宗旨，希望全菲華僑學生一致熱烈參加這個組織，建立鞏固的統一的學生反日戰線，民族革命戰爭是極大的事業，學生的力量有限，不能完成，所以我們更希望全菲華僑工商界都一致起來，振起民族精神，建立同樣的反日組織，組織全菲華僑抗日救國的機關，統一一切反日力量的聯合戰線。

全菲華僑學生一致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
要求釋放華北被拘學生！
爭取結社、集會、言論、的絕對自由！
民衆自動武裝驅逐日帝國主義！
剷除一切漢奸和賣國賊！

全岷華僑學生代表大會謹啓
一九三五，十二，二十五日

旅菲中華學學學學會致南京電

（銜略）敵謀我愈演愈兇，既奪東北，又圖中原，近且挾持漢奸殷汝耕輩，組織僞自治機關，派兵威脅平津，冀將華北，造成滿洲第二，蠻橫狠毒，令人髮指，外交難操勝算，犧牲應具決心，懇迅一面實行討逆，以維國法，一面動員全國，以武力雪恥圖存，在此一舉，倘再遷延，國亡無日，願當機立斷，以慰僑情。

紐約中國學生會致南京電

南京政府鑒：請不分黨派組織國防政府，出兵華北對日宣戰，收復失地。

紐約中國學生會全體大會魚叩

紐約中國學生會致各地中國學學學學生會電

（地名略）中國學生會轉全體同學鑒：日寇進攻華北日急，北平學生紛起抗日示威，實爲我民族抗日力量之嚴重表示！ 我海外同學應一致奮起力爭，以保國家最後生命！ 除已由本會致電北平同學聲援外，特電奉達，務請 貴會號召當地中國同學，一致聲援，共爲民族解放而鬥爭！ 紐約中國學生會叩（十二月十九日）

紐約中國學生會致各地中國學生會及民衆團體書

敝會現以華北形勢日急，國家命運日危。於本月六日致南京政府一電，文曰：「南京國民政府鑒。請不分黨派組織國防政府出兵華北對日宣戰收復失地，紐約中國學生會全體魚叩。」又向世界發表宣言，文曰：「日本帝國主義者。挾其侵佔中國獨霸遠東之企圖，不惜撕毁國際公約，破壞世界和平，違反國際正義，以暴力加於酷愛和平之中國民族。一九三一年以還，奪取滿洲，進攻上海，侵佔熱河，攘奪長城，復挾傀儡溥儀，製造滿洲僞國，破裂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近更進兵華北，暴力搆煽所謂自治運動，企圖進一步分割中國。中國政府於事變之始，嚴守國際條約義務，訴請國聯正當處理，並力勸國民靜候解決。無如國際條約，不能得各國實力維護，遂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野心，久而益厲。中國人民自始即主張以武裝抗拒日本之非法侵略，現在日寇進攻愈急，我全國人民，憤恨愈深，決心愈堅。紐約中國學生目覩國內外情勢，謹向世界鄭重聲明三點：（一）我中華民國之獨立主權，絕對不容侵犯。任何限制或危害中國獨立主權之自由條約，斷不承認；（二）我中華民國領土行政之完整，絕對不容破壞。任何僞組

織，決不任其存在；（三） 中國國民誓以全國一致之力量，驅逐日寇，維護中國國家獨立與領土行政之完整。 如政府不顧民意，對日屈服，全國人民絕不承認其代表國民資格。 上述三點，為中國全體國民之主張，吾人誓以不斷努力，為中國民族而鬥爭。 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友邦人民，對中國此種維護正義保障國家之國民運動，必深具同情。 務望體認遠東情勢之嚴重，督促其本國政府，各盡條約的義務，制止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非法侵略。 世界和平，深賴於是，謹此宣言」等語，以表示我國國民態度。 國運前途，危於累卵，今不急圖，噬臍無及。 務望共同奮起，一致進行。 臨頴神馳，無任佇盼。 紐約中國學生會謹啓。

（本會對全世界宣言英文譯本已於本月十一日發出）

加大中國學生抗日會及
士大中國學生會聯名電

一、 北平學生：「請繼續努力，領導民衆，督促政府，禦侮救國」。 二、

南京蔣介石：「請尊重民意，立即動員禦侮」。三、西南政務委員會：「請團結禦侮」。

加省尾利允僑立正修學學學學校學生致北平學生電

北平月刊社轉北平學生聯合會鑒：近迭據報章所載，北平各校同學，羣起反對「冀察自治」以分裂中國，本激於義憤與熱誠所致，加緊「抗日救國運動」，大舉示威巡行，竟被當局嚴派軍警橫加壓止，於一再奮鬥中，傷斃同學多名，實深痛悼。　請即悲壯地再接再厲廣事宣傳，推動全國民衆力量，以衞國拒敵。　則本團同人，誓效前驅也。　迫切陳詞，欲言未盡，諸維諒照，佇候明教，此致抗日救國敬禮。　僑美加省尾利允埠正修學校救國宣傳團叩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加省尾利允大同盟函勉學生

香港大衆日報轉全國學生聯合會暨各學校學生公鑒：本幹部驚悉我北平學生爲

反對自治，巡行示威，慘被賣國當局殘酷槍殺，殊堪痛憤。 此種行爲，實爲人道公理所難容。 懇請全國學生繼續奮鬥，再接再厲，立刻舉行全國總罷課，要求南京政府接納各方提議，組織不分黨派的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實行對日宣戰。 倘南京政府仍繼續賣國，則請全國學生立刻號召全國民衆武裝起來，發動中華民族革命的神聖戰爭，推翻南京賣國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宣戰。 現在中國民族淪亡在卽，非武裝民衆起來救國，實不能救亡。 願我全體學生共起圖之，本幹部誓爲後盾，特此飛郵奉達，此致

民族革命敬禮。 全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尾利允幹部委員會啓。 十二月十九日。

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

致全國學學學學生民衆電

上海大美晚報轉全國學生民衆： 九省淪亡，罪在專政，包辦賣國，壓抑民權。 僑衆主張取消專政，組織國防政府，抗日救亡，方有希望。 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

加省大埠飛鵬航空學會函促拒日後援總會努力

逕啓者，倭寇既蠶食東北四省，近復強令河北各省組織自治政府，其志在鯨吞整個中國，已昭然若揭。 國家之阽危如此，爲人民者，能無憤慨，周之將隕，嫠不恤其緯，魯之將亂，漆室女悲嘯，誠以棟折榱崩，身將壓焉耳。貴會乃以拒日救國爲職志，曩日工作，若籌款接濟淞滬抗日志士，若舉辦航空學校作育拒敵人才，裨補宗邦，良非淺尠。 際茲倭寇深入，國家飄颻，千鈞一髮之秋，敢懇貴總會速示南針，俾各埠僑胞有所遵循，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冒昧布臆，幸垂察焉，此致

美洲華僑拒日救國後援總會主席余，三藩市中華總會館主席團諸君公。

美洲華僑飛鵬航空學會謹啓。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加省大埠陽和學生電平聲援

北平學生聯合會：救國運動，以致流血， 足寒賊膽。 望奮鬥到底， 同人誓爲後盾。 三藩市陽和學校學生會叩。

VII 關於學生救國運動之論文

學生救亡運動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六期——

北平各大學和中學的數千學生，鑒於亡國慘禍的危迫，於本月九日舉行請願和示威遊行，在軍警嚴厲威脅之下，全天在寒風凜冽飢渴交困中冒險進行，雖經水龍衝擊，皮鞭亂打，大刀亂揮，不能阻擋他們的大無畏的犧牲神精。 本月十六日北平學生五千餘人又作更英勇壯烈的示威運動，軍警用武力壓迫，手鎗亂放，大刀直衝，學生仍然從容鎭靜，受傷被捕的數十人。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國大衆並不甘心做奴隸；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恥，並不出於中國大衆的意思。這是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序幕，這是中國大衆爲民族爭生存不怕任何犧牲的先聲！

我們在民族解放鬥爭大旗的下面，滿腔熱誠，萬分悲憤，遙對北方，向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同胞們致最懇摯的革命敬禮！

我們覺得這個運動的最大意義是：久在高度壓迫下的鬱積苦悶悲痛憤怒的全國大衆對於民族解放的鬥爭情緒，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這裏拼裂噴放怒號一下。換句話說，這決不是僅僅北平一個地方，僅僅北平數千的熱血青年對於國事的態度，這個運動實在是足以代表全國大衆對於救亡的堅决的意志，實在是全國大衆對於救亡的堅决意志之一種強有力的表現。關於這個重要的意義，只要看全國各地學生的汹湧的響應，全國各界的熱烈的同情，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佐證。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青年同胞們！你們的呼號聲，是全國大衆心坎裏所要大聲疾呼的呼聲！你們的憤怒的表現，是全國大衆所要表現的憤怒！你們緊挽着臂膊過大刀槍刺的英勇行爲，是全國大衆所要灑熱血拋頭顱爲民族解放犧牲一切的象徵！記者爲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對你們這先鋒隊頂禮膜拜，致最誠摯的無上敬禮！

有人估量學生救亡運動的價值，認爲學生們喊口號，提要求，文電紛飛，示威激昂，對於民族解放似乎沒有多大實際的效力。其實這種見解是犯着極大的錯誤。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成功是要靠全國大衆的全盤努力，僅把任何一部分的工

作抽出來，作孤獨的隔離的估量，那便犯了機會看法的錯誤，在鬥爭裏面，軍事的抗鬥可算是最直接最實際的了，但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軍事抗鬥要有成效，也必要與大衆連合成爲一條戰線，也不是和大衆脫離着關係而能孤獨成功的。凡是違反大衆的民族意識的政府或軍隊，絕對是終於要走上自殺之路，原因也在這裏。充滿着一腦袋帝國主義野心的『黑衫宰相』好像要立刻呑下去的阿比西尼亞，所以能打到現在還不屈服的原因，也在這裏。民衆運動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生救亡運動却在民衆運動佔着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衆運動消沉的時候，學生救亡運動是大範圍的民衆運動的酵母，是大範圍的民衆運動的先驅。牠的重要是在全國大衆的全盤的努力裏面有着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推動功用。倘若其他方面袖手旁觀，把學生救亡運動這個方面抽出來做孤獨的隔離的估量這個態度如果是出於無意識的，那是在智識上犯着大幼稚的毛病；如果是出於有意識的，那就心術不堪問，萬死有餘辜的了！明白了這一點，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鬥爭爲前提的人們，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不應該作無理性的輕視的消極批評，只有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衆的全盤的努力奮鬥！

有些人在這樣危迫的時候，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似乎還不能領會或不願領會上面所提出的兩個重要意義，却「苦心孤詣」勸學生『安心向學』。做學生的當然希望能夠「安心向學」，我們當然也希望學生能夠「安心向學」。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去一省；今天這裏『自治』，明天那裏『進犯』；「友邦」的軍隊橫行示威，「友邦」的軍用飛機軋軋頭上；漢奸得到實際的保障，愛國的青年却受着無理的摧殘！ 這樣實際的客觀環境怎樣能使青年『安心』？ 所以這不是贊成或反對「安心向學」的問題，却是要請那些板起面孔拿這句空話塞責的名流學者大人先生們回答這個問題。

上面所談到的三點，是就一般的方面研究學生救亡運動。 我們對於參加這個運動的青年同胞們也有三點要貢獻：

第一點是對象要看得清楚。 我們的對象是全民解放的積極鬥爭。 並不是僅限於枝枝節節的一個局部或一件事情的問題。 在北平發動的學生救亡運動提出的最注重的一點是『反對所謂自治運動』，這只是就當地實際情形提出的一個具體要求，同時却要注意變相的奉送華北，尤不可忘却整個民族解放的大目標。現在已有人說「華北問題已告一段落」，甚至有人說這次運動的『目標可以說是已經達到』。

別個不說，華北問題是否告一段落？我們就盡量欺騙自己，而我們的『友邦』却很老實地眞相很坦白地公開宣佈了出來。最近日軍部特派來華的重要軍官喜多就公開宣言擴充華北駐軍，公開宣言他們對於華北『實質較名爲重』；自冀察政務會發表後，日軍部表示『現當注視該項新機關今後對日滿之動向，而於日滿和中國之具體提攜政策嚴重監視其實行，一方面期待日華親善三原則決定之全部折衝』，甚至說冀察政務會『尙擬設顧問部，顧問則向日本方面聘請』（這都是煌煌然登在中外各報的公開消息）事實上的表現是塘沽被佔領，殷逆汝耕擴大地盤，公然截留關鹽稅，公然佈告禁止使用中央銀行鈔票；『友邦』在津公然建造大規模的軍用飛機場，經中國當局交涉，反加緊工作。華北問題已告一段落了嗎？別人一步一步地非滅亡我們整個的民族不止，有些人却拚命縮着頭蒙在鼓裏，歌頌昇平！我們認爲學生救亡運動要看淸目標是整個民族的解放，絕對不受任何欺騙。

第二點是：只有有目標有策略的集團組織才有偉大的持久的力量。學生救亡運動的力量也在集團的一致的努力奮鬥，所以須有全國有系統的鞏固的學生組織。個人固然沒有力量，一個學校的力量也很薄弱，所以不但一個地方的各校須有聯絡，全國各地的各校也須有聯絡，而且同時對於社會其他力量也要發生聯繫。

第三點是要有排除萬難不怕艱苦的精神。現在環境的艱難，遠非五四時代所能比，種種障礙之易於令人却步灰心的不可勝數，我們當準備遇着這種種的障礙，無所用其驚奇，無所用其畏縮，步步爲營，設法應付，而不可被這種種障礙所克服。

學生救亡運動萬歲！這是大衆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學生聆訓與國家前途

——北平晨報一月十三日社論——

蔣院長於學生愛國運動澎湃全國之際，令召集各省市學校師生到京聆訓，欲以國家最高負責者地位，闡釋政府對內對外之立場。十餘日來各地主要校院多已推定代表，首途晉京，昨日京訊傳已蒞止者，有平津滬鄂豫等地一部代表百卅人左右，其他各地派定之代表亦已分別啓程，預定明後日皆可到京，聆取蔣氏預定於十五日宣布之重要訓示。此次各地學生因在救國圖存及不滿於政府外交現狀之激情中，奉令入京，對於政府頒令之動機，容有未能盡悉而拒派代表者，如北平學聯會領導之各學校，即未推定正式代表，其他各地代表，亦有僅屬一部分學校，且有非學生普

遍選出者。 雖然，現已抵京及赴京途中之師生，數已不少，尚可相當代表全國學界，因之後日之盛會，當然値得吾人之重視。

蔣氏對於此次入京代表之訓示內容，非至發表，無由知悉。 但蔣氏是日所能揭佈者，旣爲全國亟欲了解之政府對內對外基本主張，而此種主張在過去期間，尤其最近之過去，業經蔣氏及其他政府大員，迭次宣布，且一切事實，均皆昭昭在人耳目，實際上固無待於蔣氏特別訓示也。 職是之故，蔣氏對於學生代表，若仍重復申辯政府以往之一貫態度，必無以滿足全國智識份子之熱望，因彼等對於政府近年之態度本已不能完全諒解，且若干事實證明政府並其自身所揭舉之方針，亦往往不能堅决執行，若再徒事敷衍，粉飾危局，益增學生及全國人士之恚怨，乃至懷疑政府此次召集學生入京，不外故意緩和蓬勃之愛國運動，納此運動於政府妥協主義之「正軌」，而非發揚維護人民之愛國熱忱也。

然則蔣氏果將何以訓示學生，始不使之失望以去乎？ 吾人揣想，國勢至此，欲再教以「安心讀書」，直屬無益。 自「三一八」後，學生安心讀書至今，然而國土並未因學生安心讀書，克獲保全。 反之，巴黎和會與二十一條簽字之頃，學生未安心讀書，轉足促使國民奮起，政府懍懼，致辱國條件，未見實行。 此皆史

實，不可抹殺。故僅謂「安心讀書」，絕非今日合理之訓示。吾人默察大勢，以爲當今學生及全國民衆所要求於當局者，要不外對內確切保證人民救國之自由，對外斬截言明讓步之實際限度，非如此不能使人民各安其業，非如此不能使感覺最敏，情緒最熱之學生安心讀書。

爭取救國自由，爲此次全國學生運動中心口號之一。依良心言，年來政府對於人民之救國自由，實已剝奪淨盡，不容諱飾。尤其客夏睦鄰命令頒布以後，豈惟人民救國之行動，團體，悉被停止，即救國之言論，亦無發抒之自由，此實爲任何獨立民族未嘗遭遇之痛心現象。吾人深盼蔣氏訓示時，應擔保立即開放人民此種最迫切之自由，確切保證政府以後對於學生愛國團體，可享合法之存在，凡係參加愛國運動之學生民衆，不得加以逮捕或監視，人民可以自由發表救亡之意見，此在對內方面，政府應即予於滿足人民之最低限度要求也。

至於對外，蔣氏及現任外長張羣，邇來雖已有相當之表明，然在國民方面，仍嫌其過於空泛，不可捉摸，同時政府對於國民此種感覺，亦未能加以辯解，此所以全國輿情，愈滋惶惑之故。吾人甚望蔣氏此次能以下述各點，昭示於衆：即政府究竟有無最後抵抗之決心，如有，究竟在領土方面及一般主權方面，將讓至何種限

度，對於已經喪失之主權，有無規復之準備，其準備唯何。吾人相信政府今日對於以上各點，有立卽表明之義務，十五日全國學校師生代表在京聆訓，當爲作此表白之良機，以蔣氏之英敏，自不欲交臂失之也。

「不得已時」之政府決心

——北平晨報一月十八日社論——

國命垂危，領土不保，有志之士，紛起自救，適於此際，蔣院長集全國師生代表三百餘人於一堂，宣佈政府對當前危機之最後態度。蔣氏宣言全文，尙待整理，而就中央社發表其中心內容觀之，最重要者，已有下列兩點：第一，決不簽訂任何損害國家領土主權之條約，亦不訂秘密協定。第二，爲維持國家生命計，不得已時，不惜爲最後之犧牲。此種坦白直率之表示，毫無疑義具有其一定之歷史的意義，對於全國人心，尤能發生強大之鎭定作用。此次蒞京代表於中央盛大招待之下，聆得如此鄭重之保證，當能滿意而歸，不待問也。

唯吾人翻閱蔣氏言論集，自十三年領導北伐迄今，此種坦白質直之表示，頗不乏見。不寧唯是，南京奠都以前，民族危機還不如今日之甚，蔣氏秉承中山先生

遺訓，總干革命之師，每有言論，輒不忘廢除不平等條約，剷除民族之桎梏，其所含積極性，革命性，以視今日之消極的不簽訂損害國家領土條約，不訂祕密協定，不啻天壤之別，然而事實所昭示於國民者，靡不證明此類言論，皆與實踐未生聯繫。重以近年史實，政府處於敵人積威刼持之下，未能自拔，一切表現，適與曩昔慷慨激昂之言論，背道而馳，致令全國人民對於政府領袖之允諾，莫不淡然視之。且也，塘沽停戰以來，政府所訂，與政府所默認之祕密條約，人民皆知，已不在少，其祕未公佈者，尚不知凡幾。

雖然，蔣氏此次所謂決不簽訂損害領土主權之條約與祕密協定，如不指過去，而指今後言，則吾人猶未可予以漠視，蔣氏果能如其所云「自誓國民」，重下決心，則因國家命運未至絕境，敵人煎迫尚未有艾，國民當然仍能矢忠擁護，予政府以昭示威信之最後機會也。

至於蔣院長所保證之第二點，即「不得已時，不惜爲最後之犧牲」，吾人對此「不得已時」之場合，尙未盡悉其眞意。蓋何時始爲「不得已時」，其判斷標準，純係主觀的而非客觀的。蔣氏於客歲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之時，發表其對外關係之演說，已嘗言及政府「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然而演舉

未及一週，冀東二十二縣，卽宣布脫離中央，近頃冀東方面且與僞國訂立條約，儼然自中國整個版圖完全割裂，而政府「犧牲」之決心，固未有何表現也。 最近察北六縣陷於僞軍，政府諸公，鎭靜如常， 大抵仍以爲未至「不得已時」， 故不作「最後犧牲」也。 果爾，吾人當有權利質問政府，究至何時，始爲「不得已時」？非至首都陷落，中原板落，始可謂爲「不得已時」乎？ 然而彼時政府諸公，仍有西安成都可去，或仍無「最後犧牲」之必要也！

吾人敢爲政府諸公告者：國家領土主權，乃整個的，有機的，政府決心，應以全國家，全民族之命運爲依歸。 蘇俄之史達林嘗對民衆誓曰：「吾人不能令敵人奪去一寸土地」，德國之希特勒亦謂「勿失去國土一公里，否一公釐！」卽是之謂也。

總之，政府具有決心，吾人初無何等懷疑，尤其經蔣院長此次鄭重表示之後，吾人對於政府，仍願爲美意之期待，惟其決心非至「不得已時」不肯發揮，吾人尚有俟河淸之感耳。

學生運動與全民團結

——巴黎救國時報第三期社論——

自從殷賊汝耕在日寇大炮掩護之下，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以來」，整個華北的淪亡，迫於眉睫。而日賊除了一面繼續在華北擴大「自治運動」的陰謀以外，又繼續軍事外交的二重政策，以廣田提出的所謂「三大原則」（肅清反日，不聯歐美」，「中日滿聯盟，承認華北特殊地位」，「建立東亞反赤軍事同盟」）和南京交涉了。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全國人民反日運動的逼迫之下，才對於殷汝耕叛國大罪下了「撤職查辦」的命令，這總算是近年來南京政府政令中差強人意的一件事。可是命令之後，既不採取必要步驟，武力討伐，反而甚至於表示接受日賊所謂三大原則，承認河北及察哈爾的「特殊行政制度」，親自和有吉作亡國談判。同時，對於四萬萬人「全民團結一致對外」的血誠而神聖的呼號，則置之罔聞。而南京所高喊之「團結」，只是「團結」了一批殷汝耕第二（如蔣作賓，張羣，吳鼎昌等）出現於國家的中樞。一時曾經甚囂塵上的南京改變對日關係的空氣，現在也沒有看見事實的表現。無論蔣介石個人是何居心，然而他竟不

知道：這種自欺欺人的亡國滅種之路，不獨全國的人民是已經忍耐到了最後不能再忍的關頭，而且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決不會因爲他的屈服和柔順，便緩和其必然要來的新進攻的。　如果他還不願與殷汝耕爲伍，遺臭萬年，如果他是和殷汝耕還有點區別的話，那麽，他應該馬上拿事實表現出來！

但在這種黑暗局面中，湧出了一線的光明，血染的光明。　據本報特約急電，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學生爲反對「自治」有數年來空前大示威，並有女生一人被殺。　但愛國學生仍再接再厲，本月十六日大示威中又死傷二十五人之多。　同時上海、漢口、南京各地的愛國青年，亦風起雲湧，起來作救國的神聖運動了。　我們雖然還沒有得到詳細的材料，然而我們可以相信，救國的統一戰線，已在愛國的青年中開始建立並且行動起來了。　這自然是無怪其然的。　在中國民族解放史上負有光榮歷史使命的學生，在「五四」「五卅」及「三一八」中表現了無上的英勇和勇敢；而現在，在這國命如縷之日，他們自然要繼續「五四」的光榮事業。　這個運動決非暴力所能壓迫，並且我們相信這運動一定會燃起偉大的民族戰爭的火花。　我們除了對於「十二九」及十二十六」的英雄死難的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以外，我們敢向全國的愛國青年建議：

（一）馬上成立全國統一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二）馬上成立全國統一的「全國學生救國軍」，要求政府發給槍械；

（三）馬上由統一的全國學生會起來號召並促進軍政工農商各界，起來成立「統一的全民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然而我們國外的僑胞和留學生，也同樣在救國事業上盡了無數光榮的任務，我們決不能坐視祖國的危急，不能坐視兄弟姊妹朋友的犧牲；我們應該本救國不甘後人的大義，馬上起來聲援國內同胞同學們的鬥爭。我們應該不分黨派的一致團結，成立華僑救亡大會，一致行動。在救國救亡的事業當中，決不能拿任何其他的理由來排斥眞正愛國份子的參加。不管任何黨派的人（致公堂、國民黨各派別、共產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憲政黨、第三黨等），只要他贊成反日，就應當號召他們來參加救國的神聖事業。是的，親愛的僑胞們，我們應該一致團結，無條件地攜手，盡一切的可能，起來——

（一）通電國內聲援各地愛國青年學生的運動，並號召全國各界，一致援助；

（二）通電要求嚴懲殘殺愛國學生的負責人和兇手，並電南北當局要求不得有

同樣事件發生；立卽釋放被捕同學；

（三）募捐救濟並問慰被難烈士家屬；捐款建立被難烈士公墓，表彰義烈；

（四）要求政府出兵討伐叛國的殷賊汝耕，解散「自治委員會」，並罷免著名漢奸蔣作賓張羣等，停止與日本的任何談判；

（五）速卽成立僑胞救亡大會，並派代表回國，參加全國統一的救亡運動。

親愛的海內外同胞們！ 事勢是如此急迫了！ 不馬上行動就馬上亡國了。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不會被人征服的，這自然不是如漢奸所說，中國民族有什麼偉大的「同化力」，而只是中華民族有偉大的抵抗力。 北平及各地愛國學生已起來作抵抗的行動了，我們如不是冷血動物，就應該跟着他們前進啊！

歡迎第二五卅運動

——巴黎救國時報第四期社論——

此次學生運動，爆發於北平，不數日而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聞風響應，其傳播之速，正與過去之五四，五卅一樣，而其情緒之熱烈，鬥爭之激烈，犧牲之重大，更有過之。 特別最值得歡迎慶祝之特徵，就是正如五四五卅一樣，有一切不

同派系、思想的全體教員學生參加，而其主張與行動完全一致。這非偶然，九一八以來，日寇日益橫暴的侵略，南京日益無恥的投降，使全國人民積憤已深。特別是民族存亡已到千鈞一髮的關頭，少數貪戀權位的當局，還在唱着忍耐賣國的調子。全國人民已經瞭解了，再忍耐便只有做亡國奴。寧爲自由死，不爲奴隸生，已經是全國人民一致的心理。學生轟轟烈烈的救國運動，正是全國人民這一心理的表現，正是全民一致，抗日救國的先聲。

現在上海、武漢、廣州等處工人，商人及其他各界同胞已有同情的表示與運動，可是光只同情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堅決一致的行動。全國各界同胞們，應當瞭解救國是全國人民的事業，學生是全國人民的子弟，在這國家危急的時候，我們的子弟已用赤手空拳與敵人拚命，我們還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嗎？一切愛國的青年們，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志士，要卽刻到各界同胞中去，喚起他們對學生救國運動的同情，幫助他們的組織，促進他們的行動，組織抗議運動，羣衆會議，追悼大會，排貨運動，短時抗議的罷工，罷市等等以準備到總罷課，罷工，罷市。只有這樣全民一致的行動，才能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

五卅的勝利，正是全民一致的結果。我們希望全體人民一致的行動來造成第

二個光榮的五卅。

又一次血的教訓

——巴黎救國時報第八期社論——

「事實勝過雄辯」，全國同胞從一次又一次的血的教訓當中，已經能懂到這一句話的深刻意義了。

宋哲元在組織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前夜，還在通電宣言「誓保國家之主權領土。」然而全國同胞完全懂得他這些花言巧語，只是一種賣國行爲的煙幕彈。一致奮起，聲討國賊，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變像組織」。當他開刀屠殺北平愛國學生後，宋哲元三字在全國人民心坎上已經是如秦檜、吳三桂一樣的萬世不磨的賣國賊的名字。

陳濟棠是常在西南派反對南京降敵賣國通電上署名的，可是他竟是繼宋哲元之後開槍屠殺愛國學生的兇手。廣州學生，全國人民又得到了一次「事實勝過雄辯」的血的教訓。打倒賣國賊陳濟棠，馬上在廣州學生的口中喊出，而成爲全國人民一致的呼聲。

我們向可敬可愛的廣州愛國青年致無限的敬意。他們繼承黃花崗與沙基慘案烈士的精神，爲民族解放而奮鬥，使我們，使全國同胞都深深覺到富有革命光榮傳統的廣州又在重放光芒，而生無限的興奮！全國同胞一定會隨着他們的呼聲，而與他們進行一致的努力，打倒屠殺愛國學生的劊子手！「打倒賣國賊陳濟棠」！

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極力賣弄了花言巧語的手段，國人初一聽到，似乎蔣介石也有悔過之心，因此殷汝耕倡亂，各界同胞一致聲討殷逆，而要求南京出兵。可是在蔣介石承認日本要求，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後全國人民已經不是要求，而是責問蔣介石「只見一紙空洞免職命令，未見出一兵一卒」，「政府縱無誤國之心，將何以辯誤國之禍」。特別在全國學生奮起救國，宋哲元大施屠殺，蔣介石對於這樣賣國殘民的漢奸行爲，不止未加討伐，而且用盡一切方法破壞與阻礙全國學生赴京請願，壓制各地愛國運動。因此蔣介石前此的一切花言巧語，在全國人民已洞若觀火。於是他在南京召集所謂全國學生代表會議，遂遭到各地學生的拒絕，並公開指斥「這種會議，只是一種欺騙」！

全國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血的教訓中已經懂得今日之當權者，常常是口蜜腹劍，已經懂得不只是要張起耳朵來聽當局者的言論，而要打開眼睛看事實。誰想

在花言巧語掩蓋之下實行賣國求榮的行爲，誰就必然受到最後的破產。

如果蔣介石要在全國人民的面前表示他與宋哲元等還有區別，他就要對於降敵賣國，屠殺學生的劊子手殷汝耕宋哲元之流，實行討伐。如果他要在全國人民面前表明他現在與摧殘愛國運動的陳濟棠還有區別，他就應當對陳濟棠明令處罰，他就應預防這種叛國罪行在其他地方重演。

國民黨西南派中的鄒魯、蕭佛成等「元老」，也曾高唱過激烈反日的言辭謂：「日本爲我國之血仇死敵，吾人必須共赴國難」，謂「冀察政務委員會爲損失國家領土主權的組織，愛國學生起而反對，正應該保護獎勵之不暇，今乃大事摧殘，殊屬令人憤慨」。可是事實已逼迫他們不能空言欺人了，如果他們要表明不是口蜜腹劍，不是屠殺愛國學生的從犯，他們就應當馬上起來「大義滅親」，掃除同派中的叛賊，跟隨廣州學生之後，跟隨全國學生之後打倒屠殺學生的劊子手！

「打倒賣國賊陳濟棠」！

「事實勝過雄辯」，全國人民已經一次又一次的在血的教訓中懂得了，一切慣弄「雄辯」先生們，拿「事實」來證明你們的「雄辯」吧！

中國學生運動復興

——紐約商報十二月十三日社論——

在日帝武力嚴重壓迫之下，故都街上竟於十二月九日突然發生「打倒日帝」，「對日開戰」的悲壯呼聲，這就是北平學生界對日示威的大無畏精神底熱烈表現。以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們，敢在日帝勢力深入的北平街道上巡行示威，要求對日開戰，中國人心未死，國魂未滅，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

在蔣介石統治下沉寂了四年的中國學生運動，從此總可再次大舉發動罷！參加政治活動，打破賣國外交，創造新文化的五四運動底鬥爭精神，從此也總可復興罷！

我們知道北平學生於民八的五四運動會轟動了全國，轟動了全世界。在政治上推翻安福系的曹琨政府，在外交上收回臨危的山東領土；在社會上粉碎傳統的宗法制度。而在文化上創造一個新局面，爲中國學生界開一個新紀元，佔革命史上光榮的一頁。這一切的成就，都沒有武力的憑藉，而充分地表現中國學生界的力量之大。

現在，十二月九日的發動，客觀的環境，比諸五四運動還來得嚴重許多。可是，北平學生界底犧牲，無畏和敢死的精神，也比五四運動的前輩不相上下，所以，我們相信這一回的發動，不特可以繼承學生運動的傳統，而其成就將更偉大。這却視夫平津學生界能否貫澈罷課抗日的决議，和華中華南的學生界能否充分響應以為衡。

無論如何，這一回學生運動復興已顯然昭示着中國民族不死，國魂未滅。我們除以誠摯的同情心，遙祝平津學生運動有偉大的前途外，還切望全國各地和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一致響應平津的學生界，推進全國青年抗日救國大運動！

雙重壓迫下之平津學生

——紐約商報十二月二十一日社論——

北平學生界自十二月九日發動抗日大示威後，兩週以來，津滬漢粵各地學生相繼響應，紛紛罷課抗日，要求討伐冀察政務委員會之漢奸，打倒日帝國主義，推翻漢奸政權。一時風聲所播，海內外為之震動，於此可見無槍階級之青年學生在抗日運動進展中固亦有其極大之力量也。

然而，正因學生界具有偉大之發動力，故平津學生之遭日帝與漢奸壓迫摧殘乃愈甚。北平軍警之大舉屠殺，肆意毒毆，加以逮捕，具見漢奸摧殘民衆力量之暴行。而消息傳來，日軍且已密令封閉北平罷課之各大學中學。於此更見日帝摧殘我國文化機關之毒辣。至若津浦鐵路天津站長拒絕學生乘車南下，以致南開中學學生三百七十八人冒暴風，踏大雪，在零度下的奇寒天氣，步行南下，爲救國而請願。甚有主張全體自殺，以證抗日熱誠者。其志壯烈，誠足動天地，泣神鬼。奈何人面獸心之漢奸國賊毫無所動，一意孤行，爲虎作倀，益爲日帝賣力，而加緊消滅我青年士氣。嗟夫！遠地征人，聞此慘耗，誰不爲雙重壓迫下之平津學生一灑同情之淚！誰不爲沉淪之國運同聲一哭！

海外各地留學生乎！在日帝鐵蹄高壓下，在漢奸大刀橫揮下之平津學生果有多少爲諸君之兄弟朋友與同學，諸君還不速起以實力援助？

海外各地華僑工商乎！在日帝鐵騎馳騁下，在奸漢排槍掃射下之平津學生，果有多少爲諸君之兄弟子姪與友好，諸君仍不奮起以經濟資助？

海外全體華僑乎！平津學生在雙重壓迫下已衝上抗日救亡之最前線，準備作偉大而光榮之犧牲，吾人其速一致起來，力爲後盾！

談半殖民地國家的學生運動

孟如

——見大衆生活第一卷第六期——

在劇烈動盪的時代，學生青年常會突然擎起光輝的勇敢的旗幟，作社會運動的先驅。這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尤其是常見的事情。埃及學生的反英示威，震動了全世界；我國北平學生的遊行請願，引起了舉國的響應。槍彈皮鞭阻遏不住羣衆向前的步伐，大刀冷水壓抑不下青年心頭的熱火。國家民族已到了生死關頭，具有熱情與敏感的學生覺得再也忍耐不住；要死，讓自己勇敢地先死，要掙扎，讓自己站在前面去掙扎。於是，學生運動像野火樣的蔓延開來，任何威脅壓迫都不能加以阻止。

半殖民地國家是學生運動最容易發生的地方。這有種種環境上的理由可以解釋，也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我們先說理由。

第一，在半殖民地國家，學生青年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感覺得最爲深切。帝國主義在他們本國內常會維持一種虛僞形式的民治，對於完全殖民地則又施行最嚴厲周密的統治；但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勢力雖已深入，却沒有

達到完全操縱支配的目的，爲要達到這種目的，使半殖民地完全殖民地化，牠們的侵略威脅的面目，便處處表現出來。譬如，帝國主義在口頭上總是承認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自主權，事實上則到處施行干涉，破壞這種獨立國的主權。英國的干涉埃及憲法，不照條約把軍艦自由集中在亞歷山大里亞港，美國的干涉古巴革命，進兵尼加拉瓜和多明尼哥；東方日帝國主義的進兵滿洲華北，宣言中國不能擅自和他國進行政治經濟上的合作，都是現成的例子。還有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國家的投資貸款。說起來總是『合作』『開展』，實際上却完全是經濟的侵略。美國資本家操縱了古巴的糖業，又因爲弗洛里達和加利福尼亞糖商的利益，用關稅政策使古巴的糖業陷於破產，使古巴的大部份工人失業；列強利用賠款和借款把持了我國的關稅權，再用不平等的關稅使我國的民族工業陷於破產，許多工人斷絕生計。這種情形，有時候一般民衆還沒有認識清楚，學生青年却會最先覺察到。書本上明明講着國家的主權獨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人憑什麼理由可以實行所謂『治外法權』。可以把軍隊自由開入他國的領土，甚至耀武揚威的巡遊演戰！報紙上明明載着許多國家實行關稅政策，保護本國的工商業，爲什麼自己的國家關稅權——甚至整個的財政權——要操握在帝國主義的手中，這種矛盾使他們激忿起

來。他們不像帝國主義國家內一些學生的易受哄騙，也不像殖民地的民衆那樣完全受到愚民政策的蒙蔽，他們是最先覺到半殖民地的危險處境，而起來喚醒大衆，共同掙扎的人。

第二，半殖民地國家的上層階級，大部分是主張依賴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者，多數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的統治地位不是靠着下面人民的擁護，而是倚仗背後的帝國主義來撐腰的。他們不相信民族解放的前途；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干涉或侵略主張優容妥協；因此他們對於國內民衆的抵抗侵略運動，也只有加以阻制或摧殘。例如，埃及的總理那辛氏是依賴英國的勢力的，在他指揮下的埃及士兵竟幫同英兵向學生開槍。許多半殖民地國家的上層階級常常分成『親』什麼，『親』什麼的幾派。如中南美許多國家的執政者，有親美派和親英派，歐洲許多中小國家的執政者，有親法派，親意派，親德派等等。這都是不外乎各自勾結着帝國主義者以鞏固他們自己的權位。這種情形自然也是學生青年所不滿意的，因爲深刻的不滿，他們便最先發起了政治上的肅清運動。

第三，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層因爲要倚賴帝國主義，對於民衆的反對便也採用壓制的手段，這種手段對於學生青年尤其施行得嚴密厲害。干涉學生的集會

結社，監視學生的言論思想，平時在教育上對於學生灌注最陳舊的觀念，使他們馴順服從。據說，在中南美洲的國家，學校中還盛行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教育方式，用天主教的迷信觀念愚蒙青年。但是這種違反時代潮流，壓抑青年心性的教育，在實施者看來，也許要洋洋得意，認爲許多青年都很馴伏地被他們上着圈套，其實只是把學生青年的力量潛蓄着，一朝爆發起來，比平常更來得強烈。

我們舉出事實來看吧。南美阿根廷的柯杜巴大學，是有了三百年歷史的一個老牌大學，在歐洲大戰激盪世界的時候，忽然爆發了熱烈的學生運動。政府用武力干涉壓迫，學生便用武力守衞學校，於是阿根廷的各地學校都發表同情的宣言，一致行動。當時宣言中有這樣熱烈的話：「若使他們假借了維持秩序的名義，企圖處罰我們，用武力壓制我們，我們要高聲疾呼：反叛是神聖的權利，是唯一剩下給我們走的路，是天賦與青年的英勇力量。壓迫只有增強我們的力量。我們所希望的唯一報酬，是美洲青年精神的復活，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所感受的痛苦，也就是全美洲所感受的痛苦」。就那時以後，祕魯的利瑪大學，古巴京城哈伐那和智利京城聖地安各學校的學生，都積極活動起來。他們的活動範圍，比較早先阿根廷學生宣言中所表現的，還要廣大得多。祕魯學生的罷課得到了一般工業勞動

者的合作。智利的學生提出了反軍國主義的口號。秘魯智利兩國曾經發生多時的糾紛，原因是帝國主義者背後的播弄，於是兩國學生共同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南美各學校的學生在墨西哥開過一個聯合大會，他們的宣言中有這樣的話：「拉丁美洲的學生要鄭重宣言，他們的奮鬥目標是要建設一個根據於新的經濟政治平等原理的人類社會。……拉丁美洲的學生要表示他們對於世界的嚴重問題的樂觀，和他們對於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的確信，他們以爲從這裏才可以實現人類的理想目標」。

一九三三年古巴的革命，可以當做學生運動的一個最具體的例子來看的。當時古巴的獨裁統治者麥却度，是美國的工具，他的手段也配得上稱爲一個恐怖魔王。從一九二五年他獲得政權以後，對於反對者便盡量摧殘。一個外國記者曾經說：「在麥却度執政之下，暗殺竟成了一種高超的政治藝術」。政治家，工人領袖和新聞記者被暗殺的，眞是不計其數。嫌疑犯被捕了去，幾天之後在街頭發見了屍身，被槍彈貫穿着，原因是犯了所謂『逃亡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哈伐拉報登載一張照片，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學生被反縛手足，殺死在街頭的慘狀。警察把報紙扣留沒收了，當時在壓迫者方面也未嘗不慘酷嚴密，盡其橫行無

忌的能事。但民衆已經到了忍耐的頂點，學生青年尤其憤激得厲害，便發動了革命。

上月中旬埃及學生的反英運動，發動是開羅的阿拉伯文及宗教研究高級學校，後來有一個工業學校響應，立刻蔓延開來。風聲所播，震動了全世界，使英帝國主義手忙脚亂起來。儘管用宗教的愚民政策或政治的壓制手段，結果都是不能持久的。

學生運動的發生常常是很突如的，而且展開得極快，但我們要知道牠的發動的因素是長久積聚着的，到了時候便不能等待一刻，過去我們「五四」「五卅」時代的學生運動都是如此，現在的情形也還是如此！

學生在救國運動中應有的認識和目標

李建芳

——見十二月十九日申報出版界第三十六期——

自從北平學生爲擁護國家統一和完整而與反對一切變相的僞自治旗幟之後，連日各地學生也都有同樣的救國表示。據報紙所載，廣州學生已實行罷課一星期；杭州的學生更冒着風雪在街上遊行以喚起國民對國家存亡之注意。最近幾天內，

上海和武漢國私立各學校的學生爲了援助北平學生，都發出慷慨激昂的宣言——凡此一切表示，是不能不承認這是已死多年的學生運動之復活。

但是，就目前學生所處的環境說，我們對學生運動實不可太抱樂觀。　就目前學生所處的環境說，不管學生運動是怎樣純潔，怎樣不帶黨派色彩，要希望學生運動能有大的開展，都是不容易談到的。　這裏，第一，是政治的干涉，特別是在認國民運動有召致更大外力壓迫這錯誤見解下，學生運動要想得到好的發展，幾乎是不可能。　其次，是國民大衆對於眼前政治反映性之薄弱和組織之渙散，因此，不能不使剛開始的學生運動處於孤軍無援的地位。

不錯，這幾天之內，教育界中也不乏人在和學生作一致表示。　然而這只是一時的表面的，而在學生救國運動採取經常形態和組織形態時，腐敗的和官僚化的辦教育的人一定對學生運動感到頭痛的。　因此，辦教育的人仍然是學生救國運動阻力之一。

但是，若就學生大衆對眼前歷史有了正確了解和目標說，現在學生運動正未可限量。

學生青年對於眼前歷史第一個應有的認識，就是中國民族之統一運動是今後中

國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鍵。 中國社會的各階級和個人都須把國家統一當作自己眼前的中心任務，並且應當了解統一是今後一切社會運動之前提。 沒有這一前提，眞是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我們要知道，中國近百年來，是有過許多次亡國滅種之機會的。 然中國所以至現在尙未完全亡國者，實由於國際歷史之偶然變化，並非由於自己的力量。

中國從鴉片戰後，完全有做印度第二的可能，然而當時沒有成爲印度第二者，並非當時的中國比印度亡國時更有抵抗力，乃是因爲印度亡國是在商業資本統治時代，而鴉片戰爭時代適在自由主義統治時代。 因此，當時的中國只要能允許資本主義各國，特別是英國，自由開闢商埠，自由通商，資本主義各國，就已經得到滿足，用不着親自來統治這樣大的國土，所以中國乃免於亡國。 這是國際歷史之偶然變化第一次救了中國。

中國第二次應當亡國的關頭，是在中日戰爭後至二次革命前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正是中國民族由歷史的向心力趨於歷史的離心力時代。卽軍閥割據之局面由形成而達於最高峯時代。 這時候，只要有一隻國際強權之魔手伸進到中國來，中國民族不但不能有任何抵抗力， 並且內部的分裂運動會大大的幫助外族的勝利和統

治（現在北方自治運動卽其顯例）。然而這個時期，中國仍未亡國者，則不能不歸之於這時期中太平洋列強勢力之均衡。這是國際歷史偶然變化，第二次救了中國。

可是，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這種在過去曾長時期保障了中國之表面獨立的太平洋的列強均勢已經打破了，並且在英美的對立和歐洲內部多事之秋，這種均衡勢力之破壞還在有加無已。這就是說，中國現在再得不着國際偶然關係之援助和保障了。然而就在這國際偶然保障關係失去的時候，中國民族自身卻先期地發生了一個有一線希望的歷史轉變，這個一線希望的轉變如何？就是中國民族從二次革命以來，又走到一個由離心力運動到向心力運動階段，卽由分裂走向統一階段。這雖然是一個尙在進行中的時候，但這一轉變卻是中國民族今後免於亡國之保證。所以從這一轉變說，日本帝國主義此次侵略中國，不僅認中國現在可欺，並且還認中國將來可懼。

假如說，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對中國的態度有似普法戰爭以前的法國對德國的態度，那末，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也必然要採取當時的德國對法國的決定。這就是說，牠應當由內部的統一運動走到對外族的反攻。因此，內部的統一運動

不能不是對外侮的反攻之唯一力量和絕對手段。忽視這一決定的人，不管他們是站在什麼立場說話，在我看來都是與時代不相宜。

我們的青年學生須認清下一眞理：就是一民族內若是牠自己內部沒有分裂和特殊的利益發展以代替共同利益的發展，那就絕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反對這個民族之發展或在牠內部發揮其破壞力。反之，如果特殊的利益發展超過共同的利益發展，則外力的侵入只是這種現象的必然結果。因此，反對和打擊目前的特殊利益發展而使國家走向統一之道，這是現在國民之主要任務。

但是要國民起來反對民族中的自私分子和自私集團，首先要國民有政治活動之自由。因此，中國之統一和解放和民主本質是三位一體。

我們必須知道，眞正統一決不是分贓式的合作或巨頭們各懷利劍的集會。眞正的統一却在使階級與階級之間，權利與義務之間，有一種出自民意的規定和遵守。這種出自民意的規定與遵守，才是國家走上有機發展之惟一保證。

過去數年的學生運動之所以消沉無聞者，政治的干涉固是最大原因，然而學生自身只有黨派的分裂沒有明確的認識和統一的目標，也是學生運動消沉原因之一。因此，今後的學生運動，要是牠不想半途夭折，要是牠不想沒有結果而散，牠非

有明確的政治認識和統一目標不可。 有明確的政治認識和統一目標的學生運動就不是簡單的學生運動，牠應當是整個民族運動的前鋒。

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和前途

余傑

——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合刊——

華北問題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學生蓬蓬勃勃的起來作救亡運動。 這次運動對於中國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有極端重大的關係。 我們對於這次運動的意義及其發展的前途，應當作一次正確的估計與深刻的研究。

這次學生運動，發生於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佔領華北（成立傀儡式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南京政府節節退讓，中國正處在由半殖民地變成完全殖民地的千鈞一髮的危機的時候；發生於南京政府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嚴厲禁止反日運動的時期；發生於全國民衆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一致迫切要求「救亡圖存」的時候；發生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組織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號召以後。 這樣，使這次學生運動更具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牠在中國救亡運動史上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頁。

第一　牠是上海戰爭後中國民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的第一個當頭痛擊。　上海戰爭後，雖然各地曾不斷的有反日運動，以至部分武裝抗日發生，但都沒有能夠成爲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運動。　這次學生運動是中國民衆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不顧「睦隣」的指令和「反日」的禁令，而爆發的民族解放鬥爭。

第二　牠是最近將來的全中國廣大民衆武裝抗日救國的實際行動的序幕。　這不但已經爲「九一八」學生運動後緊接着爆發上海工人市民及十九路軍英勇的抗日戰爭的事實所證明；不但日本帝國主義正在萬分担憂的說：「學生運動是中國民衆反日運動的先聲」；而且學生自身，已經在逐漸自覺的作武裝的準備（如北平，廣州，以及各地的學生，男生學習軍事，女生學作看護，北平南下請願學生的軍事組織形式——有小隊，大隊，團，旅，軍等組織）。

第三　牠顯然的帶有全民運動的性質而且堅持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這不但表現在這次運動得到社會各階層的熱烈同情與援助，而且學生本身成份，已經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包含着社會各個階層的子弟——自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一直到工人階級的子弟。　並且他們正在向各方面求援，到各方面聯絡，到工廠中市民中和農村中去進行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因為如此，不能不使日本強盜担憂，不能不使賣國賊喪胆，不能不使他們想盡一切方法來破壞這次學生運動。

就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事實看來，日寇漢奸破壞這次學生運動的手段，不出下面幾種：

第一是**欺騙的辦法**。「九一八」後當局曾經數次提出一些欺騙的口號，可是終於被事實所揭穿了。去年十月十九日蔣介石在五全代會的演講，所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這本來又是一套新的障眼法，無奈不識趣的殷汝耕竟於蔣氏演講後的第六天，宣佈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不到一個月，「親善的」日本又硬要成立第二個「滿洲國」式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固然當局還可以說：「現在和平還未到完全絕望，犧牲還未到最後關頭」，然而熱血的青年學生，不會諒解當局的「苦衷」，竟「放棄和平」，「輕言犧牲」的起來作救國抗日運動；這樣，逼得南京當局又不得不再換一套手法來試演。這就是南京教育部於本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中學以上校長及學生代表會議的一幕。然而我們可以預見，這一幕仍然不會得到當局所想像的效果。因為華北學生已有拒絕遣派代表的決議和否認代表的聲明，其他各地學生對這次會議也表

示異常冷淡，最滑稽的是杭州某大學學生不願派出代表，而學校當局乃以蔣院長的「令郎」去充數。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第一個辦法——欺騙的辦法，是很難生效的。

第二是**分散的辦法**。就是說用提前放假和延長假期來分散學生的辦法。這次學生運動發生後，在平津，在上海，在武漢，在山東，在河南，都採用這種辦法以「避免救國運動的擴大」——這次採用這種辦法，將要得到什麽結果呢？我們從下面的消息可以看出：一、「北平學校提前放假，學校停止伙食，許多學生不願歸家，滿街覓食，繼續愛國運動」；二、「許多地方學生會決議，在假期中回家學生進行農村運動，喚醒民衆，一致救國」。就是說留校的學生艱苦的繼續其救國活動，回家的則進行農村工作，這完全說明這次當局所採取的分散的辦法，不但沒有如他們所想的「避免愛國運動的擴大」，反而將這一運動實際擴大和深入到廣大羣衆中去了。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第二個辦法——分散的辦法，仍是很困難成功的。

第三是**分裂的辦法**。這種辦法，利用學生階級成份的複雜——由地主到工人階級的都有；宗教信仰的不同——教會學生與非教會學生；以及政治思想的分歧

——比如說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三民主義等，——從中挑撥離間，使學生互相對立，甚至發生內鬨，由分裂學生來破壞學生運動。在這次學生運動中，如宋哲元吳鐵城告學生書中都說：「有陰謀家利用學生運動」，中央通訊社說：「上海學生運動有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從中搗亂」，或是說學生受少數人的壓迫等等。但是這些造謠誣害，都沒有能夠動搖學生的統一陣容。而這次學生運動表現的特點之一，正是消除了過去那種教會學生與非教會學生的對立現象，消除了過去那種爭意氣鬧派別的現象，他們有了比較整齊的步驟和一致的主張。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的說，在今後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絕對不會發生分裂的事情；然而學生羣衆在過去失敗的教訓中已經教育了自己，特別是在亡國滅種的慘痛面前警醒了自己，他們知道沒有內部的一致，是不能戰勝兇惡的敵人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破壞學生運動的第三種辦法——分裂的辦法，也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最後第四是屠殺壓迫的辦法。這種辦法是我國歷來統治者爲鎭壓革命運動慣於採用的辦法，並且他們認爲是「最有效的」辦法。遠之如「五四」，「三一八」，近之如「九一八」，以及對付「南下示威團」，都是採用了這種「最有效的」辦法的。這次學生運動在開始的時候，雖然宋哲元用了快槍，警棍，水龍頭

來對待學生，而其他地方（如滬，漢，京，粵等地）爲了欺騙羣衆控制運動起見，暫時還沒有拿出看家本領來，反而假惺惺表示其愛護學生運動的醜戲（如吳鐵城等），然而一到了運動開展，他們控制不了的時候，馬上就板起面孔，張開血盆大口來吞噬這些愛國青年（自然日本帝國主義的慫恿與鼓動，更增強了他們的決心）。所以在平津宋哲元藉口「共產黨希圖暴動」，繼續不斷的殺傷和拘捕學生；在山東則武裝押解學生囘籍；吳鐵城則假借「不逞之徒想利用青年，釀成禍變」而用鐵甲車囚禁赴京請願學生囘校；陳濟棠更大演其流血慘劇；在上海，南京漢口三大城市，則以「維持秩序，防止共黨擾亂」的理由宣佈戒嚴，禁止一切集會遊行和散發宣傳品。 然而這樣兇殘的壓迫屠殺，是否能將運動鎮壓下去呢？ 我們且看學生羣衆的表現怎樣？ 北平十個大中學學生自治會的通電說「奠都以來（按卽南京政府成立以來），青年之遭屠戮者，報紙紀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刑，人間何世」！「昔可以「赤化」爲口實，今復可以「妨礙邦交」爲罪名，而吾民則舉動均有犯罪之機會矣……」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的宣言說：「雖然我們知道北平學生有許多已經爲愛國運動而犧牲在本國軍警屠殺之下了。 但這不足以威嚇我們，我們有熱

血，有頭顱，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有愛國雄心，難道還害怕畏縮嗎……」廣東學生在大屠殺之後，仍舊召集緊急會議，高喊着「打倒廣東政府」，「驅逐賣國賊陳濟棠」。同時我們還要看社會對屠殺學生的輿論怎樣？上海十四法團致宋哲元電說：「警報傳來，謂公移忠勇殺賊之刀，轉向赤誠愛國的學子，流芳遺臭，公能自擇」，甚至章太炎先生致宋哲元電說：「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問其平素？」這些充分說明用屠殺的方法對付這次學生運動，不但沒有能夠壓平學生，反而使學生更堅決的奮鬥；用「反共」作藉口來屠殺學生，不但沒有取得社會的同情，反而引起社會更大的憤怒。由此我們又可以說用第四個辦法——屠殺壓迫的辦法，並沒有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

這次學生運動雖然是具備了偉大的意義，和許多優美的特點，而且堅持了一月以上，但是運動的目的還沒有達到，而且隔離得很遠。怎樣才能達到牠的目的，完成牠所負的偉大的歷史任務，這是每一個愛國學生應當研究和必須研究的問題，也是每一個眞正愛護學生運動，愛護中華民族的人所應當研究和必須研究的問題。

這裏我們首先要問，這次學生運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天津益世報記者十

二月二十三日在「再論學生應卽復課」的社論中說：「吾人以爲學生這次運動，慷慨激昂，早已博得中外人士的眞切認識，運動的目標可謂完全達到」，這似乎是說：「這次學生運動的目標，不過是表現民氣而已，現在民氣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　這種論斷，我以爲是沒有了解學生運動的目標，而是對於學生運動的一種近視的觀察。　他又說：「現在學生運動業已成爲全國的運動，學生原來的本意，可謂得到最大的成功」。　這也是把學生運動的某一過程當作了學生運動的目標。我們再看同日大公報的社評是怎樣說的。　他說：「學生運動宜固守學生之單純立場，而不爲政治行動化……此次學生運動之特點，爲向政府請願，擁護國權，反對分裂，故不表現反政府的政治運動色彩，惟其然也，則在政府當局表明接受請願所有努力之後，可視爲請願目的之告一段落。」　這也是把手段與目的混爲一談的說法，至於說「學生運動宜固守學生之單純立場，而不爲政治行動化」，我也不敢苟同，因爲這次學生運動，事實上已經是偉大的政治運動。　我們再看胡適先生怎樣確定學生運動之目標，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爲學生運動進一言」中說：「青年學生應該認淸他們的目標……赤手空拳的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抗議的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一切超過這種抗議作用（輿論作用）的直接行

動，都不是學生集團運動的目標。」胡先生這種肯定的說法我以爲與上兩種說法只是語句上的差異，實質上是完全相同的。這些先生們這樣來指出學生運動的目標，我認爲只有「一個」作用，就是自覺的降低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縮小牠的範圍。

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認爲這次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可是這個目標是「救亡」，而不是如胡先生所說的「抗議」，我認爲「抗議」只是「救亡」的手段的一種。而這次「救亡」運動的初步要求，就是北平學生第一次請願的七個條件（一）反對祕密外交，公開中日外交，（二）略，（三）反對領土破裂，（四）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及愛國運動的自由，（五）立即停止一切內戰，（六）不得任意擅捕人民，（七）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總括起來說，就是：（一）要求出兵討逆與實力抗日，（二）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三）要求保障民主自由。很明顯的這些要求是目前全國一致的最迫切的要求，也就是「救亡」的最初步的要求。而「救亡」的最終目的，則是收回失地，達到國家的完全獨立與民族的澈底解放。

如果我們對於這次學生運動的目標的認識不錯的話，那末，我們就應當更進一步的來研究怎樣達到這種目標的辦法。我以爲目前應該嚴重注意到下列幾個基本

問題：

一、**要有鞏固的團結與一致的步驟**。 這次的學生運動，不是普通的「學潮」，而是偉大的「救亡」運動。 這種運動須要長期艱苦的奮鬥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這就首先須要學生自身有鞏固的團結和一致的步驟。 這次學生救亡運動，在北平學生發動與領導之下，已經普遍到全國的範圍，而且一致擁護北平學生所提出的要求條件，同時各地學生正在進行和加強他們統一的組織——如北方的學生聯合辦事處（包括平，津，徐，濟等地），武漢三鎮的學生救國聯合會，及各地學生救國聯合會等。 但是我以爲這還不夠，還應當把所有教會學校學生（還有些教會學校學生未見積極參加這次運動）都吸收到這次運動中來，這項工作，首先應當是由現在參加運動的教會學校學生去負責聯絡他們；同時要把這次運動更加廣泛的擴大到全國所有較小的城市和鄉村中的中學及小學中去，這項工作，主要由回家的學生分途負責進行。 這是一方面。 在另方面。 更應當特別注意防備敵人的分裂和破壞的陰謀。

這是無可諱言的，學生中階級成分的複雜與政治派別的分歧，是學生運動的一大弱點；如果這些弱點不能設法補救，再加上敵人的挑撥離間，則在運動發展的過

程中，就難保其不發生分裂或破壞的現象，特別是那些與日寇和賣國賊有關係的成份，更容易發生動搖與叛變。 所以這次學生運動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首先要在學生內部組成堅固的統一戰線，應不分政治派別和宗教信仰，大家要確認一個最高原則的共同目標——「抗日救國」。 大家向着這個共同目標前進，至於過去彼此間的嫌隙和小的意見上的分歧，彼此都應當站在「鬩牆」「禦侮」的觀點上，互相讓步，互相諒解，或者以公開的民主的方式求得解决和一致。 而對於那些甘心做敵人的奸細，公然破壞運動的少數分子，則應給以無情的打擊，揭破他們的奸謀詭計，要使他成爲羣衆的公敵，再不敢施行其破壞伎倆。

二、要有**靈活的策略與正確的口號**。 過去學生運動多半是採取罷課，示威，請願，與軍警流血衝突，這幾種簡單的步驟，結果學生中的領袖分子與堅強幹部，大批被殺，受傷，被捕，羣衆亦因而解體，運動不能不消沉下去；同時過去所提的口號，也多是過高與過早的口號，這種口號，是運動向前發展時所必需的，但在運動的初期，這種口號還不能獲得廣大羣衆的了解與接受，反而可以作爲當局壓迫運動的藉口，結果使運動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很快的被壓迫下去。 這次學生運動的策略與口號，我以爲一般是有進步的。 特別所提出的口號都是全國一致的迫切

要求，取得了社會各階層的熱烈擁護，同時當局也無法利用來作爲壓迫的藉口。

但是應當指出在執行策略上還有些缺點。（一）北平學生拒絕派遣代表出席南京教育部所召集的會議，是不十分正確的，其實學生們正應當利用這種公開的會議來進行自己的運動，更可藉此來使全國民衆更加淸楚了解南京政府對外政策的眞像。（二）學生長期罷課的辦法（如北平），也是不十分妥當的，我以爲應當採取長期堅持鬥爭的辦法。就是一方面經常有一部分學生（或用輪流的辦法）在羣衆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發動和幫助廣大羣衆的抗日救國運動，派代表與各界發生經常的密切的聯繫。另方面在某種條件下可以復課，不過上課的內容應當改變，要着重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從各方面侵略中國的事實，要研究中國政府屈辱外交的事實及其原因，特別要研究抗日救國的實際辦法，要學習軍事，要學習與抗日救國有關係的各種知識。

三、要進行武裝抗日的要求與準備。我們知道「抗日救國」，不是「空口白話」的事，不是「赤手空拳」所能做到的事，必須要動員全國武裝力量和武裝全國民衆才能做到的，學生運動應該向着這方面努力，雖然現在各地學生已經在開始學習軍事，學習看護，但這還不夠，必須（一）向政府要求發給槍枝，實際武裝起

來，組織學生救國軍，要求政府武裝全民衆，立卽作抗日的軍事動員，（三）並在「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日作戰」的口號下，各地學生還應直接的派代表或用電報，書函向各軍事機關及地方駐軍的各級官長呼籲，請他們實現民衆的要求，從內戰戰線上撤退下來，去執行他們禦侮衛國的神聖天職。

四、要進行基本羣衆的發動與組織。「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是全民的事業，僅靠一部分學生是絕對不能完成的。必須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民衆，組織反日的全民統一戰線，特別要動員最廣大的，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基本隊伍——廣大的工農羣衆。「九六老人」馬相伯先生說得對「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爲國宣力處也」（見馬先生告復旦同學書）。這確實應當成爲「抗日救國」最基本的工作。這次學生運動，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向各界要求援助，他們組織了宣傳隊到工人市民中去宣傳，北平步行南下學生，决定沿途宣傳和組織民衆，以及許多地方學生會有「假期中回家學生進行農村運動」的决議。並且現在各大城市的工人（上海，武漢，廣州，鎮江等地），某些地方的農民，上海十四法團以及九十三個同業公會，都已經積極起來響應了。

然而我們應當說，現在學生運動，還沒有把這項工作，看作是最中心的基本任

務。我以為他們應當不僅只派宣傳隊去宣傳，還要動員每一個學生，利用他們與工農商各界的各種聯繫——親戚朋友，同鄉等——盡量幫助他們組織，幫助他們武裝起來，成立各地工人的，農民的，商人的救國軍，運輸隊，供給隊等組織。這裏特別要指出的，就是軍隊中的工作，還沒有引起學生們的注意，這是最可惜的。我們知道軍隊是「抗日救國」的實在的和直接的力量，只有他們的發動，才能最有力的最快的實現「停止內戰，對日作戰」的口號，這是今後學生運動應該特別着重注意的，應當是與發動工農商各界同時並重的工作。

一九三六，一，二十日

答救國運動反對者底主要論據

蕭　岩

——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合刊——

自從完全以日寇為主使之所謂華北自治運動發生以來，亡國滅種的大禍，進到了最後的關頭，於是禦侮圖存的救國運動，又風起雲湧地起來了。我北平同學不忍華北繼東北之後而淪亡，故上月九日高舉救國的義旗，振臂一呼，全國響應。運動的過程是非常明顯地表示出：這次的學生運動，並不是普通的「學潮」，而是

以民族國家利益爲前提的正義的必要的救亡運動。　以運動的目標而論，由北平學生首次請願之七項要求起，至以後全國學生和各界同胞之通電，宣言，請願，示威遊行之各項口號要求止，綜括言之，不外以下幾點卽：（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土分裂，爲領土完整民族獨立國家統一而奮鬥。（二）要求開放民主自由，歸還人民以言論出版結社集會救國的權利。（三）要求停止內戰，全民團結統一，槍口一致對外。　我全國學生和許多同胞爲得實現這些要求，爲得救國自救，忘記了奔走呼號舌敝唇焦的疲勞，忘記了廢寢忘餐，櫛風沐雨的困苦，還有些人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　正因爲運動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所以運動迅速地擴大到全國各個重要地域與全國各界的階層，這也就可以證明這些要求和願望，不單純是北平和全國的學生的要求和願望，而是全國各地和全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底要求和願望。　甚至在國外也引起了廣大熱烈的同情，世界學生總會的通電聲援，華僑各方面的贊助，而北平清華美籍學生，且以自家人自居，直接參加此次救國運動。　照理，只要是稍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和天良尚在的中國人，都應該起來直接的積極的參加救國運動，大家同舟共濟。　最低限度也應該表同情，予以起碼的幫助，這才算得是個中國偉大民族的子孫，才算得執

行每個國民對國家起碼的義務。

可惜的和痛心的，竟還有這樣一種中國人，一方面礙於救國運動之理直氣壯，不敢公開喊出：『我反對救國運動』。而是在『我同情和贊成救國運動』招牌掩護之下，想出各色各樣的「理由」，來暗示、預防、停止救國運動的擴大，來限制救國運動到日寇漢奸所允許之範圍以內。這些「理由」無論是出於自覺和不自覺的，或者是出於主觀和客觀的意見，都是助長日寇的繼續進攻，都是幫助漢奸的殘酷壓迫，都是解除救國運動者的武裝，爲仇人所快意，爲救國者所寒心。我們認爲救國大事，是自己的天職，對這些「理由」的緘默，是自己的罪惡。所以不能不就管見所及，對反對救國運動底各種論據，加以駁覆：

第一，救國運動有召更大外力的壓迫：有些人認爲：『……值此國家多故，若發於義憤，徒爲遊行示威之舉，小則足以妨礙地方秩序，大則足以釀成國際糾紛』（上海市教育局致各校函），或者是說，『稍一疏虞，外交立卽牽動，』（津公安局發表告同學書）。『愛國殷情，如有所見，儘可以書面供獻意見，藉供政府之採擇』（見同上）我認爲這是非常錯誤的見解，這與辛亥革命時，那些擁護滿淸，反對革命運動的人，藉口『革命足以召列強瓜分之禍』，來恐嚇和欺騙人民，是一樣

的錯誤見解。活的事實告訴我們，現在的世界，是只有強權而無公理，弱者愈是示弱，強是愈是得寸進尺，九一八以來的中日事變，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國民救國運動扼於當局之壓迫，鎮靜，忍耐，守法，已經做到了盡頭，理應中日問題有改善，爲什麼反而治絲益紛呢？這是因爲我愈退讓，敵愈進攻，民氣愈被壓迫而消沉，敵焰愈是囂張而無忌。弄到今日連半壁河山的殘局而不可保！這是因爲沒有採取武裝抵抗的原故，沒有掀起民衆救亡運動，作武裝抵抗後盾的原故。在相反救國運動高漲情形之下，如上海的武裝自衞戰爭，加上上海工人罷工和各界的救國運動的高漲，曾給日寇以嚴重打擊，使敵人胆戰心驚，不能按照原定計劃進行。滿洲境內的例子，也證明這一點。那裏民衆起來，遊擊運動與民衆打成一片，那裏日寇勢力，就沒有或者是很難有立足之地。我們更用不着講民國十四，十六年全國民衆起來，救國運動高漲時候，竟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在民衆救國運動被壓迫下去以後，這些收回之租界，又被帝國主義重新佔去了。所以，無疑的，救國運動起來與高漲，正是打開僵局，促成對日抗戰勝利的保障，而且我們抓住的當前兇手，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那些對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採取友誼的關係。這怎樣能夠說可以引起國際糾紛呢？在我們

有對外正確策略下，我們還可以引起國際間的同情與幫助，來制裁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救國運動可以更引起外力壓迫和國際糾紛，或者是使外交更加棘手底「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就是所謂「努力本位救國」論：有些人認爲學生只有「讀書救國」，因爲讀書是學生之本位，這猶之努力生產是工人農夫的本位，安心買賣，是商人之本位一樣。 此次學生救國運動起來，「本位救國」論，亦隨之復興，滬市教育會勸告學生『努力本位救國，靜候政府解決』。 何應欽的告別書也勉學生埋頭努力于學問之研究，要不涉及課外之活動』，教部王世杰一再訓令學生「安心受課」，「讀書救國」。 何成濬更說到要『青年學子效法勾踐沼吳三戶亡秦以讀書求學，爲救國途徑』。 而蘇省中校告北平學生，竟有『十年生聚，又何愁國勢之不張也哉』的壯語。 這類「努力本位救國」的論調，是不一而足。 我們認爲這是非常錯誤的見解。 活的事實告訴我們，學生未嘗不想安心求學，然而，到了國要亡，種要滅的最後關頭，事變和時間強迫着學生不能安心求學，九一八以來，學生在政府嚴重壓迫之下，未嘗不曾勉強安心讀書，試問四個年頭以來，這種壓迫學生安心讀書的結果是怎樣呢？ 九一八以來縱令沒有做到「十年生聚教訓」，試問這將近五年的生

聚教訓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亡國後的東北奴隸教育，連本國地理歷史文學，也不准許學習，更加用不着說到國恥的課本了，這難道不足以驚醒當局和國人嗎？　就從這兩月以來而論，被日寇殷逆佔領的冀東，鄉村師範，早被日軍佔領，門首的校牌，早換上了「大日本軍司令部」的軍牌。　變相自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尙未正式成立前，而北平社會局長雷嗣常就已正式下了「凡國文歷史，如有妨邦交詞句，均應從事修正，以符功令」的明令，而平津許多學校多在日寇脅逼南遷危險之中，「現在正上着最後的一課，將來願站在最前的一線，不辭流血到最後的一滴」！這是何等從心坎中發出來的眞誠悲壯的話呵！　難道這還不足以驚醒當局和國人嗎？　自然，在對日解放戰爭尙未開始以前，學生固然不是輟學回家，或是經常不斷的遊行示威。　然而也絕不是手不釋卷，足不出戶，而是應該努力從事對日解放戰爭的一切必要的實際的準備工作，就是上課，也應該充分估計到對日解放戰爭的需要。　就是其他工農商學軍政各界，同樣也必從自己本位所能做到的促成抗日解放戰爭早日實現的一切工作。　譬如有力的爲國出力，有錢的爲國出錢，有一分可能爲國効力的，就應該盡一分可能。　這是努力本位救國的正確了解。　而政府，教育當局所謂「努力本位救國」，正是坐以待亡的辦法。　國家淪亡，本位何有？

這正是猶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第三，所謂怕共黨乘機活動。 有些人說，純粹的救國運動，固可嘉許，但是共黨乘機活動那就可不得了！ 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見解。 此次事變，自殷逆汝耕以公開『防共自治委員會』名義叛變，與宋哲元以『澈底反共態度』自居起，以至滬寧漢等地當局之下軍事戒嚴命令，與禁止一切集會遊行示威止，莫不是以共黨「乘機活動」「搗亂」「暴動」為口實，作為防止救國運動之擴大深入之方法。 這是歷來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漢奸壓迫救國運動的把戲。 九一八日寇在瀋陽的第一個炮彈上，就是加上「防止遠東赤化」的註解，以後日寇每一次進攻，每一次都說是為得「反共」。 中國政府每一次壓迫救國運動，每一次都是說為得「反共」。 日寇打起這塊「反共」旗幟，外可以塞住列強的醋口，內可以控制中國政府壓迫人民的反抗，而使自己的侵略政策，一帆風順的進行。 日寇這一計策，不可謂不毒，國人之中計，不可謂不深矣！ 時至今日，在中日鬥爭上，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便是「反共」與反日兩個戰線逐漸明顯展開的時期。 站在「反共」統一戰線上的是日寇是漢奸，「反共」戰線的目的是侵略是亡國滅種，是分裂中華民族團結，是反對中國人民利益的。 站在反日統一戰線上的是最廣大的

工人，農夫，兵士，學生，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而願意抗日的軍政商界。反日戰線的目的，是反對侵略，是反對亡國滅種，是民族團結一致對外，是收復失地抗日救國。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對國家民族存亡負責，在國家存亡的今天，中國的每一個政派，軍隊，社團，領袖，個人，明顯表示自己態度的時候到了！「反共」和反日的兩條戰線，即是亡國和救國的兩條道路。這反日的戰線和救國的道路，必然會戰勝「反共」的戰線和亡國的道路，因為前者是理直氣壯，和得到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擁護的原故。後者是掠奪壓迫，只少數日寇漢奸所組成，朋友，你願意加入那條戰線或走那條道路？時代都要求你作明快的答覆！你想騎牆，你想中立，是不可能的。

再就共產黨方面而言，牠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有政策的政黨，這是大家知道的。如果共產黨只是一味暴動，那只是用來嚇嚇小孩子才行，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是不會聽信的。而且牠在今日，已經是一個大的實力派別了。就牠們在赤區的政策看吧，並不是如某些人說得那樣可怕，他們那裏沒有洋大人的勢力，和實行了「耕者有其田」，這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在共黨今日政策，就他們發表的去年八月一日宣言上看，誠意希望和各方合作，共同抗日。這有什麼壞處呢？

有什麼可怕呢？ 並且，共產黨是一個國際的組織，我們從國際共產黨中例如蘇聯的共產黨幹的事情來看，他們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幹的是工業化，集體化，文化高漲生活改善，那裏沒有危機，沒有失業和貧困，他們好和平，尚公道，像共產黨幹的這些事情，有什麼壞處呢？ 有什麼可怕呢？ 所以在政府方面應抱的態度，應該正如章太炎先生說的「縱有加入共產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 何況可以根據共產黨的公開聲明與他們進行各項談判。 在人民方面，應該抱天津學生對時局宣言所標榜的態度，即是「凡是國內領袖，能保持國土完整，主權統一者，吾輩決盡全力誓死擁護」。 這裏很明顯的，沒有說出來的下文，便是：「凡是國內領袖不能保持國土完整，主權統一者，吾輩決盡全力誓死反對」。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老實說，在今天無論那一個政黨，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其他政黨也好，如果在事實上證明能努力去求得保持國土完整，主權統一，民生安定，那麼這個政黨一定能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一定就會取得對日戰爭的勝利，誰也無力去預防和阻止，這是古今中外一切歷史推演的必然結果。 這有什麼可怕，有什麼理由，可作爲反對救國運動呢？

第四「救國運動擾亂地方秩序社會安寧」問題：在這種口實之下，每個參加救

國運動者，輕則可以受到軍警的毆打逮捕，重則可以遭受殺身抄家慘禍。這不過是壓迫救國運動的一種藉口，平心靜氣而論，如果要進行抵禦外侮，平日社會生活安寧，各安其業的秩序，自然要引起變動，譬如說亞比西尼亞進行反對意大利法西斯蒂的侵略，是否可以要求亞國各界如平日一樣各安其業而不變動呢？自然不可能的而且不應該的。所以，不抗日則已，要抗日就不應害怕民衆起來，就不應害怕因民衆起來而引起社會秩序的變動。這種社會秩序的變動，是爲得禦侮對外和必需的。因此，這裏不是地方秩序不秩序問題，而是抗日不抗日，救國不救國的問題。難道日寇的威脅，搶奪，轟炸，不是擾亂社會的秩序安寧眞正的罪魁嗎？難道由民脂民膏養出來的軍警不應去對付破壞整個中國社會秩序安寧的日寇嗎？因此，要使社會得到眞正的安寧，只有先驅逐破壞社會安寧的罪魁——日本帝國主義。當局之對付救國運動者之維持秩序，這不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政府當局**害怕救國民衆比害怕亡國日寇還要厲害的原故呵**！

第五有些人**認爲現在的救國運動不要施之於現存政府**。新貴的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先生說：「現在的政府，決非以前之北京政府可比擬，學生請願，祇可施之冥頑不靈之政府時代」。這裏翁先生有兩個錯誤見解。第一是翁先生沒有了解或

者是故意曲解政府與人民關係一般概念。 無論那種政府，人民都有向牠作某種合理請願的權利，而政府也有執行人民請願要求的義務，難道要亡國滅種的今日中國人民還不應該喊出他們救國的呼聲和願望嗎？ 只有背誦耶蘇聖經那種奴性的亡國奴，才能說打了我的右頰，不僅不能叫痛，而且還要你給他左頰打那種可恥論調。第二，不管現在的政府「冥頑不靈」也好，或者是「威靈顯應」也好，總之失地喪權這個「小賬」，比北京政府時代要大得多！ 這是事實，這是鐵鐵實實的事實，誰也不能抵賴的。 翁先生的意見，與馬相伯先生的意見是不同的。 馬相伯先生遠在九一八事變時，就說：『諸公(指國民黨諸公)以黨治國……使東三省數萬萬方里膏腴之壤，不亡於滿清，不亡於洪憲，不亡於軍閥，而亡於以黨治國之今日……』馬相伯先生明明是說現存政府不僅不如以前之北方政府，而且不如洪憲時代之政府，四年以前馬先生說的話，並不是反對翁先生說的，因為那時翁先生還沒有新貴，還不能擺在「黨國」「諸公」之列。 四年以後的今日國難，馬先生的話更有意義，所以像翁先生這類反對救國運動的意見，是錯誤和沒有理由的，在這個問題比較上，我們是贊成馬先生對現存政府的批評而不同意翁先生的意見。

由此可見，所有以上**反對救國運動底各種論據**，**都是沒有理論和事實的根據**。

的。 都是以自己利益爲背景作出發。 而且這些論據的發言人大半是日寇的走狗，或者是漢奸的小走狗。 自然也有些有心救國，礙於環境逼迫，隨聲附和底可憐無勇氣的人呵！

然而，這樣或那樣的「理由」，都不能阻止救國運動的向前發展。 中國最廣大人民，已經從自己歷年的親身經驗中，飽嘗了外寇侵略的痛苦，受夠了「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惡果，中夠了所謂「赤化嫌疑」使得民族分裂底毒計，領會了現在社會「安寧秩序」底滋味，享夠了現存政府對外對內政策底恩賜。 他們是在怒吼着，他們要求抗日禦侮，他們要求各盡抗日救國的本位天職，他們要求停止剿共內戰，團結一致對外，他們要求外能抵抗侵略，內能安定民生的眞正的新的社會安寧秩序，他們要求現在的政府明白表示究竟走那一條路？ 他們要求全民團結統一，達到抗日救國的偉大勝利！

一九三六，一月廿九日於巴黎

學生運動的出路——到軍隊中去

育

——見巴黎救國時報第十三—十四期——

自從北平學生去年「十二九」及「十二十六」舉行示威，反對「防共自治」，

擁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之後，各地學生即一致響應聲援，全國同胞，凡有愛中國愛中國民族的天良的人，莫不歡欣鼓舞，一致認爲這是被壓迫而消沉已久的學生運動之復活和發揚光大，是中國國家民族復興運動之標幟。正因爲如此，所以當運動一爆發後，全國輿論，一致鼓勵，贊許，尤期望運動能夠包括更大範圍，具有嚴整組織性的耐久持續下去，不僅限於學生界，而且能夠深入擴大到全國各界同胞中去。

但是各地政府當局對學生救亡運動怎樣呢？各地政府當局，或者一面採取槍頭政策，對救亡學生，開槍射擊，逮捕監禁，另一面則宣佈軍事戒嚴，禁止學生集會宣傳，同時又提前放假，分裂學生，潰散學生部隊；或者除軍事戒嚴，軍警駐校監視，禁止集會及提早放假外，復召集學生代表訓話，灌注迷魂湯。最厲害最毒辣的，則是同日寇及漢奸殷汝耕一樣，拿「防共」旗幟來鎮壓學生救亡運動，說學生純潔的救亡圖存運動，爲共產及反動份子搗亂！而學校當局，有不少秉承政府當局意志，或用嚴厲手段，或用迷魂湯方法，或用挑撥離間陰謀，日在企圖消滅或分散目前的學生愛國運動。

因此，要使目前學生的救亡運動，擴大範圍，耐久持續下去，其前提條件必

須：第一，堅定的站在反日愛國，救亡圖存的統一戰線的立場上面，更加團結一致，反對學生當中任何分裂運動，要澈底認識一致團結是救中國惟一武器；第二，要抱着再接再厲，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採取種種辦法，以抵禦政府及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神聖的救亡運動之摧殘，要堅定認定參加愛國運動，每個國民都有神聖的權利，誰都無權剝奪；第三，迷魂湯，挑撥離間，破壞統一，「防共反共」，「誣學生愛國運動爲共黨搗亂」等等，不是日寇及漢奸殷汝耕輩用以侵佔中國，出賣中國之藉口，便是準備漢奸輩用以摧殘學生救亡運動之口實，要有清醒的冷靜頭腦，不被迷魂湯所迷，不被挑撥離間伎倆所惑，不被紅帽子所威嚇；第四要把學生救亡運動，擴大到全國各界同胞中去，造成全民救亡運動總的匯合。

我現在只說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學生運動擴大到全國各界同胞中去，以求全民運動總的匯合。

從中國反日救國整個運動中看來，此次學生運動爆發以後，整個運動本身就爆露出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此次學生運動沒有得到其他各界愛國運動的充分有力的聲援和配合，幾乎使學生運動處於孤軍作戰的狀態之中。這並不是說，其他各界不愛國，或者愛國情緒落在學生之後，而是說其他各界還來不及有組織的給學生運

動以援助和配合。 歷史上學生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學生愛國運動盡了發起者的作用之後，若是能夠與其他各界的運動匯聚而成爲合流，那麽運動便會發生出極偉大的力量來。否則單純學生運動便會陷於孤單無力，終至於消沉。從北平上海及其他各地學生，成羣結隊，深入農村，工廠及兵營，對農民工人及兵士宣傳演講一事看來，足以證明國內學生界已經感覺到整個運動中的這一缺點，正在設法補救了。

擴大學生運動到全國各界同胞中去，自然可以到商界中去，到工界中去，到農界中去，可是，我們應特別提出的是到軍隊中去。 北平學生所提出的要求當中，最重要的莫如懲辦叛逆，停止內戰，全國海陸空軍總動員，實行抗日。 這不僅是全國學生界的要求，而且是全國一切愛國同胞的一致要求。 但懲辦叛逆，要用軍隊；停止內戰，如無結果也只有武裝停戰，海陸空軍總動員，更是要軍隊。 全國軍隊裏面，潛藏着救亡圖存的極偉大的力量，確是救國的有力武器之一。現在軍隊之所以沒有起來抗日救國， 並不是個個長官都願意當亡國奴， 也不是兵士沒有愛國情緒， 十九路軍上海抗日戰， 馬占山李杜吉黑抗日戰， 古北口抗日戰， 張北馮方吉等將領抗日戰， 滬戰時陳誠等將領， 一再請纓抗日，于學忠兵士不願退出河北，要打日本，二十九軍兵士，見到學生宣傳團痛哭流涕等等事實，都證明這一

點。現在所以沒有起來抗日救國，惟一原因是受了上級的欺騙，機械的服從上級命令。

上級賣國的欺騙，是不會永久的，機械的服從上級賣國的命令，也只能是一時的。只要軍隊一發動起來，對日實行抗戰，全國四萬萬同胞，便會立即動員起來。所以我們目前學生運動的目標，應當到軍隊裏面去，進行廣大的宣傳鼓吹工作，揭穿上級賣國的欺騙，激動，說服機械服從上級賣國命令的自誤誤國。向一切軍人說明：**軍人的天職，絕不是服從賣國將領的命令，而應當是服從救國人民的公意**！只要全國學生能夠對準這一目標，下苦功夫，不甚艱難，一定能夠鼓吹軍隊，對日實行抗戰。

在軍隊裏面，有現成的飛機，大砲，機關槍，手溜彈等等武器，可爲殺敵之用，有無數有訓練的兵士，可供調遣宣傳之對象。全國學生應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一切親戚朋友，同鄉，同學等等關係，投身軍隊裏去，擔任某種職務，進行宣傳鼓吹工作。那些不能或無法投身軍隊的學生，應當利用一切同鄉，同學，親朋，戚友等等關係，採用種種方法，如寫信，寫給長官及士兵的家信，每個學生設法找到五個至十個軍人的朋友等等，與軍隊建立關係，進行宣傳，並且一有機會，

就投筆從戎，鼓吹全國海陸空軍總動員，實行對日抗戰。全國這樣衆多的學生，與全國軍隊的直接間接聯繫，一定極多，若是能夠善於利用這些關係，投入軍隊，或接近軍人，建立聯繫，對於動員全國海陸空軍的工作，推動極大。站在救亡圖存的立場上說來，這是學生運動最有成效的最好的辦法。

當然的，那些願意到其他各界，如工界，農界裏去，或仍留在學校繼續做抗日救國工作的，這也是必要的。但是對於「智識救國」論，「讀書救國」論，甚至「適可而止」論，我不能無言。「適可而止」論，是顯然叫學生不要救國，這是喪心病狂的人所說的。至於「智識救國」論，「讀書救國」論，我則簡單駁斥曰，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如今站在運動前面的有那幾個呢？南京以及各學校的現當局，有不少人曾經充當過學生運動的領袖，並且還出過洋，智識求得更好了，書讀得更多了，如今在那裏表現出他們的救國事實呢？另一方面，世界史上的民族英雄，何嘗都是讀死書培養出來的呢？尤其是亡國當頭，我們已經沒有機會讀書了。東三省許多學生的實例，也告訴我們這一眞理，「九一八」事變後，許多青年學生，丟掉死書去讀活書，跑到抗日軍隊裏去，抗日反「滿」，三四年來實際生活的訓練，許多青年，不僅是東北抗日軍的領導者，而且成了遊擊戰術的專門

家。那些當時留在學校讀死書的，現在沒有書讀！最主張「智識救國」論，「讀書救國」論的胡適先生，能夠駁倒這些鐵的事實嗎？

學生讀書求智識，我不但不反對，而且最贊成的一人。但是，定出「智識救國」論「讀書就是救國」論，以取消學生的救國運動，則其居心不可問！由全國學者名流以及全國學生反對這種煙幕彈的議論的事實，我們也不得不希望這些迷藥理論家自愛一點。

學生運動與統一戰線

——見巴黎救國時報第十三——十四期——

志 青

這一次廣大的學生救亡運動的開始，有些人對於這一運動與以歪曲的評價，希圖迷亂和破壞全民一致救亡的陣線，說學生運動僅不過是學生界「靜極思動」的一種學潮，過一下子就會消沉下去的；有的說，學生運動的目的，是表現民氣，示示威給帝國主義看看就算了，學生的基本責任是要「埋頭讀書」，不問國事，胡適之在天津大公報的社論上，就曾這樣的說：「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

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只有拚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眞正準備工夫。 這是「讀書救國」論，不問什麼學生運動，都一律反對；有些人曾經看見過「五四」「五卅」運動的，又把這一次學生運動僅僅當做「五四」「五卅」運動的重演，而我賢明的當局，則更把這一次偉大的學生運動，竟認爲是「共產黨及所謂社會民主黨的搗亂」。夠了，這一切的對學生運動的忽視與誣衊和狹隘化了的，事實上並不能抹煞這一次學生運動的眞正意義，學生運動的眞正的意義是什麼？ 這次學生運動的眞正的意義是：表現全中國的大衆，除甘心認賊作父出賣民族利益的大小漢奸外， 都不願當亡國奴， 都聯合一致的起來反抗日帝國主義及其依附者；這一次學生運動，也就是全民的救亡運動，牠是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突擊先鋒隊，這裏，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說：

第一，學生運動就是全民運動。 蘇聯眞理報在北平學生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就曾明白的指出這一運動的特點，牠說：「憤恨南京政府的退讓，中國智識份子卽擁上街道，參加運動的主要羣衆都是青年。 他們均是商人，手工業者，職員，小地主，富裕農民的子弟，中國目前參加運動的人，按數量說來，佔社會階層中很大部分。 但是，現在的反日運動，不僅是反映這一社會階層中的情緒，事實證明，

大的及中等的民族資產階級中有明顯的一部分，處在喪失民族獨立和利益的威迫之下，對學生反日鬥爭「表示同情」。學生運動之所以含有全民性質的運動，就是因爲學生並不屬於一階層，正如眞理報所說的，『他們均是商人，手工業者，職員，小地主，富裕農民的子弟」，其實也還有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子弟，同時也有現役軍人的子弟。因爲階層的不同，平時他們的利益也許是衝突的；他們的利害也許是不一致的，然而，在日帝國主義嚴重的壓迫與侵略之下，中華民族已快不能存在了，除了漢奸賣國賊外，屬於各階層的中國人民也都不能好好的生活着了，這一感覺，首先反映於處在都市裏面容易看見和接近日帝國主義勢力的學生，尤其是北平的學生，所以他們很快的就在救亡圖存的共同目標之下，集合起來了。他們深切的了解這一點，救中國的亡，就是救每個人每一階層本身的亡，事情再沒有比救自己的危亡來得嚴重的，這就猶如火已燒到了眉毛邊一樣。也只有在一致的切身的利害之下，能夠把屬於各階層的學生團結起來，統一起來，學生們都認清楚了這一點，因此，他們才都一個個的英勇鬥爭着，不怕鞭打，不怕水沖，不怕刀槍，他們才眞正是全民聯合救亡運動的好榜樣啊！

第二，由學生運動中最初所提出來的要求，也是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全國民衆

共同的要求。　這要求是代表了全國的民意而經過學生提出來了的。　北平學生第一次示威所提出來的六項要求是這樣：（一）　反對所謂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佈交涉經過；（三）　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領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　「防共自治」就是變相的傀儡政府，「公開宣佈交涉經過」是要求外交公開，「不得任意捕人」是要保障民權，「保障地方領土安全」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停止一切內戰」是要全民聯合一致對外，「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爭取民主應有的權利。　這一切的要求，都不是屬於學生本身的，而是每一個中國人心坎中所要發出來的要求。　凡是中國人沒有不贊成「保障地方領土安全」，因爲這樣，所以要反對變相分裂中國統一的「防共自治運動」。　支撐着「防共自治運動」的是誰呢？　是日本帝國主義。　因爲要反對全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所以全民必須聯合起來，統一起來，「停止一切內戰」，是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集中一切民衆的力量，去反抗日帝國主義，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是中國目前最迫切的要求，這要求是在學生運動中提出了，正說明了學生運動的本身，是具有全民的意義，全民統一對外的意志，才是這次學生運動中條件提出的實際推動者。

此外由這次學生的救亡運動，很快的轉變爲全國的救亡運動，如：各地工友對抗日救國運動的積極參加，（如上海總工會的抗日討逆宣言，滬寧滬杭甬鐵路工友的討逆通電，無錫印刷工友反抗不載抗日新聞的罷工，鎮江黃包車夫同情學生抗日的罷工，武漢工友參加學生抗日運動等等）全國廠商各界對「華北自治運動」的反抗和對學生救國運動的響應（例如上海九十三個同業公會通電，各區市民聯合會通電），上海北方等許多新聞界和教育界同胞對救國運動的同情和贊助，軍界中抗日救國怒潮的醞釀，（如南京紫金山中山靈前；第一軍參謀長因憤日寇進攻而遺書自殺事件，北平朝陽門二十九軍士兵對日軍的開槍射擊，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楷翁照垣等在福建組織抗日救國軍等），婦女（如上海婦女救國會之活動等），兒童（如江蘇二萬五千小學生的救國宣言，北平武漢兒童慰勞示威學生等）奮起救國的積極，各國僑胞紛紛提出速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要求，名流學者抗日討逆的號召（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鄭振鐸等二百八十三人聯名救國討逆宣言），更證明了這次學生的救亡運動，是全民一致參加的救亡運動，由學生界的反日救亡的統一戰線，擴大到全民的反日救亡的統一戰線，可以說：先有學生反帝救亡的統一戰線，然後有全民的反日救亡的統一戰線，學生運動是全民反日救亡統一戰線的促進者，

學生把「統一戰線」的意義與效果，來給他們所屬不同的階層裏去，而使全民反日救亡統一戰線的結合更加密切更加鞏固起來！

學生的救亡運動，已是深入到中國各階層的民衆中間去了，理解了這一次學生運動的意義，就會知道：這不過是中國全民反日救亡統一戰線的開端，學生運動將要隨着國難日深而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也是最艱苦的階段，牠決不會因大人先生們的召集談話或訓令嚴加管束所能消壓下去的。　學生運動將繼續擔當着全民反日救亡統一戰線的突擊的任務，這任務已是和全民聯繫了起來，所以今後學生的工作是：

一、加強學生本身的統一戰線！

二、緊密聯繫着全民的統一戰線！

三、用統一戰線力量去消滅一切內外的敵人！

海外學生與救國運動

朔

——見巴黎救國時報第十三—十四期——

救國是最神聖的事業無論何人都是責無旁貸的。

我們海外學生，一般的說來，思想很先進的，學識是比較充實的，眼光是比較銳利的，民族意識是比較很強烈的，所以，遠在三十五年以前，因爲滿清末年不斷的喪權辱國，留學生徐錫麟秋瑾等，便囘國爲革命而獻身，迨一九〇一年，留日學生便組織團體，而擔負起鼓吹革命的任務。至一九〇四年，因爲帝俄強佔東三省，留日學生又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旋改爲軍國民教育會。舉藍天蔚爲隊長，終日操演不休，後來，留歐學生的人數也漸多了，也有了爲國事而努力的團體，『五四運動』時留日學生曾全體罷課歸國，……這些都是海外學生千古不磨的光榮史。以後在巴黎和會時候，在太平洋會議時候，在九一八以後，歐美留學生曾不斷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爲中國民族爭了莫大的光榮和利益。

我們過去曾有不少的國恥和國難，但是『九一八』打破了所有國恥與國難的紀錄，這空前的國恥不知幾時才能洗雪，這悲慘的國難到今天仍然是有加無已，但是現在我們海外學生，雖然有過救國的呼號，然而，或是限於局部或是爲時至暫。因此並未表現過驚天動地的大運動，當然更談不到可歌可泣的成績，這是什麼原因呢？　難道我們海外學生都在沉睡嗎？　不是的，這種原因是我所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原來一部份學生，在漢奸們欺騙之下，他們閉着眼睛謳歌不抵抗主義，他們

閉着眼睛宣傳『攘外必先安內』，他們閉着眼睛給賣國的南京政府作應聲虫，進而他們用盡心血來阻礙多數同學的團結，他們施展鬼蜮伎倆，甚至用停止官費庚款以及津貼的威脅來破壞愛國同學們的抗日救國的工作。這樣，便使我們現在的海外學生，每想到過去留學界的活躍精神，及國內同學們的英雄氣概，不禁愧汗浹背！

因爲日寇愈逼愈兇的結果，想是南京政府愈投降愈不要臉的結果，最近在歐美留學界看見一種新氣象，北美中國學生會發表了不少救國的主張，編印了經常的救國刊物，並且正在進行全美中國學生會的建立；在巴黎，一般愛國同學們最近戰退了喪心病狂的反動學生將巴黎中國學生會變成了救國的組織，相信不久將有更好的表現；在倫敦，也正在進行學生會的統一；這表明了一般實行『讀書救國』的同學們覺悟了，他們覺悟到「救國」是急於「讀書」的。書讀得再好，國亡了也一樣給帝國主義作奴隸；他們覺悟到要想調整留學界的抗日救國陣容，必須大家起來排除留學界的小漢奸——投降主義的擁護者。

雖然我們看見了好轉的趨勢，但我們還必須指出，這還是不夠的，在組織方面說，必須謀大規模的團結，不但在每個國家中要消滅分裂的積弊，而促成強有力的統一組織，而且要組織全美中國學生總會，全歐中國學生總會，進而要組織整個的

海外中國學生總會，所有的海外學生，必須在抗日救國總目標下，不分黨派，不論信仰，實行眞正的精誠團結，（少數在漢奸欺騙下的學生，只要他們激發天良，而願意加入救國運動，自然也在熱烈歡迎之例），然後才能在救國運動中發生偉大的作用。　在行動方面，應當喚起各界僑胞，使每個華僑，都要盡到國民一份子的責任，並且應當組織華僑救國軍實行軍事訓練，以備回國和日本強盜去拚命。

還有一點，我們雖然身在海外，但是我們要想救國，不能不與國內同胞聯成一氣，不然，便是脫離實際空喊，所以我們應推舉代表回國內去，向政府向民衆去大聲疾呼，要南京政府實行抗日的諾言，要民衆自動起來對日作戰。



